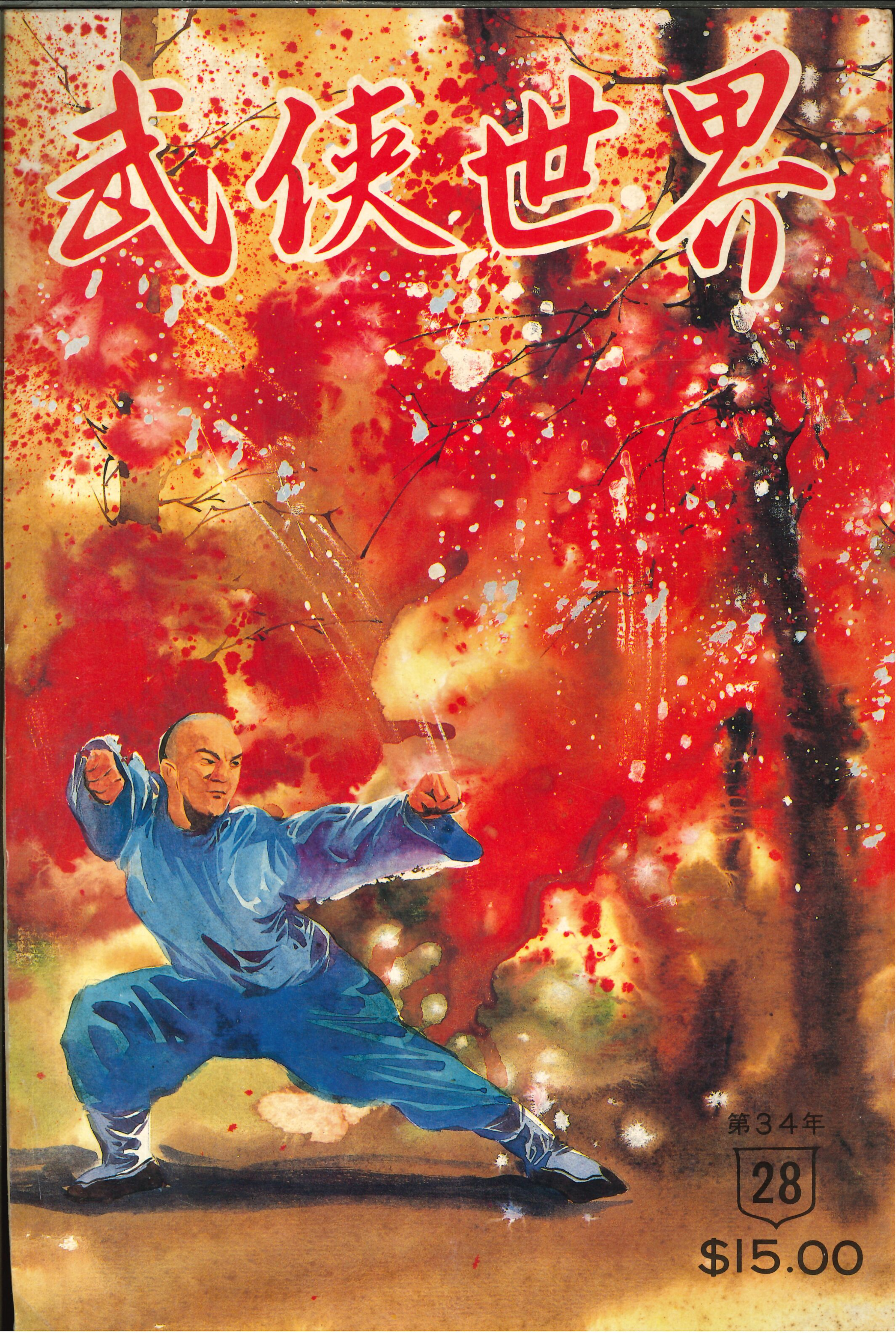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4年
28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石中磊先生所撰著的「毒龍憨俠」。匡本于乃反清大俠于七之後，改姓匡，故名曰匡本于。匡本于其貌不揚，又似乎有點傻，其實他心地善良好打不平，身負絕無僅有的毒龍功。江湖上以九幽閻王爲首的黑道如萬毒門、喪門等，皆在其控制下，他們以毒迷惑武林人之心智，作其傀儡，以喪門令逼武林人死，妄圖稱霸武林……匡本于在芙蓉城孫家兄妹幫助下，消滅了萬毒門，揭穿了九幽閻王的陰謀，是是非非得到了應有的下場……情節緊張刺激，打鬥精采，值得一讀。

*　　　*　　　*

司空羽先生的另一部新作品「武林滑頭」本期刊出了。尚有沈西城先生的「鬥智威龍」偵探故事亦陸續刊登，故事峯迴路轉，疑點重重，令人有急欲知道的衝動，頗值欣賞。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雲劍飛先生撰著的「義膽雄風」，屆時請留意。

另有短篇「天機令」。

81.12.03

武俠世界

第34年

第28期

(總號173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江湖恩仇錄／石中磊・文　可飛・圖

毒龍憨俠

匡姓小子　眞相不露

「月明清光，芙蓉海棠，鐵筆一喪，七星閻王。」

一匹青驄馬，馱了一個十餘歲的青年，這青年生得不太討人喜歡，眉毛疏落落，却生了一對大眼睛，配得眞蹩扭，鼻子不算塌，也不算高，嘴巴倒不小，配上一口整齊的白牙，算是最像樣的地方，不過，大眼睛有些濕氣，不知是淚還是霧，這就顯得沒神，愁眉苦臉的，這麼個模樣又怎能討人歡喜的。

這十六個字，就是由他口中讀出來的，怎麼解釋，是詩是歌？是啞謎？還是別有內情……天知道，而這小伙子，沉吟這十六個字，可沒有一點兒韻味，並且，聲音也不美，乾巴巴的，可以說是「難聽」。

蹄聲得得，看來這小伙子是信馬由韁的，走呵走，突然，他可讓一個人的聲音阻住了。「客倌，請光顧小店吧！」

「光顧，光顧什麼？」

「天時不早，打尖、喝酒，那怕洗個臉……」

「打尖？啊！」好像恍然大悟似的，這才記起，自己除了有個腦袋，還有個肚皮，下意識地摸摸肚子，點點頭道：「唉！也眞餓了……」邊說，邊下馬，一手抓起個小包袱，把馬韁交給了小二。「小二哥，麻煩你，餵草料、水……」

「是！」小二可沒見過有這樣客氣的客人。

進了店，是飯市……可是，這不是間有格局的飯莊，這小伙子却也不挑剔，揀了個座頭，坐了下來。那店小二已安置了他的馬，跟了進來，恭聲問道：「客倌，要些什麼？」

「麻煩你，你說吧！」



好！有意思，你吃飯得我作主，眞不知該從何處說起，不過，再看一看清，這小伙子可不像個找麻煩的，臉孔雖說不太討人喜歡，可是臉色樸實中帶着誠懇，小二祇得苦笑了笑道：「客倌，我可不敢代你作主……」

「沒關係！眞的，我吃什麼也成，就不會……呃……眞的，我可說不出什麼名堂來，反正，我是個粗人，能吃飽就好了。」

「鷄子、牛肉、飽子、麵條……」

「好！全成。」

「喝酒？」

「這……可不一定喝。」

「我想喝！」可不知是誰在叫——那店小二已看清楚了，在門外，有一個……唉！可不知該稱呼他什麼的，滿頭亂髮、鶉衣百結，這臉孔……可說得十分乾淨，至於這副尊容嘛，哈哈，小伙子是不討人喜歡而已，而這位老人家，當得四個字評語：「萬分醜陋」，塌鼻樑、大鼻孔掀上了天，一目微眇，而一隻眼睛，祇剩下了個洞孔，而更可怕的是，有一道傷痕，由額際削下，直抵頸間。

右手托了個烏黑黑的缽兒，可是這手，白似玉，手指長得有些畸型，說得好聽些是其形如鳥爪，不好聽的話，像殭屍的手。

本來這小飯店中有幾枱客，一見這個形如叫化子的醜陋人物，有些人匆匆忙忙想走，有些人口出惡言，不過，這個討人厭的人，却一步一步的走進來，店小二是滿臉難色，想阻止這個叫化子。「你走出去成不成？你別在這裡討人厭……平時，你從不進門的，今天，你這是幹什麼？你趕走客人了，我……我也得受老闆的怪責，大爺，你……」

「你非趕我出去不成？呃！小伙子，你……」

「你叫我？」這個不討人喜歡的小伙子看了看四週，確定了這叫化子在叫他，因爲，除了他是再沒有其他人在他左右，所以，就問了一聲。

「對，我是在叫你，呃！我，可憐啦，已有十一個月，祇聞酒香，不知酒味了……你，看來是個挺忠厚的小伙子，我相信，你……可以請我喝一次酒，解解我的饞，唉！可憐啦！十一個多月啦……」

「少爺，你可……別聽他說啊！再說，少爺，你不喝酒……」

「我不一定喝，唉！大叔。」

「你叫我，你叫我大叔？」是那個叫化子的詢問。

「是，大叔，你……請坐……」

「請我坐？啊！哈，好！有意思，好，小二哥，你不能趕我走了吧！」

「少爺，你，你這是太難爲我啦，你，你在趕走小店的客人啦，我，我可怎麼交代啊？」

「小二哥，你說什麼啊！我代你趕走客人？不，我，唉，勞駕你，拿酒來，還有，你說的鷄子、牛肉、飽子、麵條……全拿來，呃！大叔，你，你看好不好？」

「好，當然好，哈！你大叔已有多天沒吃飽了啊。」

「麻煩你啦，小二哥，去拿來。」

「少爺……你，看！他們都走了。」小二哭喪着臉在說着。

「這……走了，這也沒法子的事呵！」

「可是他們叫的東西……」

「叫了東西？那……怎麼辦？」

「你，包下來吧，嗯！」是叫化子在出主意。

「我包下來？」

「嗯！這一來，小二就不至於

給他老闆罵啦。」

「哈，小二哥，眞的這樣，我包下了他們點的東西，你就沒事了?」

「這……你……」

「好！我這就包下了。」

「要花不少錢的啊……」小二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他也看出來，這小伙子是個忠厚人，並且不像個久走長路的人，所以，先給個底──事實上，他也不想欺騙這個善良人。

「得花多少錢?十兩銀子，夠不夠……」

「十兩?用不着那麼多……你……」小二可有些難過了，這小伙子連市價也不太清楚呢，這個小店，一天的生意也難得做滿三五兩銀子啊！十兩，幾天──起碼得兩天的營業額了啊！

「快拿好酒來。」那叫化子樣的人，有些狐假虎威的神氣，還有，他今天算是吃定了這個寃大頭了。

「少爺，你眞的讓他喝酒?他是個沒底，又厚臉的賴皮混蛋，你做好事可也不必做在這種人身上，詐了吃喝，看來不難詐你銀子，少爺，你就讓他吃頓飽的，算數啦，別與他泡蘑菇……」

「你有完沒完的?他娘的，叫你拿酒來。」

「你配不?你憑什麼來呼喝我?」

「你！呃！」好，這個叫化子樣的人可讓這小二堵住了嘴，事實俱在，白吃白喝的，有什麼資格，呼東喝西的。

小伙子可有些手足無措的樣子，他想勸，可插不上嘴，好容易兩個人如鬥雞似的住了口，祇是三目相望。

兩個人祇有三隻眼呀，僵住了，小伙子才對店小二道：「請別發火，這位老人家，您也別氣苦了，呃！小二哥，勞煩你，打酒來，打酒來。」

好！小二可讓小伙子氣翻了眼，收了架子，嘆了口氣，走了，不多時，菜來了十幾個，酒──是勉勉强强的拿了一斤來，叫化子樣的人眉開眼笑了，左右手開弓，酒是一盅連一盅，菜，一筷接一筷，吃了個勢如風火，喝酒，喝了個──長鯨，唉！他是想長鯨吸川，可惜一斤酒夠什麼?

「再來十斤，如何?」總算叫化子樣的人還問了一聲，照他意思，直想自己下命令，可又怕那小二再煩他一句，小伙子却是個傻蛋，來十斤，又十斤，吃得那個叫化子樣的人又醉又飽，淋漓盡緻，他是非常非常的滿意，打了幾個酒呃，噴了幾口臭氣，一頭靠牆，打起鼾來，小二又是惋惜，又痛恨的報數，收拾碗筷、器皿。「少爺，你這是何苦呢?」

「可憐！」小伙子聲音哽咽地吐出了兩個字，小二看得清楚，他眼中分明有淚珠，爲什麼?是心痛了嗎?唉！也難怪啊！吃了幾乎有七兩八錢銀子，普通人，可以做爲一個月的盤纏呢。

「看來，這位大叔，已有多日沒吃飽……難得他碰上了我，可是，以後又如何?唉！」他小心翼翼，打開了那個小包袱，取出一錠銀子，看來，有二十兩重，他雙手一拗，好功夫，銀子一分爲二，並且分得十分均勻，他放下一半，另一半交給了那店小二，臉色歉然道：「勞煩你，夠不夠?」還是那樣謙厚，那樣眞誠……店小二幾乎給這小伙子感動得哭了出來。

小伙子對小二講明了，還有一半銀子是交給那個老叫化子的，唉！他眞可憐，而自己的力量太小，他如醒來，請他原諒，這一點銀子，能幫他過幾天日子，希望他能找到個活兒幹，別那麼受苦捱難──說完了，他跨上馬背，還再看了看那個叫化子樣的老人，滿面關心的，也萬分難過的撥馬走了。

遠處傳來一陣似歌非歌、似詩非詩的叫聲……

「月明淸光，芙蓉海棠，鐵筆一喪，七星閻王！」

是那個小伙子的聲音，難聽，而又有着悃然之感，爲什麼?什麼意思?天知道……

「朋友！住步……」這是一條官驛大道，天色是不早了，夕陽西下，暮色沉沉──不過，不至於有翦徑的賊子、打悶棍的强徒，哪會有人阻止了去路，而且阻止的是一人一騎，是個挺忠厚、謙和的小伙子，這小伙子還是那個做了寃大頭而不自知的小伙子。

「你叫我?」小伙子四週看了看，這才算定了，前面那個漢子是叫住了自己！

「對！叫你，下馬！告訴你，我姓彭，在此地可算有個名兒，我有急事，看你這匹馬挺不壞，借給我，大概兩個時辰，事情可保辦妥，你在此等我……你聽明白了沒有?你下馬，快下馬……」

「我不明白啊！你！彭先生，你有事，我可也有事啊！借馬，等你二個時辰，唉！我可沒有時間等，對不起，先生，勞駕你，讓一讓吧！」

「小子，與你說好話，你竟然不給臉，給我下馬吧！」

看來這位彭先生動了怒啦，身形一動，非但不讓，他是右手一伸，一把想將個小伙子拖下馬來，可是，當他一伸出手，可不知怎麼一來，沒抓住小伙子，反而自己的手

傲被人抓住，耳邊又聽到小伙子的話聲道：「先生，別開玩笑了！」

那壯漢又感到身形被大力所牽引，自然而然的向左一晃，眼一閃，小伙子的馬已十分飄然的，走上了大路去。

壯漢可就動了大怒，一聲怒吼道：「小子，給你臉不要，什麼?想走，沒有那麼容易，看招！」

動武了，但聞金風破空之聲，一條黑影向小伙子的背部擊到，小伙子臉色微微一變道：「先生，你未免太蠻橫了！」一邊說，一邊雙腿挾住馬腹，微一用勁，本來懶洋洋、慢吞吞的馬，突然一聲長嘶，竟然像勁箭脫弦般，向前直竄，那壯漢還在大叫，正想出手呢！可是，一人一馬早已走出老遠老遠了，黃沙地帶起了一陣風沙，大道上，又趨寂靜，由得那個壯漢在跳在叫，在頓脚，在拍胸……

小伙子是一陣催馬走出了老遠，漸漸，前面傳來了車馬聲，再看一看清……嗯！有不少馬，人在前面走，他不得不收韁，住馬，他不想走得太快，他爲求脫出借馬匹的陌生人，他策馬飛馳，現在，他如再走得如此匆忙，難免會引起別人的誤會，因此，他收慢了韁，又是這樣，由馬匹信步而行，懶洋洋的走着……

可就怪了，他慢下來了，後面，却有急驟的馬蹄聲傳來，而且，走得十分之快，耳邊聽得馬蹄聲，不一刻，一陣勁風，掠過了小伙子，一、二、三……共有七匹馬，馬背上，七個青衣人，看清楚了每人背上都斜插一柄武器，看不清楚是什麼兵刃，刹那間，已追上了大隊車馬。

小伙子駐馬，遙望，他怕有些江湖上的糾紛，得在此間展開，他不想淌混水，因此，他如果看到有爭執，那麼，他會揀一條小路走，他不希望被捲入這種無謂的漩渦，唉！人算不如天算，小伙子，你想避過武林糾紛、江湖的爭執，你就不該看──一刻也不該停，當機立斷，走岔路，或者可以勉强脫出，你這一停，好！被困在這個漩渦中了，走避無方了。

前面的車馬沒停，而七騎人馬也不逗留，看來，並不是想像中的有糾紛，可是，七騎人馬越車隊而過，車馬隊毫不在意，走他們應走的路，而小伙子却聽得有人在命令他。

「小子，走，向前走！不准回頭看，哼！你想壓後，你想探聽虛實，小子，你就算有匹好馬，可也走不出我們的監視，小子，走。」

小伙子是不敢回頭，不過，他始終不明白，他壓的什麼後，探聽什麼虛實，當然，可以斷定的是，自己已不明不白的被捲入一個莫名其妙的風波中。

「先生，我可不明白啊……」他出聲，試探着，等後面人的反應。

「我是個過路的人，我什麼也不明白，我有我自己的事，我得趕路，至於向前走，那沒有問題，反正，我是向前走的，可……得讓我有個明白，我……在什麼地方，什麼樣的情形下，我可以自己走自己的路……」

「小子，你不是與他們一路?」

「他們?他們是誰?」

「你是裝傻詐呆，還是故意作弄?」

「眞！先生，我，唉！我是個過路客啊！」

「好，你眞是個過路客，你，馬上趕上車隊，與他們說，你受人之迫，前來報訊，北斗門拜見芙蓉城主，取命十七，明白了?走！」

「在下……可不明白啊！」

「這幾句話你也不會說?」

「我莫名其妙啊！」

「誰要你懂得了，小子，你想活命，你想證實自己與他們並非一黨，就快走，依我所說，快！如想要花樣，哼哼！」

此君哼聲未畢，而左手一揮，咯的一聲響，十步外，有顆小樹，爲其一揮手，忽喇喇的斷了，由此可見，此君掌風之勁，已到了隔山打牛之初步境界，在武林中，可算是一流的高手了。

小伙子却給這一招出手嚇傻了，他呆如木鷄，他這臉孔就令人愈加討厭，突的，他感到自己的馬屁股給人擊了一掌，這匹馬立即向前直竄了出去。

很快的，這匹馬在被迫之下，趕上了車隊，與車隊中人照了面，說了話，爲首一個年過半百的老人，手中一柄旱煙管，微泛黃光，銅煙斗中，還有火星，瞇縫了眼，對小伙子看了又看道：「小伙子，貴姓……」

「我，我姓匡，就是那個王字被圍了，又像給人咬住了一半那樣！」

「哈哈！匡先生，你是個高手啊！」

「高手，老爺子，你開玩笑！我，其實我有事，在找個謎底……說實在，我是個傻小子，我姑姑老是這樣稱呼我，我愈想愈對，我實在是個傻小子！」

「你姑姑在那裡?」

「跑啦，不跑，我也不會出來……」

「哈！你與北斗門有什麼關連?」

「北斗門，眞……聽我也沒聽過！」

「那是誰令你發傳訊?」

「我也不明白啊，老爺子，我正想請教你老人家呢。」

老頭子突的抖手一個耳光，姓匡的小伙子可莫名其妙的捱了一下重的，打得他眼前金星亂冒，姓匡的可怔怔的看住了老頭子，祇是臉色尷尬的道：「老爺子，我……看來不該請教你的，那也成……好……我該可以走了吧？」

一邊撫摸着被打的臉孔，一邊他撥馬預備走了。

「且慢！」大車中有個女子聲音叫住他：「徐老伯，爲什麼你這樣兇？」

「二小姐，我怕他是個……」

「是個奸細？不像吧！」

「二小姐，江湖中人，扮豬食老虎之事，多的是啊！何況，此次我們離莊出走，沿途已碰見不少痲煩。」

「你怕了……」

「徐某行走江湖四十餘年，素無畏懼，我怕什麼？」

「怕我姊妹……兄弟……累了你……是嗎？」

「唉！我就不信，芙蓉城……就此算毀了……」

「那麼，何必與這個少年人頂上了！」

老者微搖了搖頭，叭吱叭吱的使勁吸旱煙管，而車中少女在招呼小伙子。

「匡先生，你挨了打，我代徐老伯向你賠罪了，匡先生，姑不論你是眞人不露相，或者是扮豬食老虎，既然來了，也算有緣，我們今夜，得趕到鐵樹峪，你，也一起去吧！」

「不……小姐，我還得趕路……」

「匡先生，你離開了我們，你還有命趕路？」

可眞想不到，這少女的說話聽來受用，其實，她却話中有刺，隱含殺機，使人聽了心中發毛，頭皮發脹，膽小的，連血也會凝住了！

話聲不惡，還挺溫柔呢，但是，你分析其語意，嘿嘿，這就可聽出，你不服從命令，你就得死，當然，不一定是她出手，她的手下也會出手，就算她手下不出手，先生，還有北斗門！

即使小伙子不像個老江湖，並且，看來還挺率直得屬於痴呆一類，不過，生死大事，他也不至於一些兒不放在心上，不會思前想後的吧，這一句話，就似定身法，把這個小伙子給鎭住了。

「小姐……我……可沒得罪過妳！」

「我不會對你不利的。」

「我也沒有開罪他們，還有北斗門，還有……」

「信不信由你，徐老伯，我們走。」

徐老頭一聲吆喝，鞭聲、車動、馬嘶、人呼，這車隊又走了……而小伙子可莫名其妙的，跟在這車隊後，不即不離，看來，他也眞怕死，不過，如果你與他並騎而行的話，你會聽到這少年人難聽的語聲：「月明清光，芙蓉海棠，鐵筆一喪，七星閻王。」

大概走到了深夜時分，迂廻曲折的，來到了一個山口模樣的所在，這時候，徐老頭突的一聲暗號，大車之外立即有八騎人馬分四面包圍住，各人手中兵刃出手，原來是兩對鐵狠銑、兩對銀戟，全是長傢伙，代爲短兵刃。

在前，徐老頭算是引路，左右各有一個壯士，左穿青，右穿白，雖然不是兵刃，可是兩人雙手全藏在披風之中；車後面，另有一雙壯漢，手執大斧，算是殿後，最後的，是那個垂頭喪氣的倒霉鬼，姓匡的小伙子，現在，他臉色大變，口中，也已停止了他的嚕嗦……

蹄聲答答，車聲轆轆，四週都靜得可以，突然，小伙子感到一陣又一陣的冷意——分明是不祥之兆啊！分明……一進山谷，會有不幸之事發生，是什麼樣的禍事，他說不出，不過，心神難安……

遠處傳來一聲犬吠，似狠嗥，並且，帶有極大的淒厲之感，所有人聽了，會有一股不寒而慄的感受，這犬吠聲忒奇怪。「徐老伯。」

「二小姐！」

「你可感到有些不對？」

「嗯！我怕……老阮出了事……」

「難道，他們……眞的先來，殺人示威……」

「大有可能……」

「如此，又該怎辦？」

沉寂，祇有車聲、馬聲打破靜寂。突然，車中又傳出了一聲苦笑。「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語聲聽來蒼涼，更可聽出的是，此人說話中氣不足，分明是受了內傷的人。

「大相公！你別開口……」徐老頭雖在大車之前幾十步路，可是，他與那個二小姐的說話，就如對面，至於那個大相公的說話，他可以聽得見，可是令其心情萬分激動，這個大相公受了傷，實在——他不希望風聲外洩，由他們放棄重地，遠走邊疆，爲的就是避開對頭。

目下，形勢愈來愈緊急，大相公之傷，愈加需要隱瞞，他這一出聲，分明是自洩其底，不過，大相公說的話也有道理，祇能咬牙，走！希望能見到至交好友，神猿阮伯璇及其家人。

照道理，阮伯璇早已接獲到自己主人的血羽傳書，應該明白這件

事之重要，並且，即使不想太露痕跡，在鐵樹峪自己的地頭，不該如此一無防範的啊，就算本人不來迎接，也該有些徒子徒孫、阮家後人來打個招呼，現在，聲息全無，還有，這一聲犬吠，分明祇有一隻，難道，偌大一個鐵樹堡，祇有一隻狗？於情不合，於理不通，除非……

行行重行行，這一段路，走得特別慢，總算，見到了鐵樹堡，但是大門緊閉，門上掛着喪旛，嘿嘿，這就不對勁了，掛喪旛表示有喪事，死人，這個時候死人，分明是來了勁敵了！

徐老頭心中一動，身形動，由馬背上一個飛雲縱，人已如一縷輕煙般，飛上了圍牆，他脚踏牆頭，抬眼向前一望，好！越過圍牆，在前廳，他依稀看見有點燈光，有人，還有人，徐老頭立即躍身下牆，打開大門，讓車、馬走進，徐老頭走近大車邊，沉聲道：「事情……可能尚未完……」

大車中跳下一對長身老者——奇了，車中祇聽一男一女說話，可沒聽過有老人的語聲啊，可是，這一對老人却是身法奇快，一下車，也不多言多語，並肩向大廳上衝去，突然，嗆嗆兩聲，又聽得一聲怒吼：「好……寃頭……我與你拚了……拚！」

「賀老三，是我！」

「你！看招……」耳邊又傳來一聲打鬥聲，誰也可聽出來，這出手是剛厲萬分，並且，他說的是拚了，那是拚命的攻打！一瞬間，勁風呼呼，拳聲隱隱，而幾聲呼叱中，徐老頭已搶步進廳，那想到，他才入天井，左側已有勁風打到，尚幸徐老頭久歷江湖，萬分仔細，明知堡中別有蹊蹺，所以，他是步步爲營，也因爲這個緣故，才算不爲這陰毒暗器所毀，而飛身避過。

「是祝賢弟！你……那會打你徐老哥啦！」

可是，勁風又來，徐老頭可在莫名其妙中，發了火，什麼道理啊？他心神未寧之時，却見一條白影，撲向自己，徐老頭斜身翻飛，手中旱煙管疾如毒蛇出洞般，向白影的左肩點到了！

却也奇怪，這白影明明是徐老頭的朋友，鐵樹堡中的長老，七步追魂祝太康，他那會敵友不分？並且，一出手，就是拚命招，自己的旱煙管已向其左肩點到，他非但不避不架，反而和身撲來，雙掌一「陰」一「陽」，正是追魂絕招中的天塌地翻，徐老頭心中一凜，眼前又見光影掠飛，徐老頭一聲厲嘯，旱煙管抖起一陣黃光，叮叮一片聲響，「冷魂子母釘」徐老頭掠開。「祝太康，你瘋了不成？」

一言中的，祝太康的而且確的瘋了……

一刹那，徐老頭更看清了四週，至少有六個人圍攻自己主人手下，號稱天下雙劍的左氏兄弟，左氏兄弟現在是以背相對，一個長劍指頭，一個長劍點地，向圍攻自己的六個人，先看了個清楚明白——

有賀天英、梁天琪、周于、單熹，還有：鐵樹堡中少堡主阮家詢及其妻子祁彩雲，個個眼中好似噴出火來般的，咬牙切齒的面對雙劍，看情形，恨不能抓住雙劍，咬上了幾口才稱心如意的那樣。

雙劍不明白，全是相識十來廿年的朋友，那會變得如此的不近人情，自己在那裡得罪了他們？不過，當那個徐老頭——徐庸驚呼一聲：「莫非你瘋了？」兩兄弟心中恍然，看來鐵樹堡中人，全是瘋了，不過，却又不明白，他們那會瘋？幾時瘋？究竟，受了什麼刺激，而變瘋……還是中了毒？中毒？左氏兄弟不愧爲老江湖，突然想到，這些人可能是中了毒。

事到如今，却也無法靜思對策，必須立即解決了他們，兩兄弟沉聲說道：「點住他們穴道，再想辦法。」語聲才畢，這兩柄長劍，立按奇門八卦，兩儀生尅之道，兩劍尖抖動，刷刷連聲，這一路兩儀大幻劍法，就算展開了！

六個瘋人，却是不理不睬，根本不理長劍來勢，各人抖開自己兵刃，施展兩敗俱傷的拚命招法，這可就令左氏兄弟大感煩惱，事實俱在，瘋人可以不理自己死活，頭腦清醒的，並且對六個人尚有友誼的人，可不能如此不顧一切，也來個拚命對式的啊！明明可以一招得手，在對手的拚命招式下，不得不回身避招，又何況以兩對六，而六個又是不顧命的瘋人。

徐庸算是勉强的將祝太康點住了暈穴，却也看清了這天地雙劍之窘態，事不宜遲，徐庸是飛身撲到，這就是徐庸的便宜，六個瘋人爲雙劍吸引住，徐庸從後而至，六個瘋人祇顧眼前，不如常人可以照顧後面，雖然，瘋人的出手不顧一切，但從後襲來，却也無法應付，首先是阮氏夫婦爲徐庸制服，雙劍使徐庸插手，心神不定，尋隙覓縫，很容易地將其餘四人點中穴道，傷是受了點，命却可以保住，三人不由互相苦笑，而暗叫慚愧。

「不好！」有人在後呼叫，三人不約而同向後望去，祇見祝太康身邊站立一人，正是自己那方面的雙戟又銑的左手戟許傑，徐庸知道有事發生，連忙飛身過去，祇見祝太康滿口鮮血噴出，手在動，想劃出字來。

「祝老弟！祝老弟！」

「我……呃……防……海……海……」頭一側，祝太康這個江湖好漢莫名其妙的就如此這樣的死去了！

那邊天地雙劍也在叫，徐庸早已明白，他老眼中已有淚水滾動，無法可忍，分明，鐵樹堡中的人，全已為對頭用毒所毀，這七個——希望祇有七個，是最後的七個，其餘的，還是死了的好，因為：這種毒，詭秘陰狠，中毒的，不早死，還有罪可受，因此，他也不想過去，看自己的好友、後輩，死前之慘狀。

「死了！」左老二却沉聲說道。

「死得極慘！」

「死不瞑目！」

「唉！那能瞑目。」

「可知對頭是誰？」

「我想不出！」

「北斗門？」

「有他們的份，但是，此地，祝老弟臨死叫海，海！海什麼？莫非毒海棠又露面了，又或者，毒海棠與北斗門結了黨？不像啊！毒海棠與北斗門也有說不盡的仇恨，怎會勾結在一起？」

「為了對付主人，他們可能聯合在一起！」

唉！一聲長嘆，四週已陰森得可怕，這一聲長嘆，更平添了三分寒意，徐庸不禁面色大變，在左氏雙劍兄弟左手的銀戟許傑等幾人高手環立之下，竟然有人暗伺偷窺在側，而自己四人一無所知，這個對頭可算藝高人膽大，而自己這一方面，却已塌了一個大台。

左老大的長劍首先似一道匹練般向左側投去，左老二與其兄的心意互通，身隨劍虹飛出，果然，左老大的擲手劍以近練刺向左側，當長劍一碰壁間的布幔時，好手法，長劍一個弧形轉，長劍其疾如箭的，飛回左老大手中，而左老二的長劍已喝一聲「着」，噗的一聲響，幔斷人落，看清楚，一個屍身已僵仆在地。

「不可沾碰！」徐庸大聲喝叫，左老二聞聲一愣，好！一個倒踩雲步，身形如脫弦勁箭，飛回原處，心中暗叫一聲慚愧，如不是徐庸及時提醒，自己可能也中了暗算了。

「唉！」又是一聲長嘆，好，這就叫四個武林大豪面面相覷，而出聲不得。

此時，還有敵人伺伏在側，想不到，自己一行人，非但受人伏擊、暗算，並且，分明敵人沿途監視，受人擺佈，一步步陷入了對頭所佈的陷阱中。

徐庸比較見事最快，反應也最敏銳，當其發現鐵樹堡中已陷入對頭掌握之中，現在又發生了對頭的暗中偷窺，他立即當機立斷地，對三個同伴道：「速退！」

四條人影飛走，希望撲出莊門，四面却已傳來陰惻惻的笑聲，一刹那，十六個長髮飄拂的黑衣人，悄沒聲的，已將四個江湖豪客圍住了。

徐庸臉色微變，心中思潮起伏，事實俱在，北斗門的突擊，令小主人重傷，沿途出走，希望走出北斗門勢力範圍，一路行來，已不知受了多少的偷襲、攻擊，全仗自己與其他人等的殫智竭慮，奮力抵抗，才算有個全師而到，視之為避仇重地——鐵樹峪，那想到，首先發覺有毒海棠的痕跡，不料，現在露面的却如新近崛起江湖的后土門下。奇怪，自己與后土門有什麼不解之仇？而令他們前來打落水狗，徐庸想有所解釋，有所詢問，可是，你還未出聲，一陣冷笑聲中，首先是四雙鬼爪，分前後左右擊到，四人鼻端全已聞到一陣極難聞的怪味，似腐屍的臭味，幾乎令他們嘔心，可是，你不能顧住聞這股腐臭之味，你得提防他們這出手，是如此之幻異，又是如此之幽靈，四雙鬼爪疾如閃電，身法快如飄風的，向徐庸等人擊到。

雙劍兩道劍虹抖起，好劍法，一正一反，首先將四雙鬼爪逼出老遠，然後，弟兄雙雙一聲長嘯，一前一後，竄前退後的各佔一角，徐庸與許傑也不怠慢，也各佔一角，一黃一白兩道光華抖起，這就可以看出，這四個人實在是江湖上一等一的好手，雖然這十六隻幽靈的殺手，投必勝之念而來，可是，雙劍一招，然後人影紛飛，一個四象四正陣，算是佈成了，現在，四個好手，在十六后土門圍攻之下，非但可以保住不敗，並且，出手還招時，若不是他們人多勢衆，看來是早已佔了上風。

十六個幽靈是相當配合，此進彼退，左上右落，鬼爪快如風而臨，身形翻飛，煞手隨勁力而進，后土門有奇門陰狠的殺手神招，又何況這十六人的進退攻守，分明是一個后土中五之變局，你攻，他守；你退他進，雖然是無法制那四人於死地，但也都能圍住了四人，難於佔不得眞正的便宜，又何況，他們后土門中，獨門的十指腐屍毒，愈聚愈多，愈凝愈厚，四人遲早會讓腐屍臭味，侵蝕他們的內家眞力。

因此，他們是永遠不會後退，即使屢屢遇險，左支右絀，他們也得咬牙拚上了，他們就是希望腐屍毒能令他們反佔上風。

徐庸、許傑、左氏雙劍何嘗不明白，週圍的毒氣愈來愈盛，本來，這些幽靈般的人物之出手發招，逼近面門、身前，才會聞到這令人嘔心的臭味，現在，這臭味是愈來

愈濃，漸漸地，令他們不論避到那裡，宛如被這毒霧所圍一般。

「再不設法冒險一決，有被毒霧圍倒之虞！」徐庸首先想到，得拚命衝破這一個缺口，那怕自己會受傷，甚或送命，他看得十分清楚，自己祇要打破一個缺口，其餘三人，立即反客為主的解決這個不知名的鬼陣，徐庸預備犧牲自己，來衝破重圍。

旱煙管抖出一陣黃光，蒼山門中第一殺招：「天龍廻馭」展開，徐庸全身是勁氣，這乾坤一擲之勢已吐，可是眼前銀虹如雨，一條人影其疾如箭，由後越前，撲向東北方，徐庸看清是許傑時，心神大震，看來，許傑與他同一心思，也有孤注一擲之決心意思，希望强力突破一圍，好個徐庸，再不猶豫，併肩齊上，好，就聞括的一聲厲叫，當先血光迸現中，一個后土門下，為左手神戟許傑，一招「倒踩龍門」，戟尖抖起三層銀虹，東北角的四個后土門下，當先一個慘遭銀虹劃了個面、胸受傷，尚幸其餘三個後殿出手搶救，不致遭了破膛之禍，受傷却已不輕。

后土門東北角上，本來四位一體，一人受擊，三人旁敲側擊的支持，許傑是拚命一招，更幸運是徐庸連踪跟上，后土門的旁敲側擊，讓徐庸一招「天龍廻馭」所阻，雖有其中支持的出手相架，也是顧得東來，顧不得西，一人受傷，這一個小四靈后土門戶被擊破一角，三個人剛呆得一呆，左右却突然又有兩柄長劍入圍，好個四個江湖客，竟然不約而同的聚集一面，强攻一角，收拾了一個，令其餘三個也遇到了致命的重擊。

十六后土門下，做夢也想不到，這四個對手，竟然會在這個時候，來了這一招殺手，一刹那，他們的陣勢已亂，在四人聚集一角擊破東北角時，其餘兩角，各分兩人前來護衛，希望保得幽靈陣法不變，可是，徐庸一招得手，四人再會合一齊，那肯放鬆，尤其是雙劍劍法似神，兩招出，那會輕易放過，其他的援兵雖到，有徐庸的蒼山八式，硬阻一阻，另一面許傑的左手銀戟也助了雙老一臂之力，可惜這兩個倒霉的后土門下雙雙中劍，尚幸雙劍是祇求殺出重圍，並且，希望全身而退，故而一擊中的，立即收招，才算沒要了他倆的命。

一陣亂混，一角被衝破，四人不再怠慢，互相展開護身訣法，奪圍而出，其餘的十幾個后土門下，簡直如磁引針一樣的，一窩鋒向四人追踪而上，半空中，突的傳來一聲清叱。「退下！」十幾條黑影一晃無踪。

堡外還是靜悄悄的，大車兀立在外，雙銑一戟，雙前衝，雙斧手依然護圍住原位，當四人越牆而出時，車一整，徐庸沉聲喝走，看來他們是不想在此多事留連，希望能再覓一棲身之處，計議以後。

車馬在走，鐵樹堡突的轟然一響，火光已現，看來鐵樹堡毀了。

這是當機立斷，徐庸已知此地終非善地，但是，試問天下之大，又有什麼地方是可以供他們立命安身？自從離開芙蓉城以來，徐庸總以為，對頭雖然憑一時之狡計，取得了領先之優勢，但是，江湖中人，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並非什麼大不了之事，自忖芙蓉城在江湖上，豎起了招牌，亦非一朝一夕的時間，受挫，出走，也得花對頭二十年的策劃與陰謀，現在，也祇不過一時落了下風，並非就必覆滅，那怕一蹶不振，祇求有人在，終歸有一日，能重振聲威。

就因為這個原故，他們出奔，奉少主人走，但是，今夜，令徐庸寒了心，事實俱在，對頭是處心積慮，並非祇有一個對頭，毀鐵樹堡，發現了后土門，而海棠門是在兩河之間，對頭分明是希望一鼓而殲之，也可以說，他們要芙蓉城這一個字號，從此在江湖上除名，在武林中消失，他們可眞是好狠的心啊！

不過，是誰？有這樣的魄力，有這種深沉的計劃，而必須令到芙蓉城消滅不可的。

徐庸邊走，邊將自己的顧慮與疑問向他少主人有所說明，希望少主人能有個解答，那怕有一絲的綫索，這位老人家也會細心的追踪而下，然後，安排妙計，謀思對策，他最怕的是，打這樣不知底細的仗。

突然，後面傳來一聲驚叫，將徐庸與少主人的對話打斷，原來，雙斧手發現少了一個人，那個莫名其妙的小伙子，什麼時候不見的？沒有人知道，在場中人，個個是江湖上難得一見的好手，除非他們想放你走，否則，誰也難能走出他們的監視。

當四人入莊激鬥，幾經辛苦，殺出重圍，而大車及各人的崗位，分毫沒有亂，就可看出，他們並不是簡單的江湖中人，他們有組織、有紀律，而有人想在他們的組織下妄想逃走，簡直是不可思議，何況，這個小伙子，在他們心目中，別具妙用的，如此走脫，更是不可言喩，也難怪他們會大驚小怪的，呼叫連聲了。

但是，還有更出人意外的事發生，在極遠處，傳來一聲極急驟的馬蹄聲，好個徐庸，首先聽出來人的身份，他臉色一沉，道：「石、翁兩位，你聽，是不是那個小伙

子？」

雙斧手全是一凜，然後，臉色難堪地道：「八成是他！」語聲未畢，果然，見那個小伙子，伏身馬鞍，像躲鬼那樣，向車隊趕來，將近到雙斧手時，一聲馬嘶，那匹馬人立而起，這可看出那個小伙子身手不凡，騎術更精，一收韁，一用力，那匹馬四蹄駐地，口中直噴白氣，看來，他趕了不少的路。

「老爺子！」那小伙子向徐庸招呼。

徐庸臉色大變，就憑小伙子的一身騎術，他已看出這小伙子的功力不弱，可是爲什麼平白讓自己打了一個大嘴巴！

「老爺子，勞煩您，停一停！」

依然是如此的誠懇、忠厚，突然，徐庸發現這張不討人喜歡的臉孔，愈來愈順眼了。

「前面，可能有您的對頭，我！嘴笨，說不出個名堂來，不過，我相信，一定有厲害的埋伏，比鐵樹堡更厲害，當然，我可不是輕視老爺子您，還有您的朋友，我祇怕您們中了埋伏，被他們打個措手不及。」

「嗯！小哥，你貴姓？」

「我已經說過了，我姓匡的。」

「大號？」

「我那來大號、小號的，有個小名，是我姑姑代我起的，本于，本于是本來的本，于是的于。」

「匡本于！」

「是，老爺子，我實不相瞞，本來也想不到，這裡面有那麼多的內情，天幸，今天，我遇見了個……叫化子大爺，剛才，就是他把我引去的，對我說……」

「說什麼？」

「他說，什麼徐老頭得歸天，天下雙劍得送終，什麼雙銑、雙戟、雙斧，也難脫劫運，不過，最可怕的是，這一對金童玉女，也得變成堆枯骨！」

「啊！」徐庸不禁心神大震，是誰？他會這樣清楚自己一行人的來歷，自己與雙劍，或者素有英名在外，即使是總店芙蓉城多年，當年事蹟，不至於完全爲人忘記，可是雙銑，雙戟，尤其是這雙斧手，乃是芙蓉城老城主末年所收的兩個天賦異稟的獨特人才，又加凑巧，老城主得到一部古本巨靈訣，這部巨靈訣，如果沒有獨特之巨力神勁相助，根本無法練此神功，如今由老城主之全力調教，雙斧手之外門功力，可稱驚世駭俗，實是破天荒第一遭，對方何人，竟然能得知他倆的來歷。

「小哥，你的朋友貴姓？」

「我也不清楚……」

「他是個何等樣人？」

「他是個叫化子，老爺子。」

這就更加難明所以，近年來，丐帮已經式微，並無出類拔萃的英雄，此人是誰？莫非喬扮叫化子？

「老爺子，這位叫化子大爺命我前來通知您，別瞎猜，而且，您根本也猜不到，他不是眞叫化子，至於前面的陷阱，他却斷定小不了，此地，您們大可以從容計議個辦法，最後，化整爲零，免得全軍覆沒。」

匡本于說完話，雙手一拱，臉色難過地道：「老爺子，我該走了啦！」

「且慢！」徐庸愈想愈不對。

「小哥，你就這麼走了，我們還不是更爲抓瞎？不是小老心存不良，而是不得不暫時請你停留片刻，不！請你伴我們，脫出陷阱，當然，這或者是我們的不情之請，不過，你可千萬原有小老……我……是被迫如此，無可奈何……」

「啊！您想扣住我？」

「你本來就是爲我們所扣……」

「唉！老爺子，您弄錯了，實在你們是不能扣得住我的，而是，我不想打架而已，現在，我聽那位叫化子大爺對我說過，您們，其實您們也算不得好人，不過，對付您們的人，更壞而已，通知您們一聲，不過是希望您們與對頭打一個狠的，至於我，我眞不想淌這一渾水，本來我已是有心打聽您們是什麼樣人，才明知不是伴，却也勉强相隨而已，現在，我可不想與您們作伴啦，再見！」語聲畢，雙腿一夾，圈轉馬頭，想走了。

一道黃光，匡本于眼前立見一團黃虹阻住，匡本于苦笑道：「我可不想打架！」不知他是怎麼的，一卸一側，徐庸的「蒼山松影」一招，莫名其妙的爲匡本于所消解了，眼前又是一動，一馬已由他側邊掠過。

徐庸明知，此人能扣住，就可迫那個叫化子出現，即使是自己的對頭，也比自己一行人茫無頭緒的，受人暗算撥弄的好，因爲，就算匡本于有不乏之身手，好在自己人多，說不得即使人多欺人少，際此危難關頭，也不得不作一次，所以，匡本于才掠過其身邊，徐庸是萬分迅疾的，第二招向匡本于之背後點到。

徐庸一招出手，眼前一花，人影一晃，匡本于突的由馬背上滾下，徐庸心中微動，又聽得一陣馬嘶，一條青影，向前直竄，而再看一看，馬左側有一條人影，分明是匡本于假裝中招，憑仗其精萃之騎功，脚不離蹬，一個翻身，側伏半空，待到馬匹竄出，就見人影抖翻，好，又再自端端正正的坐在馬背上，走了。

「與我睡下！」徐庸眼前又一花

，祇見一條窈窕黑影突然出現，阻擊匡本于。

是個女的，可是，匡本于却心神一震的，因爲他是十分明白，徐庸出手老辣，功力深厚，但是，與那個女的相比大有不如，他心中就是不明白，如此年輕的女子，那會有這高的武功，其實，他就忘了問問自己，你自己又有多大，可是，你的武功又如何？

少女的出手實在凌厲而且又厲害，看來是平平實實的一招柳穿魚，但是，掌影飄忽，令人眼花撩亂，又何況，右手出掌，左手微屈，分明是別具煞手，更可怖的是，掌影中，微聞勁嘯之聲，不徐不疾地，隨招而進，少女的內家勁力，雖不至於練成道家罡氣，却已是摘葉傷人，飛花摧敵之能，試問這迎面一招，既快又疾，加上這許多尅敵制勝之因素，叫匡本于這傻小子如何閃避。

可是，事情有大出人意表之處，匡本于這小子看來老誠得有些傻乎乎的，其實，他是眞人不露相，當少女的殺手迭使之情形下，才算逼出了他的眞面目來，不見他有什麼動作，而馬頭已是向左側一偏，馬一側頭，人就自然而然的避開，這正面的出手，也不知怎麼一來，那匹馬竟如武林高手一般的，來個旋風轉，這一轉非但卸脫來招，更且連消帶打的，截阻住少女的伏招藏式，也就是說，少女的一切計算，全已撲了個空。

好個少女，却是厲害，一見馬打旋轉，腰肢一扭，人還在半空中呢，却能似樹葉般，來個隨風而舞，一招一式是撲了空，第二個回合，却是似影附形的，扣住了馬匹不放，這就說明了，少女雖未放棄了追擊敵人的意圖，並且，這連下來的出手，將會更可怕。

果然，這匹馬連打了幾個旋風轉，發現無法脫出少女之陰影，一聲馬嘶，倏的四蹄拄地，說停就停的，不作無謂的閃避，而匡本于是微微一哼道：「姑娘，妳逼我放肆了！」語聲中，右手一折一起，抖起一陣勁風，來得好，剛巧少女身形撲到，立即與匡本于之出手迎了個正着。

少女右手五指微曲，護住中門，而左手却是一斫掌，直擊匡本于之臂肘，這部位正是出手人的中虛之部位，匡本于嚷了一聲，分明他是更爲佩服少女的武功，沒辦法，右手不得不變式藏招，而右腿突的脫蹬彈出，脚尖不偏不倚，直點少女左手肘彎，也是來個以實擊虛，少女人在半空，一招未得手，對方之殺着又臨，却是一等一好手，也是無法拆解還招。

但是，少女的武功，簡直令人不可思議，在如此一瞬千變萬化之情景下，她是看得準，認得狠，不能出手破招傷敵，却是一指點向匡本于之脚尖，就以借此一點之力，來個旱地拔葱，身形就如鷹隼衝天般，脫出重圍，而翱翔半空。

匡本于微微一笑，不敢怠慢，身形如流星，一個順勢倒翻身，人已離鞍倒彈，而那匹青驄馬也已明白主人心意，一條青影斜竄，等到少女疾如飛禽攫食的殺手來臨時，這地方已失去人馬的踪跡，而在七步之外，匡本于長身而立，面帶微笑，看着了少女收招立式。

不料，後面的勁風如潮，分左右兩面壓到，匡本于心中一動，有人偷襲，立即蜕步讓招，而兩柄銀光閃閃的巨斧，挾勁風一上一下捲到，匡本于即使這個蛇蜕步能避得上面的來招，也難以掙脫下面的殺手，又何況，蛇蜕步退得愈急，自己勢必會撞入後面少女的包圍網中，匡本于不由急出一身冷汗，出道江湖，到今晚才算領略到了眞正的武林絕招。

巨靈雙斧手是如此的勢狠力猛，後面還有一個比雙斧手更陰狠的高手在，當機立斷，右手一抖，一道網力如指的白虹抖出，快得可以，一上一下，上一點，點住上方的巨斧，立即順勢而下，像一條銀蛇，一捲，捲住下方的巨斧柄，但聞得一聲起，匡本于人如白鶴凌空，借這一捲之力，人已飛躍半空，起左腿一彈，彈向上方巨斧斧面，手一抖，兵刃抖脫了下方斧柄，好個匡本于，人在半空倒彈而出時，其疾如飛星過渡，而在白虹繞身之際，突的光虹紛飛，但見銀虹如網般反向少女捲到。

少女一聲嬌叱，一條黑影竟然不避不卸，反而直竄向白虹之中心，不過，兩圈金光，由少女之雙手抖出，看一看清，乃是兩柄帶鍊的四月輪。

嗆嗆一連串金鐵交鳴之聲響中，匡本于人已竄出老遠，又聞得一聲馬嘶，蹄聲響動處，一人一騎，是配合得如此凑巧，一刹那，已竄出老遠，向谷口走去，想追，現在可是難以追得上了。

少女臉色蒼白，語聲驚惶地道：「這是人是鬼？」

「是人！」由車中傳來的那少年的語聲：「妹子，現在，不是討論此君來歷的問題，時間急迫，得設法如何走出這個陷阱。」

對！是該討論如何走出這個陷阱的方策，現在，已算是眞個漸明，由芙蓉城受襲擊，沿路的不太平，再加上鐵樹堡這一伏，對頭分明在暗中佈置極可怕的陰謀，他們必須毀了芙蓉城。

並且，要令芙蓉城中所有人都

死，芙蓉城素來與世無爭，那會結下如此厲害的仇家，本來，以爲對頭是北斗門，愈看愈不對，芙蓉城那會結下這許多的仇家，而這許多仇家又怎會一起找上門來……

身手不凡　施展神功

匡本于想不理他們的事，他祇求走出是非圈，在他們以爲，脫開了這批人，就算卸脫了江湖事，還有，他在馬背上自言自語道：「以後，傻小子，你可再不能自命不凡了啊！多危險，如果不施展姑姑傳授的幻影分光三式……唉！你已被大卸八塊了吧，江湖上眞是能人多，惡士更多，萬事小心，認輸服低是不會吃虧的啊……」

可惜，傻小子，你希望卸脫江湖事，這江湖事却偏偏跟着你，叫你無法解脫。

「小子，下馬……」前面有人傳來了吆喝令。

又是那七個大漢，依然是青衣，背插不知名的兵刃，不過，這一次，爲首一條大漢，手中捧了一支黑黝黝的，似金符又如箭頭的東西。

匡本于莫名其妙的看着這七個大漢，他依然萬分誠懇的對那大漢道：「大爺，幹什麼啦您？」

「見喪門令，如見鐵喪門，違令者，殺無赦！」那大漢陰惻惻、冷冰冰的，說着毫無表情的話。

說是說得非常淸楚，但是，匡本于却一些也不明白，什麼叫喪門令，那來的鐵喪門，什麼算違令，又爲什麼殺無赦？

「大爺，你在講什麼？」

匡本于以爲自己是該問，那裡知道，不問而下馬，尚且已嫌遲，那多此一問，就算是犯了大忌，那大漢臉色突變，眼中射出兇光，雙手高舉喪門令過頭，口中沉聲喝道：「出手！」好，三點寒星，疾如星火般，向匡本于上中下三路打到，星光又勁又急，距離又近，簡直是說話到就到，連個念頭也來不及，已來到了匡本于面前，馬頭、馬脚。

匡本于的騎術實在高，而那匹馬看來不起眼的，却是通靈，一聲長嘶中，馬如神龍的，跪地、打滾，而匡本于已離鞍斜飛，三聲淸響的突突聲，如厲害的手勁，火石迸飛，一棵倒霉的小樹，被那星光攔腰打斷。

匡本于有些火了，江湖上就算動不動就拔刀子，拚個你死我活，至少，也得有個明白，有個知照，自己莫名其妙的挨罵、挨打，這不算難爲，他也可以忍受，現在，這算什麼？什麼喪門令，如此霸道，如此的不留餘地，自己如果不是別具身手，看情形早已屍橫就地，爲什麼？他可依然不明白。

他身形挺立，臉色變得萬分難看，可是，這七個大漢見一下鐵星環沒擊中對方，並不有所驚訝表示，七人七騎，一陣蹄聲中，眞快，立即團團圍成一個圓形，將匡本于困在中心，一聲「着」，滿天光影亂飛，鐵星環就如雨般鑽打中路，這七個大漢武功不弱，手勁更强，鐵星環的暗器，又是萬分霸道，專破橫練，打得集中，那怕是個鐵人，也得被打個粉碎，何況是血肉之軀。

七個大漢乃是冷面殺手，但是，這一來，却令這個老實人發了狠性，本來，他祇求一走了之，並不想沾上這江湖事非，第一次，他閃避，第二次，看清楚他們是打定了趕盡殺絕的打算，這不可能善與罷休的了，好個匡本于，右手一擰一抖，白虹如電，一個大旋風，叮叮叭叭連珠價響，鐵星環雖說勁力不凡，霸道非常，那想到匡本于深精山東獨門天潛毒龍功，他的勁力隱然爲天下武林第一，鐵星環碰到毒龍功，好，被擊退，被擊飛，有幾顆竟然回敬了發暗器的人。

「留活口！」爲首大漢眞是沉着得可以，明明自己一行人的出手，已爲人所破，他非但不露驚慌之色，反而要求同伴捉活的。

難道，他們有必勝之道？

又難道，他們是如此輕視匡本于？

匡本于又如何？他一個大旋風式，擊散了鐵星環的攻擊，還想數說幾句，交代過便了事，那想到耳聞馬蹄聲響，一道黑光影向其面門削到，一看，是那壯漢的兵刃，來不及辨明兵刃之名稱，匡本于是軟鞭抖到，卡一聲，這兵刃已爲匡本于之軟鞭所捲住，匡本于也不理會其他，一用勁，力透鞭身，這就令個壯漢心神俱震，爲什麼？那壯漢自命神力第一，可是，對方的一股大力傳來，自己就如一塊頑鐵，爲强大的磁力所吸，而他，就算奮力相拒，也是難以擺脫對方之巨力。

勁風連連，嘯聲陣陣，其餘六騎人馬，六般兵刃，已捲起一片狂飆，向匡本于聚中攻擊，這就等於迫使匡本于出手傷人了，形勢緊迫，無可閃避，六般兵刃，似風如火的向其環打而到，匡本于右手一用力，一條碩大人影爲其抖起，長鞭一收一吐，一聲慘叫，那壯漢算是匡本于之肉盾牌，首先爲三般兵刃所中，即使他武功不弱，半空中，依然曲膝、收臂，可惜的是，同伴的出手太橫强有力，咯勒咯勒聲中，那壯漢已落得個臂折、身傷，右手一鬆，自己的兵刃脫手，身子已仰天躺倒，不能起身。

這一來，其餘六個壯漢全已紅

了眼，六柄奇門兵刃，壽星拐六方環，厲嘯隱隱聲中，圍住了匡本于，出招如狂風暴雨般，連綿不絕地招呼上了。

匡本于是出手不愼，毀了一個壯漢後，心中又有些不忍之感，他雙脚拄地，單手舞鞭，愈來愈勁，愈來圈子愈大，而那六個壯漢的出手，也就愈來愈無法迫近得了身。

到了這個地步，六個壯漢不禁面面相覷，可以說是他們出道以來，第一次碰到了這樣駭人聽聞的少年人。

六個人不約而同的升起了這個念頭：「他是人，還是鬼？」

七個壯漢，在江湖上是赫赫有名的殺手之王，敗在他們手下的成名英雄好漢，沒有一千也有八百，可以說，出必沾血，見則無命，江湖上送了他們一個外號：七喪門，喪門煞星有七個，你就該明白這股殺氣的可怖。

今晚，他們却爲一個不知名的少年所敗，並且，敗得十分之慘，試問，他們那得不驚駭莫名，也難怪他們要這樣想，他是人，還是鬼？

「你們可別再找麻煩，成不成？眞的，我眞不想打下去啦，再說，你們也該照顧這位受了傷的大爺，唉，我，或者，或者可以贈藥給他，能保住他，你們看，成不成？別打了！」

六個壯漢可眞被他鬧得個啼笑皆非，無論如何想不到，這小子，自動出聲要罷戰！

那爲首的大漢，面色越來越陰沉，一聲輕吼道：「圍！」只一個字，好，六人六騎，再也不退，而且將圈子勉力的維持原狀，這就說明了，他們不會罷手，他們一定要分勝負、生死存亡。

匡本于武功不凡，視情看事，也非低能，在他以爲可以取得和平解決，不過，當壯漢喝聲圍字時，他已明白，對方以爲自己是怕糾纏，而他們錯以爲，時間一長，自己勢必會陷入苦鬥之地，唉！自己不怕打架，並且，他已十分明白，自己如果用上毒龍神功中的毒龍變幻，那麼，六個大漢至少有一半得死，可是，又何苦如此。

想走，六個大漢的武功陰狠沉穩，不是硬碰硬，絕無把握突出他們所佈的禁圈，這就爲其左右爲難，殺人！唉！不到萬不得已，他是不願殺人，更不肯隨便殺人，這是他姑姑的再三叮囑，他是自己親口所允，不過，現在又該如何？不出重招，難脫重圍，出重招，勢必傷人，他就此給自己的思想困了個狠狠的。

但是，六喪門却不與他一般的想法，見匡本于出手漸緩，面色陰晴不定，濃眉緊鎖，好！他們都以爲匡本于已陷於危境，如此，若不乘此時機，有所猛擊，以後自己一行人，那能在江湖上行走！上，就在這個時間，爲首壯漢口中一聲厲嘯，就見一條人影，倏的由馬背上飛身而起，壽星拐挾一股極勁的大力，向立在地上的匡本于當頭蓋頂的打下……

這一招出手，招發出，第二匹馬却已圍向內圈，第二個壯漢，人立在馬鞍上，以高臨下，第二下殺手招，已呼應老大的出手而上。

第三騎來臨，看來，四五六也必會隨後而來，這是一個連環壓擊的方式方法，也可以說，集六人之力，來個此起彼落，不斷進擊的辦法，這或者是他們的特出獨門殺手，一個人依道理來講，是無論如何無法可以抵擋得連環六擊。

匡本于一見爲首一人凌空下擊，眼梢又見第二騎人立而來，接連着第三、四……他不禁突然一聲長嘯，合手貫勁，白龍鞭突的挺直，迎擺似槍，就在大漢凌空將下之際，不知他運用何種神力，鞭身突然的由中間折彎，而一半竟然如毒蛇昂首，呼的一聲，一半鞭身已暴伸丈來長，爲首大漢半空變招不及，還算功力不凡，僅移頭部，免得面部中鞭，可是，左肩穴已中了一下重的，一聲怒吼，硬生生的忍痛變招，才算斜飛出圍，待等站立平地，半身已呈不遂之象，而眼前一花，只見第二個出手者，也爲這一招變化，一阻出手，馬背上人還想仗壽星拐的凌厲招式，來個硬碰硬，人還處在半空，傳來一聲漫長的呼嘯，似龍吟，似風嘯，令在場人個個一怔。

就在這片刻稍息之時，匡本于却已倒退身形，人已脫出了這個包圍圈。

「速退！」遠處傳來了兩個字。好，其餘五個沒有帶傷的壯漢，護住一個重傷，一個輕傷的同伴，一聲厲嘯中，大地捲起了一陣風沙，刹那間，走出老遠，慢慢的，失去了踪影，匡本于是怔怔的，站在當地出神。

半晌，只聽得風聲，偶爾傳來了幾聲蟲鳴，其他，再無雜聲，匡本于搖了搖頭，看看四週，依稀看到啓明的星已在空中，是微明時分了，突然，他發現，他的馬匹不見了，他撮唇一聲胡哨，聲震長空！

半晌，還是不聞蹄聲、馬嘶聲！奇了！馬兒呢？這是一匹通靈的馬，別人根本就無法可以騎，牠也不會遠離主人，哪裡去？

匡本于第一個念頭是：死，這匹馬是他目前唯一的好友，那能死？

匡本于展開身形，四處遊走，

可是，週圍三里之內，並無發現自己的馬匹，沒奈何，詳觀細察地下，那怕是草叢、小徑，希望能看到自己馬匹的蹄印，以便追踪，推測馬匹的去路。

沒有，一點也沒有痕跡可供猜度，越來越令匡本于擔心，不！痛心，突然，他揚起了脖子，大叫道：「青兒！青兒！」

原來這匹馬的名字叫青兒，一聲又一聲，漸漸的，你可以聽出來，他的叫聲已雜有哭音了！

「小伙子，你叫什麼？」

「啊！是你，大叔！」

原來是那個叫化子，依然是那老樣子，不過，今天，左手中却抓住個酒葫蘆，右手却抓住了一隻鷄翅膀，津津有味的，笑瞇瞇飲酒，啃鷄翅膀。

「小伙子，呃……有意思，眞想不到，這一場打得挺熱鬧，並且，嗯，由江南打到河南、湖北，看來打到了新疆、西藏，有意思，眞有意思。」

「大叔，你在說什麼？打到那麼遠，幹什麼？爲什麼？」

「還不是爲了二十年前一句話，唉，其實，老的老了，小的也長成了，還爭什麼？死的死了，活的……可能多活幾年，唉，本來，我本是不想插手這件事，但是，你這個小伙子很好，我又有些知道那些怪物的習性，怕你這個小子莫名其妙的死在他們手中。」

「我與他們無仇無怨，並且，兩不相識！」

「鐵喪門殺人，理什麼仇與怨，七殺手殺人理得識與不識，又何況，你在芙蓉城來的人堆中滾過，好，就非死不可！」

「什麼芙蓉城啊，我可一絲兒不明白呢？」

「唉！我……我也想不到你有這麼好的本領，本來，我還想幫你個忙，後來，我看見你的出手，我放心了，你比我老叫化還强，想不到，武林中出了個你這麼個小子，哈哈……不過，你到底是姓匡，還是姓于？」

「這，我姓匡啊！」

「你！學的是什麼功夫？」

「我，好像……是什麼毒龍功！」

「什麼？毒龍功？眞的是山東天磁毒龍功？」

「那……我……呃……大概是吧！」

「你，學成了？」

「我姑姑說……算成了啦！」

「學了幾年？」

「我……呃，笨得很，學了廿年！」

「你今年幾歲？」

「二十四歲。」

「啊！」化子張大了口，幾乎閉不攏來，而兩顆晶瑩的淚珠，竟奪眶而出，再詳細的看了看小伙子，他竟然哭出聲來了。

爲什麼？匡本于不禁怔怔的，看着這叫化子出了神。

半晌，化子是止了淚，收了聲，但是，還是可以看出他的臉色是這樣的凄涼，更夾着幾分憐惜之意，又像自語，又像詢問：「四歲那年，你就開始受酷刑了？受了三年，還是五年？」

「你怎麼知道？大叔，你是誰？」

「我是個臭叫化，我……什麼也不是，不過，這山東獨門天磁毒龍功，我可清楚明白，練此功的苦與難、受毒、吸毒、裝死、釘封……」

「你……那會，那會如此的清楚，知道？」

「我……唉！小伙子，你就別問我，我在問你啊，呃！你到底受了多少年，你說，你說。」

「十二年。」

「啊！」老叫化子又想哭了，事實俱在，這毒龍功練功之難，受刑之酷，簡直不是人所能忍……自有這部功訣以來，也不知毁了多少英雄好漢，而練成的，百中無一，在武林中，毒龍功只不過供人議論的一份秘笈，却沒有人見過，試過，練過，用過，現在，這個少年却練成了。但是，又有誰能明白、理解到練功的人苦與難，這少年是受過了三災六難，百苦千痛，才算完成了這震古爍今的奇門武功，可是，他來此作甚？老化子明知匡本于不是個普通的人，他有他難以言宣的身世，勢必有不同尋常的要事須辦。他，爲什麼不出手，他爲什麼如此謙厚，他又爲什麼能忍？忍受無禮的侮辱。

這其中定有曲折、離奇的關節在，但是，老叫化並不在意這些，他只是滿臉關心的看着匡本于。

「小伙子，不！唉！我該稱呼你一聲……」

「小伙子，大叔，這稱呼很好，眞，你是個前輩，我是個小伙子嘛。」

「唉，好，我再問你，你一直在唸什麼『月明清光，芙蓉海棠，鐵筆一喪，七星閻王。』這是爲什麼？」

「是姑姑教我唸，要我記，還有，我可算是成人了，眞正的成人了。」

「唉！你不明白……這十六個字講些什麼？」

「我早說過，我笨……唉，我，這就走了出來，或者，有一天，我是會明白的，走遍天下，一次不成，我再去走第二次、三次，不過

，唉，可惜，我的青兒不見了。」

「嗯，芙蓉你已經見過了，喪門你也碰上了，可惜，沒見到了眞正的主子，但是，小伙子，現在，你是已捲入了這個漩渦中，怕是難脫關係，尚幸，今天，我算是看出了一些端倪，我，啊！」老化子突然向後仰身，好個匡本于是平掌一揮，叮的一聲，在晨光曦微中，一點青光，爲其掌風撣開，可是，匡本于却微感掌緣微熱，心中不由又驚又怒，再看一看老化子，但見他面色大變道：「小伙子，你，你怎麼啦，你的手掌感到怎麼樣？」

「有些熱，好厲害的暗器，好陰狠的毒藥！」

「你，碰過這東西？」

「我碰過！」

「這，不好，小伙子，你別動，你！」老化子再不多言語，一把抱起匡本于，將他扛在肩頭上，拔脚就走了，走得可似飛一般的快，可令個匡本于莫名其妙，他想叫，老化子一邊走，一邊叫：「別說話，守住心脈，別開口，抱元守一。」

匡本于可就傻住了，本來，他直認自己是個傻小子，腦筋笨，這一個猝然的變故，令他無論如何想不出個所以然來，聽其自然，這是匡本于行走江湖以後，唯一好辦法，一聽其自然，看事行事。

在山徑曲折，小路隱現之地奔馳，匡本于幾乎想睡了，不料，這一來，可將個老化子越發急得可以，突然，老化子抖起丹田勁，一聲長嘯，猶如龍吟，匡本于幾乎讓這一聲長嘯震聾了耳朵。

但是，却也奇怪，此地嘯聲才歇，遠處已傳來了一聲回聲，沒有化子的洪壯，但是漫長、有勁……就如一支極大的响箭由遠處射來，越近，你就越覺得它清勁、脫俗。

「范化子，發生了什麼急事？哼……」可以說是聲到人到，回聲才畢，人已隨聲而到，一個誤會，眞可能當他是個飛行絕踪的劍客。

「快，老冲哥，你得救他一救！」

「他是誰？」

「你問這些幹什麼？我請你救，你就救。」

「你該明白我的爲人。」

「放你娘的春秋大屁！我哪管你的爲人如何？如果你對我說……你的什麼屁規矩、臭架子，我老大不大耳括摸了你……老冲哥……你聽明白沒有？」

不知道他發的是什麼脾氣，可也眞奇怪，那個聽來斯文，說話清越的老冲哥，可就讓老叫化罵了個悶聲不响，匡本于不由暗暗的搖頭……這又算那門子的理性？他不明白……可又不敢問。

「你放下他來好不好？」奇怪，這老冲哥可更客氣，更斯文起來了。

「這才像話，好！」化子肩頭一拱，將個匡本于放下，看樣子想扶他躺下呢，匡本于可不能不出聲了，「大叔，你幹什麼啊？」

「你別問，躺下！」滿面都是關切之情。

這可令匡本于沒法拒絕，好，養一養神，也不壞。

他依言睡下，突然，匡本于看到一張滿佈皺紋的，乾枯枯的一張臉，呃，是個小老兒，不過，他這隻手，却是溫潤如玉，一把按住了匡本于的寸關尺脈。

「老冲哥，怎麼？不礙事吧？這毒，不會侵入心臟吧！啊！你！說話啊！」

「你別來打擾我成不成？如果你煩我，好，好，我可撒手不管，你來。」

「你，呃！好，好，算是我的不是，你，好好用心，可不能……好……我不嚕囌。」

看來，這個小老頭有些眼色，令化子不敢多言多語了，匡本于是萬分難明，這，到底他們在幹什麼？半晌，只聽得小老頭兒怪叫一聲：「不好！」

「什麼，你別嚇我，他？」

「性命難保。」

「你說什麼？你……」

「這是中了五雲蛇蓮之毒。」

「對！你說對了，是五雲蛇蓮，可是，你，能救，我知道，你別賣關子，老冲哥，冲老哥，老祖宗，你……」老化子可是說得萬分緊張，說到後來，簡直語無倫次了。

匡本于莫名其妙的看看這兩個老人，他們在搞什麼鬼？什麼五雲蛇蓮毒？六星荷龍毒？

「難救！」是小老兒說的話。

「胡說。」老叫化子在咆哮了。

「你不信，你自己去救。」

「你在爲難我？你好意思爲難我這四十來年的老友？我寧可做化子，也不來找你喝酒，來吃你一頓飯，你就好意思來爲難我。我問你，你是不是人？啊！你說。」

「你以後說話可得小心！」

「我？我一定小心。」

「以後，我叫你幹什麼，可不准你與我胡鬧。」

「好。」

「先回我家，叫我霞兒準備一切，速去。」

「是，我馬上去，我馬上去。」去字才說完，人已飛出老遠，由此可見，老化子是眞的緊張萬分。

「老伯，是誰中了毒？」

「你。」

「我？」匡本于可被弄得摸不着頭腦了，幾時中了這個什麼五雲蛇

蓮毒的?原來,老化子是爲了自己發了慌。可是,自己毫無所覺呀,毒入心臟,一定令人有極大之不安,或者痛苦,但是,自己氣機呼吸,並無受損、被窒之象,這可就弄不懂了,也因此,他是滿面惘然之色的對小老頭兒道:「老伯,我,不像中毒,再說,我也不會中毒。」

「我當然知道你不會中毒,世上,也只有你一個人,可以令范老化子緊張,也只有你,可以令他驚慌失措,我是嚇唬他而已……不過,于相公,你得幫我一個小忙。」

「不知老伯有何事,須要在下效勞的呢?」

「不敢當,我只是希望你僞裝毒傷已發。」

「我,可不善作僞的。」

「你不出聲如何?」

「我不出聲……唉,也好,不過,你可不能爲難那位……范大叔。」

「我與老化子交誼非淺,我只是不忿他,時時口不擇言,罵得我狗血淋頭而已。」

「老伯,你,爲什麼叫我于相公,我姓匡的啊。」

「我知道,哈!小老兒得背你走,還有,你無論如何不可出聲,嗯!」

這小老頭看來又乾又瘦,又矮又小,但是,他背了這個大漢子,却是步履如飛,一剎那,就已走出老遠,又是一聲聲的長嘯中,眨眼間,已來到了個小峽谷,一折身,眼前一黑,就如在山洞中走的那樣,又是幾個轉折,眼前一亮,一個極幽靜,又有花木極盛的曠地,前面有三間整整齊齊的茅屋,在屋前站立個青衣少女,一見老頭來到:

「公公,于相公之毒怎樣了?」

「唉!難啊!」小老頭悠悠地吐了一口氣,然後,立即奔入草屋,匡本于因答應在先,因此,他實在無法自食其言而向那少女說明原因,不過,他可是萬分的感到不自然,爲的是那個少女,大眼睛中滿是淚水,分明,她是在擔心自己的毒傷。

爲什麼少女對自己如此關心?從情形看,這關心絕非裝出來的,自己與她根本素未謀面,這又是爲了什麼?他想不明白,不過,他却是感到萬分的歉疚,他不該騙一個善良的女孩子,並且,這個女孩子與他從不相識。

「老冲哥,我請問你,這,這小子他會不會死?」是老叫化子搶出來問話。

「這個……你老哥哥可以寫保單,死不了的。」

「好!這就謝天謝地了。」

「可惜,這一身好武功,看來是保不住了。」

「你說什麼?」老化子跳了起來。

「唉!你老哥哥可沒有這個本領,令他的武功恢復原狀,老范啊!你可得原諒原諒我。」

「你說什麼?你說什麼?你這個該死的瘦老頭子,你……說什麼?」

「我說我只能救他的性命。」

「別再說下去!」

「你不喜歡聽,成,我就說,我就令他平安無事,我可以令他不藥而愈,你滿意了吧,可是,說空話,於事無補,自欺欺人,又算得那門子的好漢?」

老化子這可讓個乾瘦糟老頭子逼住了,他本來醜陋的尊容,越發變得又可憐,更醜陋了,突然,兩顆大眼淚滾了下來,道:「老冲,你,你可知道他是誰?」

「山東毒龍門中唯一的傳人。」

「你不看他,你也該記得他老子,他死去的老子,叔爺,你,能袖手旁觀?你沒聽見他唸十六個字,『月明清光,芙蓉海棠,鐵筆一喪,七星閻王』,老冲哥,他說他姓匡,可是有個特別的名字,本于,你,你是個素負智計過人的前輩,何以看不出其中的蹊蹺,我已看出,不,是最後才發現的,有那些個江湖豪强在你爭我奪,並且,更感到,這陰謀之主者是……」

「是誰?」

「誰能用五雲蛇蓮?」

「眞的是他?」

「難道……我還會冤枉他,我眞擔心七星、喪門,全爲其所控制,如果眞的如此,他可以對付孫芙蓉,也可以對付其他。」

「他們也該死的。」

「不論他們該死與否,老冲,他至少不該,就這樣的算了,你忍心,啊!老冲,你,忍心。」

「誰是孫芙蓉,誰是七星,那個是喪門,你說,你說。」突然,匡本于抓住了老化子在叫:「大叔,你講,你講給我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小伙子,且慢,你……」

「大叔,我,呃,老伯,請原諒,我忍不住,爲了這十六個字,我已走了不少路,也受了不少氣,但是,我越聽,越想,你與大叔會明白這十六個的眞意,我只求你們,講出個名堂來,唉!我多麼想回去,我已有一年多沒見過我的姑姑的面了,我眞想她啊!」

「匡,匡老弟,你沒事了?」

「我有什麼事?」

「你中了普天下最陰、最狠,萬毒之王的五雲蛇蓮。」

「我,唉,大叔,我遍身是毒啊。」

倏然,一聲怒吼,匡本于眼前只見人影閃動,那范老叫化子身形如大鵬展翅般,向那個小老頭撲到,小老頭一聲冷笑道:「老范,你瘋了麼?」邊說邊見他輕飄飄的一錯步,人已晃出老遠,范化子是挾憤而來,第一招本是虛式,見小老頭抬腿錯步,而第二招,倒打七星身法如流星,而勁風如潮般,橫擊反打而來。

那邊傳來一聲嬌滴滴的清叱:「范公公,你發瘋了麼,快快與我住手,否則,我永遠不睬你。」是那個少女突然出現在兩老之中,雖然說是個少女,但是,出手之沉,發招之狠,並且拿捏時間之準,分明已達江湖一流之境界,老化子的倒打七星,一式分七,以七爲主,而變招飛射的大天星神掌,本來是武林一奇,可是,一見少女,他却是不能用,更可以說,他的出手是硬生生的爲少女所阻、所窒。

「阿霞,妳滾開。」

「我不讓,你與我爺爺作對,我就是死,也不讓開。」

「大叔,你這是爲了什麼?」是匡本于出面了,他身法快,而且,身法、步法,神定氣閒的,這一個快步,就已截在兩老中間,令雙方無法出手。

「好個賊老冲,你,你……你騙得我好苦。」

「不趁此時機,我這幾十年受你的罵,可就永沒個報復之機。」

「不,老伯,你沒有騙他,是我,是我不好。」

「什麼?你騙我?」

「是我騙了你,我其實不怕什麼毒了,我本身有毒龍神功,我……」

叭的一聲極清脆的耳光,匡本于却讓老叫化子打了個滿臉花,這一下打得可不輕,若不是匡本于之護身神功自然而然的發生效力,否則,匡本于可能會掉了幾枚牙齒。

「你爲什麼不躱不避?」老化子的語聲有些異樣。

「大叔,你想出氣吧!我不想避,你打了我,心頭火消,天下太平。」

「太平你個鬼,你,你這個傻蛋。」

「我是傻小子,可不像個蛋。」

唉!也不知道他是誠意說笑,還是眞的不懂,他只是承認是傻小子,就是不承認是傻蛋。這一來,少女首先笑出聲來,而范化子是激動萬分,對那個傻小子看了又看,至於那個瘦小老頭兒,他面色苦痛地,對范化子道:「老范,這是怎麼一回事,他,眞是老七哥的兒子,他,那會這樣的?」

化子沒出聲,反而是少女在旁提醒她的老祖父:「爺爺,你說什麼,你眞的以爲他是個傻蛋,那你自己就是個眞正的老傻蛋了。」

別看少女這一句話,却如當頭棒喝,也如石火電光的一道閃電,令老人在黑暗如漆的週圍,突的有所看清,是對方傻?你以爲他傻?不,是你自己傻。

「老范,哈,是你我兩個老糊塗,傻,傻得可憐,並且,還自以爲精明、能幹,哈……」

「老伯,我是個傻蛋。」

「對,我相信你是個傻蛋,好,別自作聰明,唉,老范,你……還不能放過我。」

老化子搖了搖頭,心中雖然是萬分的不忿,不忿多年老友騙他,嚇得他半死,但是到底是多年的好友,再加上,喜見故人有後,紛爭是爲了這個傻小子,吵的又何嘗不是爲了匡本于,如果匡本于眞的中毒,被這天下第一毒藥暗算,那麼,兩個老友即使拚了命,鬥了個兩敗俱傷,試問,於事何補?現在匡本于無損無傷,這就值得高興,至於自己太關心匡本于忽略了細節,爲老友乘機作弄,這只怪自己的疏忽,自己明明已聽匡本于,毫無保留地說自己已練成了大毒龍功,毒龍功本身就具備「毒」字,根本不會怕什麼毒,「五雲蛇蓮」的確稱之爲可怖的毒藥。自己不敢硬拚硬掙,一個鐵橋板,勉强避過打來餵有五雲蛇蓮毒的暗器,不過,匡本于爲怕自己受傷,出手擊飛,他忘了毒龍功的眞正可貴之處,而只記得五雲蛇蓮,肉體是絲毫不能沾濡,稍有沾碰,立即中毒。

自己是嚇昏了,不想,自己老友,白頭韓康桓元冲會乘機開了個玩笑,而這個傻小子,他竟然會勾結了桓元冲一起來作弄自己,又是一個不加考慮,抖手一個大巴掌!

唉!打錯了,范化子啊,普天下之人,你誰也可以打,可不能打匡本于。

「少爺。」老化子有些嗚咽。

「大叔,你這是幹什麼啊?」

「你,打我,狠狠的打我。」

「大叔,我向你叩頭,你別那麼折磨我,我求你,唉!你明知我是個傻小子,我說不來話,我也不會講客套,實在,這一年多,我幾乎發了瘋,我吃飯時,唸這十六個字,走路時,唸這十六個字,就算睡覺時,我依然在唸這十六個字,我只求你講……依稀我聽你們提說,孫芙蓉、七星、喪門,什麼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啊!你打我,我打你,有什麼好處,呃!大叔,你說,你說,這十六個字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于少爺,我不明白你姑姑的意思,可我又不能瞞你,據我所知,這十六個字與你身世有關,至

於……」

「噤聲，」是桓元冲在說，他神情肅穆，雙目炯炯，專注一角，匡本于耳力極强，已聽到外邊有悉悉聲響，是什麼聲響？

「蛇！」那少女首先叫出聲來。

「不，還有其他的爬蟲。」老化子冷冷的說道：「老冲哥，難道是他？」

「大有可能。」

「那該怎辦？」

桓元冲是突然的一彈指，好手法，但見一道黃色粉霧彈出，齊齊整整的圍成一個圓圈，將自己四人圍住，又見他左手一抖一揮，察察……連響，匡本于已看見黑黝黝的，粗如大拇指，長約七寸的木棒，也是圍成一個圓圈，不過，圈子比粉末的大，匡本于明白，老人佈下兩重防護網，希望能阻止來臨的毒蟲和其他的怪物。

桓元冲更不敢怠慢，只見他身形微動，指甲連彈，蓬蓬聲中，那形如木棒的東西，立時亮起一陣火光，一刹那，一股腥香，充塞在房中。

「桓老兒，好本領，可是，既已知道是我，這蒼朮柏子香與血雄黃，也難阻得住我吧！你能應付了地下爬蟲，如何對付天上飛的？嗯！又何況，這香只能點十個時辰，我與你來個死守僵持，你們又待如何？哈！」

笑聲中，草堂門無風自開，匡本于只聞得一陣腥臭，隨風吹進，令人聞了有胸膈不暢之感，分明有大批毒物聚集，不過，眼前却見到一個身形又高又瘦，全身連頭爲一襲白蔴布長袍套住的人，站立在門口，手中拄着一柄看來萬分詭異的竹杖，杖身綠油，隱有鱗甲。

「老化子，你也在這兒，很好，很好，咱們可有廿年沒見面了吧！想不到，你竟然會來到了大江之南的地方裝死，我找得你好苦。」

「你，是人不是，你要臉不要臉？你說的是人話還是放屁。」

「老化子，你在指責、批評我了？」

「你說過永不理江湖事，你更說過，再也不會離開你那至毒島，你，更對我說過，再也不調弄那些蛇蟲鼠蟻，可是，你又來干涉江湖事，你已離了你的至毒島，並且，你更變本加厲，非但調弄毒蟲爬物，你還再調弄飛的、跳的，你可是個言而無信的匹夫。」

「住口！」白衣人厲聲喝叱，這聲音本來一無熱氣，現在可更顯得陰森可怖。「老化子，桓老頭，我已來了，又待如何？這裡已爲我門下所困住了，你們的年紀也不小了，是該歸位了。」

「你比我還老，你怎不去死？」

「老化子，你有完沒完？」

「老范，別再與他爭執，依我看，老毒怪也只不過是個奴才而已，唉！可憐當年一代怪傑，現在竟然受人牽制，頸上套上了鎖鍊，哈，老毒怪，你是爲人所脅，你是有爲而來，爽爽快快的說一說，你的來意，不！你那主人有什麼企求？」

「要你們的命，還有毒龍譜。」

「放你娘的春秋大驢屁！」

「什麼屁不好放，偏偏要放驢屁，老化子，你準備挺屍啦。」

「慢，老毒怪，一時間你也難要了我的命。」

「不見得，你沒見過你那乖孫女。」

桓元冲不禁面色微變，回頭一望，果然，孫女桓霞兒面色鐵青，咬牙挺立，却已搖搖欲倒，分明已爲老毒怪的不知名的毒霧所困，無可奈何，手一掏，取出一隻碧綠的小玉葫蘆，拔塞，倒出四粒顏色血紅的藥丸，塞了一顆在桓霞兒的口中，然後，再每人發了一顆。

「少陽丸也難支持得久，又何況，你毒祖宗還有更好的東西招待爾等。」

「前輩。」匡本于是看了很久，才算決定了開口：「你提說毒龍譜，可是與我有關？」

「嗯！對！的確與你有關。」

「唉！前輩，那你又何必累了他們呢？」

「至毒門，殺人必須滅口。」

「未免太殘忍，並且，前輩，你可是會誤殺無辜，我這是說明白，你就算殺了我們，唉，你也得不到毒龍譜，你以爲毒龍譜在我身邊，即使我是傻小子，也會想得到，那會隨身帶了這東西，亂闖亂跑的。」

「我……就是要你說出個藏譜之所。」

「然後再去殺人，殺與我有關之人，前輩，你比我這傻小子更傻了，這那會如你所願。」

「哈！我有縮骨、截脈、裂膚、抽筋，幾十種酷刑嚴罰，哈，不怕你是鐵金剛，銅羅漢，亦得乖乖的講出我所要的東西，不信，你看。」

較遠處傳來一聲慘號聲，聲震長空，令人毛骨悚然，餘音搖曳中，已見兩個大漢扶了一個十字型的令牌，牌上依稀有個人，當兩個大漢來到白衣人身側時，白衣人點了點頭，就聞得兩人齊齊一聲吼叫，可是一聲極慘厲的長號，在一陣勁風中，衆人面前一亮，突的一聲，這木令牌已直插在血雄黃圈中。

衆人都可看了個清楚，桓霞兒首先嚇得雙手掩臉，不敢看，實在

，牌上人是慘不忍睹。

不見頭面，因爲此人被反釘在牌上，全身赤祼，只穿了一條牛犢鼻褲，全身沒一處沒傷，紅、黃、綠，有幾處深可見骨，突然，可以看到，有蟲在傷口處蠕動，是鑽骨蟲，桓元冲顫聲的叫道：「這就可以知道，爲什麼這慘號聲如此凄厲。」

「好陰毒的妖物。」匡本于是面色慘變，雙手一貫勁，衆人眼前一花，只見匡本于左手突的出現一物，是一張黑黝黝的比手帕大的一幅布，不是布，是網，而匡本于面色沉重地，右手一抖一抓，用的是虛勁，可是一抓之時，就有一聲吱的蟲鳴，一抖，這鑽骨蟲已黏在這幅黑網之中，好快的手法，這木令牌上的人，霎間，如釋重負地，噓了一口長氣。

桓元冲越看越心驚，但匡本于面色越來越鄭重，一聲長嘯，衆人只見木令牌疾如飛星趕月般，向門口直擲而出，而木令牌上的人，已爲匡本于的神勁凌空抓下，當匡本于看到了此人面部時，他不禁失望地一聲長嘆道：「眞陰毒啊！唉，朋友，可惜，我已無法令你復原了。」

「多謝英雄，你已……超度……我，我雖死，也永……遠記得你的……恩德，恩公，你……尊姓大名，我……這垂……死之……人，會祝……福……你……」

「我！」匡本于是哽咽得說不出話來。

「孫芙蓉，孫芙蓉。」桓元冲在叫。

「你，桓……兄……」

「你可知他是誰，他就是匡本于，于，你明白這個于字？啊，孫芙蓉。」

「冤孽……」慘號聲中，脚一抖，一口長氣噓出，死了，這個孫芙蓉，死了。

「小子，你看如何？」

「老毒怪！」匡本于一直是對人尊敬，但是，現在當眞看到了那個孫芙蓉的慘死狀，令其對此人萬分厭惡，因此，出口也就不太客氣了。「想不到，你憑你的武功，既不爲民除害，反而用來如此殘酷地對待武林中人，你以爲可以仗此而威脅他人，不，老毒怪，天下決不會由你們這些人橫行無忌的。」

「我會對付你們，至少，你們現在就難以走出我的掌心，放明白些，早些自尋了斷，至於你，得痛痛快快的說出藏譜所在，然後……死……」

「唉……老毒怪，你比我傻上千萬倍呀。」

「你說什麼？」

「我說你比我傻，你不信，好，你有什麼本領全使出來。」

一聲又尖又長的哨子聲，桓元冲面色大變。「老毒怪，你，喪盡天良，你，竟然養這種毒物。」

「什麼毒物？」范化子看出了桓元冲的驚惶神色，就知道有極恐怖的毒物來了。

「聽！」遠處已傳來一陣極嘈雜的聲響，似鬼叫，似聚蚊，但是，有說不出的陰森、心慄的感受。

「互運眞氣，聚靠我身後，不必慌張。」

匡本于才將其餘三人聚集在一起時，轟然一聲響，金星如潮，吱啾啾，向在場飛撲而上。這就奇怪，地上有個死人，嘿嘿嘿……却無飛蟲照顧，專向四個活人襲擊。

更有奇景頓現，但見一條人影，直如一道狠烟，更見一朵黑雲，有一丈方圓的網一抖一起，而抖動時，獵獵風響中，吱吱連聲，密密實實的金星，本來是充塞在草堂之中，那想到，墨雲一現，立即衝破一洞，漸漸在這人影的週圍撲下，這方墨雲不知是何物所製，却如具有黏吸之力那般，撲到那裡，蟲聲啾鳴，立現一洞，這一來，范老化子、桓元冲、桓霞兒全已看出，自已一方，仗匡本于，已立不敗之地，可是，他們也不能明白，匡本于左手的墨雲，究竟是什麼名堂，何物所製，而能有這般妙用。

可是一聲接一聲尖哨聲，有不少飛蟲想是覺得不妙，主人催歸，紛紛向門外飛逃，但是，來是由得你，去時却難了，匡本于是佔住門口要道，身法頻動，墨雲宛如結成一張又一張網般，將那些可怖、心悸的金星，來個一網打盡。

突然，又見人影似箭，向門外竄去，一道白虹抖起，匡本于分明去找那個老毒怪的晦氣了。

老毒怪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多年心血所豢養的天地間唯一的毒物，鐵翅飛蜈，莫名其妙的爲一個小伙子一掃而光，當其看出情勢不妙，還想保存一些，就因爲這個原故，僵立當地不願走，好，現在就讓這個小伙子扣住了。

老毒怪心中怨毒萬分，畢生心血，化於一旦，而今這小子還敢得理不饒人，這就令他咬牙切齒，他一抖手中綠竹碧龍杖，一招「冷月殘星」，粼光連泛，抖起了半圈光影，直向匡本于當胸點到。

這一來，老毒怪却吃了兩個啞巴虧。須知匡本于爲人平易，極不輕易發火，那怕你是窮兇極惡的人，只要你沒有什麼劣跡敗行在其眼中經過，他是不會理，也不願理，並且，更可能得其禮敬，而來個兩不相涉，可是，老毒怪先是惡聲對人，續則木令示威，三則用金星鐵翅飛蜈來慘噬對方，實在令匡本于

不滿，平常出招，他只施展七分力，又不輕易使用重招。而今，他一出手，就是毒龍招中的殺手「潛光幻影」，白虹鞭抖起一陣光影，抖顫不定地向老毒怪捲到，就在這時，老毒怪的出手遞到，好，借勁打勁，乃毒龍招中最具威力的殺招，老毒怪碧龍杖「冷月殘星」剛到了，立即感到對頭有一股卸、黏之力，將碧龍杖準頭移歪了，老毒怪發現不對了，想抽回竹杖，對不起，這一股黏力，將竹杖黏了個緊緊的。

老毒怪一聲怪叫，兩條人影，其疾如箭，分左右兩面掠到，兩人的手中均扣住一條五彩斑爛的大蛇，向匡本于頭、胸襲擊而來。

匡本于見蛇繞在自己週圍吞吐不定，冷笑一聲，手一抖，白虹紛飛中，左邊一個壯漢，手中蛇頭先爲白虹鞭擊中，即使那壯漢身法極快，變招如電，但是，他那裡想得到自己已是陷入了大毒龍禁網之中，匡本于左手的「四惡神網」本是各種毒物的尅星，這一股腥香之味，任何毒物，越毒越在氣機感應之下，昏昏欲睡，所以，一出手，一條毒蛇歸了天，壯漢也是受傷不輕。

壯漢也中了毒龍招？不！如此，那會受傷？咳，須知毒蛇全是命長難死，一招頭被毀，一吃痛，蛇身自然而然的一緊一絞，壯漢雖赤身裸體，蛇鱗全是倒勾，這一疼痛，拚命的一緊，試問，壯漢又如何能捱得起？一聲慘叫，血光現處，壯漢是受傷不輕。

匡本于得理不饒人，白虹鞭「長虹經天」，直擊右邊壯漢，一聲長嘯，眼前又見一縷飛烟，嘯聲由近而遠，一瞬間的聲寂音杳，匡本于頹然一聲長嘆，白虹鞭一收，他不想傷另一個壯漢，因爲，他已看出，老毒怪借刀殺人，犧牲兩個手下，自己掙脫重圍，一去無踪，主兇已走，這些下人又何必多事殺戮，他收招一立，冷冷笑道：「走罷，下次可別撞見我。」

那壯漢是說不出的恐懼，事實俱在，這個小伙子不知是人還是鬼，自己的主人，有名毒老祖宗，至毒天王，却也會被毀了個一敗塗地，金星鐵翅飛蜈全都毀了，怎樣毀也不清楚，出手對招，人家只一招，老祖宗若無自己兩人，出招誘敵，分明老祖宗就難脫得了身，現在，他是走了，可憐的師兄慘受重傷，自己，唉，總算這個小伙子高抬貴手，否則，半招也捱不下，就得挺屍在當場。

「將這些蛇蟲……給我趕走，以後，牧蛇不可騷擾民間，如有惡行，爲我所聞，我可不再客氣。」一邊說，匡本于左手黑雲一現，彩星飛舞中，一隻大蝎子，一條金背蜈蚣，凌空被吸在這一幅黑黝黝的布幅上，又一抖，叭嗟兩聲，看清楚，如此兇毒的蠍子，如此陰狠的金背蜈蚣，全是腹部朝天，死了，怎樣死的，不知道，不過，可以斷定的是，這幅黑布確是毒物的尅星。

「到今日，我才知道姑姑的苦心！」匡本于當此地的一切平靜了，他才沉聲地說出了這一句話。

「匡相公，」桓霞兒在叫他，匡本于回身一看，見這桓霞兒是滿臉欣羡之色，夾雜幾分感激之意，道：「你……你的毒龍功，眞是厲害，萬邪不侵，不過，請問，你，你這是什麼？」

「四惡神網。」

「啊！眞的是四惡神網，那……那可不太好！」

「爲什麼？」

「這是九幽閻王的鎭宮之寶啊，你！從哪裡得來的？你可知，爲了這面寶網，已死傷了不少人，現在，在你手中，你又不知忌諱，唉！匡相公，我擔心你，會遭遇更多的痲煩啊！」

「對，匡少爺，這可令我們越發的對你不起了！」

「老伯，你何必說這些話！」

「少爺，你，你，大可不必理我們，這四惡神網……關係不小。」

「要我見死不救？」

「這……」桓元冲啞口無言了。

「我想，你們該解開這十六字謎了。」

「唉！匡少爺，在廿年前……有位驚天動地的大英雄，他叫于七。」

「于七，我依稀聽見姑姑提起過，好像……他是個反叛！」

「對！反滿清，反得十分轟烈，可惜，最後失敗了，不過，當時可是威震一時……于七爺英俠仗義，八爺、九爺……唉，其實最厲害的是，七個好朋友，一個是道長，一個是少女，道長叫月明，少女是清光。」

「啊！那麼，鐵筆、喪門、七星、芙蓉、海棠……」

「你可以明白了個大概了！」

「那麼……你，還有大叔你，又是什麼？」

「我們是散人，是遊士，唉，想不到，七爺得了毒龍譜，還未有工夫整理，却讓人出賣了，山寨被破，七爺也死了，唉！這部毒龍譜，就變成了災禍，一會兒出現蘭州，一會兒出現江南，一會兒說在濟州，好，這一來就牽涉到海棠門，芙蓉城……」

「那麼，我又是誰？」

「你！唉！少爺，我怕你才是他們亟須要找的人，少爺，老叫化聽你在酒店的一番話，就留意了，但是，我遇見了幾個老朋友，我就

車中傳出聲音：「取起盒子，依我吩咐做……」

感到這一次，會有武林大陰謀在展開。而少爺，起先我以爲你是個置身事外的人，不過，我却擔心那幾個老朋友會鬧得不可收拾。現在，我怕你越來越難脫關係，現在你又現出了那隻四惡神網，唉，冲老哥，你看該怎麼辦呢？」

「覓地藏身。」

「不如出去，面對强梁。」是女的語聲，「匡相公，你得記住，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避，藏，避得了幾日，藏得了幾時？你！一日不決個生死存亡，一日你就難求得太平了。」

這是事實，桓霞兒說的話，可比個男子更有力，更看得遠，桓元冲、范化子是人越老，越怕事，怕死了，不過，桓霞兒是初生之犢不畏虎。

她哪會知道，匡本于面對的是幾門幾戶，每一個門戶都是人多勢衆，雖然，大毒龍功威震天下，可是，常言道得好，好漢難敵四手，又何況，匡本于身份已露，目前是敵暗我明。

本來匡本于是不會露出眞面目，現在，唉，一念之仁，與老毒怪山鳴岐打了一架，匡本于的眞相暴露於武林道，再加上四惡神網這張武林惹禍網，弄得匡本于無論如何不能脫出是非圈了。

化子直恨不得自打嘴巴！桓元冲何嘗不自怨自艾！

面對武林，遍地荊棘，試問如何闖出這個波濤洶湧的所在。

「兩位前輩，此地不宜久留！走，必須走，依晚輩之見，你我分路而行，互相有個呼應，一有風吹草動，才可有個照應，別落一個受挫，全軍覆沒！」

這是個無可奈何中的辦法，當然，有好，也有不妙之處。如果分批走，呼應是有了，人少勢弱，萬一遇到强敵，或者對方人多勢衆，這就難免落單而受難！合在一起走，却怕爲敵人來個一網打盡，連個援手苟延的時機也沒有，四個人反覆的研究了，結果，還是依照匡本于的意思，分批走。

目的地，對，總有個目的地啊，匡本于沉聲道：「先到黃岡。」好！一行人分批出發，向黃岡前進。

一路上由老叫化范錚打前鋒，桓元冲祖孫兩人爲第二，匡本于斷後，事實上，這四個人全部的希望，全在匡本于一個人的身上，可惜，在第三日，三人就與匡本于失去聯絡。

范錚向後追踪，探覓綫索，可憐，找到了幾個看來如匡本于所留下的記號，不過，依照這個標誌走，走得你昏頭轉向，非但沒些消息綫索可覓，反而幾次與沒由來的山

賊，小股匪徒，打了個昏天黑地，到這個時候，范錚與桓元沖會面時，斷定了匡本于已出了事，不過，想不出，暗算者是誰？

孫芙蓉——江湖上赫赫有名的芙蓉城主，已遭老毒怪山鳴岐慘虐至死，芙蓉城並非全毀了，至少，第二代的芙蓉城主依然在向前邁進，范錚是有所消息，發現眞正對付芙蓉城的，並非一個海棠門，雖然也有北斗門的牽涉，其實眞正的主持者是九幽閻王，范錚一直沒有說出來，一則他沒有時間講，二則，他根本對九幽閻王這個武林大豪有所忌憚，現在，事已越來越明顯的可以看出來，山鳴岐之突然出現中原，極有可能，老毒怪已暗中接受了九幽閻王的號令，廿餘年來，九幽閻王一直是這些江湖中著名尅星，他陰沉、多計，並且能忍人之不能忍，任何一件事，他會有個通盤的計劃，不到有萬全之策，決不輕易出手，他絕不會打草驚蛇，他也永不會無的放矢，不射則已，一射必中。

任何人見了此君，等如向閻王殿報到，九幽閻王之名，就是這樣爲江湖人稱道。

匡本于稀里糊塗的，聽了個大概，他那裡想得到，這些人全與自已有關連，還有范錚的隱瞞九幽閻王的詳情，並且不讓他知道，九幽閻王的厲害及與其的關係、仇怨——范錚是語焉不詳，匡本于是傻得可憐，爲求脫得羣雄包圍，由他主張，分批脫圍！范錚却依然未將孫芙蓉之慘死，與十六個字的謎語聯繫起來告訴他，現在：范錚是自怨自艾，說自已說一半、藏一半的不是，並且斷定，匡本于已落于九幽閻王之手。

爲了「毒龍譜」，爲了「四惡神網」，匡本于可以說與九幽閻王已結下了瀰天大仇了！一個傻小子，他絕對無法走得脫九幽閻王的陰謀暗算。

「唉！老沖哥，你我自問，也無法是此君的對手。」

「是啊！」

「老沖哥，你可有什麼好計策？」

「明哲保身！」

「不聞不問？」

「只有如此，才可太平，當然，問心未免有愧，再說，這個匡少爺，看來傻呼呼，也算是個性情中人，爲了你我，肯出手退敵。」

「他那知道這一來，身份洩露。」

「你我就是有心無力。」

「你說得對，問心難免有愧，不過，唉！于七爺死了廿年，算了，一切事，只求他們不找到我們頭上，由它去吧！唉！想想他那頓酒，他……眞……唉，算了……找個地方，你做你的自在漢，我做我的叫化子。」

「你們說什麼？」

「霞兒，妳做什麼？」

「我……我想不到你兩老，自命爲前輩成名英傑，却是如此的畏刀避劍，你們就好意思不理不問？不說匡少爺與我們有極大的關連，即使是過路人，他既有恩於我，你我就不應該忘恩負義……現在，提起九幽閻王，你兩老就怕成這個膿包樣。」

「霞兒，妳根本不知道這閻王的厲害。」

「拚死無大礙，討飯永不窮，厲害與否，哼，又能奈我何？爺爺，無論如何，你我得找匡少爺的下落，絕不能半途而廢，更不可棄之不顧，如果你倆不理，好，我就走！」桓霞兒長身起立，看來，她是眞想走。

「到哪裡去？」

「找匡少爺去。」

「妳胡說，妳就不怕……唉！單身孤女，妳走得到那裡？別發孩子脾氣。」

「好，就算我孩子氣。」這姑娘果然有烈性，一說即決裂，一決裂，說走就走，可是，這兩個老人如何？兩人氣得鐵青了臉，僵在路邊。

「這孩子，讓她走！唉……不吃些苦，諒她也不會明白老人家的苦心。」

「唉！總得去找他回來，霞兒這孩子眞倔……强，咳……」

半晌，這一對老人是百無聊賴的，看着前邊，希望能看到霞兒回來，可是，隱隱有馬蹄聲傳來，天色漸漸的在黑下來，而馬蹄聲是如此的慢，簡直在踱方步那様，兩個老人全是久歷江湖，聽聲辨音，就知道這匹馬是有爲而來。

「桀桀桀……」一陣寒徹心底的笑聲傳來，兩人都感到四面八方全是這種笑，笑得四週冷氣森森然，突然，眼前却見一輛裝璜得萬分艷麗的大車，緩緩地向兩老走了過來。

趕車的是個黑布幪面，一身黑氅，裡面是玄色緊身、密扣連衫褲的漢子，不，又不像是男的，即使是男的，也透着十分邪氣。

「桓老頭，范化子，久違了……」車廂中傳出來一個蒼老的話聲：「你們不知道我是誰吧？桀……請看。」語聲中車簾無風自開，一條人影被擲出。「你們該認識他，桀桀桀……」

范錚一眼看出，這個奄奄一息的人，正是那個徐庸，是芙蓉城中健者，他，那會在此，看一看清，徐庸雙目圓睜，滿面忿恨之色，可憐，渾身抖顫，分明已受了極大的

魔毒，心中明白，可又叫不出聲。

「中了九幽逍遙散而已，桀桀……這老兒眞有些骨頭，如此陰狠、蝕骨銷魂的逍遙散，煉了他三天三夜，而他，眞能受得住，不哼一哼，好漢子，可惜，他與我們作對，唉！爲了對付芙蓉城主，我已是動用了所有的人，毀了個老的，却走了兩個小的，抓住了徐庸，又走了不少狐羣狗黨，本來老夫是不會放過他們，想不到發現了你們，又發現了那個小伙子，哈哈！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桀桀桀……好，放他們一馬，先來與你們談談。」

「談什麼？」

「合作，你我合作而已，桀桀桀……」

「老閻王！」

「有眼王，如此，你也該明白老夫的心意了。」

「看來，你不想我倆死。」

「要你倆死，易事一件，可是，你倆死，對我毫無好處可言，因此，我不與你倆照面，不過，你們可不准推辭，明白了麼？」

「你我如何合作？」

「這兒有『天殘針』三枚，桓老頭，你是精通此道，也深明毒龍功的訣竅，這『天殘針』的功用，想必已明就裡，這『天殘針』必須有人近身使用，才克奏膺功，桀桀桀……克奏膺功便大功告成了。」

「老閻王，你要我倆去毀匡本于，是麼？」

「我理他是誰，我只要他爲『天殘針』破了他的毒龍罩。這『天殘針』一中此人之身，桀桀……便大功告成了，桀桀……」

「老范，你看如何？」

「我……」

「取起金盒！」叮的一聲，一隻三寸見方的金光澄亮的盒子，擲在二人面前的地上，這手勁眞强，金盒幾乎陷入山石地，與地相平，范錚看了看桓元沖，萬般無奈地，用手指一挾金盒，挾在手指中。

「交給桓老頭保管。」是那個閻王的命令，却也奇怪，這個范化子是乖乖的交給了桓元沖保管。

「你們該明白，口是心非，言而無信，哼，爲我發覺，九幽宮中的七刑八殺，哼！有你們好受的。」

車中語聲才畢，那個車伕已抖動長鞭，兩人眼前一花，一條人影，爲長鞭捲起，一抖一吐，好準的手法，地上的徐庸，已被捲回車廂中，「篤……篤」聲中，大車已調轉馬頭，向來路而去。

桓老頭與范化子兩人又聽得遠處傳來訓話聲：「金盒有毒，兩位已中了我九幽宮中太陰斷魂散，哈哈，如果辦事不力，或者，應成而不成，故意違命者等等，三日後，就可叫你們成爲一具乾屍了，桀桀桀……」

桓元沖幾乎昏了過去，由於他深通醫理，並且對九幽宮中的太陰斷魂散，早有所聞，這一門毒藥，可以說是又陰又狠又辣又毒，除非是有他獨門的解藥，否則，三日後，全身血脈、經絡無一處不受陰力之侵蝕，而令身受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當然，在事前你大可以自絕經脈而死，但是，這太陰斷魂散極之陰毒，如果，你自絕經脈，勢必催激了這毒性，經脈絕，心脈未斷，毒性受催激引發，好，臨死前，還得受這三日三夜的腐心蝕骨的苦難折磨，然後一命嗚呼，死得如具乾屍。

現在，桓、范兩老是被制於這個九幽閻王，並且，兩人全明白，全仗了匡本于，否則，他倆勢必與徐庸一樣，受盡刑辱，落一個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現在，兩人有個極難極難的難題在，眞的用這「天殘針」毀了匡本于，抑或自已毀自己。

想起了太陰斷魂散，心驚膽裂，不該臨老而死，死得如此之慘。

毀匡本于？咳，問心有愧，不過，却可苟延殘存，奇怪，越是老江湖，越是怕死，怕受罪，這眞應了那一句俗語：「江湖走老了，膽子跑小了。」即使做了這件醜事，人神共憤，或者日日夜夜，受良心責備，爲求自己躲過大難，說不得也只好做一次。

只此一次，下不爲例。

兩個老人互相看了一眼，嘆了一口氣，算是恩將仇報將朋友出賣了。

化敵爲友　殲滅毒門

現在，該找匡本于，對了，匡本于在那裡？本來，以爲是已爲九幽閻王所扣，現在，已可證明，這個推論不準確，那麼，現在該往哪裡去找？

匡本于又如何？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已陷於陰謀之中，這三日，他救了一對少年男女，這是對兄妹，並且，這個少女他曾經見過，她與他交過手，現在，匡本于明白了，這對少年男女是芙蓉城中人。

當時匡本于是在一座山神廟中養神。

突然，有步聲、人馬聲，也向山神廟這邊走了過來。

匡本于不想多管閑事，想脫身一走，可惜，來人走得極快，這個時候出去，勢必撞個對面，無可奈何，進了神龕之中。

「孫家兩位，嘻嘻嘻，暫時在此休息休息！」

「你，陪我喝口酒，如何？啊！哈哈，甚麼？怕醜了？放心，暫時，我也不至於親近你，只等主爺來到，哈哈，孫小姐，你想避，也避不了，哈！」這個傢伙笑得極邪，而言語之中，更是充滿了邪惡之意。

「朱老大，你別獨佔！」

「黃老二，你別眼紅！」

「人人有份，我相信，主爺一定會賞給咱兄弟。」

「對！哈！這娃兒眞不錯！」

「可惜，命不久矣！」

「有命，哼！郭兄弟，你敢玩她，哼！我怕你死得萬分凄慘、凄慘萬分！」

「呃！你們來看，這小子，他是怒目圓睜。」

「想吃人？哈哈，不過，各位，也難怪的，眼看咱們玩她妹妹，然後，送她命，是該眼中噴出火來的，可惜，就算噴火，也燒不死你我！嗯！哈哈，大舅子，你就別發這種無謂的脾氣啦，哈哈！」

哄笑聲中，遠處傳來了尖急呼哨聲，刹那間，全廟肅然，有輛馬車急馳而來，一聲尖而亮的語聲傳來：「主子別有要事待辦，芙蓉後人，任意處置。」馬車馳過山神廟，不久，聲寂音杳，廟中人復活了，紛紛歡呼聲中，有人在叫，「誰先來，抽籤，還是……」

「統統與我滾出去！」

衆人正在興高采烈之際，淫興正熾之時，哼！是哪一個，竟敢如此大膽，來阻止他們，循聲追踪，哼！一個看來傻兮兮小伙子，本來的面孔就不被人喜歡，如今更是如此的不滿，不屑神氣，越發令人看了討厭。

那些全是江湖敗類，哪會看得起這樣個貌不驚人的傻蛋，有幾個根本連與他說話也嫌費事，叮叮噹噹幾聲響，飛蝗石、鐵菩提、袖箭、金錢鏢……集中向小伙子週身三丈方圓打過來，在他們心目中，十拿九穩，慘叫聲中，解決了這個小伙子，然後，再進行他們無耻的勾當，有幾個人，根本連理也不理小伙子的，有的已開始向這一對少年男女動手了。

幾聲慘叫，壞了，事情已有變化，如果小伙子中了暗器，只有一種慘叫聲，哪來幾聲慘叫，並且，叫聲不同樣，有兩個看來是爲首的人，四眼回望，已看見幾個兄弟不知怎麼回事，倒在地上，有的翻滾，有的慘叫，有二個看來已死了。

「畜生，你們竟然如此沒良心，膽敢作出這種敗行的事，知機的，立即與我走，否則，我叫你們一個一個的死在這荒野小廟中。」

「好小子，你是哪裡來的莽漢，敢來干涉大爺們的事，看招！」

聲隨招進，一股勁風，直撲小伙子，唉！或者是天公有眼，也可能是山神顯聖，他們不希望在如此的地方，有這樣沒廉恥的事發生，因此讓這個小伙子來替天行道。小伙子是一推掌，身子也未動一動，叭的一聲响，一條人影來得快，走得更不慢，血光迸現中，出招人直摔出丈來遠，只一個轉折，挺了挺脚，好，完蛋了。

這就亂成了一鍋粥般，人聲混亂中，刀光劍影，七手八脚，圍攻小伙子，現在，小伙子是飛身下了神龕，身隨着刀光劍影之中，卸、閃、走、避，令那些大豪傑，大英雄的出手紛紛落空，突然，只見小伙子猛伸雙手，一抓一抛，眞不知小伙子用的是甚麼方法、步法、手法，一抓必中，一抖就可見一條人影，擲飛出廟外，而擲出之人，個個莫名其妙的，癱瘓在地上。

這十幾個江湖好漢，算是讓一個小伙子解決了，全部愁眉苦臉的，掙扎着起身，可是，他們全已發現自己的氣門被毁了。

「你們全已爲我先天玄炁閉了功門，也就是說，在這一年之內，你們與廢人沒有甚麼分別，一年之內，你們靜思己過，不動怒，不近酒色，或者可以修復本身功力之氣門，如果不聽我話，妄逞英雄，不知悔改，酒色不離，哼！你們也只

有一年之命了，好！走吧！」

刹那間，天井中跪下了這批英雄好漢，有的哭，有的要他大發慈悲，有的信誓旦旦，一定痛改前非，不過只求匡本于解救他們，他們武功已失，自己是江湖中人，平常作的惡不少，眞怕一年不到，已遭了報應。

而匡本于面色鐵青的，向他們說道：「孽由己作，就得由己去消！」

一面命令他們快走，然後，他去看看這一對少年男女，少年萬分感激匡本于，至於那個少女的臉色，透着幾分奇怪，冷、怨、凄、恨……爲甚麼？匡本于可說不出來。

由於匡本于是武學名家，而少男何嘗不是名家之後。

事實俱在，少男是身受重傷，匡本于一按寸關尺，就已明白，少男爲極陰狠的內力，將其週身大穴抑住，使他不能導引，也無法吐納，一個武學之士，當其無法導引吐納，去蕪存菁，即無新陳代謝，試問又如何能驅逐這陰狠之內力，發揮本身之功力？

匡本于再詳細的拿捏少男之週身穴道，更發現了出手人之詭異，當然，利用自己的功力，助他逐步解放開大陰、少陰、陽明、太陽穴，果然可以，但是，最後，這股陰力勢必會漸漸地，積聚在最難捉摸的帶脈中，這一來少男終生得與這股帶脈陰力掙扎，落一個苦痛萬分了，却又無法解脫，這又何苦來？

「朋友，你有何話要說，但說無妨，我早已不打算活了，唉！活下來是件難……難以想像的事啊！」

「哥！你必需活下去，無論如何，芙蓉城得重建，那怕只有一個人、一條命，也得爭口氣給北斗、喪門，那些惡徒看看，芙蓉不會謝，海棠得先凋。」

「兩位可以走麼？」

「除了運用眞氣有困難之外，其他與常人無別。」

「這位小姐又如何？」

「我不至於死！」

「好！我們走，實在，這些不知廉耻的畜牲，吵得我心神難安，我們找個地方，好好計議一下。」

匡本于引領這一對少年兄妹，走出了山神廟，向幽靜的山徑走去，走了個無影無踪。

他離開了桓、范三人，一共三日，在這三日中，他與這一對少年兄妹，同在一起，尙幸是這女的機智絕倫，屢佈疑陣，山中亂竄，然後，又轉回到山神廟，當他們再入廟時，觸鼻一股極難聞的血腥味，看一看清楚，這十幾個壯漢個個是胸口洞開，五臟洒了一地，血色變黑，死了大概有三四個時辰，那男的首先苦笑了笑道：「想不到漠北巨鷹會來到了中原！」

「漠北巨鷹，哥，你斷定是他？」

「不是他，誰又會有這麼好的鷹爪功，可以摧心洞胸！」

匡本于也看清了，這些屍身的傷口，果然隱然有一手抓的痕跡，倒也有些愕然，此人那會有這强的神勁指力。

這件事不必理會，首先，三人已可斷定，此地再不會有人出現，找一個偏堂，在一個最陰暗的耳房中，三人當作臨時的居所，將山中獵戶處買來的幾塊鹿脯，一葫蘆山泉，放好，匡本于開始代少年療傷了。

匡本于是拚命救人了，從來，他沒有耗費過這大的功力，他可是發揮了畢生所聚的毒龍勁，先天力，將那少男身上所附的强勁陰力，一點一點溶化，少男滿頭滿身是汗，汗珠顆顆似豆大，面色由蒼白變成陰暗，陰暗變成黑而轉綠，綠得如鬼火，然後轉爲白，白成微紅、紅……紅得幾乎似滴血，一刹那，少男全身戰抖，七色七彩，刹那之間隱現幾次，才算平息，黃色一現，氣息也已正常，少女心中明白，兄長身中的陰毒，已爲這個毫不起眼的小伙子逼了出來。

可是，小伙子的臉色却越來越難看，雖僅四個時辰，但是，突然之間好像老了十年，面容瘦削、蒼白、吐氣沉重……看得出，他是本元將竭。

一個漸現生機，一個氣息漸弱。

門外却傳來了車輪馬蹄聲，壞了，聽！向山神廟走來，越來越近。

糟糕，不知那十幾具屍體會不會引起來人的注意。

這裡漆黑如墨，除了有匡本于的沉重氣息，少男的似續似斷的獨門吐納聲息外，只有少女的微覺驚惶的悉索聲，雖然，全難看清對方，可是，誰也緊張萬分，心跳互聞。

「全死了？」

「是！師父，全死了！」

「看個清楚，傷勢如何？」

「胸口洞穿，五臟畢現。」

「嗯！中原沒有這一類武功。」

「鷹爪門。」

「中原戌家，鷹爪力，沒法達到這境界，嗯！小妹，詳細看看。」

「不必看了，湯閻王，是漠北巨鷹的出手！」屋頂有一聲蒼老的語音。

「啊！是朱道長？」

「湯閻王，告訴你，漠北巨鷹

是手癢難熬，這才毀了你的黨徒，否則，依他爲人，他是不會打落水狗的！」

「朱道長，聽你意思，這些人遇見巨鷹時已受了傷？」

「不錯。」

「唉！如此說來，我的黨徒如不受傷，巨鷹也難奈彼等何？」

「別在自己臉上貼金，唉！湯閻王，我怕你的對頭尅星已長大成人，並且，學有專長！」

「你說甚麼？」

「其實，你也不必在我面前裝神扮鬼，你大可自己下車，看看這批屍身的傷痕，那麼，你就會看出來，你的徒黨不耐揍，我已經看過，我也能說出個名堂來，不過，我不想講，我只希望你自己看，看個清楚明白，唉！」

「小妹，動手！」語音才畢，叭的一聲響，清脆的聲音，又聽得呼的一聲響，分明有人用皮鞭取物……半晌，聽見車中的人咦了一聲：「先天勁！」

「對！哈哈……先天勁，純陽尅陰。湯閻王，你該明白了，費盡心機，秘謀策劃，總以爲可以一個一個的吃、逼，可以逼出毒龍譜，哪想到有個比你更工於心計的脚色在後，引得你團團轉，你，却是人家手中的刀……哈……他的借刀殺人之計，用得妙，眞正妙……湯閻王，你機智百出，可有料到，有人摸透你的心計……哈哈哈，來個以牙還牙……嗯！」

「朱道長……我明白了，你我後會有期。」

「謝謝你，人不來犯我……哈哈哈，我去也！」

「且慢！」

看來車中人，那個湯閻王還希望拖住這個朱道長，可惜，長笑聲，越來越遠，越遠越遠了，終於聲息杳然，朱道長分明走了，而車廂中人還在。

「看看可有孫氏兄妹的屍骸？」

當然，他是失望了，突然，又一聲命令：「搜！」

黑房中的三人，心狂跳，糟糕！如果有人搜，搜出三人，唉！在此時間，還不是要白白送命！少女已不禁暗恨自己的蠢，將三人送入虎口。

遠遠突的傳來一聲極尖、極長的哨子聲，本來脚步雜沓……哨子聲一响，三人所在的房門已被推開，却沒有人進來……突然，車中人喝了一聲：「退！」好，門又被拉上，又是一陣步聲、車聲、皮鞭聲、馬蹄聲，走出了山神廟門，走了個乾乾淨淨。

三人算是在死亡邊緣打了個轉，匡本于喘聲道：「尚幸揀了一間漆黑如墨的的偏房。」

對啊！如不是黑得伸手不見五指，唉！後果實在難以想像……不過，現在，雖然已脫險境，三人心中惴惴不安，事關門外的語聲，甚麼閻王、道長、先天勁、陽尅陰，聽來全都與自己有關。

「匡大哥，」是那個少男的語聲：「你怎麼樣了？」

「不必理我，如果，你已可運用眞氣，你大可以助你妹子復原。」

「可是，你，又怎樣了……」

「就算我有事，你！目前也難以援手……唉！你好自爲之……我……」語音越來越弱，由此可見，匡本于精力殆竭，連說話也有氣無力了。

「匡相公，現在，我欲殺你，易如反掌。」

「妹子，你在說甚麼？」

「我……去敎訓他！」

「啊！你瘋了不成？」

「不！我沒瘋，事實如此，請問他與我兄妹有無交情，可曾認識？」

「你與他交過手？」

「這就是了，我想他死……我是他的對頭，可是，現在，他却毀盡了本身功力來救你，這是爲何？你更不想想，如此傻蛋，又怎能活得長命？」

「妹子，你簡直胡說八道……」

「不！哥，我已看出來，這位匡相公，正是你我所極需找到的人，他身懷毒龍譜呢！」

「呃……」

「匡相公，我猜想，我料得不錯，毒龍譜在你身上。」

「不！」

「你騙我。」

「我，何必，騙……你……又何況……我……目下……身落……你手……我一身……所有……你大可，搜……個……明白。」

「即使你無譜訣，但是，你可是活經譜，是不是？」

「你……意欲何爲？」

「毀了你的功夫，逼你吐出經譜。」

「呃……唉……」

「你可明白了，在武林中，好人難做，這是個禽獸的世界，根本無道義可言，你爭我奪，鮮廉寡恥，越是親近……哼……越令你擔心，至於你……當然，我們有愧於你，不過，誰叫你如此傻？」

「我……本是個……傻小子！」

「好，光明磊落，可惜，在目下如此可恥的武林道中，光明磊落的，就該不得善終，哥！出手！」

「你……」

「你不想得毒龍譜，你不想重振芙蓉城，你不想報仇？」

「唉！不，妹子，大丈夫，焉

可如此，無品沒行！」

「不扣住此人，一週天後，我你就是他手中之物。」

「本來我你就該死，死得更慘，而你更可能是受盡凌辱，此君有大恩於你我，我們怎能這樣忘恩負義？」

「哈哈，哥你也是大丈夫，哈哈，匡相公，你意下如何？你，其實，可明白我的心意！」

「呃……」

「我是以身試法，我是要你記住這一個教訓……我……或者會反噬，或者會毀了你……事關……我父……我芙蓉城，即使我兄妹，叔伯長老，他們那一個沒受過這種教訓，却是自己人最能背後插你一刀……芙蓉城毀在自己人手上，我哥哥爲自己人所累，而身受重傷，爲甚麼我對你仇視？爲甚麼我出手用重招……唉！實在，我是歷盡艱辛，也受盡了口蜜腹劍之輩的苦，你是個傻小子，此後，你會有更多機會與他們較量，我怕……你陷入死阱……我……寧可自身功力未復時，向你露出殺機……我是寧可在死……也不能讓你陷入苦境……」

「我……明白……其實，我早已明白……唉！」

「妹子，原來你……」

「我說過，教訓，我並不是眞的要他受苦受難。」

「萬一，我依計行事？」

「你不會，你永遠不會。」

「也太危險了，如果……我眞如你所講的，鮮廉寡恥，一心顧己，那麼……」

「我會死……」

「你不會死，死的將是他孫繼宗！如果不是我，你們能避得開湯閻王的手下？如果，你兄妹眞想對傻小子不利……哼！我早已要你倆的項上人頭。」

此人的語聲如此清脆、有力，還有，更有一股說不出的威嚴，三人心中全是一震，此人是誰？分明這語聲有些做作，但是，却無法辨明此人眞正的聲音。孫繼宗不禁暗叫了一聲慚愧，少女孫繼眉也是暗叫幸運，現在不論來的是何等樣人，只要是個武林中人，自己兄妹一個受傷未療，一個功力未足十分恢復，別說打，連逃也逃不了，就可讓來人解決，又何況此人，分明大有身份，自己眞的做了這種爲人不齒之事，啊！這後果實在不堪想像，她看了看倚坐牆角的匡本于，雖然黑，習慣了也能依稀看得出輪廓，越看越發感到匡本于的英雄本色，孫繼眉不禁油然心生敬意。

「小傻蛋，這位姑娘說的話，你必須牢牢的記住，這江湖上，確是可怕可怖的，越是親近的人，越得小心在意，常言道得好，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皮，誰又敢擔保，既正的，以心貼心，小心啊！別爲小人陰謀所中，別爲陰謀所毀，我去也！」

「姑姑……」匡本于叫了一聲，可是，他神疲力倦……眞氣失馭，中氣不足，叫聲也不高，屋上面微微一陣脚步聲，分明是故意讓他們聽的。她……走了，現在，可以斷定的是，暗中保護匡本于的，是他的姑姑。

一直平安無事，直至第二天，哈哈，三個人算是全部脫出了險境，匡本于在這兩天之中，曾經指正孫氏兄妹的武功，孫繼宗、孫繼眉更爲清楚這個看來傻呼呼的小伙子，他的武功之高，簡直是不可思議。

他的內家勁力，實在太強，因此，孫氏兄妹無法做到、展開的芙蓉城中秘招殺手，在匡本于却是輕而易舉的，可以做到，有時比原來的更增幾分神妙，也加强幾分威力。

在運氣使勁法門中，匡本于更是點撥了他們兄妹不少要訣，令孫氏兄妹平添了不少神威，本來，武學之道，一法通，萬法通，而最難精通的是，運氣使勁的訣竅，現在，經匡本于的無私指點之下，孫氏兄妹之功力，在這二日內，有了突飛猛進的增加。

孫繼宗不得不衷心的對匡本于說道：「聽君子一席話，勝練十年功矣！」

孫氏兄妹一定要匡本于結伴同行，因爲，他們必需去找到其他同伴，雙戟、雙銑、雙斧，還有左氏雙劍，匡本于不得不說出，自己的處境比他兄妹危殆逾倍。可是，目前，你就是舌粲蓮花也難能勸他們不與他結伴同行。

匡本于本來就是一個不善於說話的人，孫繼宗爲人比較沉着，孫繼眉却是心靈舌巧，三言兩語就將匡本于逼在死胡同中，被迫無奈，只好結伴同行。

匡本于一出山神廟，第一個目標，就是找桓氏父女及范錚，當然，匡本于若不去找他們，這兩個老人也必需找到了他不可，否則，陰毒的逍遙散，會眞能要了他倆的老命……

可惜，時辰已過了三日，匡本于剛剛找到了他倆的暗記，按指示趕到時，却有個白衣人匆匆離開一所小屋，匡本于毫不在乎，不過，孫繼宗的面色却微微一變。

「啊！匡少爺，你總算出現了。」

「嗨！小伙子，你到了那裡去……你……還有你，嗨！匡少爺，你可認得他們？」

「他們姓孫。」

「當然，老化子知道他們姓孫……並且，唉！老芙蓉死了，你倆可知？」

孫繼宗面色慘然：「我也聽匡本于大哥說過了！」

「那就好了，我相信，小伙子，你也該知道他們的來歷。」

「他們是芙蓉城主的後人。」

「范大叔！」孫繼宗突然沉聲叫了一聲：「剛才，此地可有人來過？」

「誰？有誰……誰來過……」

「我怕是對頭。」

「對頭，哈哈，孫家兄妹，別以為老叫化是廢物，哼哼，那怕是七星、喪門，就算是湯閻王駕到，我姓范的還有一鬥之餘力。」

嗯！孫繼宗不再言語，面色顯得越陰沉。桓元冲從內走出，手中一個托盤，盤中放了酒、菜，邊安放邊招呼：「我們剛才準備了酒菜，你們來了，正好，吃！慢慢吃，慢慢的談！」

匡本于做夢也想不到，這樣個老前輩，也會有害人之心，他是做夢也想不到，這頓酒飯，會要了他的命，他坐下，更招呼了孫氏兄妹一齊，斟酒、舉箸……

「兩位老人家為何不同來乾一杯？」是孫繼眉的語聲。

「不夠！唉！只預備三人，想不到，多了你倆！」

「霞兒妹子呢？」匡本于到這時，才發現少了一人，桓老頭却是微微變了顏色，支吾着……匡本于不禁動了疑，又見孫繼眉對他在施眼色，匡本于不禁僵住了，他對事較單純，腦筋也轉得較慢，一時間，他實在不能明白，這一個眼色含意是甚麼。

「匡少爺，你看看，這些就是霞兒所調弄的，你試試……哈哈！」

不料外面刮來了一陣陰風，陰風中隱隱有哭泣之聲，范錚首先奪門而出，桓元冲却是面色不變，一聲怒吼，飛奔出外，匡本于也已聽出，這是桓霞兒的哭聲，心中一動，想走，左右雙手為人按住，原來是孫氏兄妹，孫繼眉沉聲道：「難道你就忘了廟中黑房之言？」

「其中有詐！」孫繼眉接了一句。

「啊！」匡本于面色微變，心中萬分的難過。

那邊孫繼宗已由身畔取出一個小黑包，將菜碟中的菜餚各挾了幾塊，又翻了個亂，用黑包包住了，揣在懷中，最後，再說了聲：「酒不可飲……」立即，假意的，你請我請……門聲响，桓霞兒却似個幽靈般出現，首先，她對匡本于道：「匡相公，快走，這……這酒菜不可飲用。」

突然她一聲驚呼：「你們，你們，已動用過了？」

「霞兒，你……說甚麼？」

「沒甚麼，爺爺，你……你將解藥拿出來……」

「解藥？甚麼解藥？」

「你作了孽，我遭了殃，我，讓這個惡鬼汚辱了，不過，我總算打探出，你在用毒菜毀害匡相公……別這樣……快……取解藥來！」

「霞兒，你胡說甚麼？」

一回頭，看了看桌上的酒菜，面色一鬆，然後陰惻惻，他對匡本于道：「這……這是無可奈何之事，小老受人所制，無法抗爭，只能，唉！其實，匡本于你也該明白，這是上一代的紛爭，將你牽入而已，你！你父親乃是當年山東大豪于七，他反清，他……沒有成功，可是，却株連不少人……

「你父親，叔叔，殺了不少土豪劣紳，却也害了不少英俠志士，有多少人，勸你父親辦事謹慎，又有多少人助你父親策劃，可惜，你父親則剛愎自用，結果，累了他們，有的慘死，有的滅族。

「你父親是英雄，却也是害人禍水，到現在，你還可以聽到，受你父親牽累而株連的，不是一家一姓，現在，他們來報仇，而我，唉！匡相公，就算是我們對你不住，你！已服食了化血散……你……」

匡本于面色變得蒼白，汗出如雨，他苦痛，並不是桓元冲恩將仇報，而是他聽到了前所未知的一切，原來，他是順治末年，爆發的山東大叛案的主角之後。

原來于七是個山東大族族長，一身好功夫，並且，慷慨好義，非但在本鄉為鄉民所愛戴，更為當時的武林黑白兩道的英雄所推重，可惜樹大招風，更加交友太廣，難免為宵小所乘，結果，在土豪劣紳的陰謀，數度緊壓之下，官逼民反，而爆發了一場大暴亂。

于七被迫造反，却是聲勢浩大，攻城掠地，這一場亂，令清皇朝大起恐慌，調動了幾省兵力，更派遣了名將、大臣會防，簡直把于七當三王之亂來處理。

于七是失敗了，其中牽連着不少的因素，不過，直到如今，于七之反在民間並無人痛恨，或者引起其他人的誣蟣。相反，有不少歌謠在讚美于七的英勇，哀悼他的不幸，可是在武林道中却引起了極大的非議，有些是恨于七誤信小人，也有自命是俠義中人，怪責于七與羣盜聯絡，更有的是，覬覦了于七的家傳秘笈。

廿年來，大風大浪雖沒有發生，小爭小殺，却是無年不有，誰也想不到，在今日，這一件武林公案會構成了個大陰謀！而陰謀已可預見的是：將有不少武林中人被牽連、被殺害，甚或，隱然有個魔頭，希望統馭這個武林道。

范錚、桓元冲被迫屈服，被迫出賣良心，被迫陷害匡本于，這就可以看得出，這個所謂閻王是經已控制了不少門派，為其作爪牙。

見匡本于中毒，桓霞兒痛苦萬分，她無論如何，希望祖父不可做出這種喪心病狂之事，解救了匡本于後，或者，另籌他策，總而言之，死，不是難事，而活得不得其法，那麼，太可怕……

「霞兒，妳別再說下去！」

「你們如此怕死？」

「唉！妳那會明白，死，有多少種死法呀！」

「除死無難事，又有甚麼可怕？」

「孩兒家，妳懂得甚麼？」

「桀桀桀……對呀！霞兒，妳懂得甚麼，快快閃開，我已答應了妳一次，以後，別再妄想我會再聽妳的話，否則，妳本身也會死得極慘、極苦，妳見過我對付叛徒的手法，妳更清楚我那聖藥的恐怖，妳已來通過風，報過信，我已算對得住妳了，閃開，我得親自來折磨這個匡本于了。」

是那個山鳴歧，那個陰狠毒辣的老毒怪！

還是那個醜樣，不過見了桓霞兒，却依稀可以看出，這白蔴布蒙頭的口形中，咧着一張大口，唾涎直流，沿着這個面具流，流濕了一大片，看了簡直令人作嘔。可是當其來到了這間草堂，首先看了孫繼眉一眼道：「桀桀……又是一個可人兒，很好，很好！」

誰想得到，這個醜陋，腥臭的惡鬼，還是一個色魔。

「匡本于，你毀了我的金星鐵翅蜈，而今，你大爺來取利討本了……哈哈哈，這逍遙散會令你蝕骨、截脈，不過，你不會死，你要與孫芙蓉一樣，受用我的鑽骨蛆、腐心蟻、噬腦虫，桀桀桀……還有十七種兇殘惡毒虫，一一令你受個遍盡，然後再送你歸天，現在，先送你三十鑽骨蛆……」語聲中，只見他蔴布袍袖抖動，一綫綠影，連串向匡本于抖到。

一陣慘厲而又怨苦萬分的長嘯中，匡本于身已起：「老妖魔，你忘了我的四惡神網！」只見黑色光影抖起，這一串綠影，悄沒聲的為四惡神網所攝，一反手，只見點點綠星抖落，看來毒物已報銷。

「小子，你還敢妄動眞力，你不怕……」突然，山鳴歧是有所發現，驚叫一聲：「范、桓兩個老賊，竟敢誤事……哼！你們辦事不力，就該知道這後果！」語聲未畢，山鳴歧本來是邊走邊退，照理，就該竄出老遠，但是，山鳴歧今日看來是惡貫滿盈了，他只顧揚言肆兇，那想到，自己已為一對小兄妹的清虛柔勁所攝，他以為已脫出重圍，其實，根本未脫勁圈。

匡本于依然是痛苦萬分的，緩緩起身，沉聲喝道：「沒天良的禽獸，你話有完沒有？你已為芙蓉門中的清虛勁所吸，你，已陷入絕境！」一邊說一邊起身，向山鳴歧緩緩的走來：「你明白了沒有，你走不脫，你跑不了，孫家兩位世兄妹，你倆出手，匡某代你們掠陣。」

恍然大悟，山鳴歧這才發現自已已莫名其妙的為人攝住，再看清，這一對少年男女，面帶深仇大恨憤怒之色，兩人四手，指如花朵朝陽的扭曲，而自己……這才發現身形未動……動……也動得極緩，這就令山鳴歧這個魔頭心神大震，無可奈何，一抖手中碧龍杖，擺開門戶，心中還盤算毒計呢！

匡本于在孫氏兄妹雙雙撲到之時，他却是冷冷地看着山鳴歧一眼，身形一飄，在山鳴歧身後三丈遠處守伺，臨走時，他似乎對孫氏兄妹有所暗示，用清虛柔勁，芳菲燦爛，制其死命！

好！孫繼宗是手指微曲，形如二朶花蕚之形，一抖一揚，山鳴歧可就吃了大苦，孫繼宗的一抖，就有一股若有若無的陰勁，將山鳴歧身形微微帶動，他勉強支持才不被引走。

可是一揚之柔勁，却牽扯其重心消失，也等於說，抵消了抖來的柔勁，揚手的柔勁，就會加速抵消之力，而形成傾側，這一抖一揚的兩股相互牽連、對消的清虛勁，經已將個山鳴歧擺弄得狠狽不堪。

那料到另一個孫繼眉的出手，好快的身法，也好美的身法，兩手也是虛攏成花朶之形，突上突下，突側突斜，就如一陣風來，萬花戰動，吐艷現芳的，偶或有幾朶禁不住戰動、風吹，離枝飛舞，外人看來，妙不可言，不過，山鳴歧却是心如鹿撞，心驚膽跳。

勉勉强强使出五毒杖法，苦苦相架相格的應付了十來招，但是，越到後來，山鳴歧已形如醉漢般，東歪西倒的，有幾下，簡直已為孫繼宗的清虛勁牽翻在地。

山鳴歧這就想到有生命之危險！山鳴歧雖是個兇惡之徒、殘忍的魔頭，武功詭異，更具豢養毒物的經驗，橫行江湖已有多年，處置對手之狠、毒、陰、惡，簡直是無所不用其極，所謂鑽骨蛆、腐心蟻等毒蟲，都是他畢生的傑作，現在，他自己處於危殆難解之境時，他

心目中，突然升起那些爲自己所殘殺的對頭來！

越是陰險殘毒的人，越是怕死，越是自命膽大妄爲的，越是怕有報應的。

今日，他突然感到了自己的報應到了，他戰抖，他心神俱裂，即使他自命不凡，現在，事實比人强，他，不得不想到掙扎、逃生。

呼！忽然一個大旋轉，又是一聲極凄厲詭異的尖嘯聲，好！他的唯一的法寶雖說已爲其吐聲呼引來，可是，顧得了招呼異類，却忘了自身奮全力才能勉强阻住孫氏兄妹的柔勁、狠擊，一分神，首先自己爲孫繼宗的清虛柔勁摔了個狠的，尚幸他學毒物爬蟲之行動，一着地，立即一個毒蛇游，身子似條毒蛇般，竹杖前抖，仗以開路，而另一個轉招，怪蟒翻身，希冀彈出了重圍，不料，腰際突的一痛，一吸氣，可憐，元氣中斷，身子老老實實的摔翻在地上，還想運勁使氣，對不住，分明氣力已爲少女用芙蓉城中的殺手所毀。

山鳴歧不由心神俱震，自己那會如此的爲對方所制？如果，這個時候這一對少年男女對自己下殺手，可該怎麼辦？不，得掙扎！得……

「孫大哥、大妹，速退！」遠處傳來了匡本于說的話，而這一對男女，也眞聽他的話，明明已可將自己制於死地，他倆全不出手，乖乖的，飛出老遠，山鳴歧莫名其妙，一個翻身，雖然元氣中斷，尚幸武功未失，走、跳、跑，還可勉强對付，如果稍有時機，讓自己作一些吐納功夫，想不致於有大困難。

但是，山鳴歧却忘了，剛才他的尖嘯聲，蟲聲悉索，就如驟雨打葉般，其疾如箭，其快如風般的已趕了來。

山鳴歧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所憑仗伏蛇攝蟲的妖雲毒霧，已爲孫氏兄妹的芙蓉清虛玄勁所破！當他聽到熟悉的聲響時，還以爲自己來了幫手，哪想到，第一隊急竄而來的，乃是十來條金星蜈蚣。

山鳴歧還想憑仗其原有的驅策大法，逼使毒蜈蚣襲擊對手，眼前所見一點金星，其疾如箭向其面竄到，山鳴歧發覺不對，合手一抖，指甲一彈，當頭一條尺來長的蜈蚣爲其彈飛，那想到第二、第三條也來了，第二條雖爲第一條倒彈之勢阻了，可是第三條第四條陸續而來，就算山鳴歧素使善來毒蟲，也不得不鬧個手忙脚亂！

左手手腕一痲，赫然已釘着一條尺來長的蜈蚣，山鳴歧尙算多與毒蟲異物打交道，自身所蘊藏的毒，亦非同小可，如此厲害的金星蜈蚣，尙不至於一口要了他的命。但是也鬧得個晨昏顚倒，他趕快竹杖頻抖，好！一條蜈蚣，爲其抖了個影影紛紛，令人眼花撩亂。

總算是山鳴歧，換了另一個人，早已爲這萬毒島上的毒物噬咬個遍體鱗傷，全身中毒，然後，後隊的鑽骨蛆、腐心蟻，定來享受牠們的豐盛美點。山鳴歧是竹杖斜抖，連揮，蜈蚣被揮出不少，就此亂了後面來的毒蟲隊形，毒蛇與蜈蚣是鬥在一起了。

蠍子、毒蛇就無法列隊前進，一刹那間，毒物互噬之下，有些是接近了山鳴歧，有的是在鬥得亂了性子，貼附在山鳴歧身上，如此混亂之場合下，山鳴歧就算有通天本領，也難以解脫此去彼來的毒蟲噬咬。

一聲聲慘叫聲中，山鳴歧在不大時刻中，已中了一隻蠍子、三隻毒蛛，十二條毒蛇的叮咬，雖然，咬中了山鳴歧的毒物，沒有一隻活得了命，不過，山鳴歧的心中明白，他的命運，將會慘不可言，蠍子、毒蛛、蜈蚣、毒蛇的毒已由傷口傳入了軀體之中，他苦痛，他痲木、痠軟，還有舌痺唇焦的感受，他相信，他是再難用勁使力，來對付以後的毒物。

心驚膽戰之下，他慘叫了一聲。「快！快殺我！求求你們，快殺我！」一條白影在滿地翻滾，分明山鳴歧已發現到有更可怕的毒物趕到，現在，他只能翻滾，却已越來越難出手用力。

刷刷刷，似羣蠶噬桑，又似雨打芭蕉，是如此整齊，又是如此的急驟，如此厲害的毒蛇、蜈蚣，全是飛向四邊，分明，牠們也怕這種聲音，可惜，在遠處，依然有牠們的尅星在，不是陷入柏子、雄黃陣中，就是爲四惡神網所扣，報銷了帳。

可是曠野中，一聲又一聲的慘叫聲，直透九霄，衆人看清楚，只見上千成萬，綠頭金身的螞蟻，密密痲痲的湧向山鳴歧，而山鳴歧這個橫行江湖數十年的武林至毒祖宗，那想到竟然會自食其果，這綠頭螞蟻，正是令人聞風喪膽的腐心蟻，你看，山鳴歧在抖，全身在抖，叫聲是如此慘厲，再看看清楚，本來附身在山鳴歧的蠍子、蜈蚣等物，全已爲這些異形螞蟻，一隻隻蠍子、或者蜘蛛，已是越來越透明了，啊！看得出，這些螞蟻不知怎樣搞的，竟然鑽入了這些毒物的肉裡，由裡面蛀空，然後蛀到了外面。

一個個空殼，一條條蛇蛻，紛紛的跌落於地上，然後，可以看到，山鳴歧的傷口在陷，向內陷是螞蟻鑽、鑽進去，山鳴歧在慘叫，在抖戰，突然，你可以看到，他雙手十指在抓，深深的抓入了山地，十

指出血，表明了皮破，可憐，一有血，一有些微破損，這就等於代毒蟻開了一條通道，讓牠們鑽入了體內。

一陣陣腥臭傳來，在毒蟻後，還有不少紅綠斑駁的蛆蟲，在扭曲，在前進，而後面却有兩個瘦長漢子，手中各執長旛，長旛上，隱隱有粉霧隨旛抖動抖出，當他們越來越近時，他倆這才發現，爲萬毒陣所困，竟然是他們的祖宗爺，他倆不禁咕咕怪笑。

可是，他們笑聲未畢，更看清了四週，見孫氏兄妹在他們一丈光景，至於前面，有一個看來萬分討人厭的小伙子，兩大漢首先怪聲怪氣道：「是甚麼人？敢在此偸望至毒島的萬毒大陣，難道你們不怕死！」

「對！難道也想試試這腐心蟻、鑽骨蛆的味道？」

「哈哈，難道，你們就沒有看見地下人的模樣？」

「地下人是那一個？」匡本于冷冷的問了一聲，好，這可是問中了他倆的要害，地下人是誰？這兩個至毒門下，專職驅使毒蟲毒物的，那會不認得？這也就已經說明了，匡本于根本不在乎死與不死，也不理會甚麼螞蟻、鑽骨蛆的，這是匡本于代兩個妖徒，留下了一分生機，可是，匡先生，你錯了，這些驅毒物，佈毒陣的人，全是天性涼薄，秉性狠戾之輩。事實俱在，如果他們稍有天性，當他們一到現場，發現自己師門至尊有難，就算無法立即解救，也該用驅使蟻、蛆的妖旛，將這些毒蟲殺一殺勢，阻止牠們前進，那會如此毫不在意，非但不阻蟲勢，兩人更連連揮動長旛，令蟻、蛆爭先恐後的向山鳴歧湧來。

分明他倆是幸災樂禍，他倆是唯恐山鳴歧不死，匡本于是一片好心，希望他倆看清楚目前形勢，放下屠刀，那麼，匡本于是會放過他倆一條生路，然後，他會對他倆說明，這些毒物之可怖、可恨，他希望憑仗自己的力量，加上他倆的引路，然後，尋到山鳴歧的根據地，他要毀了這些天地間的毒物，免得貽害人間。

可惜，匡本于的如意算盤打不響。

這兩個至毒門下，是如此的陰狠，又如此的狂妄，其中一個冷冷的笑說道：「你問你家法王，這地下人是誰？哈哈，我來告訴你，這乃是你家法王的不肖門徒，犯了家法，今日，將受我門中的大刑。」

「對！這不肖弟子，今日才算伏刑，哈哈，至於你們，你，你，還有妳，哈哈，竟敢對我兩位法王如此不敬，哈哈哈……師兄，看來，讓他也試試我門中大法的滋味！」

「不！師弟，我依稀看到那個女娃兒在一邊，還有，還有這個女娃兒，哈哈，不錯，嗯……一個歸你，一個歸我，至於那個臭男子、老東西，用來餵聖物，也讓這兩個女娃兒看看，叫她們死心塌地跟我們。」

「對！師兄，哈哈，那個女娃兒，你過來，放心，法王不會難爲你的。」

「畜牲，死到臨頭，尙還如此狂妄，難道你們看不出，這些毒物已爲我禁在一個圈中，還有，你們的蠍子、蜈蚣、蜘蛛、毒蛇兒……」

這兩個白衣漢子忽然看清楚了，對啊！那些毒蛇、毒物呢？還有，有許多無法鑽入山鳴歧身中的毒蟻、毒蛆，照例就會向其他活人進擊的啊，爲甚麼牠們走來爬去的，擠在一個圈中？

「是你們弄的鬼？」

「不，是你們不肖門徒洩的底！」

「你說甚麼？」

「山鳴歧是你們的弟子？」

「這……」

「他殺害了芙蓉城主。」

「你！你是誰？」

「少爺是芙蓉城少主人孫繼宗。」

「啊！你？」

「我們是來報仇的，他怎麼處置我父親，我就要他千百倍償還，你們，也得陪你們弟子，同受酷刑！」

「不！不！」

「不！怎麼了？你不承認了？」

「這，你！將他圍在圈中受罪？」

「是我用清虛玄勁將他牽翻，乘機盜了他的聚毒靈珠，哼哼，至毒教中，能以騙神欺鬼的，就是憑仗芙蓉城中的聚毒靈珠，以前，他盜我靈珠，反噬我父，現在物歸原主，哼！叫他也自食其果，至於你倆所憑仗的兩面妖旛而已，可惜，也只不過是斧底游魂之類，毒蟻惡蛆爲我聚毒珠所尅住，你們也該明白了，我們是你倆的尅星，匡相公並不希望濫殺無辜，並且，他也希望你們能有所悔悟，可是，你們執迷不悟。

「你們欺師滅祖，你們喪心病狂，你們陰狠殘毒，還有你們貪淫好色，其實，江湖道、黑白門，只要稍有良知，就不該犯此重規，可惜，你們自以爲，山鳴歧一死，這至毒門中，就只剩下你倆。」

「不，不，我們還有不少同門。」

「可是，他們不知山鳴歧的慘

況，還有，聚毒旛在你倆手中，依照你倆說的話，哼哼，常言道得好，言爲心聲，你們是不會老老實實的交出聚毒旛，相反，你們自以爲已成至毒門中主者，甚麼法王至尊者……控制同門，自命教主，爲害武林，你兩個今日是死期到了，罪狀不打自招，走！」

「走到哪裡去？」

「陪山鳴歧！」

「啊！你說甚麼？我，我還有他，陪這個，這個至毒門中的祖宗？」

「你是自承了他才是祖宗，而你們根本不是法王！」

「我……只求活命。」其中一個洩了底。

「對！只求你能饒了我，我，可以交出聚毒旛。」

「聚毒旛有何用處？如果沒有聚毒靈珠相助，試問，它可能支持多少時間，來尅制這些毒物？」

這一對白衣漢子轟的一聲，算是眞正驚醒了他倆的幻夢，事實俱在，聚毒旛全仗聚毒靈珠之力，賦以聚尅毒物之妙用，不過，却有時間限制，一過時辰，立即失效，山鳴歧之所以能夠驅使毒物，就是憑仗這聚毒靈珠之能，但是，當其爲孫繼宗乘隙取走了之後，這就令山鳴歧落得個目下慘況。

蛇蟲無知，並且冷血，一失禁制，牠們可不與你攀親論戚，相反，反而會一窩蜂的湧上，與地下至今尚在慘呼、抖戰的山鳴歧一個樣。

走，在兩個壯漢的心中，全都有這個打算，可是，他們却忘了，有幾個高手在場，其中孫繼宗分明是萬分熟悉至毒門下的一切來龍去脈，因此，想在他們手中溜走，簡直是在做夢了。

兩條人影各分東西，各搖長旛，抖起一股勁風，身法不慢，出手之勁力也不弱，可惜，兩人眼前一花，一股極怪異的陰勁，直透中門，並且，令兩人各自有着一種極詭異的感受，就是這股勁力引得他……不由自主。

三招過後，奇了，兩個人明明各奔東西，現在，却又不知怎麼搞的，又齊集在一起，兩眼前却看到一對少年男女，面帶冷笑，向他倆招手、抖手、揮手、揚手，不論是招、是揮、是抖、是揚兩人全是跌跌撞撞，步履踉蹌的，爲那少年男女的柔勁所扣，鬧得兩個身如傀儡，而兩兄妹是個提綫人。

咯一聲，一個壯漢首先背心中了少女一掌，口一張，一口鮮血噴出，再看個清楚，不由嚇得魂飛魄散，自己已進入了山鳴歧所困之地，自己鮮血一噴，等如請這兩股天地間最惡、最毒的毒蟲來享受美餐。

奮提起一口眞氣，想竄出重圍，可憐，眼前掠來一個大黑影，來勢極快，根本無法閃避，迎面一撞，苦矣！跌了一雙，好，你看，毒蟻、毒蛆經已沿脚爬上，一個倒地旋身，已覺奇癢，明知蟻、蛆已開始進襲，還想掙扎得一寸是一寸，手拍足抖，可憐，鑽骨蛆、腐心蟻已爲他倆拍、打、抖，滿地翻滾，怕死了，壓死了不少，喉間突感一陣刺痛，細如針刺，隨後而來的是極劇烈的陣痛，他倆全身亂抖，與山鳴歧一般，受到了極慘酷的苦刑。

手，慢慢的垂下了，脚也只能戰抖，痛，令他們只有慘哼、慘叫的份。

「求求你們，成全了我。」

「殺了我吧！」

一聲一聲的慘叫，聲震長空，聽來令人毛骨悚然，在場中人，除了孫氏兄妹，個個感到這樣死，死得太殘忍。

「桓前輩，你那獨火丸呢？請賜我三粒！」匡本于已來到了桓元冲、范錚兩老之前，他不想再看慘劇，他希望能成全了他們，他明知桓元冲善於用火器，現在，這種毒物，也只有火能徹底消滅了，因此，他向桓元冲討取。

桓元冲是神色不定的，看來是誠懇、眞摯，由身邊取出三粒豆大的綠丸，而一聲驚叫：「小心！天殘針！」

桓元冲的手中，果然有三枝金針，希望在傳遞交丸之時，毀他掌心，這一聲驚叫，立即招來一股柔勁，牽了他右手向外抖出，桓元冲發現芙蓉城中的清虛玄勁時，面色慘變，三粒獨火丸帶起颼颼響聲，向匡本于環身旋轉來。

桓元冲的發丸手法，與衆不同，每一粒獨火丸，各帶一股急旋之風而臨，如果你招架、你避閃，若或你想引開，全都沒用，這股旋轉之力會一沾就歪，並且跟定了對手的行動，只要有一分之牽引，就會跟隨而上，半空爆炸，眞是厲害之極的暗器。

現在，他希望憑仗這三枚獨火丸脫身，打法也更加上了勁，總以爲可以令匡本于狼狽不堪，沒料到這三枚獨火丸爲一股極柔和之勁所困住，在半空中來復旋轉，兀自爆炸，看一看清楚，原來正是那個孫繼眉，十指微曲，正用她那由匡本于指點而悟到的，實中虛，虛中實的最高妙着，這一股若有若無的虛勁，可算是令孫氏兄妹有更進一步的領悟，也有着更精一層的進境。

颼颼颼，三聲急嘯，轟轟轟，三聲炸響，好，慘叫聲停止了，三道火光直冲半空，原來是孫繼眉將三粒獨火丸照顧了三個至毒門下兇徒惡煞，這一來，這算是解除了三人的腐心蟻、鑽骨蛆、斷筋、截脈的苦，當然，孫氏兄妹也不會眞正的行好，最大的用意是，借三人的屍體，作爲毒蟻、惡蛆的墳墓，然後，一把火化了這些毒物！

有孫繼宗的聚毒靈珠押陣，這些毒蟻、惡蛆全都沒法走脫，燒是最佳的方法，孫繼宗長嘆了一聲道：「除惡務盡！」

「不過，你又算是什麼呢？」是匡本于萬分苦澀的說話，眞，他不得不請教這個老前輩、桓元冲，還有范錚。

「他不是人，是禽獸。」桓霞兒苦痛地道：「可是，您却是我爺爺，因爲您，令我受辱，因爲您，令我看見了卑怯、無恥、喪心病狂的一切，現在，毀我的人，遭到了惡報，我，死也閉目了。」

「不可！」是匡本于的叫聲，可是桓霞兒這個從來沒涉足過江湖的女孩子，她却是慢慢的倒了下去，胸前一片殷紅，手中却執着一柄金光閃閃的匕首，匡本于將她扶起，可是她痛苦，匡本于滿眼是淚，慢慢的，慢慢的，扶她躺下，而桓霞兒却是如此凄苦地對匡本于笑，用極脆弱的聲音在叫：「匡相公，我，我不想看，爺爺的……報應。」

「我那會對付他，我祇覺得，朋友太少，實在太少了。」

「謝謝你，」是桓霞兒最後一句話，她在笑，這時，才發現已是傍晚時分，夕陽似血，照在她的臉上，是如此的凄涼，她却是如此的滿足。

匡本于心頭大痛，他抱起了桓霞兒的屍身，大步的走，走到了桓元冲的面前，沉聲地，不，簡直是苦澀地對那老人道：「爲什麼？您，要逼死她，她有何罪……」

「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桓元冲有些瘋了，其實，也眞難怪這老人，他那能受得住這麼大的打擊，他無良，他奸險，他，爲什麼求活，希望能活下去，但是如此活下去，試問又有什麼好受呢？本來，他是爲了霞兒，他還可以以霞兒爲藉口，他不想霞兒爲惡人折磨，可惜，霞兒是如此的可憐、失望、痛苦地死了，匡本于問他：「她有何罪？」對！她有什麼罪啊。

「湯閻王，你來，你來啊！」老人在大叫，叫得如此之苦，可是如此絕望。「求求你，快來送我這條老命啊！」愈叫愈凄涼，但是，沒有人同情他，漸漸地，漸漸地，桓元冲是頹然的倒在地上。范錚看住他，可能是良心的譴責，也可能自覺形慚，他不敢看匡本于等人，祇是吃力地扶起了桓元冲，走向前面，誰也該明白，前面等候他們的是一條死路，一條凄涼、苦痛的死路。

「她有什麼罪？」匡本于還在問，像與人商討，也像自己的默念，姑不論是什麼，他的確提出了個問題，就是，爲什麼霞兒會死，並且死得如此慘烈。

火勢愈來愈小，毒蟻、惡蛆已被火焚燒了個乾淨，然後，孫繼宗將一粒微泛黃光的徑寸圓珠，放在這大葬場中，漸漸的，你可以看到這些火灰在凝結，慢慢的在化，化成一灘黃水。

「大概再有一個時辰，此地可以淨化了諸毒，並且，再不能死灰復燃！」孫繼宗向匡本于報告，但是，匡本于抱着霞兒的屍體，眼望遠處，還是在問：「她有什麼罪？」

「不是她有罪與否的問題，而是人世間，爲什麼有這許多的惡人，是他們作惡，但是，沒有報應，有多少人無辜被殺，被殺的，不是一人一姓，但是，又有誰敢過問一聲，他們有什麼罪？匡大哥，你別再這樣自己作賤自己了，不是你殺她，害她，是她的至親至近的人害她啊，匡大哥！」

半晌，匡本于苦痛地笑了一笑，道：「好世妹，多謝妳，不過，她死得寃枉……對，爲什麼世間有這許多的惡人，有本領的，仗本領爲惡，有權的憑權力作惡……唉……人……又爲什麼你要殺我，我要害你，大家和和平平過日子，又有什麼不好？我，實在弄不明白，我實在無法明白！」

扳正是非　懲戒首惡

堆了一個新墳，也順便等聚毒靈珠消滅餘毒……孫繼宗對匡本于述說着這世間事……

雖然他已報了仇，可是，他依然痛恨這些惡人的奸險、殘忍，山鳴歧祇不過是惡人的爪牙，芙蓉城之被毀，就因爲有了內奸之擺佈，才會讓他們乘虛而入，但是，孫芙蓉不愧爲一代宗匠，決斷剛毅，寧可身殉，將少女交給自己的心腹，離家出走，自己則爲山鳴歧所擄，受盡毒物的折辱……最後，落得一個慘死，不過却保全了芙蓉城中獨門之秘，清虛芙蓉訣。

兩兄妹本來要與親人共存亡，孫芙蓉的剴切之話，令兩兄妹明白了自身護法之重責，雖然在十六個高手的相衞下，脫出了惡人的禁網，可惜，孫繼宗也爲好友暗中破了氣門，如果不是妹子及左氏雙劍的拚死阻攔，孫繼宗可能已慘死在先了。

誰想得到，一路走來，歷盡艱險，孫繼宗雖無法回復功力，即使清虛訣在自己手中，明明知道了練

功之要訣，心有餘而力不足，最後，在天琴莊中，自己父執至交也會受人收買，將他兄妹及其手下，來個一網打盡。

「因禍得福，匡大哥，我兄妹在萬死之情況下，遇見了你，也因爲你仗義、光明磊落，我妹子不得不對你有所提醒，可是，你問桓姑娘她有什麼罪？我不得不反問你，我兄妹又有什麼罪？如果，你中了桓老頭的暗算，天殘針毀了你的氣穴，以後，你將會遭受到何等的待遇，你會被毒刑酷罰，折磨得你死去活來，我又問你，你又有什麼罪？匡大哥，別將自己關在死胡同中，誰也沒罪，而是權、勢、力……這些東西在作怪，是這些東西引領人，走上兇殘無恥的路，是受這些所惑的人有罪。」

「哈哈哈。」匡本于臉色一整，對孫繼宗深深一揖，道：「孫世兄，你……你惠我良多……」

「匡大哥！你我還講這些？你救了我與妹子，你又助我報了父仇，可是，我相信，你還得助我，逼出這個惡人，這不是報私仇，而是爲民請命。」

「你說什麼？」

「爲民請命！」

「哈！」半晌，匡本于沒言語，他沉靜的坐着，就如一座塑像，這幾個字，却令他陷入了苦思。「爲民請命。」他依稀感到是件大事，是件好事，但是，他配不配？如果不配，孫繼宗爲什麼如此鄭重的提出？配！那又該怎辦，更有個大疑問，殺那個惡人，又算是什麼爲民請命，突然，他明白了，他神色緊張地對孫繼宗道：「孫世兄，我是個傻小子，我……是，唉！我姑姑罵得我眞對啊！」

「匡大哥！」孫繼眉是萬分誠懇地對匡本于道：「希望你以後別再自以爲傻，我們明白你，你是個肝膽相照的性情中人，也因爲這個緣故，我兄妹跟定你了，你並不傻，祇是見事慢，不過也有你的優點，見事慢，想通了就永難改悔，我相信你已經明白我哥哥的言中之意了。」

「這……唉！爲民請命！應該，至於那個閻王，我相信他是這個陰謀的策劃人，而他有本領、有權勢，如果此人不除，武林中永無寧日，如果他眞的能號令武林，我相信，不知有多少人受其荼毒，他嗜好權慾，也是嗜血如狂的人，如果不解決了，那就會遺禍無窮了。」

「對！匡大哥，我就是這個意思！」

「你是個聰明的人啊！」孫繼眉在笑，笑得眞美。

匡本于却臉紅，紅得更難看了，不過，無論如何，這三個志同道合，並且年紀相差不多的伙伴，從此時起，是一個眞誠的團體，向惡人宣戰的團體。

這是黃岡城中，今日，却有不少人是武林中人，絡繹不絕的在城中出現，有不少人在城中購禮物，在城中大街，有一座會賓樓，却是生意十分興旺，那因爲有不少武林人士在此打尖。

有不少人是相識的，不期而遇，引起他們的歡笑聲、叙舊聲，然後就是一同入席，漸漸地，不論識與不識，全變成了朋友，互道久仰，齊稱朋友，爲什麼，因爲他們發現自己與對方，都是爲了同樣的理由而來的，他們全在聚談一家人，就是當年有名的鐵血鴛鴦華欽山、鄒淑英一對夫婦，今年，是他們結婚卅週年的盛會，由華老的至交長春仙師馮浩，飛天喪門常太明出面，發出了英雄帖，希望與江湖道上的好朋友，會會面、聚聚舊，暢飲三日，這是武林中百年難逢的喜事，所以吸引了許多江湖朋友，趕到了黃岡。

在這座「會賓樓」上，有不少武林朋友在談論華老，突然，有一種怪極的步聲走上樓梯來，鐸鐸鐸……人的步聲那會這樣怪？

衆人突的一聲驚呼，爲什麼？祇見一個無頭屍身，出現在樓梯口……鐸鐸之聲中，現出了全身……再一看看清楚，這屍身分明是有人捧上來的，而捧着屍體的人，乃是一個身穿彩衣的男子，唉！男人穿了五彩斑爛的衣服，這副德性可眞令人作嘔。

屍身側，他算是現了全身，祇聽他絲絲響了數聲，沒有人明白，他算是表示了什麼？然後，他突的伸手一指，陰陽怪氣的叫道：「袁大俠，你該認出了，這個沒頭人是那一個了吧？」

那個被指爲袁大俠的，乃是個生得挺威嚴的中年人，一聽此人招呼，又說什麼認得無頭人，他不得不踏前幾步，雙手一拱道：「請教閣下貴姓？」

「別假客套，你不認得我，也該認得他啊！」

姓袁的看了那屍身一眼，突然，他看到無頭屍身的左手有一枚碧光隱隱的板指，心中一凜道：「難道是浦先生？難道是潯陽一煞浦靈道……」

「我早就說過，你認得出來，現在，你也該知道，我的來意了。」

「尊駕是誰？」

「我？你連我也記不起來？」

「袁某已有多年不履江湖，年老健忘，請尊駕恕罪。」

「哈，你這算是說，你已享了不少年的福了，嗯！眞有你的，

唉！其實你大可不必再走江湖的啊！你不走，我又是個出了名的懶蟲，我也不會找到你，還有，浦靈道，不過，既已碰到了，就該得變個樣。」

突然，姓袁的驚叫一聲：「你是……見面要命的荊無常……」

「嗯！總算你想起來了。」

「我與你有何仇怨？」

「你與我沒有什麼仇怨，不過，你曾經拳打焦充，劍傷焦鳴，這就夠了。」

「啊！焦氏雙鬼與你……有關連？」

「我是無常，他們是小鬼，那會沒關連？」

「如此說來，你是來要命的？」

「不要你命……我也懶得與你見面！」

「且慢……」東角走來一個年約五十開外的小老人，手中擺弄着兩枚金子打就的鐵膽，看來此人可眞闊氣，笑瞇瞇的，走來阻在荊無常與袁大俠之中，先向荊無常作了個揖道：「荊無常，想不到吧，你我會在此時、此地見面！」

「侯老頭你來阻我？你難道就忘了我的外號……」

「你敢……」

「有何不敢！」敢字才說出，就見一道白虹，倏然出現，小老頭雖然知道荊無常的爲人怪癖，出手驚人，可是，他自己以爲深精雲天變幻身法，大可以尅制荊無常的閃電絕招，可是他那想到，荊無常在近幾年來，多有參悟，武功愈來愈怪，愈來愈詭，小老頭本來雖是有必勝之道，現在，却是小老頭有必死之危，白虹現，分明是荊無常的無常軟劍出了手。

小老頭發現劍光現，快疾如電，閃爍不定，心知一時托大，已處下風，連忙退身閃避，不料無常劍如帶、如索，忽的戰巍巍的抖成個弧圈，小老頭大吃一驚，一聲怒嘯，身形一倒，仆在地上，荊無常的無常劍，本來已封住小老頭的後頸，如果不是見機得快，仆翻在地，小老頭簡直是將個後頸，交給無常劍了。

不過，這一招「圓轉如意」，雖說是避過了，小老頭却已塌了個大台，武林道上比武，幾時有這樣難看、下流的招法的？荊無常的劍法，即使變詭難料，神秘莫測，大丈夫死則死矣，那可這樣下流偷生？

荊無常可厲害，他一招將個小老頭逼倒在地，脚步微晃，白虹如電，向袁大俠抖到，小老頭人在地下，心中當然憤然萬分，稍一歇息，立即抖手一枚金鐵膽向荊無常背後打到。

刷刷的一聲，白虹抖起，金鐵膽簡直如豆腐般，爲白虹一劈兩半，姓袁的也仗着這鐵膽一阻之時，才算滑步脫出長劍之圍。

荊無常第二招未將對頭解決，對他來說是萬分不忿之事，身法似風，向兩個對頭追打，可是，武林道上朋友有不少在此，誰也不能眼看這樣的打下去，有不少人已在喝令住手，有幾個竟然出手阻截，一剎那，亂成了一片。

「是你們逼我濫殺了，好！我成全你們！」話聲是依然這樣陰陽怪氣，但是，劍嘯聲中，一聲聲慘叫，一道道血光迸現，會賓樓頭立即變成了修羅場、殺人地……小老頭與袁大俠反而在混亂中，僥倖保得老命，其他無辜的，反而爲了勸架不得其法，寃寃枉枉的送了命。

分明，荊無常的劍法狠厲，並且看得出，他已練成了劍炁，這一來，如果沒有眞正的內家高手相助，根本無法可以抵擋其殺着，時間愈長，可以看到的是：人會愈死得多，除非他自動停手，否則，他眞可以殺盡了會賓樓上的所有武林人士！

有不少自命有見識的武林中人，悄沒聲息想走，事實上，他們算是怕了這個煞星，可是，荊無常殺紅了眼，劍虹起，一定得見血，一定得死人，否則，他是永不會滿足，人多，這就有了阻滯，你阻我，我擋你，出手發招，全有了不便，他們不便，荊無常就方便了，殺得淋漓，殺得暢快，並且，連想走的人，也難以倖免。

這是濫殺了，這可是引起武林中公憤了！

荊無常這一個五彩斑爛的身形，在左衝右突，似猛虎入羊羣，擇肥而噬，突然，阻住了，對荊無常來說，從來沒見過的事讓他遇見了，一劍揮去，莫名其妙的這勁力會一偏，什麼道理？荊無常總算是定了神，看見身側有一個少女，冷冷的看住他，荊無常是殺紅了眼睛，本想抖手揮劍殺了對方，不過，當他看見這個少女時，他竟然會怔了一怔。

「你濫殺無辜，算是什麼英雄好漢？」

「妳敢來管我？」

「天下事天下人管！」

好！人是女的，說話却冷而有力，比鬚眉毫不遜色，荊無常不禁一凜，再看看身邊有不少武林人士已乘此時機走了，自己心目中的大對頭，那個自稱中州大俠的袁子與也夾雜在人羣之中，溜了！

他萬分不忿的看了那少女一眼道：「我素不願殺女子、婦人，可是今日，我非殺了妳不可，拿命來吧！」荊無常的說話不徐不疾，不過，已可聽出他的痛恨之意，雙手一圈，沉聲說：「請……」

看來他也並非無眼光之徒，他看得出這個少女，並非等閒之輩，他不敢自逞自大，當然，愈是如此，也說明了，他是非殺少女不可了。

少女却是冷冷的，看住了荊無常的雙手，脚下不丁不八，雙手空空，看來，她是要空手來對付這個劍道高手，荊無常更為憤怒，陰惻惻的道：「妳如此膽大……」

「不是我托大，而是，我素來不喜歡使用兵刃。」

「好！」一聲喝采，叮的一聲，白虹彈出，向少女中門點到，少女雖不閃不避，在這疾如星火的長劍彈及中門時，雙手一抖，一股柔之勁，荊無常之軟劍首先由剛變柔，並且，一股極陰狠的柔勁，帶動了這柄軟劍向左側滑去。

荊無常大吃一驚，這才明白，原來這少女的柔勁是如此的厲害，自己的劍法，深得剛柔並濟之妙，何況自從練成了內家罡炁，更是如虎添翼，眞力貫處，繞指柔也可變成了百煉鋼，自己的無常劍本來已是陰柔之中，夾雜三分霸氣，現在，軟劍附有罡炁，三分霸氣之中更多了七分狠厲之力，也因此，仗單劍會羣雄，江湖道上全稱自己為劍法第一，殺手祖宗，可是，今日，却竟然會被個不知名少女，一招錯開，卸却攻勢，這是什麼神功？

荊無常實在是江湖上難得一見的好手，雖然一招為少女的清虛柔勁，剛好拿捏得中間虛勁之處，然後一抖、一引，將他的劍招引歪，但是，少女也感到對此人不可輕敵，清虛柔勁的運用，全仗自己能看準對手出招之中虛之處，但是，荊無常的出手快，並且，可以隨時變幻招式，這也是說明，時時得照顧他的出手變招，事實俱在，一變招、一換式，這出手運勁的中虛之處，隨時會變，稍有拿捏失準，自己就得身為其長劍所中。

為了這個緣故，她是萬分小心，千分謹慎的遊走，力求取得主動，果然，荊無常已展開了遊魂飄忽身法，身形快，而出招更快，刷刷刷，一連三劍，白虹吞吐，幻起點點繁星，一窩蜂的向少女週身捲上，這就可以看出荊無常的劍招厲害。

這一連三式，簡直是佈下了一個劍網，令對手無論到哪裡，也得與自己無常劍親近，在他以為，就算是最强的對手，也祇能滑步强掙，希求脫出劍圈，當然，你退則我退，第二招「歸藏」式，勢非令對手陷入死地不可。

不料，事情出乎荊無常之意外，少女在如此繁雜殺手中，身形突的一頓，雙手微微一個移山式，一股柔勁竟如活的一般，將荊無常之長劍擊彎。

荊無常心叫不妙，長劍一彎，也等如相距少女有了幾寸距離，武家對手，愈是高手，愈不能相差一寸半寸，相差一分，已是大可轉圜，相差幾寸，眞個算得是海闊天空了，果然，長劍一彎，另一股勁及到，這一次是攝引了長劍，慢慢的向右側傾斜。

荊無常一聲尖嘯，全身是勁的硬生生的倒退了十步。

這十步已是耗盡了他畢生的功力，荊無常已額頭見汗，心中暗叫一聲慚愧，怒吼一聲，身法一頓，長劍一引，刷的一聲，軟劍突如長槍般，向少女兜胸刺到，少女身形微向左側，右手五指微曲，緩緩的，緩緩的抬向左肩，長劍為這股柔勁力微見向上斜指，但是，荊無常已將畢生功力所萃的乾坤一招展開，看來他長劍已為少女的清虛玄勁所攝，其實，他是力貫長劍，脚步微動，祇要稍進一步，他的反手廻劍，立即可將少女的後頸削斷。

少女也已看出厲害，但是，這股柔勁却不稍息，若中間一歇，長劍立即可以刺穿琵琶骨，現在，可以看出這個荊無常的厲害，分明自己清虛玄勁，不及他所練的罡炁有力。

「荊無常，我與你拚了……」在荊無常背後，突迸發這一聲的怒吼，一股極大的勁風，向荊無常背後撲到，這可苦了，荊無常做夢也想不到，在這個時候，有人暗算出手，事實俱在，四週已無人，他幾時來的？身後突感一緊，荊無常暗中叫一聲：「我命休矣！」他不是怕背後的偷襲者，他怕是眼前的少女。

不過，就算自己將死，這個偷襲者，却也不能放過，左手一個肘鎚，直擊那個撲來的人，奇怪，面前勁力已空，荊無常再不敢多想其他，長劍廻空，叭的一聲，擊中了背後的偷襲者，可是，這個偷襲者是狠狠的扣住了他，死也不肯放手。

荊無常摔脫了屍身，這才看清楚，是個混戰中為己所殺的人，他不識此人，不過，分明此人武功不弱，中了致命一劍，却僵臥在地裝死，在自己萬分吃緊之時，暴起發難，自己怎會想得到，有這樣個禍星，伏伺在側，不過，他怔住了，祇見那少女冷冷的站在他前面，這就說明了，她並未乘虛而入——自己這條命是她手下留情，該怎麼辦？打！太沒臉，不打！自己為什麼來的？見面要命，這就是說，誰見了自己，不是自己要了對頭命，就是對頭要了自己的命。

「朋友，濫殺無辜，勢必會引起公憤，你自己想想，我們並非想與閣下為難，祇不過，不能看人自

恃己能，而濫殺……亂殺。」少女身邊多出了兩個男子，一個是冷冰冰的看了自己一眼，還有一個是對自己微笑了一笑，不過，荊無常却看得出，這笑，是甚為苦澀，荊無常不禁心中一熱，奇怪，這個小子看來不起眼，可是，却有一股令人親近的吸引力。

三人在走，走得極慢……後面有個彩衣斑爛的人在跟，跟得很不自然……

「你們不上萬竹坡去？」

奇怪，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萬竹坡，與我們有什麼干連？」

「你們不是來參與盛會的？」

「什麼盛會？」

「鐵血鴛鴦結婚卅週年……」

「我不明白，這結婚卅年與我們又有什麼相干了？」

「想不到還有你們這樣的好漢！」

「荊無常，看來……你是有意來搗亂的！」

「這位小哥貴姓大名……你我找個地方，談談如何？」

然後是沉默，四個人走在一起，奇怪，荊無常突然流出了眼淚。

「你喜歡殺人？」是個不討人喜歡的小伙子在問，現在，他們處身在一個破祠堂中，地上有幾樣菜，還有幾隻杯、碗等物……他們在邊吃邊談。

「匡兄弟，我可是個該死的人，其實，唉！死了才算了了，可偏又死不了，你看多彆扭，今日，我幾乎可以死了，可惜，這位好姑娘她也不知為什麼竟放了我。」

「因為，我知道你一些關於你的身世。」

「喔！妳認識我？不會！」

「我認識狄家伯伯。」

「誰……妳？」

「狄一華……」

「妳……妳……姓孫……妳是芙蓉城中的人！」

「早就該知道我的來歷。」

「我恩師，是妳父所害。」

「誰說的？」

「我師姊說的。」

「狄靜音！她現在哪裡？」

「在此地……」荊無常愕然的拍着自己穿的彩衣。

「在哪裡？」

「喏！這不是，這不是，這是她的衣……破了，雖然是破了，但是，依然很美，妳說是不是？」

「靜音姊已死了……」

「嗯！沒有，她不會死……她對我說，小勝子，別以為我死了，我沒有死，我依然伴着你，我們得報仇。」

「靜音姊她……」孫繼宗臉色慘然，急聲問荊無常：「死了！死了多少年了？」

「我說過，她沒有死，她沒有死，她祇是倦了，她不再見那些牛鬼蛇神，他們騙她，說這是兇手，那是惡徒，然後，他們都向她背後插一刀，靜音姊說過，眞不該相信這些惡徒，不過，這也好，小勝子，你可以看清楚了這些大英雄、大豪傑的面貌，我不想再看，你也別再相信他們……愈是大英雄、大豪傑，其實，他們愈是可惡……」

誰也該明白了，狄靜音已死了，並且可能死得極慘，荊無常是受了極大的刺激，因此，他變得冷漠、陰鷙，也更可以明白，他為什麼說，他不願意殺婦人女子。

「我總算有兩個好兄弟，焦氏雙鬼，三年前，他倆死了，臨死前我剛到，他倆對我說，本來，已打聽到眞正殺我師傅的主兇，可惜，他倆沒講清楚，可憐，就死了，我又多了一筆債，鐵血鴛鴦慶賀卅年結婚之喜，突然，我想到了雙鬼在垂死之際，指着一樣東西，是一對鴛鴦古瓶，我這才來了黃岡，眞巧，碰見了那個自命中州大俠的袁子興，還有，那個鬼鬼祟祟的浦靈道，哼哼，他倆殺害了焦氏兄弟，我得找他報仇……」

「無常兄，你這樣做法，似乎笨了些。」

「匡兄弟，你說我笨，我本來是個笨蛋，我師傅這樣的稱呼我，師姊也叫我小笨蛋，我眞是個笨蛋啊！」

「不！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祇是說……你殺了個落花流水，可會將個眞兇愈殺愈藏得密、藏得好，愈來……你愈不知眞兇是哪一個了……」

匡本于詳細的說明了，殺人滅口是最容易掩藏眞兇的辦法，事實俱在，狄一華的死，江湖上傳說紛紜，這極可能是眞正的兇手放出的風，要你們自相殘殺，殺一個昏天暗地，他却在暗中看好戲。

現在焦氏雙鬼探出了些綫索，而有人前來殺害雙鬼，這說明了，來殺雙鬼者，必是受人指使的滅口人物，如果抓住他們，定可以問出些綫索來，胡亂殺人，唉！於事無補，反而，將一個一個的綫索，殺了個乾乾淨淨！

荊無常突然眼前發亮，這證明他，一牽涉到靜音，他會瘋，如果稍一平靜，有所解說，這又可令他清醒，現在，他是面對現實。「我眞笨，唉！我，匡兄弟，我之所以殺人，殺得那麼兇、那麼狠，就是因為，師姊對我說過：『愈是大英雄、大豪傑，愈是可惡！』，我這才殺，又何況，我已認定萬竹坡的鐵血鴛鴦也是個惡人，我就更不顧一切地去殺，因為，他們全是去拍

馬屁，拍那種可惡的大豪傑、大英雄的馬屁啊！現在，得改改脾氣了，殺人、被殺，雖然不是一件大事，死，別再死得糊裡糊塗，哈！對！得有個淸楚明白，謝謝你匡兄弟……」邊說他已起身想走了。

「你到哪裡去？」

「找個地方睡覺，然後……揀個時機抓人……」

「此地不可安歇？」

「此地？與你們……」

「我們那一點配不上你了，嗯，你說！」孫繼眉是言狠狠的扣住了荊無常的話。

「不是配不配，而是……我有……我的事……」

「你的事與我們有關，你知道不知道？」

「什麼？我的事與你們有關，有什麼關連了？」

「你爲報師門之仇？」

「對啊！我是一心要報仇。」

「有人說，是先父殺了狄伯伯？」

「這！是有人這樣說過。」

「爲什麼不來找我們？」

「我，唉！我來不及找你們，她已倦了。」笑起來依然是這副德性，唉。

「可是我父親到死還得擔個汚名，請問，我兄妹是否也該有所表示，至少，我也得弄淸它，究竟誰是這個主兇，他非但毀了狄伯伯，還有我爹，還有不少武林人士，你想報仇，我們又何嘗不想報仇？」

「喔！這……匡兄弟，你……」

「他是我請來的……」

「爲什麼？」

「爲民請命呀！」

又是一陣靜寂，然後，四人互相看了一眼，各自運功吐納，不再言語。

＊　＊　＊

黃岡城中已鬧翻了天，到底有多少武林人士死在會賓樓沒人知！因此，引起了官場中人注意，當然，也驚動了萬竹坡的大英雄，鐵血鴛鴦華欽山、鄒淑英，事實上，有這許多江湖朋友專程趕來黃岡，這可是看得起這一對老夫婦，不過，朋友尚未進莊，嘿嘿，已有不少人無端端的送了命，當然，人不是華氏夫婦所殺，但是，他們怎會來到黃岡？還不是爲了你們一對夫婦！爲你們慶祝結婚卅年，人們來祝賀，哈！未祝賀，頭已落地，這筆賬該怎麼算？

華欽山當然有所感慨，這些人即使不是他親手所殺，也與自己殺無什麼分別，他難過，可又無可奈何，官府中人來拜會過華老，希望他別太招搖，這不過是打個招呼而已，其實，誰又敢眞的來干涉華老夫婦的，就算官府中人不來數說，華老也煩惱不堪，如今受了這些刺激，華老簡直坐立不安了。

長春仙馮浩，飛天喪門常太明更加面子上掛不住，因爲，這件事是由他倆發起，也是由他倆發出英雄帖，哪想到，未到正日，已出了這些毆鬥死人的事，江湖上，你殺我傷，時有所聞，可是，在今天的黃岡，彼此間就不該如此不講情面，想打想殺，也別在黃岡啊！

你們這不是鬥江湖意氣，簡直是看不起他夫婦倆啊！是有意的搗亂，有心要看他倆的哈哈了……

爲了這個原故，馮浩首先將中州大俠袁子興，還有那個小老頭侯廣請來，詳細問了這件事的前因後果，更問淸了到底有多少朋友給荊無常殺了，然後，馮浩希望親自出馬，與荊無常有所說明，當然，他無法干涉他們這種武林仇殺之事，不過，他希望揀個日子，換個地方，去打去殺，別在這個時候打擾，他這是表明了，希望他們看在他的份上，骨子裡，他是有所表示，他會插手管這件事，如果誰不服他勸而胡作妄爲的話，那麼，這件事就算是搞上他了。

馮浩已傳下了法牌，鄭重聲明這個指示，希望任何人能傳到了荊無常的手中。

華欽山、鄒淑英也發出了給荊無常的帖，這就可以看出，華老是有心結交此人，不希望將此件事掀起一場風波，可惜，就在第二天，萬竹坡、鐵血莊中出了事，中州大俠袁子興莫名其妙的死了，死得極慘，混身寸骨寸傷，並且屍身發黑。

是誰敢作這大的罪過，在鐵血莊中殺人，殺得如此之從容輕鬆，看情形，袁子興分明受過酷刑，爲什麼？

華欽山夫婦和馮浩、常太明有所忿恨，這分明是在向他們示威，華氏夫婦更是面子上難落台，好個給臉不要臉的東西，竟敢如此放肆，殺人殺到了鐵血莊，這算是對主人輕視、侮辱個夠了。

當日下午，就有消息傳來，荊無常在郊外的許家祠堂中，並且還有二男一女與他作伴，華欽山無論如何要自己親身走一趟，但是，讓常太明、馮浩兩人勸阻住，再三說明：「你老哥哥的事，與我倆有何分別，莫非，你老哥哥輕視我們，我倆沒法代你辦事了？」

這話壓住了華欽山，不過華老再三叮囑別打草驚蛇，別貿然出手，能忍則忍，能讓則讓，當然，眞的逼人無奈，那也無可奈何，千萬不可失了身份。

在許家祠堂中，馮浩與常太明果然見到了那個陰聲怪氣，身穿五彩燦爛的彩衣衫的荊無常。

「是荊朋友吧？」

「荊是姓荊，朋友却未必。」第一句話，就是這樣冷冰冰，還夾雜些譏諷意味，馮浩自恃身份，今日爲了好友之事，這才低聲下氣，那想到這個小子如此之狂。

「好，姓荊的，我問你，爲何如此心狠手辣？」

「對你，還是對別人，或者，對你親人？」荊無常本不把馮浩放在眼中，一句話尚未說完，他立即搶住截了，然後，反問你幾個問題，馮浩已經愈來愈看其不順眼了，而殺機也愈來愈濃了。

「是我問你！」

「難道不准我問了？」

「好狂的小子。」

「好不識羞的老糊塗。」

馮浩的左手袍袖已無風自動，分明他在運功使勁，漸漸地，隱隱地，這袍袖形如一個大汽袋，那一旁的常太明一聲淸叱道：「馮道兄，不可如此。」

「常老兄，你已看到那個狂徒的狂樣啦。」

「也得問個淸楚明白，一言不合就動手出招，殺傷了他，於事何補，並且也問不出眞情實況，萬一有什麼瓜藤相纏，豈不悔之晚矣。」

「可是，他……」

「啊！荊相公。」常太明强壓住馮浩的怒火，回過頭來向荊無常打了個招呼。

「哼！你是在損我了，我那裡是相公，是叫化子、瘋子、殺人的兇手而已。」

「閣下定有滿腹幽憤，這才到處殺人，可是，試問，這樣殺法，於事何補，至於在城中會賓樓頭，這一戰，你却殺了不少武林人士，你令到華氏兩老，萬分爲難，事實俱在，我與馮道兄並不是來干涉你，而是希望你有所說明，常言道：『天下事，抬不過一個理字。』華老發出英雄帖，祇是祈望與大家見見面，能解則代君解仇，眞有不平，當天下英雄之面，說一個淸楚明白，那麼尊駕的內心創痛，公諸天下，也不必令人誤會足下，這可是一片苦心而已，閣下又何必如此狂妄，授人口實呢？」

「荊無常素來不善辯白。」

「你輕視華老夫婦？」

「至少，我不至於卑躬屈膝。」

「你眞的如此膽大妄爲？」

「膽大是實，妄爲，却也不敢。」

「爲何在鐵血莊殺人？」

「奇怪！」荊無常冷冷的看了常太明一眼道：「是你老人家親眼所見的嗎？」

「這個……」

「還是你老人家想當然耳？」

「中州大俠袁子興，不是你所殺？」

「你信不信？」

「你可出示能令我信的證據，以釋疑念麼？」

「我何必講，我不是已說過，荊無常素不善辯白。」

「如此說來，你是……」

「背多個黑鍋，我並不在乎。」

「小子，看招。」馮浩愈來愈忍不住氣，愈聽發現荊無常的語氣愈冷，愈顯得他是如何看不起自己。一聲怒斥，身隨掌到，長春仙師數十年來，不知毀了多少成名英雄，武功了得，出招之沉，爲江湖道上十三名宿之一，近年來少管江湖事，多練丹炁煞，武功之精進，簡直已到了脫胎換骨的境界，這一招驚雷迅風，挾忿而來，勢如暴風驚雷，力可崩山裂嶽，一股熱流，一陣啞嘯，向荊無常壓到。

荊無常明知馮浩難鬥，因之他語聲畢，掌風到，他那條五彩繽紛的身形，就如一縷彩煙般向後疾退，而天鐵玄劍也已抖彈而出，這一來，荊無常不得不佩服老一輩成名人物，饒是他身形如風，却也已挨上了下餘波，單祇掌風之尾，也已令荊無常有臉紅心跳之象，但是，雖然你是勉强讓過一招，馮浩仗以威震武林的七煞天罡掌是得理不饒人，第二招「陽烏吐芒」，右手一揮一個大圓形，將個荊無常攝向這個太陽七煞圈中，荊無常這一次是避無可避了，軟劍抖出一蓬銀星，劍聲嘶嘶中，奮力抖出這個「陽烏」禁圈。

好個荊無常，他在天鐵玄劍掃開了七煞掌的禁圈時，反手一招「長虹貫日」，劍芒吞吐中，向馮浩的頭、面、雙肩，連下十七下重招。

再聞一聲錚，荊無常立感玄劍劍身有一股熱力傳來，令其右手一震，虎口發燙，荊無常不由大吃一驚，這老道，那來如此神妙的功力，自己闖盪江湖廿年來，也不知會過多少成名人物，毀在天鐵玄劍之下，也大有人在，可說沒有三招不敗的事發生過，對孫繼眉自己也估得到，自己在最後有必勝之道，可是這個老道……

唉！自己一味狂妄，看來……

四外掌風如潮，壓力如山般，向荊無常壓到，荊無常奮力掙扎，這一次，馮浩爲求不再浪費時間，太陽七煞神掌中的「六龍馭日」吐出，這是象徵天上軌道，太陽環繞天道之力「六龍馭日」，說明太陽之威之重，於此可見，這一招威力之大之剛，荊無常才脫出陽烏禁圈，看來是凶多吉小矣。

「前輩，手下留情！」一聲驚惶叫聲中，聲到人到，馮浩待等看淸

人影時，一條五彩燦爛的人影，不知怎樣一來，爲來人擲出老遠，而一個年才廿四、五歲的樸實少年，雙手一陰一陽，宛如毒龍揚鬚般，與自己的太陽七煞鬥一個相持不下！

馮浩簡直心情激動得——「想死」，爲什麼？唉！愧也愧死啦！自己成名江湖之時，看來，眼前這個少年尚未出世，而今，自己仗以威震羣邪的七煞掌，却讓這個少年抵擋住，怎不叫馮老道懊恨欲死。

馮浩一招被阻，第二招是勉強拍出，可是，那少年却是臉色鄭重，一邊推出一掌，一邊誠誠懇懇地道：「前輩，請住手，小子還有話說。」

馮浩是莫名其妙的住了手，並且深情地看着這個小伙子。「你是誰，你是誰？」

「前輩，你請看，此人是誰？」

外邊又傳來一聲清脆的少女聲，蓬的一聲，祇見一個黑衣人擲在他眼前，馮浩一見此人，不由臉色一變道：「這是幹什麼啊？白道兄！」

「前輩，你還與他稱兄道弟，哼……難怪荊無常他把你視作眼中釘。」

這小丫頭在教訓老道士了，馮浩簡直是啼笑皆非，尚幸後面跟來的少年，却阻止了少女的話道：「妹子，妳也太放肆了，馮道長受人所愚，其實，爲人所愚又豈是他一個，就算常先生、華老夫婦，也不是全在此人計算中？」

「這位世兄好面善。」

「常叔叔，你難道忘了芙蓉城中的清虛室！」

「你是繼宗？」

「正是小侄。」

「你們，你們，呃！我那芙蓉兄呢？還有令堂？」

「死了，死在一個自己人手上。」

「什麼？」

「接下來，他也會毀了你，還有華氏夫婦二人。」

「你又說什麼？」

「這一個結婚卅年之慶賀事，其實是個陷阱，而你倆却中了此人之計，妹子說的話，雖說有感而發，其實也是實情，他們鼓勵你們，巧立名目，然後，來個一網打盡，常叔叔，你大可以問問這個白凱，他究竟是何居心呢？」

常太明簡直是爲重拳所擊，打得他滿眼金星，分明這一對少年男女已探出了某些陰謀，白凱，這多年的至交，他難道竟然利用了自己？

結婚卅年這的確是巧立名目，不過，自己確是受了白凱的唆使，搞這個貽笑方家的大會，可是，他倆也有另一個計較，希望江湖道有個聯盟，隱隱的他已發現有一股暗潮，將會掩沒整個武林道，不想，自己反而受人愚弄，聯盟尚未搞成，禍事却已降臨頭上。

「白道兄，你究竟在搞什麼鬼？」

「無可奉告！」白凱沉着地，也微帶輕視之意，說着自己以爲是挺有意思的話。

「白凱，你借刀殺人，你移禍江東，你用了滅絕人性的黑玉鬼燐粉，將個袁子與折磨至死，別人誤會是荊無常入莊殺人，試想，就算荊無常神通廣大，他那一身奇形怪狀的打扮，一入鐵血莊，豈有不爲人看出，他怎會如此肆無忌憚的拷問、殺人？」

馮浩不由暗恨自己荒唐，事情經人一點即明，而自己却讓自己人弄了個神智昏迷，這個台塌得不算小，實在，荊無常他怎敢如此大膽，深夜入莊，殺人示威，可是，自己却一口咬定是他，幾乎誤殺好人。

現在，他對白凱恨如切骨，當其聽得白凱尚在支吾不言，他即冷笑一聲道：「白凱，你能使毒，失敬失敬，名滿大江南北的仁義白家竟然會煉毒，並且又是江湖失傳多年的三屍鬼王門下的毒，好，眞是好，可是，你們不說出胸中圖謀，豈不是將你的雄心壯志湮沒無聞？大丈夫敢作敢爲，事無不可對人言，你爲何不說個清楚明白，憑你『無可奉告』四個字，就能了結一段段案嗎？哼！祇怕沒有這麼容易吧！白凱，你講是不講？」

白凱冷冷一笑，不再言語。不說話，換句新名辭，「沉默是最佳的對抗。」

可惜，白凱却忘了，七煞眞人、長春仙師馮浩的厲害，這七煞神掌乃是前明皇室密鎖大內的唯一秘笈，建文帝出走時，七煞秘笈才流出了江湖，可惜，一現即沒，馮浩之師祖，正是陪伴建文帝出走十四高手之一，傳到了馮浩手中，近年來，馮浩才算是登堂入室，蔚爲一代名家，而七煞掌最善於顚倒人身經脈、氣、血、大穴，馮浩從來沒用這種手法對付惡人，今日，他已看出事情嚴重，更痛恨自己人出賣了全體，如果不問出詳情，可不知日後有多少人得遭陰謀所害。

一聲慘叫，白凱已爲馮浩之七截手斷脈截經所苦，白凱想不到一時失愼，露出馬脚，更想不到這三個少年男女是如此的厲害，將自己阻了個縛手紮脚，自己罪狀已著，明知辯無可辯，希望來個抵死不言，待等大會開始，自己同黨下毒得手，自己還可以仗鐵血莊中羣雄相扶，換一個全身而退，不料，馮浩竟然對自己會下這種毒手。

全身骨節經絡，如被壓束，如受抽緊，幻覺上，全身被壓束得在往小處縮……試問這種苦，豈是一般人能忍受的，就算白凱爲江東武林世家，金剛伏魔掌，世稱第一，可是，一直以來祇有他對付人，幾時受過他人這樣待遇，他慘哼，他哀叫。

「講是不講？如果不講清楚明白，那麼，我還有更厲害的苛毒手法來款待你。」

「你！你我……相交……多年……」

「哼哼！對啊！相交多年，而你却如此對我，你已經不是人，你是禽獸不如的鬼……鬼！」常太明老淚縱橫，苦痛地接了一句，由此可見，他是如何痛心疾首啊！好朋友背後插一刀，可怖，而實在不近人情，而現在，當眞爲人所擒，竟然好意思講出相交多年的話來，那簡直是將友情作其爲非作歹的護身符了，試問，常太明那能忍受得住。

「講是不講？」馮浩仍然地問，第二招又已出手，可憐白凱他是半臥在地的人，却突然如鯉魚般，打挺而上，平擲而下，由此可見，這一下的苦楚，比第一招更重多倍了。

「你……你……好……狠……毒。」

「是我們狠毒，還是你陰毒？」馮浩冷冷的說道。

「鬆了我！我，我……講，我講！」

馮浩手起一掌，按住白凱的胸口，沉聲道：「講！」

白凱吁了一口氣，呻吟着：「痛！痛！痛……」

「講！已算便宜了你，如果講得不盡不實，哼哼！我舉手之際，令你痛苦萬分。」

「我講，我講！我，我也是無可奈何，九幽閻王，他逼使我，是他，給我毒藥，還有玉靈散，在……羣雄聚集時，暗中下在水缸中……煮飯、燒菜時，全沾上毒，然後你們全爲……九幽閻王的手中物、掌中奴……」

嘩然而叫，豁然而明，哼！正兇原來又是他這個萬惡的閻王。

看來，憑仗了毒藥，連毀了不少門戶，突然，常太明長嘆了一聲：「這多年未見的老魔頭，看來全給這個惡閻王解決了，當然，以毒攻毒，未嘗不是件好事，想不到萬毒歸一，助長其聲威，更憑仗其陰謀毒計，爲禍武林，這又能有幾個抵擋得住？」

「常叔叔，請問，你有何辦法，以阻抑這個陰謀？」

「至少，我這個老糊塗，出的糊塗主意，還有一些用，藉名華氏夫婦的三十週年結婚之喜，其實，我就是希望對武林中下個警告，望能結一聯盟，至少，結盟自保，然後覓機進擊，唉！那想到你想的，對頭也不是在睡覺，如果不是你們在中間打岔，岔出個新形勢，哼！中原武林就有一場大禍事了。」

「馮道長，你又有何打算？」

「毀了這個賊奴！」

「不，不！千萬不可。」

「小伙子，千萬不可？」

「小伙子，你……」

「常叔叔、馮道長，你們不認識他，他是山東毒龍，于七爺的後人。」

「是你，你沒死！」馮浩語氣充滿驚喜之意。「你已學成了毒龍神功，你……」

馮浩竟然想哭。「孩子，難爲你，眞正的難爲你。」

爲什麼這個七煞眞人，長春仙師會說出這種話，實在，修習毒龍神功，這苦難與危險，旁人根本不能明白其中之萬一，尤其是這苦痛折磨，每一日每一時，得歷盡千劫百災難，要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如果，唉！照匡本于的年紀來看，可能是極幼小的時候，就已在受災受難，幼童是最寶貴的時間，人家，全有父母珍惜，天眞無邪、無憂無慮，可是，匡本于却在與死亡作掙扎，在災難苦痛中硬撐，是有心人，那會不感到心酸鼻苦。

匡本于如此的誠懇，也如此尊敬地對馮浩道：「前輩，我沒什麼，眞的，不過，我是有些傻，如此而已。」

「我不與你講這些，」馮浩眼中淚無論如何忍不住，哽咽地道：「你叫我別毀了這個惡奴，爲什麼？你看，我不是比你更傻，嗯？」

「前輩，點他啞穴，將其全身扣住，算是爲外賊所傷，不過，在他被毀之前，要他寫一張字條，『依計行事』，就是這四個字，前輩，你該明白了，晚輩的意思是：引蛇出洞，看一個清楚明白。」

常太明、馮浩恍然而悟，連聲叫好，然後，依計行事……可是，荊無常却怔怔的望着遠處，對週圍發生的事，好像一無所覺，一無所聞那樣。

「荊世兄，你在做什麼？」

「我，沒什麼，我祇是想到了靜音師姊，還有焦氏雙鬼、鐵血鴛鴦。」

「哎！荊世兄，請問狄伯伯幾時遇害的？」

「什麼？狄一華出了事？」

「馮道長，你不知道？」

「狄一華素來獨來獨往，最不合羣，人是介乎邪正之間，與我們相識，却又不願多來往，何況，他

隱居西北青松谷，簡直與世無爭，我們祇知道他閉門納福，那想到他已歸了天啦！」

「我師傅死了二十年了。」

「二十年，死在家中？」

「不錯，死在青松谷，是華欽山所殺的。」

「啊！可有確證？」

「沒說得詳細明白，不過，却有人指證出。」

「不可能啊！華欽山在近廿年來，根本足不出戶，人在黃岡，哪能遠赴西北殺人，華欽山也不至於有分身之術。」

「常叔叔……你可以證明，華老未出過門？」

「其實，從于毒龍失事之時，他已立誓不履江湖，他已看破了一切，他哪會無端端的殺害狄一華，事實俱在，于毒龍失敗，祇有狄一華看得最清楚，華老對狄一華是發自心底的佩服，說別人殺害他，我還肯信，說華老，我祇有一句，莫名其妙。」

「哈哈！又是移禍江東之計。」

「大有可能。」

「馮道長、常前輩，不是我在潑冷水，我祇是請求你倆多加小心，愈是心腹知己，當他們有所行動時，就愈危險，期望兩位對小子的芻見微言，有所垂注。」

對啊！江湖上風險險惡，變幻無窮，白凱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不隨時提防，後果又會如何，兩老面面相覷，而暗暗心驚。

* * *

鐵血莊依然大擺筵席，白凱在羣雄的慰問之下，他祇能乾瞪着眼，流眼淚，華欽山夫婦並不能因爲一個人之事，而敗壞衆人之逸興，飛觴嘉賓，頻頻勸酒，飲宴一半，華欽山方說明此會之目的。

「小老不敢自命不凡，可是，武林中風潮迭起，不少好朋友，莫名其妙的失了踪，毀了門戶，據有心人暗中觀察，分明有個巨大陰謀在進行中，此人心懷大志，却也陰險萬分，如果中原武林道再不肯有所行動，小老眞怕在此君的陰謀蠶食之下，毀了中原武林道。」

「華老頭，你說得不錯！」

衆人一看，出口接聲的是滄州名敎師，虎爪天王劉善權，此人頗具俠名，並且，徒子最多，衆人可是不明白，他這番說話是贊同，還是別有他意。

「剛才，你說過，此人心懷大志，你可算是一言中的，此人就是希望統一武林道，至於陰謀、凶險，哼！這還說不上是不是，其實咱們走江湖的，又怎能心柔面軟的，刀頭上打滾的人，不是死，就是活，對付對頭，用重手，或者，用毒使陰，更是免不了。」

「住口！」愈聽愈不像話了，有人出聲阻住了劉善權的說話。「你到底是幫那一邊？」

「我，幫有力的一邊。」

「中原武林道是弱的了？」

「宗黑子，中原武林可也不算强啊，至少現在你就無法表現你是個强者。」

「你說什麼？」

「哈哈，使勁運氣試試，這就可明白我話中之意。」

衆人轟然起立，可是，却夾雜着幾聲尖哨聲，而一個個你掙我扎的哼聲中，苦矣，有不少人已發現，不知幾時中了暗算，中氣勁力，無法運用了。

「中毒！」有人慘然吐出這兩個字，在場人個個明白，有小人混入，在食物或酒菜中，做了手脚，每個人在悄沒形聲的擺佈下，中毒了。

華欽山不禁氣得臉色慘變，自知也不必再說下去，口中所提說的陰謀，竟已如斯嚮應，降臨在鐵血莊中，自己還在夢想聯盟江湖，以抗陰謀，嘿嘿，首當其衝的竟然是自己。

是自己一意孤行，害了人！

巧立什麼名目，藉口什麼宴會，好，反而授人以柄，助兇手陰謀得逞，來個一網打盡。

「是華某無能，反令各位隨我墮入奸計，我……」

「不必死啊，活啊的，敎主一到，就可分曉了。」

「劉善權，你，原來是奸細！」

「不，不，我是敎主座下，長江路的尊者是也。」

幾聲馬嘶，又有車聲轔轔，莊門被打開，一輛黃金爲骨的有篷大車，在一個全身黑衣、黑披風、套黑布面罩的人控制下，緩緩走入，立即有十幾個武林人士誠惶誠恐齊聲高叫：「迎接敎主，願敎主萬壽無疆。」可是，那黑衣人長鞭一抖，一聲道：「起立！」聲尖刺耳，而這些武林人士却如奉聖旨，哄然起立，畢恭畢敬地退往一旁。

「華氏賢伉儷、馮道艮、常先生、天南七子、鳳陽歐鏢頭、彭寨主、仇氏雙雄……還有，唉！年老了，有許多個後起之秀，却是難以叫得出來，不過，無論如何，你我還算有緣……嘿嘿！天雲娘子，其他事，妳就代我說明白了吧！」

「各位，想必已然有所明白，中了毒，哼！其實，不是毒，乃是我九幽宮中的玉靈散，別以爲玉靈散是苗疆萬聖門中的靈藥，事關萬聖門乃是九幽宮中的分支而已……」

好，大家明白了，這九幽宮分明已毀了萬聖門，將萬聖門收歸爲屬下，這個九幽宮，到底是何來歷，有這麼大的潛力？

「你們……就該明白，中了玉靈散，如無解藥，勢必會痛苦萬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至於現在，人如廢物，有何樂趣，敎主之意，希望你們能跟從敎主，共建武林大盟，然後東擊少林、廻掃武當……」

「口氣不小！」

「是誰不知死活？亂吹大氣，雙判官，代我搜出來凌遲示衆。」

大車中突然飛起兩條白影，雙手執哭喪棒，直撲大廳，耳聞兩聲慘叫，兩條人影擲出，衆人不禁大吃一驚，因爲，被擲出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那兩個所謂判官者的人。

黑衣人一聲怒吼道：「是誰？敢如此大膽，毀我九幽宮中的人！」

「是我！」常太明從容步出。

「還有我！」是馮浩。

「你們不怕玉靈散？」

「中了毒，形如廢物，這是你親口所說的啊！」

「啊！」

「嘿嘿！馮道艮，好沉着，可是，朋友，你就不怕你會累死了許多朋友？」

「就是向你要解藥，這兩個判官也讓我們餵了些玉靈散，哈哈！你看如何？」

「哈！這兩個膿包，辦事不力，死有餘辜，我又怎會施捨解藥。」

「好啊！可是，毀了你的寵姬，殺了你自己，我想，要取玉靈散解藥，就不難了吧！」莊外又傳來了一個少年的話聲，是這樣的沉着，也是這樣的嚴肅，衆人眼前一亮，祇見一對少年男女穩步而入，後面跟着個彩衣斑爛的漢子，突然，少年男女互佔一角，雙雙將左右手交拱，一陰一陽，而那個漢子，更是陰狠，一道白虹抖起，直彈向那輛金馬車，那黑衣人長鞭抖起，希望一煞來勢，可是，這幾個全是孤臣孽子，有爲而來，更且熟悉車中人的厲害，所以一出手，三人齊上，清虛玄勁首先分左右兩邊牽扯住黑衣人的長鞭，荊無常的劍法又陰又狠的，直彈車中。

「湯閻王，你與我滾出來！」是荊無常陰陽怪氣的呼叫聲，噗的一聲，長劍彈入車中，又聞得噗的一聲響，一股粉紅色的煙霧似狼煙般竄出，荊無常是身形一頓，借長劍反彈之力，直飛半空，衆人全爲這一股辛酸刺鼻之氣味，刺激得張不開眼。

天雲娘子本來爲孫氏兄妹之清虛玄勁所困，當粉紅色煙霧一現，又聽得車內有人尖叫道：「十盪十決，速退！」果然，一道烏油油的光影，由車中抖出，首先將荊無常逼出圈外，孫氏兄妹也爲這股觸鼻氣味所苦，天雲娘子的長鞭轉了個圈子，一輛大車一個急轉，好快的車、馬，轉眼之間，已奪圍而出，向莊門外竄出去。

轟然一聲巨響，衆人突見一條白虹，其疾如箭，如天神倒掛般，搭向車頂，一個天神般的少年，突在門牆上出現，祇聞得一聲長嘯，白虹倏的一起，幾聲驚叫聲中，嘩啦啦一聲巨響，衆人祇見黃金大車的篷頂，爲這少年抖手捲起。

就在此時，幾絲烏光，一條長鞭，直向那少年打到，明眼人一看就知，這烏光比長鞭更厲害十倍以上，有人還想出手相救，好個少年，左手手指連彈，烏光竟然爲其指力彈回，當時，聽得天雲娘子的厲嘯叫聲，而叭叭聲中，幾聲慘叫，黃金馬車已疾如星火般，向莊門外急馳而去。

一對少年男女身形一動，想追，那少年已飛身而下，阻住了這一對兄妹，道：「兩位不必多事了，先救這裡的武林朋友爲要。」

突然聽得連聲慘叫，匡本于臉色一變，祇見一片血光現，而十幾個潛伏在莊中的奸細，爲馮浩、常太明，還有荊無常所殺，匡本于還想喝止時，可惜，三人的出手實在太快，也可能是他們挾憤已久，有機會報仇，立使重手，根本連個考慮餘地也沒有。

匡本于臉色慘然，走進大廳，衆人見他抓住那個篷頂不放，不禁暗暗納悶，這又是爲了什麼，不過，目前必須向他道謝，如果不是這幾個少年英雄趕來，中原武林道落得一敗塗地，全軍覆沒，不過，所中的是玉靈散毒，又該如何？

匡本于將車篷的四角折斷，一角中藏有兩本薄薄的小冊子，一角中藏有兩隻黃金盒子，還有一角是一幅地圖，另一角乃是四隻小瓷瓶，他一笑對馮浩道：「馮道長，這一瓶是玉靈散解藥，你留下。」

「請問小英雄，尊姓大名？」

「匡本于！」

「不是，華老哥，他就是山東毒龍，于七的後人！」馮浩挑明了匡本于的面目，衆人哄然圍上，可是，匡本于苦笑了笑，是那樣的誠懇，也是如此的尊敬。「各位，小子有事，不便久留，對不起，對不起。」

衆英雄那肯放他走，可是外面傳來了一聲馬嘶聲，祇見一匹青驄馬，飛也似的奪門而進，一見匡本于，牠是揚蹄嗚嘶，匡本于長笑一聲，身形一動，才上了馬背，立時一條青影似神龍升空般，竄出莊門去了。

孫氏兄妹也不怠慢，飛身奔出，尚幸那些武林人士，祇顧注意了

匡本于，忽略了孫氏兄妹，所以很容易讓他們兄妹溜了出去，還想有所查詢，好，連個荊無常也走了個無影無踪。

不過，無論匡本于如何的謙退，不欲人知，可是，鐵血莊一會，毒龍憨俠之名，已風傳天下……

* * *

在往合肥的大道上，有四騎馬在行走，正是匡本于、孫氏兄妹，還有個荊無常。

荊無常現在比較正常了，穿了身新竹布衫，不過，有個色彩繽紛的包袱，說話還是那樣的陰陽怪氣：「我說匡老弟，往合肥走，是不是合肥有人等你？」

「不是。」

「那你到合肥去幹什麼？」

「誰說我到合肥去了？」

「那你到底要到哪裡去？」

「山東。」

「哈哈，你是去山東看看你的家鄉之地？」

「不！我得找那個惡閻王。」

「啊！還找他？」

「唉！我依稀有所明白，鐵筆、一喪、芙蓉、海棠、七星、閻王，而閻王最是可惡，也是最可怕的人物，姑姑要我去找閻王算賬，我相信這個九幽宮閻王與我有極大的關連，可能，是我眞正的對頭。」

「是武林的對頭。」孫繼宗補一句。

「唉！我們是芙蓉後人，海棠門看來毀了狄一華伯伯，尚有荊大哥的師姐，七星門莫名其妙失了踪。」

「我怕北斗門就是七星門。」

「那麼，誰是月明，誰是清光呢？」

「找到了閻王，可能有個水落石出。」

「或者是吧。」

「好！找閻王去。」

「哈！我們可眞是不怕死的傢伙。」

「你本來是無常嘛。」

轟然一聲大笑中，四騎人馬絕塵而去。

後面却有一個中年婦人暗暗垂淚。「七哥，你英靈不遠，我總算對你已有交代了。」

（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戈・文　可飛・圖

龍鳳英豪

上文提要： 魏王莊莊主段逸艮將王端正殺害，怕她女兒王之鳳來報仇，便誣說是天星堡堡主馬星武「殺人奪妻」，慫恿王之鳳和秦王島少島主秦必宗潛往天星堡暗殺馬星武，途中段逸艮將秦殺害，擬嫁禍給天星堡。王之鳳潛入天星堡，找老僕老吉壽查詢，知道母親並無失節，偷聽到堡主和少堡主馬少龍要替父親報仇，便對堡主表明她上了段的當……

送棺柩表白心聲　繞指劍刺殺惡賊

王之鳳瞪着雙目一看，見一位瘦骨如柴，穿着灰僧衣，戴着瓜皮灰色帽的師太，項掛唸珠，雙手合十，微垂着眼瞼走進來，她自己簡直不敢相信，這就是她一別多年的母親，是以一時悲從心起，哭叫了一聲：「娘！」急步撲了過去，抱着母親雙膝痛哭失聲跪了下去。

王夫人神情激動，淚如泉湧，她伸出乾枯的右手，急劇的戰抖，輕輕撫摸着王之鳳的秀髮，久久才悲痛的哭聲道：「可憐的孩子，妳爹臨終時，瞪大雙目等妳回來，嘴裡不停叫着妳的名字，但他沒有支持幾天，終於重傷而亡……」

說到最後，自己也泣不成聲了。

王之鳳更是悲聲哀號，五內俱裂。

稍頃之後，馬老堡主才寬慰的道：「靜之賢妹，鳳兒是和龍兒在魏王莊上遇見的，鳳兒在懷疑段逸艮涉嫌最大……」

王夫人聽得精神一振，立即止淚關切的問：「可查出有力證據？」

馬老夫人立即伸手相扶道：「賢妹，妳先坐下來，讓星武慢慢的告訴妳。」

馬老堡主不願王夫人受到嚴重刺激，祇得含糊的說道：「龍兒和鳳兒在魏王莊已找到了綫索，而且是千眞萬確，由於事態緊急，深怕段逸艮畏罪潛逃，所以愚兄讓鳳兒和妳會過面後，馬上就趕回去……」

王夫人神色一驚，不由轉首看了一眼仍在掩臉痛哭的女兒，同時問：「就鳳兒一人？」

馬老堡主說道：「當然還有龍兒和小燕。」

王夫人立即點頭道：「好，要去最好馬上去，千萬別讓段逸艮那老狗賊聞風而逃了。」

馬老堡主也怕久拖會變，立即望着馬少龍叮囑道：「凡事謹慎，不可多傷無辜，我們要的是段逸艮和杜夏三兩人……」

馬少龍憤怒塡胸，早已恨透了段逸艮，但對父親的叮囑，却必須牢記遵行，是以，急忙恭聲應了個是。

馬老堡主又望着王之鳳，關心的問：「鳳兒，妳可有趁手的兵刄？」

王之鳳見問，立即點頭抽噎道：「有，就是我師傅當年行道江湖用的『繞指劍』，現在正纏在腰中。」

馬老堡主立即讚許的頷首道：「好，你們三人現在可以走了。」

馬少龍和金小燕恭聲應是，王之鳳也抽噎着由椅上站起來。

王夫人擔心馬少龍三人力孤勢單，對付不了那老奸巨猾的段逸艮

，因而望着馬老堡主，關切的問：

「馬大哥，您不去？」

馬老堡主立即道：「他們三人去足夠了，我也要馬上離堡去辦一件比捉段逸艮還要重要的事。」

馬老夫人由於太關心丈夫的安危，不自覺的脫口問：「你可是要連夜去見秦老島主？」

王夫人首先聽得神色一驚，不由急聲問道：「怎麼，秦老島主也牽涉在內？」

馬老夫人雖然自覺失言，但他們都知道最好的挽救方法，就是不要急於辯白。

馬老堡主則凝重的道：「他雖然沒有牽涉在內，但也可能是個有力的證人！」

話聲甫落，屏門外人影一閃，一個神色略顯緊張的健壯老人，已匆匆的奔進來。

金小燕一見，脫口急聲道：「爹，您怎的也來了。」

匆匆走來的老人，正是馬府上的金總管，金小燕的父親金志城。

馬老堡主等人一見，立即迎入上房。

金總管一見馬老堡主，立即報告道：「啓稟老堡主，方才堡門上的堡丁前來報告，堡外一里多地處的樹林裡面，藏有匪徒！」

馬少龍一聽，立即沉聲道：「爹，孩兒先去看看。」

馬老堡主立即揮手阻止道：「不，慢着。」

說罷，又望着階下的金總管，問道：「樹林距堡外一里多地，雖說不遠，但這麼黑的天，他們怎麼能看見？」

金總管回答道：「啓稟堡主，堡丁們先聽到數里外有馬奔聲，而且是向着我們堡前馳來，但漸漸的蹄聲小了，而且林中有動靜！」

老堡主「噢」了一聲，問：「這事有多久了？」

金總管道：「有一會兒了，因爲方才發現了林中有動靜，堡丁們才派人來向您報告。」

馬老夫人首先憂慮的說：「該不會是最近那批土匪，流竄到我們這裡來吧？」

馬老堡主看了馬老夫人一眼，顯然不以爲然的。

接着，揮手一指院門外，立即望着馬少龍三人道：「龍兒，你們三人跟我來。」

說罷，當先向門外跑去。

馬少龍和金小燕，恭聲應了個是，舉步跟在馬老堡主身後。

王之鳳淚眼看了母親一眼，才毅然轉身跟着走去。

馬老堡主匆匆前進，直至走到大廳院中，才回身止步，望着馬少龍三人和急急趕來的金總管，說：

「林中那些人，很可能是段逸艮和杜夏三率衆前來觀看動靜的。」

王之鳳仍有些抽噎的點頭道：「是的，伯父，鳳兒方才也料到了。」

馬老堡主凝重的問：「你們三人可知道段逸艮爲何悄悄的趕來查看動靜。」

金小燕搶先回答：「可能是前來支援鳳姑娘……」

馬老堡主立即道：「傻丫頭，他們恨不得鳳兒被殺，除去他的心腹後患，他還會前來支援鳳兒嗎？」

馬少龍立即似有所悟的說：「爹，他們可是準備前來趁火打劫？」

馬老堡主立即點頭道：「對了，他們前來的目的，就是企圖趁我們堡中混亂之際，蜂擁的衝進來下手，趁亂殺了我們全家……」

馬少龍未待父親說完，又氣得轉首望了望王之鳳，沉聲問：「段逸艮可是和妳這樣計劃的？」

王之鳳見問，急得連忙搖頭，道：「沒有，絕對沒有，而我也沒有這麼要求他們……」

馬老堡主正色道：「段逸艮爲了證實他沒有說謊話，他絕不會對你鳳妹妹提起必要時支援的事……」

王之鳳立即似有所悟的說：「伯父說得不錯，鳳兒離開魏王莊時，段逸艮確曾表示，一旦混進堡來，一切就要看鳳兒自己的了，他說，『天星堡』不但銅牆鐵壁，鳳兒刺傷了伯父之後，能不能安全退出，他實在沒有十足的把握……」

「握」字出口，珠淚早已奪眶而出，接着又哭聲道：「當時鳳兒祇想到爲父報仇，根本沒想到能否全身而退的問題……」

話未說完，馬老堡主已慈祥的撫摸着王之鳳肩頭，親切的道：「鳳兒，現在是妳手刃父仇的機會到了，妳必須打起精神來應付機詐多謀的段逸艮，稍微疏忽，仍會喪命在他的手中。」

王之鳳一聽，立即切齒恨聲道：「稍時鳳兒碰上他，定必親手將他的心肝挖出來。」

馬老堡主一聽，急忙正色警告道：「交手之際，切忌暴怒急進，那樣非但不能奏功，反而誤事。」

馬少龍在旁急切的問：「爹，孩兒等趕到樹林，應該……」

話剛開口，馬老堡主已似有所悟的說：「噢！我們現在祇有將計就計，也許能捉住了段逸艮了。」

說罷，立即將馬少龍、金小燕以及王之鳳三人拉近前，低聲指示了一遍。

馬少龍三人聽得精神一振，但旋即問：「可是他們都有馬匹。」

馬老堡主立即道：「你們的馬

匹我會讓金總管隨後送去。」

馬少龍三人同時恭諾一聲，抱拳施禮，轉身向宅門跑去。

三人出了馬府，沿着昏黑的街道，直向堡門前飛身馳去。

尚未馳至堡門，在堡門下擔任巡邏的四個堡丁，已有兩人迎了過來。

馬少龍首先關切的問：「那些人走了沒有？」

兩個堡丁同時道：「好一會兒沒有動靜了。」

王之鳳插言道：「可有聽見一陣馬馳去的聲音？」

兩個堡丁雖對王之鳳有些陌生，但能跟少堡主一起來的當然是自己人，所以，搖頭答道：「也沒有。」

王之鳳立即斷然道：「那仍躲在林子裡。」

馬少龍一聽，急忙望着兩個堡丁，吩咐道：「快去告訴堡牆上的兄弟們知道，聽到堡外有打鬥聲音，便開始吆喝拿人。」

其中一個堡丁先恭聲應了個是，轉身向堡牆上飛跑去。

馬少龍立即又望着堡下的兩個堡丁揮手道：「快開堡門。」

兩個堡丁一聽，立即將粗大的門閂協力卸了下來，另一個堡丁打開轆車，輕輕的放下了吊橋。

馬少龍和金小燕、王之鳳，一俟將堡門拉開一道門縫，立即閃身縱了出去。

堡外原野黑漆，夜風強勁，挾有絲絲侵人的寒意。

王之鳳雖集中目力，依然無法看清楚那片樹林位於何處。

吊橋一放下，三人立即跑了過去。

馬少龍急忙一指前方，悄聲道：「鳳妹妹，樹林就在這個方向。」

王之鳳雖然看不見，但點了點頭，應了聲是。

緊接着右手一探纖腰，接着寒光一閃，她手中已多了一柄寬僅三分，長可盈尺的劍形軟條來。

馬少龍見王之鳳抽出來的兵刃，形如薄帶，寒光閃閃，尚不停的戰抖旋轉，知道就是「悟非」老師太昔年行走江湖所用的繞指劍了。

他雖然聽說「繞指劍」刃薄如紙，鋒利無比，完全用眞力和巧妙的招式施展，但這時大敵當前，時間緊迫，使他無暇拿過來參觀欣賞一番。

是以，也和金小燕互對一個眼神，輕按啞簧，悄悄將劍撤了出來。

王之鳳一見馬少龍兩人拔出劍來，立即一揮手勢，展開身法直向左前方跑去。

馬少龍和金小燕雙劍互相一碰，一個怒喝一個嬌叱，立即佯裝打鬥起來。

堡牆上的堡丁一見，立即紛紛高聲大叫大喝道：「拿人哪，攔住她……啊……不好，跑了……」

馬少龍和金小燕深怕王之鳳有失，不敢跑得太遠，立即提劍跟了下去。

兩人悄悄跟緊追在後，而身後堡牆上的堡丁仍在吆喝吶喊！

隨着飛馳的接近，前面果然出現一片樹林黑影。

王之鳳一見，心情激動，咬牙切齒，她一面作出跟蹌前進，身體受傷的樣子，一面想着稍時見到段逸艮後，必須一劍刺中他的要害，要他立時斃命劍下。

她這時已完全清楚了老賊的詭計陰謀，他不但害苦了她，險些中了詭計，而使得無知的秦必宗，也寃枉的搭上了一條性命，心念間，距離林前已不遠，而林內已有了隱隱泛光的眸子和人影閃動。

王之鳳見林中果然有人，恨不得一步衝進林中，一劍刺中段逸艮的前胸。

但是，她爲了免使對方起疑，不得不將身形慢了下來，表情痛苦，作出傷勢極重的樣子來。

就在這時，林內已傳出了一個驚急的低微聲音道：「杜師爺，來了，來了！」

王之鳳一聽，果然是杜夏三等人，當他想到杜夏三的嘴臉時，祇恨得牙根癢癢的。

接着便是杜夏三的焦急低聲問：「後面有沒有人追來？」

祇聽另一個人低聲道：「看不清楚，好像是沒有。」

接着是杜夏三的怨毒聲音道：「好，放她進來。」

口中發着呻吟痛苦的王之鳳一聽，眞是恨不得不顧一切的撲進林中，先把杜夏三的頭顱割了下來。

但是，她不敢違背馬老堡主的叮囑，立即故作絆倒，「哎唷」一聲，一頭撲向亂草中。

這是馬老堡主事先叮囑好的，絕對不能進入林內。

因爲，林內狹窄，不適較多的人圍攻閃避，被圍攻的人雖然武功高絕，仍要吃虧。

再者，彼等久藏林內，不但熟悉林中的形勢，而且已適應了林中的黑暗光度。

因此，馬老堡主要王之鳳在林外十丈附近較平坦處仆了下來。

果然就在王之鳳仆倒的同時，林緣邊上突然有人失聲道：「啊！她跌倒了。」

接着是另一個低叱道：「不要大聲叫！」

王之鳳一聽，立即提高了痛苦呻吟聲。

依然是方才那發話的那人，急聲道：「杜師爺，她受傷了。」

祇聽得杜夏三怒叱道：「先別出去，等一會兒，也許有人追了過來。」

王之鳳已清楚的聽到了杜夏三的聲音，便不能再裝沒聽見，是以，立即喘息痛苦的招呼道：「杜……杜……杜師爺，是我……我是王之鳳……」

祇聽得林中一個粗宏的聲音道：「杜師爺，要是有人追來早追到了，你怕什麼？」

接着是杜師爺不高興的說：「凡事以謹慎爲上……好，我們過去看看。」

接着一陣脚步踏草聲響，紛紛向這面走了過來。

王之鳳雖見杜夏三等人中計，但因爲還沒有聽到段逸艮的聲音，心中反而更加焦急煩惱，心想，這老賊莫非沒有來？

心念間，她已在草隙中看到由林中走出來的一羣人，他們都提着兵刄，看來至少有三十多人。

王之鳳看得出，這些大漢正是在小酒鋪僞裝匪徒的那批人。

那些人形成一個弧形向她走來，但狡猾的杜師爺，却遠遠走在那批人之後。

杜師爺兩眼烱烱，暗透緊張，刻意的在向這邊草中打量。

王之鳳一看沒有段逸艮，她心中眞是又急又恨，懊惱萬分。

但她却沒忘了左手捂着小腹，右手的繞指劍壓在身下，痛苦的望着杜夏三，哀聲道：「杜……杜師爺……快救我……我被馬少龍……刺傷了……」

話未說完，一羣大漢已將她團團圍在中間，紛紛俯身察看她的傷勢。

王之鳳一見，祇得僞裝羞急的怒聲道：「你們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其中一個大漢立即不高興的道：「現在活着不看，待會兒看死的呀？」

王之鳳故意昂起頭來，怒目瞪着那些人，怒叱道：「你……你敢對本姑娘無禮？」

說罷，又急忙痛苦的垂下頭來。

這時，杜師爺才怒斥道：「你們都閃開，我有話問她。」

說話間，分開衆人走了進來。

王之鳳要想在杜夏三的口中探出一些口風，祇得抬起頭來，哀求道：「杜師爺，你要趕快救我……」

杜師爺陰陰的一笑道：「那是當然，鳳姑娘，我問妳，妳得了手沒有？」

王之鳳咬牙切齒，有力的一點頭，恨聲道：「得手了，我一連刺他六劍……」

杜師爺立即捋着小鬍子，得意的笑了，同時，讚聲道：「好好，妳總算又爲本師爺立了一件大功勞……」

王之鳳强忍殺機怒火，喘息戰聲問：「杜……杜師爺……段老莊主……爲何沒來？」

杜師爺一聽，突然哈哈笑了，同時得意的說：「老莊主那有時間來此地，他早已帶着秦必宗的屍體趕往秦皇島去了。」

王之鳳一聽，懊惱萬分，眞的楞了。

祇聽得杜師爺嘿嘿兩聲，繼續道：「本師爺以爲妳一定會死在馬少龍的劍下，沒想到，天堂有路妳不走，地獄無門妳闖進來，正好送來讓本師爺殺了妳滅口，來個死無對證。」

說罷，突然怨毒的沉喝道：「來人哪，將她給我殺了！」

「了」字出口，突然轉身，數十大漢同時一聲暴喏。

也就在杜夏三「了」字出口，羣漢暴喏的同時，王之鳳已一聲不吭，嬌軀箭般射起，直向走出人圈外的杜師爺撲去。

羣漢一見，大吃一驚，紛紛驚呼：「杜師爺小心！」

但是，已經遲了。

王之鳳已一把抓住了杜師爺的後領，猛的一個旋身，已將他拉至身前，手中繞指劍突然變得畢直，寒光閃閃，迅即橫在杜師爺的咽喉之前。

驚啊了一聲的杜夏三，急忙一定驚魂，面色大變，渾身戰抖着跪了下來，下顎緊緊夾着繞指劍，連連哀聲求饒道：「鳳姑娘饒命……鳳姑娘饒命……」

但是，王之鳳理也不理，杏目含威的望着三十幾名各提兵刄大漢，怒叱道：「告訴你們，姑娘我沒有負傷，你們先害人，現在終於害了你們自己……」

祇見曾經在酒鋪發言的那個彪形大漢，冷冷一笑道：「鳳姑娘，你可別弄錯了，別自覺奇貨可居，拿着杜師爺的生死嚇唬人，告訴妳，殺了他就等於殺了一條狗而已……」

杜師爺一聽，渾身抖得更厲害了，脫口哀號要求道：「龐武師，救命呀，我杜夏三待你可不薄呀……」

但是，王之鳳却望着數十大漢，冷冷一笑道：「你們這羣爲虎作倀的歹徒，死到臨頭尚不覺悟，自已中了計尚且不知，回頭看一看，你們早就被人包圍了……」

數十大漢一聽，不少人脫口驚呼，回頭一看，俱都嚇傻了。

因爲，就在他們身後不遠處，

馬少龍、金小燕，各自手橫長劍，正滿面殺氣的瞪着他們。

馬少龍和金小燕所以一直沒有動手，一方面是王之鳳還沒有得手，一方面他們也恥於背後殺人。

但是，身形高大的龐武師却一揮手中大砍刀，怒聲吆喝道：「兄弟們，別楞着，他馬少龍的劍再快，一劍也殺不了咱們四十個，上！」

「上」字出口，大喝一聲，高舉着大砍刀當先向馬少龍撲去。

其餘人等，也紛紛大喝一聲，分別攻向金小燕和王之鳳以及撲向馬少龍。

王之鳳見杜夏三威脅不了對方這羣大漢，而且在他的口中也探出了段逸艮去了秦皇島，他本身已成了無用的東西。

尤其是她此番前來「天星堡」，完全是他這個狗奴才出的主意，而當初段逸艮設計暗算她父親，誰又敢說不是他出的主意。

心念電轉，嬌叱一聲，左手猛的將杜師爺的身前一推，右手的繞指劍向後一帶，杜夏三一聲慘叫，那顆狗頭已飛了起來。

緊接着，「噗」的一聲，一蓬鮮血，勢如噴泉般濺起一丈多高，洒了一大片，飛身向前撲來的十數大漢，俱濺了個滿身滿面。

十數大漢驚呼暴喝，紛紛閃避，身形也因而慢了一慢。

而王之鳳就趁對方身形閃避跳躍的一刹那，一聲嬌叱，飛身前撲，手中繞指劍快如靈蛇，似電打閃，在一片驚呼聲中，劃過了對方的面門、頭部和雙肩。

也就在王之鳳飛撲進攻的刹那間，攻向馬少龍和金小燕兩人的二十幾名大漢更慘，以在驚呼慘叫聲中，有的頭顱橫飛，有的斷臂削肩，有的攔腰被斬，有的已被劈爲兩段，更是慘不忍睹。

身爲武師領班的龐武師一見，大驚失色，魂飛天外，不由大喝一聲「快跑！」，轉身向林外飛馳疾逃。

他這一吆喝，反而引起了馬少龍的注意。

馬少龍轉首一看，殺死秦必宗的正是這個彪形大漢，是以，大喝一聲，身形電閃，直向龐武師撲去。

馬少龍的快劍出名，和他的身法奇快是相輔相成的。

祇見他一撲已到了龐武師的身後，寶劍快如閃電也劃過了對方的頸間。

一具高大無頭屍體，挾着噴泉般的鮮血，踉蹌了兩步，咚的一聲便栽倒地上。

其他幾人，早已吆喝一聲，抱頭逃竄，連跌帶爬的跑進了樹林內。

也就在這時，身後數十丈外已傳來了吆喝和馬蹄聲。

馬少龍一聽，立即出聲阻止了王之鳳和金小燕的追殺。

王之鳳橫劍恨聲道：「可是，這些人都是在小酒鋪參與殺害秦少島主和我們的人……」

馬少龍立即揮手道：「我們要殺的是段逸艮，而且，我們現在更重要的是如何先他而見到了秦老島主……」

金小燕却憂慮道：「可是，聽杜夏三說，段逸艮已挾着秦必宗的屍體先走了。」

話聲甫落，各乘快騎的金總管和另兩個堡丁，各拉一匹空馬，已如飛馳到了近前。

金總管和兩個堡丁飛身下馬，同時恭聲道：「少堡主，馬來了！」

馬少龍急步去接過了自己的紅鬃馬，同時望着向前拉馬的金小燕，道：「段逸艮雖然先上路，但他帶有馬車拉着棺材，不會走得太快。」

說話之間，三人已同時飛身上馬。

馬少龍立即望着金總管，吩咐道：「這些屍體最好在天亮之前處理好了。」

「了」字出口，急撥坐騎，直向前面的大道上疾馳而去。

王之鳳、金小燕，各自一聲嬌叱，放馬如飛的疾追而去。

三馬一馳上大道，放韁狂奔疾馳如飛的向前而去。

一陣飛馳，天光已經拂曉，田園村落，遠近可見。

祇見前面大道上的一側，一座小鎮間，看來祇有數十戶人家，鎮口正圍着一羣人。

馬少龍看得心中一動，脫口急聲道：「不好，小酒鋪老掌櫃可能出事了。」

王之鳳臉色一變道：「前面的小鎮，就是昨夜的那個小鎮嗎？」

金小燕見馬少龍已催馬向前，祇得回答道：「站着許多人的地方就是昨夜的小酒鋪。」

王之鳳一看那情形，心如刀割，由於她的一時糊塗，已經枉死了秦必宗，如今，如果再讓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也因她而死，那她王之鳳眞是罪孽深重，百死莫贖了！

心念間，一馬當先的馬少龍業已到了近前一看。

圍在小酒鋪門口的人早已紛紛閃開。

祇見馬少龍飛身下馬，急步走入小酒鋪內。

王之鳳和金小燕同時到達，雙雙下馬，也急步跑進了擠滿了人的小酒鋪。

祇見馬少龍正望着許多人中的

一個老者在詢問。

王之鳳擠過去一看，頓時如萬箭穿心，果然，那位可憐的老掌櫃由肩到胸被砍了一刀，早已死了。

祇聽得那個老者望着馬少龍，傷心的道：「最近的土匪太猖狂了，少堡主，你要請老堡主出來，爲地方除害呀！」

馬少龍俊面鐵青，目露寒芒，立即關切的問：「那個小夥計三禿兒？」

其餘的幾個人同時憤聲道：「三禿兒更慘，一顆禿頭都被棍子砸開了花。」

馬少龍一聽，立即急聲問：「三禿兒的屍體呢？」

幾個人同時回答道：「就在後院的牆角！」

馬少龍急忙一拉正在發呆的王之鳳，急聲道：「我們到後院去看一看。」

急忙一定神的王之鳳，竟痛哭嘶聲道：「不，我不要看了，我不要看了！」

說罷轉頭，急步奔向小酒舖外。

在場的人一看，俱都大感意外的楞了。

金小燕催促道：「我們趕快追吧！」

於是，馬少龍和金小燕立即緊跟王之鳳的身後，出了小酒舖，三人立即飛身上馬，繼續向前馳去。

圍觀的人家聽說「快追」，都以爲去追土匪，因而紛紛憤聲道：「少堡主，追上土匪不要殺，把他們留住活口捉回來。」

馬少龍縱馬飛馳，目光前視，他的瞳孔中，幾乎要噴出火來，對馬後人們的嘶叫，似乎根本沒有聽到。

王之鳳悲痛欲絕，雙手緊緊抓着鞍頭，不停的痛哭聲道：「他們這些人的心腸實在太狠毒了，就連老人家、孩童他都不放過……」

金小燕祇得安慰道：「鳳姑娘，妳也別難過，他們爲了滅口，就是再多兩個人他們也會殺掉！」

王之鳳聽吧，突然抬起頭來，淚痕滿面的瞋目望着天際，切齒恨聲道：「稍時，追上了段逸艮，我要一刀一刀的剮了他，剜出他的心來，一口一口的吃下去……」

金小燕見王之鳳神色淒厲，雙睛幾乎突出，看來着實怕人，不由安慰道：「鳳姑娘，妳放心，我們人輕馬快，一定能追得上段逸艮……」

王之鳳立即切齒道：「那是他的報應，那是上天有眼……」

天已正午，三匹快馬的身上都已有了汗。

一連穿過了數座鎮甸，馬少龍都沒停過馬休息，他內心的怒火之熾，也就由此可想而知了。

當他們經過最後一個大鎮，得知段逸艮率領着車馬等人，剛剛在一家客棧內啓程不久後，三人的精神俱爲之一振。

出了大鎮，繼續飛馳，不出二里，前面已現出了一隊馬車蠕蠕前行的影子。

馬少龍跨下的紅鬃馬，似乎知道已追上了所要追趕的人，立即昂首發出了一聲長嘶。

前面蠕蠕前進的車馬，聞聲一驚，不少人紛紛由馬背上回頭望來。

接着傳來一陣隱隱可聞的吆喝聲，塵土立時飛起來。

顯然，段逸艮見半日沒有人追來，因而午後緩緩前進，這時見有人追來，才又加速車馬飛馳。

帶有棺材的人馬，怎敵得上單人輕騎？

是以，距離愈拉愈近，漸漸已能看清了對方的衣著和相貌。

想是對方自知無法逃脫，讓過拉棺的馬車繼續飛馳，其餘人等一面急急跟進，一面頻頻回望。

馬少龍、王之鳳、金小燕，對護守車後的那些人都不陌生。

其中那個穿深褐色緞袍的老人，騎黑馬的即是罪魁禍首，魏王莊的老莊主段逸艮！

另兩位老者，一穿嶄新灰緞衣褲，一穿緞袍，均是段逸艮家中的常住客，其實就是段逸艮的護院保護者，較之一般武師又高了一籌罷了。

其餘十數人均爲大漢，但其中一名黑緞勁衣黑面膛，坐騎黑馬的大漢，却是黑道著名的獨行大盜「賽尉遲」。

祇見神情緊張，目露驚急的段逸艮，向着兩個老者一拱手，不知說些什麼，轉身催馬，帶領着數名大漢，護着拉棺馬車，繼續向前疾馳而去。

兩個老者和大盜「賽尉遲」，以及留下來的八九個大漢武師，紛紛撤出兵刃，一字排開，橫擋在路中央和左右。

王之鳳一見段逸艮護車逃走，更是怒火攻心，不由戟指一指，厲叱道：「老賊，站着，你就是跑到了天邊，姑娘也要活剝你的狗皮。」

說話之間，抖韁催馬，小蠻靴不停的蹬着馬腹。

但是，馬少龍却怒聲道：「不要管那老賊，這些人不打發了，別想過去！」

說罷橫肘，「嗆」的一聲將劍撤出來，同時繼續道：「賽尉遲是著名的獨行大盜，刀槍不入，練有一身橫練功夫，由我來對付。」

說着，又舉手一指兩個老者，

道：「穿灰緞衣的姓史，穿緞袍的姓曹……」

話未說完，距離已經不遠，馬已自動的慢了下來。

同時，對面姓史的老人，已瞋目大喝道：「馬少堡主，你的手段好狠毒，你設計殺害了秦少島主，居然還敢和賤婢王之鳳前來殺人滅口，奪回屍體。」

馬少龍理也不理，立即望着王之鳳、金小燕，急聲道：「不要中他們的拖延之計，殺……」

「殺」字出口，猛的一催座馬，一揮手中的劍，當先向黑馬上的「賽尉遲」衝去。

王之鳳和金小燕也分別一聲嬌叱，飛馬衝向了兩個老人。

其餘八九名大漢，大喝一聲，紛紛將馬散開，企圖將馬少龍三人圍在中央。

「賽尉遲」早已撤出了鑌鐵鞭，他久聞馬少龍馬術精絕，快馬快劍，因而不敢和馬少龍馬戰。

是以，一見馬少龍飛馬衝來，大喝一聲，騰身離馬，足尖剛踏地面，手中鞭已呼的一聲打向了紅鬃馬的前蹄。

紅鬃馬一驚，身形一斜，接着人立而起，同時發出一聲驚怒長嘶。

馬少龍一見「賽尉遲」躍馬，早已滾鞍甩蹬，就在紅鬃馬立起的同時，身形已滑過馬腹，挺劍刺向了「賽尉遲」。

「賽尉遲」大吃一驚，急忙旋身斜走，手中鑌鐵鞭一式「烏龍甩尾」，猛打馬少龍的斜肩。

馬少龍雙腳一踏實地，身劍有如一體，閃過掃來一鞭，劍尖已點向了「賽尉遲」的咽喉。

「賽尉遲」一見大驚失色，魂飛天外，怪叫一聲，仰身向後倒去。

這時，他才深悔不該聽信段逸艮的花言巧語，上了一次亡命的大當。

也就在他仰面後倒的同時，馬少龍進步欺身，一劍又點向他的肚臍。

「賽尉遲」見馬少龍劍劍指向他的要害，而劍勢又是奇快，知道今天難逃一死，於是，急喝一聲，挺身而起，同時厲聲喝道：「老子和你拚了！」

「了」方自出口，一點銀星已到了他的右眼前。

緊接着右眼一涼，痛徹心肺，眼前一片模糊，天光頓時黑暗。

「賽尉遲」就地亂滾，慘叫連聲，右手鞭胡打亂舞，鮮血由他的右眼中激射出來。

馬少龍一劍點中了「賽尉遲」的右眼，知道他稍時必死，立即轉頭去看下馬激戰的金小燕和王之鳳。

王之鳳形如瘋狂，咬牙切齒，逼得史姓老者一把刀不但少攻多守，而且步步後退。

金小燕的劍法畢竟稍欠火候，她和曹姓老者的一柄大摺扇，仍在劍來扇往的在激戰中。

七八個武師正企圖將馬少龍的座騎趕跑或用力砍倒，是以，三馬不時躍跳嘶叫。

馬少龍知道，這七八個武師不除掉或趕走，仍爲後患，是以，大喝一聲：「鼠輩找死！」飛身向附近的三人撲去。

七八個武師早已見馬少龍撲來，便知不妙，這時，再看到「賽尉遲」在地上翻滾慘叫，更是心驚膽戰。

是以，一見馬少龍飛身撲來，驚呼一聲：「少堡主饒命。」急撥坐馬落荒而逃。

其餘幾個武師一見，也紛紛的東逃西散。

就在這時，場中突然暴起一聲蒼勁慘叫！

馬少龍聞聲回頭，祇見神情如狂的王之鳳，剛剛把繞指劍由史姓老者的前胸內撤出來，而她的第二劍似乎正要刺向老者的咽喉。

馬少龍一見，脫口阻止道：「住手，段逸艮跑遠了。」

雖然馬少龍喝止得快，王之鳳的一劍，仍深深刺穿了老者的咽喉，劍尖直達頸後。

接着，金小燕的憤怒厲叱道：「老賊，休想走！」

馬少龍又轉頭一看，祇見曹姓老者神情惶恐，早已逃出七八丈外。

金小燕見祇有自己沒有得手，當然又羞又氣，是以，仗劍就待追出。

但是，急步跑向馬匹的馬少龍却大喝道：「小燕，快上馬，不要讓段逸艮跑掉了！」

說話之間，已至馬前，飛身上馬，縱馬向前追去。

一話不說的王之鳳早已縱落馬背上，立即放馬飛馳。

金小燕無奈，祇得上馬直追而去。

馬少龍三人這一快馬飛馳，「賽尉遲」等人的空馬，也跟在後面跑去。

是以，塵土大揚，遠遠看來，似乎有不少人馬。

不出片刻，前面又現塵影。

馬少龍一見，脫口急聲道：「那就是了！」

距離愈拉愈近，段逸艮等的人馬似乎慢了下來。

漸漸已能看清楚了那些人的衣著，走在最後馬上的，正是老賊段逸艮。

老賊段逸艮頻頻回頭，目露驚急，看他並不慌張的樣子，實在令

人費解。

繼而一想，馬少龍恍然大悟，立即望着王之鳳、金小燕，急聲吩咐道：「我們快把身體伏在馬鞍上，看情形，老賊以爲是他們自己的人回來了。」

金小燕一面伏身一面問：「這得多虧他們的空馬跟着跑來……」

話未說完，突然傳來隱約可聞的大聲道：「啓稟老莊主，都是空馬。」

接着有人驚呼道：「老莊主不好了，前頭是馬少堡主的寶馬，他們都伏在馬鞍上。」

馬少龍、王之鳳、金小燕三人雖然採取伏姿，但三人的目光都一瞬不瞬的盯着段逸艮。

這時距離不足二十丈，段逸艮的驚惶神情業已清楚可見。

祇見段逸艮一聽報告，渾身一戰，突然張大了嘴巴。

接着一定心神，急忙撥轉馬頭，吆喝一聲，連忙逃走。

馬少龍、王之鳳，同時直身大喝道：「老賊段逸艮那裡走？」

金小燕則大聲道：「不要慌，前面是唐河，老賊跑不了！」

但是，保護拉棺馬車的十餘武師，一見段逸艮逃走，都吆喝一聲，丟下了馬車，也跟着落荒而逃。

馬少龍三人是一心要捉着段逸艮，繼續向前追去。

就在這時，前面已現出一道河岸堤影，而大道盡頭的三五人家，正是唐河的小渡口。

王之鳳一見，不由急聲道：「如果老賊事先僱好了渡船那就糟了。」

如此一提，馬少龍和金小燕也慌了。

因爲，段逸艮城府甚深，老奸巨猾，根據他凡事早已預到，渡船恐怕早已僱好了。

馬少龍不由焦急的說：「不會錯了，看樣子老賊事先派人僱好了船隻了！」

金小燕却不以爲然的說道：「何以見得……」

馬少龍道：「老賊久歷江湖，自小在此長大，前面有唐河阻路他會不知道嗎？」

金小燕恍然道：「別人都落荒而逃，單單他一人照直跑……」

話未說完，王之鳳又焦急的恨聲道：「偏偏馬匹疲憊，汗水如洗……」

「洗」子方自出口，突然住口不說。

馬少龍和金小燕，也同時目光一亮，脫口驚啊，就在馬上驚喜得呆了。

因爲就在這時，前面小渡口前的民房後，緩緩走出一位身乘白馬銀髯老人。

那位老人，正是「天星堡」老堡主馬星武，馬少龍的父親。

馬老堡主神情肅穆，手捻銀髯，讓馬徐徐走至道路中央才將韁繩勒住。

頻頻惶急回頭的段逸艮似乎尚未發現，繼續向前飛馳。

王之鳳沒想到馬老堡主會在此時此地如此緊要的關頭出現在段逸艮的馬前，心中一陣激動，熱淚奪目而出，立時順腮而流了下來。

馬少龍則忍不住興奮的揮手高叫道：「爹，截住他，截住他！」

這時，段逸艮也突然發現了馬老堡主。

祇見他抬頭「啊」了一聲，頓時驚呆了！

直到坐騎又前跑了數丈，才急忙一定心神，慌忙撥馬，馳下大道就待落荒而逃。

但是，馬老堡主却沉聲道：「段逸艮，左右河岸，前有渡口，你跑得了嗎？」

段逸艮急忙勒馬，左右驚望，發現他已馳進了弧形的凹堤內。

一見進入死地，不由在鞍側「刷」的一聲拔出他仗以成名的虎頭刀來。

緊接着，怒目瞪着策馬進來的馬星武，厲聲道：「馬星武，老夫與你何怨何仇，你要如此害我？」

馬老堡主淡然一笑，道：「你陷害老夫的種種經過，老夫從不介意……」

段逸艮瞋目厲叱道：「那你爲何在此截下我？」

馬老堡主道：「那是老夫要你對王端正的女兒王之鳳，還她一個公道。」

段逸艮厲聲道：「王之鳳那賤婢和你的狗子馬少龍，計誘秦少島主……」

馬老堡主一聽，頓時大怒，不由得怒喝道：「住口！」

段逸艮冷冷一笑，道：「馬星武，你不要神氣，你今天雖然將老夫殺之滅口，嫁禍到老夫身上來，可是，昨夜向老夫拜壽，今晨絕早離去的賀客都知道這件事，你兒子和王之鳳幹的好事……」

話未說完，不遠處突然響起了一聲淒厲嬌叱道：「老賊納命來！」

厲叱聲中，挾着一陣急驟蹄聲，神情如狂，滿面淚痕的王之鳳已跑到來。

馬老堡主見王之鳳連人帶馬直向手提虎頭刀的段逸艮衝去，不由驚得脫口大喝，道：「鳳兒小心。」

但是，王之鳳又在大喝聲中，飛身離馬，連人帶劍，已刺向了段逸艮！

段逸艮大喝一聲：「賤婢找死！」虎頭刀趁勢向飛撲而來的王之鳳狠狠的砍到。

但是，就在他舉刀下砍的同時，王之鳳坐馬收勢不住，已衝上了他的馬腹。

兩馬同時一聲怒嘶，段逸艮的坐馬，猛的向前跑了兩步。

段逸艮身形一晃，虎頭刀同時砍空，凌空飛撲的王之鳳也直衝地上。

王之鳳自知衝勢太猛，落地必然拿樁不穩，是以，就在衝過段逸艮馬後的同時，手中繞指劍對準段逸艮的背後擲出。

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不會準確，繞指劍出手，她的身形也衝到了地面，趁勢一滾，立即騰身飛躍了起來。

也就在她飛躍的同時，已恍惚聽到段逸艮厲喝道：「賤婢膽敢暗算老夫！」

厲喝聲中，一道寒光已由她的脚下射向了地面。

王之鳳斜飛落地，一旁已響起了馬少龍的急喝聲：「小心接劍！」

「劍」字甫落，寒光已罩面，王之鳳恍惚早已看到了段逸艮下馬追來，慌急中伸手一接，五指剛好揑到護手處，但是，劍刄已劃破了她的虎口。

就在這刹那，段逸艮又大喝一聲，呼的一聲寒光直下。

王之鳳身形未穩，抓劍未牢，緊急間，趁勢就地一滾，順手抓起一塊卵石，已反臂打出。

祇聽「卜」的一聲響，同時悶哼一聲。

王之鳳知已打中，挺身躍起，却見段逸艮反身舉刀撲來，是以嬌叱一聲，進步欺身，揮劍向老賊掃去。

劍勢一阻，接着暴起一聲慘叫！

王之鳳旋身廻劍，段逸艮的軀體已被她攔腰斬爲兩截。想到秦必宗的枉死，老掌櫃和三禿子的相繼被殺，以及父親被他暗算，不由猛的將他舉起來。

但是，她的右手剛舉起，人影一閃，已被飛身過來的馬老堡主抵住，同時，寬慰的道：「段逸艮已死，絕不可再剜心割腹亂劍分屍，那樣就太過份了！」

王之鳳却望着馬老堡主，流淚哭聲道：「馬伯父，您可知道他連小酒舖的老掌櫃及小夥計都殺了嗎？」

馬老堡主却黯然道：「這也不能把錯都推給段逸艮一個人身上。」

王之鳳聽得渾身一戰，臉色大變，想想全盤經過，不由「呀」的一聲哭了，同時，緩緩跪了下去，痛哭失聲道：「馬伯父，鳳兒一下山就成了一個不仁不義，百死莫贖的不孝女兒了……」

馬老堡主雙目含淚，急忙將王之鳳扶了起來，同時又慈祥的說道：「鳳兒，快不要說傻話，起來，和妳龍哥哥回堡去吧！」

豈知，王之鳳竟斷然哭聲道：「不，鳳兒不回去了！」

馬老堡主和馬少龍聽得一楞，不由齊聲問：「那妳去哪裡？」

王之鳳流淚道：「鳳兒要去秦皇島，鳳兒要親自將秦少島主的屍體運回去……」

馬老堡主立即正色道：「送還屍體的事妳不宜去……」

王之鳳却堅決的道：「不！鳳兒的心意已定，任何人更改不了，秦老島主要殺我、要剮我也由他好了！」

馬老堡主凝重的想了一想，祇得黯然點頭道：「也好，老朽也不便強拗妳的意思，但是，凡事總要想到妳體弱多病的母親。」

王之鳳一聽，熱淚再度湧了出來，「咚」的一聲再度跪在地上，痛哭失聲道：「馬伯父，您對我們王家的大恩大德，鳳兒今生不能報了，祇有期諸來世了！」

馬老堡主急忙將王之鳳扶起，含淚寬慰道：「鳳兒，秦老島主並非橫蠻不講理之輩，祇要妳說話得體，他一定會饒過妳的。」

在一旁的馬少龍急道：「小燕，將馬車押來了。」

正待說什麼的王之鳳抬頭一看，祇見金小燕押着馬車已停在數丈之外的大道上，車上的車伕，依然面如土色，渾身在抖。

王之鳳再向馬老堡主一拜，才在馬少龍手裡將馬接過，踏蹬上馬，直向道上走去。

金小燕早已看見全部經過，是以僅道了聲珍重。

王之鳳押着馬車，徐徐前行，她的瘦削身影，隨着拉棺的馬車，終於消失在小渡口下……

（完）

鬥智威龍

現代都市偵探故事／沈西城・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億萬富豪滕子固邀請了四個國際知名偵探，目的是為他查獲一宗被劫案。有一個假扮警察的獨行大盜，於某日早上半途截劫了銀行的解款車，單人匹馬制服四個警衞員，卻沒有傷害他們，輕易地把一千萬美元劫走，事後警方動用了龐大的人力和物力追查，仍然茫無頭緒，四大名探聽後，居然拒絕所請……



美元充作魚餌　楊光果然上鈎

滕子固說：「我想找個人把這些鈔票搶走。」

「搶走？」梅萊深鎖濃眉。

「對！就像那一千萬美元一樣地被人搶走。」滕子固嘸了口口水：「換言之，就是重現案情。」

「有趣有趣。」包維輕輕拍了手掌：「不過，看起來，有點歪離常規。」

「倒不如說我是神經病吧！包維先生。」滕子固一語道破包維的含義：「對！看上去是有點歪離常規，但無可否認，案情可以得以重現，包維先生，你說是嗎？」

「不予置評。」包維仍然維持着他的紳士風度，回答得直截了當。

「祇有這樣，才能把案子歸入諸位辦案的特定範圍裏。」滕子固微笑地說，看來對自己所導演的這場戲，充滿了得意之情。

然而，四大名探沒有一個展示同意的表情。

滕子固不以為忤，續往下說：「警方暫時還不會了解年輕强盜的心理和動向，你們知道，香港的偵探，大多是窮人，根本想不透强盜拿到錢會怎麼辦，因此，到目前，仍舊是一籌莫展。」

「閣下的想法呢？」梅萊追問。

「我也不知道。」滕子固搖搖頭：「祇是這樣想過，强盜還在香港嗎？還是逃了去外國？鈔票怎樣花？可買了跑車？還是買了房子？總之沒有一個定論。」

「滕先生！聽你的意思，是想利用模特兒來當案情重現的主角了，對嗎？」麥昆問。

「對，我可以告訴諸位，我已選定了模特兒，不過，他本人不知道已被選中。」滕子固說。

施宇不知怎地，總覺得這樣做，對那個懵然不知的模特兒來說，太過殘忍。

「借問那位可憐的模特兒到底是誰？不會是我們四人當中的一個吧？」他故意把視線落在沉默寡言的包維身上。

「當然不會！你們四位大探長，精靈過人，我怎敢選你們作為我的模特兒呢？」滕子固連忙否定。

「你眞的能選到一個十全十美的模特兒嗎？」施宇懷疑地問。

「十全十美，當然不可能，不過……」滕子固頓了頓：「現時的青年人，思想十分單純，對千萬美元的反應，大同小異。」

「對！我同意，美國青年人大都如此。」包維冷冷說。

麥昆臉色一變，要待發作，梅萊伸手握住了他的手，搖了搖頭。麥昆勉强按耐下來。

「心理學家和警方的專家大致上已繪出了强盜的拼圖。」滕子固說。

麥昆卻在這時候叫了起來：「了不起！了不起！」麥昆有點兒興奮，看來，對滕子固的提議，十分贊同。

滕子固向陸平揚了揚手，陸平立刻把準備好的黑板從角落裏推了出來。

黑板是活動的，陸平輕輕一推，裏面的黑板就朝外翻了過來。那裏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字。為了方便四大名探，內容分別用中文、英文、法文等三國文字書寫。

這裏介紹給各位讀者看的，自然是中文部分：

①年齡二十五六歲，不會超過三十歲。

②是獨行大盜。

③性格內向，不喜與他人共事。

④八個月前，曾經打過電話向銀行勒索，從這方面研究，極有可能是一個深思熟慮的人物。

⑤血液是B型。（註：根據警方調查所得，疑犯曾寫信給銀行進行勒索，警方從郵票那裏套取了疑犯的唾沫，進行科學鑑證，查知其血型是B型。）

⑥沒有案底。

⑦對現場環境十分熟悉。

⑧不喝酒，謹慎、嚴肅、有潔癖。

⑨智商普通。

⑩精於駕駛，犯案時間充裕，看來不會是普通白領階級。

⑪喜愛賭博。（註：警方在案發的賊車中，發現馬會投注票。）

「這就是目前警方調查所得的十一項有關强盜的資料，我有幸地找到了一個完全符合這十一項條件的青年來作為我們的模特兒，現在，我就讓大家看看他的廬山眞面目。」滕子固興奮地：「陸平！開機！」

陸平連忙按了手上的遙控。

電視螢光幕上出現了一幢四層高的舊房子。

「這是一幢唐樓，離案發現場不到三百公尺，叫做和平大廈。」滕子固在解畫。

鏡頭慢慢地向前推進。

一個健壯的青年從大廈門口走了出來，他穿着黑茄克，步履輕快地向前走。

「讓我來介紹，這就是我們的模特兒。」滕子固說。

那青年才走了幾步，就住了腳。

鏡頭迅速快推到他的臉上，變成了一個大特寫。

青年的眉毛緊皺。

「這不是看到了我們在偷拍，而是陽光太刺眼。」滕子固解釋着。

「原來如此。」又是麥昆的聲音。

「他叫楊光，今年二十六歲，澳門中學畢業後就來香港就業。他做過不少行業，目前正處失業狀態。血型是B型。」滕子固說：「現在，他正要去沙田馬場。」

楊先生上了一輛陳舊的摩托車，急馳而去。

鏡頭轉到馬場，馬迷衆多。

楊光厠身馬迷羣中，正在聚精會神地賭馬。

不同其他馬迷，他喜怒未形於色，一場輸了，就把票子扔掉。

接着下來以後的鏡頭是一條長長的公路，一輛貨櫃車「隆」的一聲飛馳而過。

「楊光的鈔票一花光，他就去幹活，開長程貨櫃車。他駕車異常兇狠，你們看……」

就在這時，螢幕上出現了兩車爭路的鏡頭，楊光駕駛的貨櫃車，把一輛巨型貨車幾乎擠落山坡。

最後的一個鏡頭，楊光是一個人坐在公園的長椅上，附近，全都是一對對的情侶。

滕子固說：「他沒有甚麼朋友，據他的同事說，楊光為人偏激和孤獨，很難跟人共事。」

這時候，螢幕上的映像倏地消失了，發出「沙沙」的聲響。陸平一按遙控器，電視立刻關掉。

「怎樣？各位對我所選出來的模特兒還滿意嗎？」雖然這樣問，但從滕子固那歡愉的表情看來，對這個模特兒，他自己頗滿意。

接着，陸平又把楊光的近照和履歷書分派給四大名探。履歷書分用中英法三國文字書寫，方便四大名探閱讀。

準備如許週到，更令陸平覺得滕子固深不可測。看來，早在登報聘請職員之前，滕子固已選定了楊光作為第二宗千萬美元巨劫的理想人選了。

陸平這樣想，並非沒有根據，那卷錄影帶的拍攝日期，是在九月上旬。

「各位！你們有甚麼問題？我是指有關楊光的，不妨提出來！我樂意詳細作答。」滕子固掃視了四大名探一眼。

看來四大名探早已默許接辦這宗再現案件了。

梅萊把玩着他心愛的煙斗，微微地笑着。

包維仍然維持着他那冷傲的英國紳士風度，施宇則保持着他的灑脫，不發一言。

祇有麥昆，不脫美國人的爽朗，搶先發問。

「滕先生，請問你怎能令這位楊光去動手搶這一千萬美金呢？」

「哈！這個我早已安排好了。」

滕子固得意洋洋：「當然，這不會是一件易事，」

滕子固顯然爲自己能把楊光這條魚釣上而感到自豪。

麥昆側着耳朶用心地聽着。

「我們絕對不能打草驚蛇，所以要花一點時間。」滕子固敍述着：「如果沒有我那位擅於演戲的老朋友相助，我怕到現在還未能成事呢。」

麥昆的臉皮跳動了一下。

「他扮成一個工廠工人，混進馬場，藉機親近楊光。你們知道，在馬場是很容易交朋友的，兩人你一言，我一語，就成了朋友。至於箇中詳細情況嘛，我這位朋友到來時，就會向你們一一報告。」

四大名探聽着滕子固的敍述，誰也沒插口。

滕子固又往下說：「朋友有意無意地告訴楊光他認識一個億萬富豪，那就是我，想要在郊外買一幢住宅用地，爲此，他準備了千萬美元現金，如果能動動腦筋，就可以把那筆巨款據爲己有。最初嘛，楊光當然是半信半疑，經不起朋友之慫恿，過了一段時間，開始入信。前一陣子，親自打電話來問情況，還說近郊有一塊地皮，問我可有興趣。」滕子固嚥了口口水：「一個禮拜前，還給我送來了這一些文件。」

滕子固從寫字枱的抽屜取出一疊文件，放在枱上，給四大名探察看。

「這是地契，要仔細看，才知道是僞造的，技術不錯，可以掩人耳目。由此可以知道楊光這傢伙做事頗有計劃，正是最佳犯案人選。」滕子固說出了他心中的話。

「我有一個問題，想要請教。」梅萊忽然這樣說。

「請。」滕子固說。

「我幹這一行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到現在我還很窮，買不起像樣的洋房，因此聽到閣下動用一千萬美金去令案件重現，眞有點擔心。」梅萊淡淡地：「我要問的是，滕先生！爲甚麼你要押這把注，萬一有意外，豈不是平白損失一千萬美元嗎？」

滕子固立刻拍起手掌來：「好好，問得好！我期待這個問題已經很久了，你們想知否？」

「快說快說。」麥昆急不及待地催促。

滕子固往下說：「有三個原因，第一是我喜歡追尋刺激，這件事可以滿足我在這方面的要求。第二，我太有錢了，錢嘛，不在我心上。」說到這裏，他瞧了梅萊一下：「第三，是跟稅有關，與其便宜政府，倒不如拿來做自己愛做的事。」

「呀！苛稅猛於虎呀。」麥昆無限感嘆，美國是一個徵稅甚重的國家，麥昆必然是身受其害。

就在這時候，門鈴响了起來。

「呵呵，說到曹操，曹操就到，我的好朋友來了。」滕子固提到好朋友，臉上就堆滿了笑容。

陸平跑去應門。

門一打開，站在他前面的是一個鼻樑上戴着一副太陽眼鏡、下顎長鬚的男人。

由於太陽眼鏡的幅度頗大，遮去了大半邊臉孔，是以陸平無法知道對方的年齡。

男人身上披着一件米黃色的外套，可能沒有洗潔的緣故，肩膊那裏已佈滿了油蹟，十分污穢。

「你一定是陸平了，」那男人打量了陸平一眼：「嘿嘿！」跟着，他就脫掉外套，裏面赫然是一襲簇新的藍色西裝，領子上還結着一個同色的蝴蝶結。

挺了挺胸，就直朝會客廳走去。態度顯得異常傲慢。

「神氣個屁！哼！」

陸平心裏嘀咕着。對這位不速來客，陸平的印象跟對包維的幾乎完全一樣——一個討人厭的傢伙！

滕子固立即把那個男人介紹給四大名探。

「這是我的摯友麥西蒙！如果沒有他的鼎力相助，就不可能有今次這回事了。」滕子固拍了拍麥西蒙的肩，顯然十分欣賞他在這次事件中的表現。

麥西蒙受到滕子固的恭維，並沒有流露出謙虛的表情，他向四大名探行了個禮，用流利的英語說：「我戴着太陽眼鏡，跟各位說話，眞的是太沒有禮貌了，請你們多多包涵。還有，滕先生剛才雖然提到了我的名字，我還是請各位不要記在心上，最好在今天見了面之後，從此就把我忘掉。」

陸平瞪了麥西蒙一眼，越看越不順眼。

麥西蒙用十分優雅的英語在說話：「爲甚麼會說出這樣不恭的說話呢？主要是在今次的事件中，我是扮演一個神秘客的角色，沒有自我，我擔當的任務，也是滕先生希望我做的，」望了滕子固一眼：「祇是挑選一個合適的青年，游說他去搶掠那一千萬美元而已。如果我夾在楊光和諸位之間，那就祇會影響諸位大探長的思考，反而造成阻力。不過，假定我去協助楊光，那也不太合適，因爲今次的事件，犯案的是一個獨行强盜。所以，在我成功地勸服楊光去搶滕先生的鉅款之後，就會功成身退，祇會在暗角裏觀察他的一舉一動。在楊光的心目中，我由始至終是一個神秘客，不知我姓甚名誰，也不知我住在何

處，我祇是一個在馬場偶然遇到的神秘過客。」

四大名探聽了之後，誰也沒發言，這倒頗出乎陸平的意料之外。

「楊光怎麼樣了？」滕子固問。

「全在我們意料之中，」麥西蒙回答：「你告訴他決定買地皮後，他就浸淫在歡樂裏。」

「好好好。」滕子固滿意地笑了。

「他賣那塊假地皮給你？」麥西蒙問。

「現場附近。」滕子固回答。

「好！那裏靜得很，是下手的理想場所。」

「訂明六點交易，那時天色已黑，更方便下手啊！」滕子固說。

「昨天楊光不知從哪裏偷來一輛深藍色的豐田房車，跟强盜用的那輛幾乎一模一樣呢。」麥西蒙說。

滕子固點點頭，望着四大名探：「各位！三日後，案子就會重現。」

＊　＊　＊

十二月十日。

千萬美元巨劫案重現之日。

滕子固那天一早起來，料理公務。陸平隨侍在側，一切都沒有異樣，就跟平日一樣。

到了五點鐘，滕子固下令陸平把那三隻皮箱全搬進準備好的汽車車廂裏。

之後，滕子固就坐進了後車廂。

陸平自然而然地坐上了駕駛座位，負責駕車，直朝郊外駛去。

微雨下了起來。

雖然祇有五點鐘，冬日的街道已呈微暗，街燈倏地亮了起來。

「呀，就跟眞正的巨劫案一樣！也是一個下雨天呢。」

陸平駕着汽車，心中這樣在想。

所不同的是，眞正的案發那天，是早上九點二十分，而天下的並非微雨，而是豪雨夾雜着雷响。

陸平默默地駕着汽車，在他的腦海裏，不期然地浮現起兩個念頭來。

首先，他覺得自己是在做着一樁儍事。

接着就是想到了害怕。

汽車越接近郊外，這種不安感就更加强烈。

那個叫楊光的傢伙，可不是來玩的，他是拚了性命來搶這一千萬美元，換言之，他是眞的幹這宗案子。

稍有差池，他就會動手殺死滕子固和他。

想到這裏，陸平的雙手不由得發抖。

陸平目前唯一的希望就是楊光正如麥西蒙所說的那樣，萬分嚮往那個强盜的作風，以不傷任何人爲榮，否則可就危險了。

他一面駕着汽車，一面提出問題打破了沉默。

「滕先生！錢被搶了去後，你打算怎麼辦？」

滕子固並沒有立刻回答，他悠閒地掏出了一枝小雪茄，叼在嘴角，然後點了火，吸了一口，緩緩地呼出。

整個車廂瀰漫着香濃的雪茄味道。

陸平雖不抽煙，卻很喜歡雪茄的味道，他出力地嗅了一下，那不安的心情，彷彿刹那間就消失了。

「這是一種實驗。」滕子固慢條斯理地：「醫生爲了要醫治一種新的疾病，通常都會用動物來做臨床實驗。用的多是豚鼠。把病菌注入豚鼠身上，然後靜候觀察。楊光這個傢伙，就是那隻豚鼠，一千萬美金就是病菌。明白這一點，你自然知道下一步的程序是甚麼。」

「呀！你是要觀察楊光！」陸平叫了起來。

「對！」滕子固滿意地點點頭：「我正是要觀察他。强盜搶了那一千萬之後，到底會做甚麼？知道了這一點，就會想出逮捕的方法。」

陸平忽然之間同情起楊光這個人物了，在滕子固的心目中，他不過是一隻臨床接受試驗的豚鼠，那有多可憐！也在同一時間，他開始有點厭惡這個坐在後車廂的老闆滕子固來了。

「那麼！四大名探的任務到底是甚麼呢？讓他們拿着顯微鏡觀察楊光嗎？」陸平忍不住地問。

「你肯守秘密嗎？」滕子固忽然這樣問。

「如果不方便說，就不要說吧。」

「好。」滕子固大力地吸了口煙說：「告訴你吧！我是想試一試他們的實力，看看到底是否名不虛傳。」

「甚麼？」陸平不覺大吃一驚，向倒後鏡一望，滕子固的笑臉立刻「啪」的跳進了他的眼瞼裏。

「別那麼大驚小怪。」滕子固呵呵地笑着：「他們是否那麼了不起，聽過他們事蹟的人，大都會有這個疑問吧。」

「可是，他們過去已有不少實例可資証明。」陸平提出了自己的意見。

「對呀！」滕子固笑了一下：「不過，那些案件並非我們親歷其境，對嗎？」

陸平點點頭。

「還有，他們四個人都曾經有過失敗的紀錄。」滕子固又噴了一口雪茄。

「滕先生！你到底葫蘆裏賣甚麼藥？」陸平有點不解地追問。

「陸平！依你看，這四位名探有甚麼才幹呢？」

「哈！可多着呢！不過，最厲害的是他們有着普通人所沒有的腦袋。」

「對了！」滕子固拍了車背一下：「他們的腦袋可不比尋常，施宇的記憶力聽說勝過電腦，包維和麥昆具有敏銳的觀察力，還有那個梅萊，不但有驚人智慧，而且還兼備非同小可的耐力。憑他們這樣的優點，自然可以推測得到那個搶了千萬美元的强盜，目前到底在幹甚麼！還有，我已選用了楊光這個模特兒，他們直接參與了這宗案子，因此，很快就可以知道他們的推理是否正確。我已提供了足夠的情報給他們，甚至連血型都告訴了他們，他們不可能查不到。」

滕子固說完後，把雪茄按熄在煙灰缸裏。

陸平不覺吃了一驚，到這時候，他才明白滕子固的眞正目的，不在於偵破巨劫案，而在於測試四大名探的實力。(呀！多厲害的老頭兒呀！)

雨越下越大。

在這時候，車前閃出了一個人影。

陸平雖然在沉思之中，但是視綫可沒有離開過路面，立刻踏下煞掣。

由於下雨路滑，縱使在最適當的時刻煞掣，汽車還是朝前衝了五、六公尺才停下來。

一個穿着灰色雨衣的男人，正站在車前。

陸平把車窗搞低，探頭窗外罵：「喂！找死嗎？」

那穿雨衣的男人立即蹣跚地挨近過來。

「救命！救……命！」他一邊叫着，一邊雙手扶着車門。他的頭髮全給雨淋濕了，長髮黏着他的臉。

「甚麼事？」陸平喝問。

「我……我撞傷了人。」那男人氣咻咻地說：「車子不動了，請你幫幫忙。」

男人向前面一指，那裏有一輛黑色房車斜靠在行人道的側邊。

車胎底下躺着一個穿制服的人。

「你撞倒了警察？」陸平吃了一驚，他想起幾年前一宗交通意外，一個名流公子撞死了一個交通警員。

「是呀！不過，他還有氣。」男人說：「快！快救命！」

聲音有點顫抖，顯然在極度惶恐中。

陸平轉過身去請示滕子固。

「人命關天，陸平！你跟他去看看。」滕子固說。

陸平祇好下車，朝發生意外的地點走過去。

陡地他看到了那幢宏偉的建築物正矗立在近郊的林子裏。

那正是千萬美元巨劫案的現場。

這裏很靜，沒有行人，也沒有汽車。

「呀！馮氏大廈。」

才想到了這一點，背後已傳來滕子固的驚叫，連忙回轉頭，不知甚麼時候，滕子固已被人推出了汽車，跌倒在濕漉漉的馬路上。

那個穿雨衣的男人，像一頭靈猴似地，鑽進了汽車。

在陸平還未有任何動作之前，汽車已像風般地開走了。

「他媽的！」陸平忍不住罵起粗話來，跑過去想扶起地上的滕子固。

「別過來！」滕子固大聲地命令着。

陸平怔了怔。

滕子固這時已掙扎地爬了起來。

「他是楊光！一切照計劃行事。」滕子固拍了拍右手手掌：「可是額外加了這一筆——跌傷了手！哈哈哈……」

「眞的是楊光？」陸平半信半疑地，雖然看來那男人跟照片中的楊光有點相似，祇是雨水把長髮黏着他的臉孔，根本沒法看清楚他的樣貌。

「除了楊光，還會有誰在這裏埋伏。」滕子固用手帕抹了抹臉，很冷靜地說。

「可是那傢伙撞傷了警察呢。」陸平跑到那輛白色的汽車旁邊一看，不禁呆住了。

那是甚麼警察，祇是個警察人形而已。

最近警方爲了加强交通安全的宣傳，特製了不少警察人形，放在當眼的地方，警惕駕駛者，想不到居然被楊光利用來犯案。

這些人形製作，十分精細，五、六公尺以外的地方看過去，難分眞假。

「是人形。」陸平向滕子固報告。

滕子固笑了起來：「哈！那傢伙可有點兒頭腦。」

「老闆！虧你還那麼鎭定，那傢伙挾了巨款遠走高飛，可怎麼辦？」

「哪有那回事。」滕子固仍舊笑嘻嘻地。

「你這麼肯定？」陸平問。

「年輕人！別那麼衝動！你看看那輛汽車吧，可不是豐田房車呢！那輛豐田汽車一定是停在麥西蒙所說的地點，楊光會在那裏換車。」滕子固頓了頓：「那裏是有麥西蒙老弟呢！楊光全在我們的監視範圍下，插翼難飛。」

「要不要報警？」

「當然要！這是千萬美元巨劫案呀！」

「好！現在我去打電話。」陸平急忙地。

「慢着！」滕子固喝止了他：「來來來！這麼大的雨，站在這裏幹甚麼！進汽車裏休息一會吧。」

「休息？」陸平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不報警了？」

「當然要報！不過，原先的那宗巨劫案，報警報得很遲，警方在案發七小時才着手調查。我們不必要等七小時才報案，但至少要製造接近的條件，對嗎？」滕子固說完，鑽進了車廂。

陸平祇好跟了上去。

一個小時後，陸平利用大哥大電話報了警。

二十分鐘後，兩輛警車曳着燈光飛馳而來。

滕子固和陸平被請上一輛大型警車裏接受初步盤問。

起初，那位剪着平頭裝的中年探長還道是普通械劫案，顯得有點兒漫不經心。

直至滕子固報上了自己的姓名和說出被劫去一千萬美元，那探長才大吃一驚。

「眞的嗎？」他瞪起了眼睛問。

「難道以我滕子固的身份還會砌詞欺騙你們警方嗎？」滕子固火了：「今天晚上我約了人買一幅地皮，對方要現金交易，所以準備了現金。」

滕子固怒氣沖沖，把那張買地合約拿了出來，擲在探長的面前：「你自己看看。」

探長看了看，把合約交還滕子固。

「追查得怎麼樣了？」滕子固感興趣地問。

「我們會全力緝捕匪徒歸案，不過……」探長住了口。

「不過甚麼？」滕子固問。

「這次事件，顯然是一宗有計劃的行動。」探長說。

滕子固吃了一驚，肩膊微顫，望着探長。

探長點了點頭：「躺在車輪下的是警察人形，匪徒故意佈局，騙你們停車，方便下手。」

「這就奇了。」滕子固忽然這樣說。

探長望着滕子固。

「眞的太奇怪了，祇有那個跟我談生意的人才知道我會帶着一千萬美元去跟他交易的，沒有其他人會知道我的行踪。」滕子固說出心中話。

「他叫甚麼名字？」探長閃着大眼睛問。

滕子固從袋口裏摸出一張名片。

陸平斜乜着眼一瞧，名片上寫着「江孝成」三個字。明顯是子虛烏有的人物。

探長接過名片，看了看，就交給身邊的幹探，低聲地吩咐了幾句。

那幹探點點頭，拿了名片匆匆地下了車，穿過雨幕走進另一輛警車。

看來是利用警訊來調查這個「江孝成」。

「呀！必定是徒勞無功。」陸平心裏這樣想着時，眞想笑出來，他强忍着。

「呀！對了！滕先生！請問你可有看到那個强盜的臉孔？」探長忽然這樣問：「請你仔細想一下，這對我們十分重要。」探長提點着。

「當時，」滕子固瞇着眼，作出追索的樣子：「當時天色很黑，看不大清楚，那强盜好像是穿着灰白色的雨衣，年紀大約二十五、六歲，不到三十。」

探長把滕子固的話記錄在記事簿上，然後把那銳利的目光，瞥到陸平身上。

陸平不由得打了個冷顫，人做了虧心事，總是有點兒害怕的。

對楊光的樣貌，陸平知道得十分清楚，要他說出來，眞是易如拾芥，不過，他立時想到了一件事，那宗巨劫案的强盜，後來被人繪出了拼圖，但目擊者却說不大像。倉猝間見到的樣貌，往往是跟事實有差距的。

探長沒有說話，祇是目不轉瞬地望着陸平。

陸平會意地說：「我……我也看不清楚，因爲强盜一走到車前就告訴我撞倒了一個警察，我的注意力全放到那方面去了，沒留意去看他的樣子。還有……」

「請說下去。」探長手不停地在記錄。

「那時天下大雨，天色陰暗，雨水把强盜的頭髮全黏在臉上，根本看不到他的臉孔。」陸平這回可是實話實說。

探長把記事簿闔上，望了滕子固和陸平一眼，臉色很不好看，顯然對兩人的回答甚不滿意。

這也難怪，憑這幾句簡單的口供，人海茫茫，哪裏去尋這個强盜。

「兩位，現在請跟我到警署走一遭。」探長揮了揮手，警車開動了。

雨下得更大。

＊　＊　＊

第二天，雨開始稍停，早報新

聞版第一面，就刋登了這則新聞。

「千萬巨劫案，歷史重演
手法如出一轍，地點亦復相同」

滕子固一早就把早報讓四大名探看了一遍。

除了陸平看的是中文報紙外，其他三位名探看的都是英文報紙。

「我十分抱歉，我們這裏暫時還沒有法文報紙。」滕子固向梅萊道歉。

梅萊說：「沒關係，我的英語程度或許不如麥昆和包維兩位先生，看報紙還可以應付。」

「那就好了。」滕子固愉快地說：「我想你們大概可以開始推論此盜現在的行動了吧。」

四大名探沒有答話。

「在這宗事件中，我已提供了有關强盜的姓名、性格和血型，所以諸位一定不會有太大的困難去推論强盜下一步的行動。」滕子固說出了他個人的動機。

四大名探仍然保持着緘默。

滕子固往下說：「我的好朋友麥西蒙目前仍在暗中監視着楊光，所以諸位的推論是否正確，很快就會知道，當然……」頓了頓：「推論不正確者，就得退出這個遊戲。」

很明顯地，滕子固向四大名探擺出了一種「挑戰」的姿勢。陸平起初還擔心四大名探接受不了滕子固跡近蔑視的挑戰，豈料出乎他意料之外地，四大名探的臉上，不約而同地流露出欣喜的神色，顯然地，他們願意接受挑戰。

這一回，居然是傲慢的包維先開口。

「你大概忘記了我過往的事蹟了，滕先生。」語調仍舊冷冷的：「我包維面對任何挑戰，都不會畏縮的。」

「哈！那最好。」滕子固興奮地：「那麼我就首先聽聽包維先生的高見。」

「這個强盜，也就是模特兒楊光，不過是一個平凡的年輕人罷了，安排給這樣一個年輕人的行動，並不太難！好！就以現在作爲基礎來進行推論吧，」包維看了看牆上的時鐘：「强盜早已把一千萬的美鈔搬到自己家裏。昨天晚上，他一定很興奮，一整夜不能入睡，是以現在嘛，應該已兩眼充血，而房間的窗門一定關得緊緊，還拉上了窗簾，這是想跟外界隔絕以安自己的恐懼。當然，强盜已看過了早報和電視，留心警方的追查情況。情緒稍稍恢復後，他就會想到去安置那偷來的汽車，把它丟棄在不易爲人發現的場所。總之今天一整天裏，强盜會一直躲在屋子裏。」

滕子固說：「有一點我要提出，就是贓款的問題。包維先生一口咬定强盜把贓款帶回家裏，我覺得頗成問題，强盜何不把贓款藏在某處以求安全呢？」

包維一聽就笑了起來：「滕先生，人類並非依據理論而行事，是依據感情而行事的，尤其不平凡的人。」

「願聞其詳？」滕子固有點不明白。

「把贓款收藏在某處以求安全，理論上是絕對正確的，强盜有可能也想過這個問題。然而，當一千萬美金到了手，理論就崩潰了，强盜的感情支配了他的行動。」

「哦？」滕子固抬了抬眉。

「强盜在刹那間，會有兩種不安，其一是怕被警察抓到，白費心機。其二則是怕丟掉這一千萬美金。以目前的情況看來，强盜顯然是第二種不安多於第一種不安，因爲有了這種不安，强盜就會死抓着美金不放，如果收藏在廟宇地底，又怕會給流浪漢發現，那麼掘一個洞埋掉它吧，又害怕被野犬掘出來。既費氣力，而且又不能安心，倒不如把錢留在身邊。所以强盜一定把贓款收藏在家裏。」包維的推論，洋溢着無比的自信。

滕子固望向其他三名名探：「仍有其他高見嗎？」

三大名探，不發一言。

滕子固盯着麥昆：「麥昆先生，你覺得包維先生的推論正確嗎？」

麥昆點點頭。

施宇和梅萊同樣地點點頭。

看來，三大名探在這時候都同意了包維的推論。

「好吧！很快我們就會知道的了。」滕子固看了看手上的錶：「馬西蒙很快會打電話來。」

由於這一句話，四大名探的視線不期而然地落在那具金色的電話上。

包維仍然十分鎭定，陸平的心卻「噗通噗通」地跳了起來——（萬一推論落空，那可丟臉呀！）

不知怎地，他居然爲這個傲慢的老頭擔心起來。

包維果然名不虛傳，推論得合情合理，半點不容人置辯，然而，陸平卻想到，包維今次面對的對手可是中國人，而非他一直面對的英國人，中國人的特有性格，包維不一定清楚，用此推論會有漏洞。

這時，電話響了起來。

滕子固第一時間抓起了電話。

「呀！麥西蒙。」他嚷了起來，順手按了那個擴聲掣。

於是，人人都可以聽到電話裏麥西蒙的聲音。

滕：楊光怎麼樣了？

麥：他把鈔票搬上藍色的豐田汽車後，就直駛回家，之後就一直

沒有離開過。

滕：他沒有把鈔票運去別處嗎？

麥：全放在屋子裏，看來一時間不會藏去別處。

滕：屋裏的情況怎麼樣？

麥：窗門緊閉，還拉下了窗簾，不過肯定不會睡過覺，一直盯着那一千萬美元。

滕子固道了一聲「謝謝」後把電話掛上。

包維老頭兒的推理完全正確。

滕子固帶着佩服的神色說：「了不起！了不起！」

包維沒有任何謙虛的表示，挺了挺胸：「滕先生，請別忘記我是包維，從英國來的包維。」

看來包維挺愛國，在自滿之餘，仍不忘提英國。

案發後的第二天黃昏，警方在案發現場五百公尺以外的空地上，發現了滕子固的座駕。

當然，車廂裏的一千萬美金早已不翼而飛。

警方肯定强盜在空地換乘備好的車輛逃走。

同時，大衆媒介如電視、報章和週刊都表示强盜是有意模仿不久前發生過的那樁千萬巨劫案，甚至有些專家還透露强盜是同一個人。

陸平看到這些報導，忍不住笑了起來。這眞是貓捉老鼠的遊戲，滕子固是貓，警方是鼠。陸平有時幾乎忍不住衝動，想跑去警察局告訴那些辦案的偵探大老爺，强盜就是楊光。當然，每有這樣的衝動之際，他都爲那巨額報酬打消了「告密」的念頭。

强盜的拼圖發表了，是根據滕子固和陸平提供的口供拼製的，那自然是沒有半點像楊光。

陸平知道即使有人見到楊光，也不會把他跟那幅拼圖拉上任何的關係。

滕子固一看到報上發表的那幅拼圖，就呵呵笑了起來，顯得十分滿意和興奮。

「不像楊光那就好了，跟那宗千萬巨劫案的情況完全相同，拼圖不像强盜。」

「你怎麼知道拼圖不像呢？」陸平有點不服氣。

滕子固聳了聳肩：「這還不容易，目擊證人不是說過不像嗎？還有，如果眞的像，怕警方早已找到可疑人物了，到現在，警方還沒有任何動靜，那就證明那幅拼圖是有問題了。」

滕子固的推論有否包維那麼正確呢？陸平無法知道，他祇知道滕子固是一個擅玩遊戲的狡猾傢伙。

一個星期後，楊光用過的那輛藍色豐田汽車給發現在郊外的一處停車場裏。

這個行動，跟那個千萬巨劫案的强盜如出一轍，不但應了包維的推測，還令傳媒更相信兩案的强盜是同一個人。有一家晚報甚至標出了這樣的一條大題：

「兩千萬美元大盜踪影仍渺」

簡直就肯定是「一人犯兩案」了。

陸平也曾想過會否眞的是「一人犯兩案」呢？那是說，楊光根本就是第一案的强盜。

這樣想法，也是有依據的。

滕子固爲了案情重現，千方百計去找尋條件與原案强盜相同的模特兒，却找到了那個眞正的强盜。

這並非沒有可能的事。

不過，很快陸平又推翻了這個假設的想法。

既然强盜已搶到了一千萬美元，他還會多冒一次險去搶另一千萬美元嗎？

滕子固掃視了四大名探一眼：「好了！讓我們再來推論一下楊光接着下來的行動吧。」

連日以來，各大報章均是逸興遄飛地在談論這宗案件，這令案件的製造者滕子固有着無比的自豪，因此他的興緻顯得格外的高。

「直至目前爲止，包維先生的推論可以說是百分之百的對了，相信以各位先生的智慧，往後的推論也會達到同樣的標準。這樣，第一宗千萬美元巨劫案的破案日子將會指日可待。」滕子固滿懷信心地說。

「對我個人的推論獲得了百分之百的好成績，我當然覺得高興，」包維開口了：「不過，我總覺得這個楊光是一個笨蛋。」

「哦！」滕子固抬一抬眉：「願聞其詳。」

包維聳了聳肩：「他應該現在就逃到一個更安全的地方去才對。」

「你意思是……遠走高飛？」

「不！」包維搖了搖頭說：「我所說的安全地方是監獄。」包維把「監獄」這兩個字說得特別响亮。

滕子固滿臉狐疑：「包維先生，我有點不明白你的意思。」

「要避開警方，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監獄。滕先生，借問你警察爲甚麼要抓犯人？就是要送他進監獄，因此，他們絕對不會調查那些早已身繫囹圄的人，要是我是楊光，就會把美金找個穩靠地方藏好，然後犯一宗小案，被捕入獄。」包維說出了他的見解。

陸平隱隱覺得這番話以前好像曾經聽聞過，想了一想，這才記起這是十年前包維曾經調查過的一宗案子裏的情形。

「呀，頑固的老頭兒。」他搖了搖頭。

「我們覺得這個楊光的行動，在某種程度上，饒有趣呢！」施宇開口了。

滕子固和其他三大名探不約而同地望着施宇。

陸平的心情開始緊張了，這件事由開始以來，祇有包維一個人在獨領風騷，也許是狹隘的民族意識作祟，他總盼望施宇能壓倒其餘三位名探，替香港人爭回面子，是以施宇一開口，陸平就全神貫注地洗耳恭聽。

「楊光極力在追隨原案强盜的行動，駕駛藍色的豐田汽車來運載巨款，又把原車棄置停車場，由此可知道楊光跟那個强盜十分相似，對車都有同好。」施宇一口氣地說了出來之後，大力地喘了口氣。

「施先生的意思是，楊光十分仰慕那個原案强盜，對嗎？」滕子固問。

「是呀！不過……」施宇撥了撥跌落在額前的頭髮，想了一下，突然說：「也許我想過了頭吧。」

陸平有點兒明白施宇話裏頭的含義，他是在疑心楊光跟原案强盜是同一個人，也就是報上所說的「一人兩案」。

不過，報章說了出來，也就不能算是新發現了，多說一遍，沒有意義。想到這裏，陸平就有點兒不快。（施宇施宇！你爲何這麼不濟？）

「讓我來接包維先生的班吧。」美國麥昆終於開口了。

滕子固不禁大喜過望，說眞的，他一直希望麥昆能先於包維開口。

「在進行推論之前，我有一件事要澄清一下，就是我不以爲我個人不了解中國人，我指的是香港人。人類的行爲，是並沒有甚麼國界之分。不同國籍的人，性格一樣包含着貪婪、自私和懦弱，平凡的人，總不會有多大區別，所以我認爲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同一性格的。」麥昆說出了個人的開場白。

之後，他就對着陸平展示了美國人獨有的爽朗笑容：「陸先生，你同意我的看法嗎？」

陸平感覺這位美國名探對自己似乎有幾分好感，他也報以微笑。

麥昆吸了一口氣：「讓我來推論一下楊光接着下來的行動吧。」

這話一說出來，滿室的氣氛都緊張起來，英國的包維展示了他獨特的才能後，每個人都想看看美國麥昆的表演。

「基於上述的理由，我不會把楊光當成香港人來推論，因爲我堅信祇要是人類，不管是美國人與香港人，對金錢的反應都是一樣的。尤其是如今的年輕人，根本沒有國界之分，心境大抵相同，今天早上，在酒店裏看到了英文早報，讓我知道楊光即使被捕，刑罰也不外是十年之內，除了假期，大約坐七至八年就可以出獄，以刑罰而言，並不太重，所以楊光絕對不會怕自己被捕，他所害怕的就是失掉到手的巨款……」麥昆說到這裏，梅萊「呀」地低嚷了一聲，顯然同意麥昆的推論。

「謝謝！」麥昆站起來，向梅萊欠了欠身子：「楊光怕警方，並非怕被抓到給送進監獄裏，而是怕得而復失，千萬美金，對一個貧無立錐的青年，可能比性命還重要。因爲怕得而復失，所以他不會長期困守在自己家中，那些房子並不穩靠，下雨會漏水，天旱會火災。萬一漏水，浸濕鈔票，如何是好。又假定眞的發生了火災，鈔票給燒焦，豈非全功盡廢，凡此種種，都令楊光感到莫大的不安。還有，警方十分重視這宗案件，偵騎四出，早晚會作逐戶挨門的調查，與其如此，倒不如趁早逃走。」

「逃去哪裏呢？」滕子固忍不住問。

「逃去哪裏，我沒法知道，不過有兩點卻可以肯定。」麥昆回答。

「請說。」滕子固瀟洒地作了個「請說」的手勢。

「第一，楊光不會逃去新界那些鄉下地方，要知道，鄉下地方的居民最愛管閒事，一見生面人，就會千方百計地打聽，這樣就容易露出馬脚。」

「對！」陸平拍腿叫「好」。

麥昆望了他一眼，臉上又出現了那種美國式的微笑：「因此我推測楊光仍然會匿藏在市區，最繁雜的地方乃是最安全的處所，這是古今中外不移的眞理。其次嘛……」

麥昆掃視了衆人一眼：「由於怕漏水、火災，楊光一定會選一間穩靠的房子，說不定，現在他已看遍了所有報紙上的地產廣告，心裏已有了計劃呢！搬了家，楊光會買汽車。從案發的經過看來，楊光對汽車情有獨鍾，同時爲了逃走時快速的關係，他一定會買一輛性能高的跑車。對這一點，我很有自信。」

「楊光喜歡賭博，他會不會去賭？」滕子固問：「手邊有了這麼多的錢，應該會去賭錢吧。」

「我當然考慮過這一點。一個愛賭的人，絕對不輕易戒賭，不過，他一定是搬了房子，買了汽車後，這才會去賭。因爲楊光絕不可能把千萬巨款帶在身上，然後跑進馬場去賭，然而放在老家，又怕發生意外，這樣賭也不會賭得開心，所以即使是一個馬迷，也必然是在搬了家後，才會進場拚搏。」麥昆分析着。

「有道理！不過，他可以把鈔票放進跑車的行李箱裏，還不是安全了嗎？」滕子固反駁着。

「不！楊光絕對不會這樣做。」

「爲甚麼？你不是說過楊光爲了逃走時快速，一定會買一輛跑車的嗎？」滕子固不服地。

「我是說在萬不得已要逃的時候，楊光才會這樣做。去賭馬嘛，又哪會把一千萬美金放在車箱裏呢！人往往憑自己過往的經驗來判斷事物，楊光在劫案中，前後偷過兩輛汽車，一輛用來截停你們的汽車，一輛用來載走巨款，由此可見，以前他一定常常偷車。這樣的人，又怎會把鈔票放在車箱裏呢？不怕被人把車偷去嗎？」麥昆振振有詞。

「移居新房之後，有了安全感，楊光大概會買一個保險箱吧。」陸平插口說：「第一，這會讓他有一種安全的感覺；第二，也會令他有一種自豪感，香港以前有一個電影明星，不喜歡把鈔票放進銀行裡，喜歡放在家中的保險箱，一有空就取出來數數，這是一種樂趣。」

「說得好，」麥昆豎了大拇指：「有這個可能。不是我對香港人是否喜歡買保險箱這回事不大清楚，至少，在我認識的香港朋友中，就沒有人在家裡放有保險箱，他們都是銀行的忠誠顧客。所以我至今仍保留這一項推論，不能給予陸先生肯定的答案。」

麥昆說到這裡，吸了口煙斗：「我的推論暫時如此，萬望諸位多多賜教。」

其餘三位名探，不發一言。

滕子固笑了笑：「麥昆先生的推論，跟包維先生的同是一派，包維先生的推論已證實百分之百的正確，那麼麥昆先生還會錯嗎？」

「謝謝謬讚。」麥昆客氣地。

「好吧，我們現在惟有等候麥西蒙的報告了。」滕子固這樣說。

不知怎地，陸平對麥昆的推論絕無懷疑，雖然包維也對了，但是麥昆豈會輸給那個英國老頭。

六個人一起在等麥西蒙的電話。

但麥西蒙一直都沒有打來。

起初滕子固還强顏歡笑，接着，也隱隱地流露出焦慮的神色。

一直到了第二天的下午，有人按門鈴。

陸平應門，門外站着的居然是六個人牽腸掛肚的麥西蒙。

麥西蒙不請自來，最吃驚的自然是滕子固，他的眼睛一睜大，就闔不起來了。

「嗯！你不是監視楊光的嗎？」滕子固帶着責備的口吻問。

「不必再監視了。」麥西蒙戴着太陽眼鏡：「因爲不需要了，這才來看望你。」

「爲甚麼不留着？哎喲！楊光逃了？」滕子固叫了起來。

麥西蒙搖搖頭。

「被警方抓了去？」

麥西蒙又搖搖頭：「都不是。」

「嗯！你到底搞甚麼鬼？」滕子固沉不住氣了。

「老滕，你急甚麼呀！我辦事，你放心。」麥西蒙說。

「快說快說。」滕子固不停地催促。

「楊光眞的想溜了，大概覺得那房子不是安全之所吧。」麥西蒙說：「換上是我，抱着那堆鈔票，也難入睡呢。」

「嘖！這有甚麼稀奇，我們的麥昆先生早就料到了。」滕子固眼看麥西蒙如許鎮定，擔憂之念一掃而空。

「哦？」麥西蒙望向麥昆。

麥昆微笑回禮。

滕子固追問：「現在怎麼樣了？」

「我早於事前，在楊光家中裝上了竊聽器。前天，楊光就打電話到地產公司找房子，終於今早成交，他買了一間一千多呎的豪華單位呢。」

「在哪裡？麥昆先生說楊光一定是住在市中心。」滕子固盡往麥昆臉上貼金。

「對！眞的是市中心，可是你知道是哪裏嗎？」麥西蒙有點神秘兮兮的。

「我怎會知道。」滕子固說：「總不會住在我附近吧？」

「哈哈。」麥西蒙打了個哈哈：「當然不會是這裡，楊光住進了西貢的銀湖別墅。」

「甚麼？」滕子固跳了起來。

銀湖別墅正是滕子固的物業。

「銀湖別墅是我的物業，雖然叫做別墅，其實是酒店形式，剛落成不久，這個楊光，可眞有眼光呢！」滕子固一提到銀湖別墅，便掩不住興奮：「我眞想不到他會選中我的物業。」

麥西蒙笑着說：「既然楊光買了銀湖，那麼就更方便我們監視他的一切行動了。楊光已決定三日後搬進去，在這之前，我會在他的房子裡裝上竊聽器。」

「好極啦，請你多費心。對了，這以後，我們該走哪一步棋子呢？」滕子固笑呵呵地問四大名探。

四大名探同時把視線投射在滕子固身上，等待他的答案。

滕子固老實不客氣地發表了他的想法：「我們全部移居銀湖別墅吧！那是我的物業，剛落成不久，還有許多空置單位，大家住進去，當不成問題。」

（未完・二）

上文提要：神秘僱主要僱請專業殺手殺人之前，在十幾個殺手中以字柬傳訊，指揮他們行動方向。如有人稍現不滿或不耐煩，當晚即會在自己房中見到被罷免的通知並收到一份少量酬金。若被選中可獲三十萬兩白銀酬金，令這些人欲罷不能，食如雞肋，彼此間互相計算與妒忌。僱主彷佛似無處不在，無事不知，可誰也未見過僱主究竟是怎樣一個人……





殺手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殺手・魔鬼・如來佛

瑞興賭場擒老闆　殺人嫁禍索口供

「今夜你若不坐下來吃喝一頓，便別想離開！」

「好，劉某便喝兩杯！」劉大易言畢慢慢轉身，忽然又一個風車大轉身，十指如爪，向白袍青年胸膛刺去。

白袍青年不斷閃動，但始終擋住大門，曹建樹欲拔劍助他，却讓韋勤以眼色止住。

白袍青年身法看來並不覺得如何神妙，但偏生劉大易連攻十來招，居然連其半片衣角也沾不上，忽見劉大易一個轉身，自背後抓出一根以精鋼打造的爪子來，直奔白袍青年之胸膛！

這根爪子，形同人之掌及臂，長三尺，手掌五指張開微屈，這也是劉大易之成名兵器，「搜魂手」！

他一爪在手，威力大增，白袍青年身上沒有兵器，便有點攔截不住，他抓起一張櫈子抵擋。「噗」地一聲，五指插進櫈子，白袍青年不待他運功震碎櫈子，便將櫈子推出。

劉大易虞不及此，倉皇後退，突見他左手一抓一勾，勾住曹建樹之脖子，再將他拉到身前，以「搜魂手」抓住其胸腹！

「小兄弟，你閃得很快，可惜你朋友閃得太慢，如今請你讓開，否則你的朋友須先死在爪下。」

他這幾個動作一氣呵成，待曹建樹被制服，韋勤才恍然大悟。

白袍青年道：「好，算你狠，你走吧，但出了大門便得放人！」

劉大易「嘿嘿」冷笑，推着曹建樹向廳門走去，說時遲，那時快，只見白袍青年伸手抽出懸在曹建樹腰上之長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劍刺出！

劉大易只聽到一個拔劍的聲音，接着眼前一花，脖子上一陣冰涼，他知不妙，正想殺了曹建樹，不料體力隨着那一陣冰涼而迅速地消失，緊接着，雙眼一黑，便甚麼也不知道了。

韋勤只聽到「錚」地一道輕微的拔劍聲，尚不知發生何事，又聞一道長劍回匣的聲音，最後才見到劉大易把曹建樹拉倒，兩人一齊摔倒在地上，亦直至此時，他才見到劉大易脖子上有兩個血洞，鮮血正大量地自洞口湧出來。

曹建樹被劉大易制服，正在窩囊時，忽覺背後傳來一股大力，人便被拉倒於地。

白袍青年拍拍雙手，掰開劉大易的手臂，道：「被這斷煞了風景，眞是掃興！」

曹建樹站起身來，見到劉大易一身鮮血，雙眼圓睜，顫聲問道：「是你殺了他？」

韋勤亦同時問道：「樂兄弟，是你拔劍殺他的？」

白袍青年笑笑道：「難道兩位認爲他是自殺的？」

曹建樹道：「你是存心殺他的？爲何不讓他走？」

白袍青年輕輕嘆道：「不是我有心要殺他，是他有心要殺咱們，你們看！」他拈起銀針在菜裡面一沾，銀針立即變黑。

韋勤倏地變色。「幸虧樂兄發現，否則咱們……」

曹建樹道：「他爲何要毒殺咱們？」

白袍青年道：「這些酒菜已不能用，請兩位處理一下，待在下把屍體拉出去埋了，咱們再喝酒！」

曹建樹道：「請樂兄移玉，到小弟房裡！」

白袍青年背起劉大易的屍體，越牆而去。

韋勤喃喃地道：「那一劍……那一劍……」

「那一劍如何？」

韋勤雙眼露出恐懼之色。「那一劍無人能形容其速度……它就似自天上飛來的……有神鬼莫測之能！恐怕武林中無幾個人能躲得開！」

曹建樹露出悠然神往之色，望着白袍青年之去向，喃喃地唸道：「那一劍無人能形容其速度……」

＊　＊　＊

曹建樹返回自己房中，便看到桌子上放着一封信，還有一個布包，他一顆心立即往下沉。

「經過考驗，很可惜有人表現比閣下稍佳，只好割愛。爲補償閣下付出之努力，獻上一百兩黃金，聊表心意。知名不具。」

曹建樹坐在桌前，以手支額，腦海中一片空白，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難道有人比我還快找到？」想來想去自己與韋勤、姓樂的同時到達，斷不會是其他兩位當選，那麼機會只會落在另外的三位身上。

如果入選的是搜魂手劉大易，則其他人都還有機會，因爲他剛死，而僱主還不知道他已死了！

＊　＊　＊

韋勤回房之後，灯也不點，呆呆地坐在床上，他行事一向十分沉穩，但剛才看了白袍青年那一劍，心情便一直不能平復，甚至有點恐懼。

他自十七歲起，開始闖蕩江湖，今年已經三十七歲，二十年的時間，會過不少高手，亦見過不少奇招絕招，但似乎尚未見過威力這般大，這般令人心情激動，振奮人心的劍法。

那一劍沒有一點花招，但速度之快，連閃電兩字都不足以形容，那一劍，他到如今仍然深深烙印在腦海中，却沒法使出來。

刹那間，他想得很多，有時又覺得腦海一片空白，不覺時光已過，忽聞房門被人敲响，他沒好氣地問道：「誰？」

外面傳來曹建樹的聲音：「韋兄，是小弟！」

韋勤長身把門打開，曹建樹訝然問道：「烏灯瞎火，爲何不點灯？」他摸索着火摺子將灯點燃。

灯光一亮，他便見到桌子上有一封信，還有一個布包，乃嘆息道：「看來你也是落選了！」

韋勤忙將信撕開展閱，跟曹建樹那一信，一字不差，他嘆了一口氣，問道：「你可知是誰當選？」

曹建樹道：「咱們還有一絲希望，假如入選是劉大易，咱們便還有機會。」

韋勤雙眼空空洞洞地看着窗外。「沒有機會！當選的一定是姓樂的那小子！」

「你憑甚麼如此肯定？」

「因爲咱們五個人，沒有一個能擋得住他那一劍！」

曹建樹道：「他那一劍到底如何厲害，你倒說來聽聽！」

韋勤一動不動，連眼睛都不眨一下。「我想過好幾種身法，但沒有一種有五成把握，能閃避得過！你自認比之劉大易如何？他剛才連一個動作都來不及反應！可能連閃避的念頭都還未產生，便已死了！」

他忽然走到窗前，將窗戶推開，望着夜空，喃喃地道：「他對他那一劍，最少有九成的把握，因爲你人在敵人手中，必須一擊必中，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他收劍回匣，劉大易和你還未倒地！天下間能夠閃避他這一劍的，數不出五個人！」

曹建樹吸了一口氣。「如此說來，咱們在他眼中都是小孩子了！」

「事實是如此！劉大易下毒，咱們都沒有發覺，他却看得清清楚楚！就憑這一點，便教我這老江湖，佩服至五體投地！」

「你說他是什麼人？我想來想去，殺手行中，似乎沒有一個姓樂的高手！」

「你以爲他眞的姓樂？」韋勤又嘆了一口氣：「甚至他是不是殺手，都有疑問！」

「但僱主要僱的是殺手中的高手，他若是殺手，必定是殺手之王！」

外面忽然傳來白袍青年的聲音：「誰是殺手之王？」

＊　＊　＊

房內灯光明亮，桌上的酒菜冒着熱氣。

三個殺手重整杯碟，這一次最先舉杯邀飲的却是曹建樹。「剛才多謝樂兄相救，否則小弟危矣！這

一杯是小弟特地謝樂兄的！」

白袍青年握住酒杯。「在下須先說明一下，這一杯應該由小弟敬你才對！若我放他走，曹兄便不會遇險，若在下提醒你，你亦不會落在他手中，是以這一杯是小弟替曹兄壓驚的！」

曹建樹未曾喝酒，雙頰已有點發紅。「樂兄這樣說，豈不愧煞小弟？」

韋勤道：「你們兩位都別爭，這一杯該由韋某敬樂兄的！」

白袍青年哈哈笑道：「韋兄若是酒癮發作，要先喝幾杯，小弟沒有意見，若說你有理由敬小弟，則小弟倒願聽聽道理！」

「若非樂兄弟發覺酒菜已被劉大易做了手脚，此刻咱們早已到閻羅王那裡報到了！你說該不該敬你？」

曹建樹接口道：「說得有理，剛才算樂兄有理，咱們誰也不用敬誰，但老韋這個理由，便足讓小弟跟老韋一齊敬你！」

「好，我腹中的酒蟲早已耐不住了，喝了吧！」白袍青年一仰脖便將杯中物乾了，三人同時舉箸。

韋勤又舉一杯道：「這一杯酒不是敬你，是恭喜你，接成大生意！」

「這個理由很充足！」白袍青年似乎酒量甚豪，又乾了一杯。

曹建樹問道：「樂兄，你眞的當選了？」

白袍青年雙眼瞪住他，反問：「曹兄是不是還想跟我爭生意？」

曹建樹淡淡一笑：「小弟還有自知之明，生意讓你接去，好過給『笑面殺神』跟那個女妖怪！」

「她不是女妖怪，她叫做『紅衣羅剎』！」

韋勤脫口道：「原來是她！只因她穿了套綠衣，是以一直沒想到她！」

「她殺人時才穿紅衣！」

曹建樹目注白袍青年。「你對她很瞭解？你對殺手行內的高手，全部很瞭解？」

「七八成吧！」白袍青年忽然抬頭，道：「生意雖大，但那錢絕對不好賺，在下想邀兩位入伙，不知兩位肯不肯幹？」

曹建樹毫不思索地道：「小弟當然肯！」

韋勤則問道：「韋某是否可以先知道目標是什麼人？」

白袍青年搖搖頭。「咱們還是遵守行規比較好！除非兩人肯合作，而且又到了適當的時候，在下自然會告訴你們！」他頓了一頓，續道：「不過，有一點在下須先說清楚的：咱們要殺的人，可能不止一個，而且十分危險！這些很可能不是好人，殺人之後，事後也用不着內疚！」

韋勤沉吟了一下，問道：「咱們若入伙，能夠得到幾成酬金？」

「你們兩個各三成，我佔四成！兩位認爲合不合理？」

韋勤滿意地點點頭。「萬一在未完成任務之前，咱們便被殺了，可否給一點安家費？」

「可以！我會視進度而定多寡，由開始行動那一天算起！」白袍青年臉色一沉，聲音帶着煞氣。「但合作之後，不許三心兩意，不許出賣同伴，不但如此，還得互相配合，方有成功希望！還有……」

說至此，白袍青年雙眼射出兩道凌厲之目光，在韋勤和曹建樹臉上掃過。「兩位必須聽命於我，我若不說理由，兩位便不要多問！若兩位肯合作，則在下將會爲你倆作些防護之措施！原則上，在下絕對希望兩位活下去！」

曹建樹道：「這些條件我都可以答應。就看老韋了！」

「他負擔很重，且讓他好好考慮一下！」

韋勤雙眼一睜，反問：「閣下對韋某一切都明瞭？」

「七八成，對兩位之爲人亦稍有瞭解，否則也不會邀你們入伙。」

韋勤一直低頭吃着悶酒，忽然將酒杯沉沉地放下，一字一頓地道：「韋某答應跟你合作做這票生意，也答應你的條件！」

白袍青年大喜。「希望大家合作愉快，盡力完成任務，大家乾一杯！」

三人乾了杯之後，白袍青年又道：「有一件事在下要先告訴兩位！在下姓樂，雙名滿天！以後暗中聯繫時，稱老六！老韋稱老大，小曹稱小姐……」

曹建樹急道：「爲何要稱小弟爲小姐？」

「這可避免暴露，須知咱們的對手，人數不少，耳目衆多！」

曹建樹老大不願意，半晌方道：「到底咱們要殺什麼人，你什麼時候方肯講？」

「我只能告訴兩位，這是一件神聖的任務！」

「好，那我就不問，但第一步咱們該如何做？」

「漏夜離開此處，出了城之後，分頭去開封，在張宅園子裡見面！三天內一定要抵達！路上大家最好小心一點，還得注意『紅衣羅剎』及『笑面殺神』，提防他們破壞！」樂滿天言畢便將灯吹熄。

* * *

曹建樹和韋勤依約抵達張宅園子。

張宅園子跟別的酒樓不同，雖有美人相陪，但悉隨尊便，並不勉

强客人。因此客人可以只住而不着人荐枕，只是房租比客棧要貴一點。

錢對韋勤及曹建樹倒不是問題，問題是天色已晚，樂滿天仍未到達。

園子裡叫喊聲伴着男女之鬧笑聲，响成一片，韋勤和曹建樹心中有事，更加睡不着覺。

兩人唯恐暴露，當然也不敢打招呼。曹建樹已忍不住，跑到外面走了幾趟，不但不見樂滿天之踪影，連暗號留言也沒有。

街上灯光已由絢燦，而至闌珊，樂滿天仍未出現。遠處傳來三更的梆子聲，曹建樹再也忍不住，敲開韋勤的房門。

「老韋，你說樂滿天是不是遇了險？」

韋勤神情十分沉重。「按說武林中，已無幾個能制服得了他……唉，不管如何，咱們還得等等他！」

「他不會騙咱們吧？」

韋勤微微一笑。「曹兄弟一點也不像是個殺手！做殺手的，若連這一點信心及耐心都沒有，早就死了，回去睡吧！」

曹建樹快快地回房，不料床上已有人，他吃了一驚，正要呼叫，那人却道：「不必驚慌，是我！」

曹建樹又驚又喜地道：「你幾時到的？」

「剛剛到！不要點灯。張宅園子已全滿了，今夜再沒有房間，我便在此將就一下。」

「不行！我不習慣跟人睡！」

樂滿天笑道：「你上床睡吧，我坐在椅子上打個盹便行！」言畢下床。

曹建樹似怕他佔了床，連忙坐了過去，問道：「你遇到麻煩了！還是被『紅衣羅剎』他們中途攔截？」

樂滿天道：「我去辦事，幸不辱命，此刻尚未天亮，我亦不算失信！」

「你去辦什麼事？」

「請記住咱們之間的協議！總之此刻起，我所做的事，都跟咱們的生意有關，算起來還順利。」

「明天咱們去何處？還在這裡麼？」

「明天你倆到城東棗莊等我，你屆時順便通知一下老大，如今睡吧！」樂滿天言畢便不再出聲。

曹建樹躺在床上，久久却不能成眠，待他醒來時，紅日滿窗，樂滿天已不在。

* * *

下了幾天雪，今日出奇地出了一個大太陽。

陽光照在皚皚的積雪上，發出刺眼的白光，棗莊外，處處雪堆，曹建樹正好站在一堆積雪後面，他雙眼幾乎睜不開。

他忽然覺得自己像個呆子，什麼事都不知道，只聽樂滿天的命令。

可是他對樂滿天比對韋勤更有好感，那韋勤就像一尊石像般，休想自其神態表情，看清其心。他從來就猜不出韋勤在想些什麼！

想想三個剛認識的人，居然會合作去做一宗極端危險的生意，深覺滑稽！

棗莊居然像座死莊，大白天裡，竟無人出入。曹建樹忍不住道：「老大，咱們進去找一找，如何？」

無奈韋勤一動也不動地站着，哼哈也沒一聲。

正在不耐間，只見樂滿天斯斯然自莊內走出來，一身白衣跟冰雪融成一體，曹建樹忽然覺得他十分瀟洒英挺，忍不住低下頭去。

「累兩位久候，如今請進來！」樂滿天言畢又轉身走回莊內，韋勤與曹建樹忙跟上去。

樂滿天停步在一座土屋前，取出鑰匙，將門鎖打開，廳內連桌子也沒一張，只有半張倒塌了的椅子，一地灰塵，樑上蛛封，看來已久無人居住，却不知他如何有鎖匙。

樂滿天待他倆進去，又將門關上，然後一同到小廳內道：「兩位，咱們的任務十分艱巨，希望你們能盡一切力量協助小弟完成！」他又自懷內掏出兩張銀票，一人分發一張。

曹建樹低頭一看，却是四海銀莊的兩萬兩銀票。

「每到一個階段，在下都會適當給一點酧勞！」

「請問如今咱們第一步該如何做？」

「開封城內有一位叫封藝生的人，未知兩位聽過否？」

韋勤道：「聽說他是位財主，幾代下來都很有錢，在城內有不少田地，但爲人樂善好施，頗得人望。」

「這只是表面上的，他有錢這不錯，但如今手頭上並不多，可是他又需要很多錢，是故便走上歪路……」

曹建樹又忍不住問道：「咱們要對付的，就是他？」

「今晚他着人到黃財主家洗劫，可是他只是隱在背後，但我要抓到証據，迫他就範。」

「黃財主？可是上幾個月風傳他要收購潘樓的那位黃作修？」韋勤問道：「既然他隱在背後，咱們有何辦法抓到証據？除非能混進封家裡面，但只有一天，恐怕來不及準備！」

「封藝生表面上不嫖不賭，但城內的瑞興賭場却是他開的，當然

表面上的老闆是傅高樹，他的人都養在瑞興賭場內，每逢有什麼重要的行動，他必到瑞興賭場去，咱們若能混進賭場，便有機會！」

韋勤又道：「但賭場一般白天不開門，咱們如何進去？」

「混進去！他雖有門，但牆上却沒有門！」樂滿天臉色凝重地道：「再提醒兩位一下，封藝生本人之武功可能不錯，賭場裡也養了好幾名好手，兩位萬勿大意！」

曹建樹問道：「你去不去？」

「我去！我會光明正大地進去跟他們賭錢，兩位便相機進內，找到密室，相信能抓到証據；不過，千萬勿打草驚蛇，最好由我來決定！」

曹建樹問道：「這些資料是你搜羅到的？」

「是僱主提供之唯一線索，以後全靠咱們自己之努力了！也因此封藝生對咱們來說，實在太重要了！」

「咱們何時行動？」

「離開此地之後，咱們三人便分開，我會等封藝生進入瑞興賭場半個時辰，才拍門進內賭錢，兩位相機行事，不過兩位最好易容才上路！」

曹建樹輕笑道：「咱們若易了容，你還認得出咱們麼！」

樂滿天道：「我相信沒有問題！如今兩位可以走了！需要跟你們聯絡的時候，我自然會出現，若不出現，兩位也不必去找我！如今兩位走吧！」

* * *

開封城最大的賭場不是瑞興，而是東京，但賭得起大錢，又賭得凶的人，都寧願去瑞興玩幾手，因爲瑞興本錢足夠，任你賭多大，都能奉陪。

開封的賭場，一般由酉牌開始營業，一直到第二天交寅時爲止，不過當然有例外。

樂滿天到達瑞興門外時，方交申牌，大門緊閉，門口連個人也沒有，他却上前拍門。

封藝生剛由後門進去賭場內不久，換而言之，樂滿天必須提早進去，否則封藝生離開後，一切計劃便成泡影。

他拍了好一會門，裡面方有人問道：「誰呀？若是來玩兩把的，酉牌再來！」

「在下手癢不能等到酉牌時分了，我身上有五萬兩銀子。咱們就賭五手如何，每手一萬兩銀子！」

也許這個數目令人心動，裡面那人道：「客官請稍候，待小的請示一下再回您！」

過了一陣，鐵門「咿呀」一聲打開，兩位衣着光鮮，打扮斯文的漢子，彬彬有禮地請樂滿天進內。

「哎，好氣悶，怎不開幾扇窗子！」樂滿天邊說邊瀏覽一下瑞興賭場的佈置，地方不大，只放了幾張桌子，但看來十分寬敞舒適，佈置華麗而大方。

「客官想賭什麼？」

「賭骰子吧，乾脆！」

一位漢子請樂滿天在一張靠背椅坐下，又有人立即奉上香茗又遞上熱呼呼的毛巾，「爺，您先擦把臉，肚子餓麼？要吃點東西麼？咱們廚子的牛肚湯，遠近馳名，這時候，火候正好，您來一碗麼？」

夥計們倒十分殷勤，樂滿天點點頭，「那就來一碗吧！」順手塞了一錠銀子給他。

這一手大得夥計們的「賞識」，紛紛上來獻殷勤。牛肚湯送上來。「爺，您吃完就開始。」

樂滿天對毒藥天生有預感，一望那碗湯，便知沒有下過毒。牛肚做得的確不錯，那碗湯是用牛骨熬成的，更加有滋味。

一大碗吃光，樂滿天搓搓肚子，哈哈笑道：「就輸到把口袋裡的錢輸光，也不怕餓肚子了！」

正說着，自內走出一位三十七八歲的漢子來，瘦削的身材，面皮蒼白，毫無表情，但手指修長而纖細，樂滿天一望便知這是位好手。

那漢子把一隻海碗擱在桌子上，把骰子抛下碗中，骰子碰到海碗，發出清脆的響聲，「客官準備怎樣賭？」

「在下怎樣賭，你們都能接受？」

「在一般情況下，都能接受！」

「好，咱們也乾脆一點，一次賭一萬兩銀子，輪流先抛骰子，你有沒有問題？」

「可以。」那漢子臉上沒有半絲表情，似乎認定樂滿天必敗無疑。「你先抛！」

「不，方式是由我提出來，還是由你先抛，比較公平！」

衆人都覺得樂滿天有點傻氣，簡直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脚，那漢子道：「你先挑三個骰子來，咱們這裡賭得公正，骰子裡絕不會灌鉛，你先檢查一下！」

樂滿天只看了幾眼，便知道骰子全是用牛角做的，是故立即點頭答應。

那漢子道了聲有僭，抓起三個骰子便往海碗裡一抛，却抛出一個四五六來，依例樂滿天已不用抛，便輸了，只見他臉不改色，將一張壹萬兩的銀票抛給對方。

這次輪到樂滿天先抛，他隨手一抛，也是個四五六，結果一樣，主人也不用抛便輸了。

幸虧他也乾脆，立即將那張銀票丟回給樂滿天，這次又輪到那漢子了，他隨手一抛，又是一個四五

六，樂滿天又將那張銀票推到他面前，然後輕輕鬆鬆抓起骰子往碗內抛去，赫然又是四五六！

這時候，兩人都知道遇上眞正的高手，因爲看不出對方動過手脚。

兩人一來一往，各勝一場，這樣下去，賭場不但賺不到錢，還得陪客人玩耍，外加奉送一碗牛肚湯！

圍在桌前的人越來越多，有兩個忍不住在兩旁坐了下去，這兩人都其貌不揚，年紀看來已在五六十歲以上，樂滿天看來毫不在意，又抓起骰子來，往碗內一抛。

那三顆骰子在碗內不斷轉動跳動，時間比往常任何一次都要長，轉了老半天，第一顆停下來的是兩點，第二顆是一點，最後停下來的竟然是三點。

么二三，這手抛出去之後，樂滿天便徹底地輸了，接着那漢子又抛出一個四五六，樂滿天已輸了兩萬兩。

這次又輪到樂滿天了，他默運玄功，掌中抓住三顆骰子，在碗口上盤桓了一下，倏地張掌抛下，這一次，他有十足的把握，抛出四五六！

第一顆骰子停下來，是個四點，第二顆又是四點，第三顆抛出來的，如果是二，就是兩點，如果是六，就是六點。樂滿天心目中認定這若不是六，便是五，則尚有勝機。

不料，那顆骰子將停未停之際，明明是六點，忽然一個翻身，把底下的一面現了出來，却是個一點。

旁人都笑了起來，但樂滿天亦已知道，有人在桌子下面暗做手脚，他不動聲息地道：「一點還有機會，您請吧！」

一點最多只能打平，重新再來，斷沒有比一點還小的，除非那漢子抛出來的么二三！

那漢子不慌不忙地抛下骰子，他表情跟叮叮噹噹的響聲一樣令人感到愉快！

樂滿天目光同樣充滿了信心。

第一顆骰子停下來，是個六點，第二顆骰子已看出將是個五點，誰知自側翻了個身，又是六點，第三顆還在移動，只要它不是一點，便又可贏一萬兩銀子。

那顆骰子看來是四點，但在這時候，骰子倏地自碗裡彈高了幾寸，接着「卜」的一聲輕响，竟凌空爆裂，像一團粉末般，洒在碗裡。

樂滿天輕嘆一聲：「不知這算是幾點？甚麼都沒有，當然是零，一點大還是零點大，諸位能否說句公道話？」

那漢子臉色一變，抛出一張壹萬兩的銀票給樂滿天。「好功夫！瑞興賭場開張至今七個年頭，頭一遭遇到這樣的高手！」

樂滿天慢條斯理地道：「今日在下方知爲何瑞興賭場會賺這麼多錢，原來賭錢的時候，還有很多隱形的助手，佩服佩服！」

左首那位老頭問道：「小哥是從哪裡來的？」

「在下自西面來。」

「西邊那裡？」

「昨夜在鄭州城歇宿一夜，老丈有何指教？」

那老頭勃然變色，「老夫素來不喜跟人說笑，是問你仙鄉何處？」

「老丈剛才那句話，可沒有這個意思，」樂滿天道：「通常要問人籍貫，應該先報上自己的，這是禮貌，莫非老丈連這個也不懂得？」

「老夫山東萊陽人氏！」

樂滿天搖搖頭：「不對，聽老丈的口音，應是山西人氏，你既然不誠，在下也未必要說眞的！小可乃嶺南人氏也！」他回頭又塞了一塊碎銀給一位打手。「勞煩你再替我弄一碗牛肚湯來，一萬兩銀子，吃兩碗湯，實在太貴了！」

那老頭見他不將自己放在眼內，再也按捺不住，伸手在桌子上拍了一記，那口海碗跳起來半天高，樂滿天從容地道：「動怒會傷肝脾，老丈何事發這麼大的火？何況這張桌子也沒得罪您！」

右首那老頭像個癆病鬼似的，蓄着三綹短髯，稀稀疏疏的，就像深秋中山坡上的草兒般，讓人覺得時日無多。只聽他乾咳一聲：「原來你是來找……咳咳，麻煩的，咳咳……你可是找錯地方了，咳咳……」他每說幾字話便要咳嗽一番。

樂滿天目光一亮，道：「閣下大概便是『病閻羅』閻三郎了，失敬失敬！閻前輩說錯了，在下是誠心來賭錢的，怎說來找麻煩？請問兩位前輩一聲，是誰先在桌子下做手脚的，原來你們只准人輸，不許人家贏你們的，氣量淺呀，生意還能發展麼？」

閻三郎又咳了起來。「你想走着出去還是躺着出去？」

樂滿天眨眨眼。「晚輩有點不明白，請前輩解釋一下，以解晚輩茅塞。」

「走出去，就是如今立即離開！」左首那老頭急不及待地道：「如果你再搗亂，咱們可不會客氣！說不定不止躺着出去，還得丟到荒山上餵野狼！」

樂滿天一本正經地道：「有一點晚輩須再解釋的，晚輩自始至終都沒想到來此搗亂！假如晚輩還不想出去，而是想再賭幾手那又如

何?」

閻三郎冷哼一聲:「像剛才那樣賭法，還能分出勝負麼?除非你迫咱們使用灌鉛的骰子!」

「前輩你眞坦白!」樂滿天輕嘆道:「不過，你們用灌鉛的骰子可騙不了我，若讓我抛幾把，也難不住晚輩，如果前輩認爲不耐煩，咱們可以改推牌九，如何?」

兩個老夫轉頭望向那荷官，荷官吸了一口氣，道:「可以。」

下壹萬兩銀子一注的賭客，可不太多，他不願失去機會。乃向手下打了眼色，往裡面去取牌子。

那漢子進去隨即出來，慌慌張張地道:「不好，裡面出事啦!」

閻三郎道:「老蕭，你盯住這小子!」他一句話未說畢，人已如離弦之箭射向內堂，那裡有半點病夫的模樣!

姓蕭的早年有個外號:「賭鬼」，近年加入瑞興賭場後，已很少親自下場。「賭鬼」這個外號，有二層意思:既說他好賭，賭術又精;那個鬼字即表明其可怕!

樂滿天估計韋勤及曹建樹可能已經得手，是以更加輕鬆。「萬前輩，裡面發生了甚麼事?」

「賭鬼」蕭絕厲聲道:「你別裝蒜!快把你同伴及目的供出來。」

樂滿天哈哈笑道:「晚輩一向獨來獨往，何來甚麼同伴?喂，你們又沒輸錢，爲何把罪名派到我頭上來!」

話剛說畢，閻三郎已自內走了出來，只見他鬚髮倒豎，像一頭發怒的獅子，跟剛才之形態，截然不同。「小子，你們將封老闆抓去那裡?目的何在?」

「封老闆?誰是封老闆?」

「便是此間之老闆封先生!」

樂滿天故意驚噫一聲:「前輩有沒有說錯?封大善人會是瑞興賭場的老闆?晚輩一向對其行徑十分敬佩，怎會抓他?何況晚輩更不知他是此間之老闆!」

「倒穿皮襖——裝羊，可惜騙得了別人，騙不了老夫，守住四週!」閻王話未說畢，人便向樂滿天撲去。

* * *

樂滿天身子向後一縮，手肘撞在一個大漢的小腹上，那大漢「哦」地一聲，彎下腰去，樂滿天左腿一勾一挑，那大漢水牛般的身子便向閻三郎飛去!

這幾個動作，乾淨俐落，一氣呵成，閻三郎去勢受阻，伸手抱住那大漢，道:「圍住他，別讓他溜掉!」

賭場裡的打手們立即將樂滿天團團圍住。樂滿天哈哈笑道:「閻老前輩何必讓他們送死?何況晚輩只不過想來贏一點錢，並沒有其他的意思!除非你們賭場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蕭絕冷冷地道:「等你躺在地上以後，你再慢慢解釋未遲!
上!」

打手們一湧而上，樂滿天抓起一張椅子砸擊，傷了幾個大漢之後，漢子們都抽出兵器來。

「嘿嘿，還動刀子，那麼你們死得更快!」樂滿天如虎入狠羣，右手椅子亂砸，左手施展空手入白刃之上乘功夫，只幾個照面便搶了一把鋼刀，砸傷了一人，他隨手把椅子向一個大漢抛去，人即隨勢射出!

大漢們立即自兩旁衝上前攔截，不料樂滿天右脚尖在一張桌子上一點，一個觔斗向後翻去，一名自後衝上前的漢子，便把胸膛湊上其鋼刀。

樂滿天嘆息道:「在下不是早已說過了麼?這樣你們死得更快，但我又不想爲難封善人，這眞叫人左右爲難!」他一句話未說畢，又有一名大漢倒地。

「飯桶，都給我讓開!」閻三郎却怒吼一聲:「讓咱們兩個老頭來收拾他!」

那些大漢恨不得他早點下此命令，立即退開兩旁。蕭絕「颼」地一聲，已來到樂滿天背後，與閻三郎一先一後，將其挾住。

樂滿天仰天長嘆:「你們以二敵一，跟他們有什麼分別?若硬要分別，那也只是大飯桶跟小飯桶之分而已!」

「放刀!」蕭絕先發動攻勢，自後撲上去。

樂滿天見前面的閻三郎並無配合行動，微微一怔，正想回身，忽聞風聲大作，立即向旁掠去!這時候，閻三郎才發動攻勢!

原來蕭絕頗擅暗器，他人撲上去，待挨近敵人時，方發射暗器，而事前毫無徵兆，無數英雄都死在他這一招之下。適才樂滿天若貿貿然回身，因重心未紮穩，急切之間，便未必能躲得過去。

閻三郎不立即動手之目的，便是爲了預防敵人萬一躲開，他可以趁對方立足未穩，將其擊殺!

這些雖是個如意算盤，可惜他們遇到的是樂滿天!

當閻三郎的手掌尚離樂滿天半尺，樂滿天的刀尖已只離其胸膛三寸!

剎那間，只聽閻三郎驚嘯一聲，倉皇後退，饒得如此，仍被刀尖刺破了皮肉!

樂滿天一刀得手，未再追擊，倏地一個風車大轉身，鋼刀已至蕭絕的臂上。

蕭絕本擬擧臂發射暗器，此刻那裡還敢冒險?倉皇後退。「晚輩

最恨人使用暗器，姓蕭的，今日只好得罪了!」他刀光霍霍，把蕭絕罩住，蕭絕空有一身武功，居然施展不開。

閻三郎一退再進，近身廝打，他雙臂注滿眞力，每一招便帶起一片風聲，心想樂滿天再聰明，他內功修爲限於年紀亦不能勝他，是故準備硬拚。

樂滿天一刀分開兩名高手，不但綽綽有餘，還把蕭絕雙臂制住，使其發不出暗器!

若韋勤見到，又難免咋舌，因爲樂滿天劍術之高，宇內已無幾人可及，而其刀法仍有造詣，相信更爲罕見。

樂滿天不跟對方硬拚，他刀快，往往能一招分襲兩人，只打得蕭絕跟閻三郎驚詫不已。

只聽樂滿天道:「兩位再不知趣，在下可要施殺着了，屆時可莫怪我心狠手辣!我喊三聲，兩位尚不後退，便不再客氣!一、二、三!」

那閻三郎及蕭絕平日對手下頤指氣使，端足架子，叫他們自動後退，老臉那裡掛得住?是以咬牙苦撐。

「眞是不見棺材不流淚，莫以爲在下不敢教訓你倆!我只是敬重封老闆，他開賭場必有其理由，也許他把從賭徒身上賺來的錢，用在苦哈哈的人身上，如此你們當他保鏢也有功勞，否則論你倆已往之劣跡，已死有餘辜!」

閻三郎又咳嗽起來:「咱們並不怕死!」

「好!」樂滿天手中刀一直，把刀當作劍使出!無人能形容這一刀之速度，以及神妙!

刀尖剛好刺傷蕭絕一對手的腕脈，他十指不由自主地張開，暗器洒滿了一地。

蕭絕露出畏懼之極的神色，倉皇後退，閻三郎正是獨力難支，不由自主也停下手來。樂滿天沉聲道:「後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爲何你倆懷疑我來搞鬼?」

蕭絕看了閻三郎一眼，道:「封善人被兩個人擄去了……」

「兩個什麼樣的人?」

「不知道，他倆蒙着臉，出手十分狠辣，不但封老闆被擄走，還死傷了幾個弟兄!」

「無人追出去?」

「蒙面人得手之後，抛下一顆烟霧彈，從容而退，不過咱們已派出了線眼，到處搜索!只要他們還在城內，相信吃飯的時候，便有下落!」

「慢!在下聽人說，此處之老闆是傅高樹，怎會變成封善人，兩位是否騙我?」

閻三郎乾咳一聲:「不瞞你，傅高樹只是小老闆，大老闆是封藝生，這個秘密只有你知道!」

「謝謝，兩位不必再說，在下也不想知道太多秘密，在下若有封老闆的消息一定會通知你倆!」

閻三郎見他已有離開之意，忙問:「閣下住在何處?尚未請教大名……」

「在下來開封是來赴約的，會後本擬上路……嗯，今夜便住在張家園子裡吧，有事可去通知在下，若我不在，請交代掌櫃一聲就是，在下姓樂，雙名滿天!後會有期!」

蕭絕和閻三郎眼睜睜看着他揚長而去。

一個大漢問道:「咱們要否跟踪他?」

蕭絕冷哼一聲:「憑你們這樣的材料，還想跟踪人家?只是老夫從未聽過這廝的名字!」最後一句是對閻三郎說的。

「老夫亦未聽過，剛才他本有機會殺咱們……唔，派個人隱在張家園子暗中監視!」

* * *

樂滿天趕到棗莊，天色已經全黑。

他踰墻進入廢宅內，韋勤和曹建樹已在裡面。

「封先生呢?」

「放在房內。」

「審問過沒有?」

曹建樹微微一怔，「咱們不知你想知道些什麼事，是以還沒動他，他只是被封住了麻穴。」

「很好，你倆守在屋外，待我來問!」樂滿天推開木門進房。

曹建樹與韋勤互望了一眼，乖乖出去把風。過了一會，只聞裡面傳來一道急促的痛呼聲，接着又寂然。

又過了頓飯工夫，樂滿天方出來。「兩位可以進去了。」

韋勤問道:「那廝如何處理?」

「請兩位將他悄悄送到東京賭場的邱老闆家，到他家之後，再殺死他，將之棄屍於後花園隱蔽之處，兩位再回來。我明早在前面七里外的望山亭等你們!」

曹建樹接問:「明天什麼時候?」

「巳牌之後，不見不散!」

「你自他口中得到要想知道的事否?」

樂滿天笑笑，拂袖而去。

曹建樹進房一看，封藝生仍然被封住了麻穴，但嘴巴四週及胸襟全是血跡，他托開其牙關一看，舌頭已被割斷，更可怕的是他十指關節被重手法捏斷。

「這人行事比咱們還狠!」

韋勤目光閃動，喃喃地道:「他做得這般乾淨，是怕咱們自他

口中知道秘密！」心頭忽然多了一重陰影。

* * *

樂滿天回城之後，便在張家園子裡飲酒吃飯。

他雙眼向四週看了一下，忽向一位漢子招招手，那漢子猶疑了一下，然後怯生生地走過去。「兄台有何指教？」

「你我均是獨自一人，所謂獨飲無味，何不一道？」

那漢子欣然答應，便把食具搬了過來，樂滿天又着小二重整杯碟。漢子態度恭謹地問道：「兄台貴姓大名？」「小姓張，單名健。」

「在下樂滿天！」樂滿天替他斟了一杯。「萍水相逢只談風月，不說正事！」

「是是，小的敬你一杯！」

小二又端上兩盤菜來，張家園子的女人不出名，出名的是其小菜燒得好，兩人又吃喝起來，樂滿天忽然壓低聲音道：「兄台很辛苦吧？」

張健微微一怔，陪笑道：「有肉吃，有酒喝，怎會辛苦？」

「回去問閻三郎，是否已找到封老闆？速來回報！」樂滿天說到後來，已有命令之味道。

張健又是一怔，隨即惶恐而起，恭聲道：「小的即去即回！」

樂滿天望着其背影，嘴角露出一抹笑意，他又自斟自飲。

過了頓飯工夫，張健滿頭大汗地跑回來，道：「樂滿天，咱們還未找到封老闆，閻教頭問您還有什麼吩咐？」

樂滿天略作沉吟，道：「請他跟蕭絕過來謀一醉，告訴他倆，在下不會害他們！」張健又急急跑回去了。

過了一陣，三人回來了，只見樂滿天又點了五個小菜，食具亦已擺上。「三位請坐。」張健這次不敢坐下，坐到另一張桌子去。

蕭絕打了個哈哈。「樂大俠如此客氣，敢情有好消息奉告？」

「先吃再說，」樂滿天自懷內掏出一根銀針來，在酒菜中試了一試，「兩位大可放心！」

閻三郎乾咳道：「樂大俠這樣做，教老朽兩位難爲情！今日承讓，老朽敬你一杯。」

寒暄過後，三人便吃喝起來。樂滿天忽然問道：「封善人是瑞與賭場的老闆，眞的只有在下一人知道？」

「外人只有你一個知道！」閻三郎說得斬釘截鐵。

樂滿天微微一笑。「但今日兩位却在賭場內當衆說了，難道以前不曾試過？」

蕭絕臉色微變。「大俠懷疑咱們的人有問題？」

「不敢擔保每個人都絕對忠心封老闆，做到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

蕭絕不由閉嘴，閻三郎接道：「咱們挑選的人都非常可靠！」

樂滿天不爲所動。「在城內，封老闆與誰有仇？」

蕭絕搖頭道：「據我所知，封老闆沒有仇家。」

「他沒有仇家在下相信，但若說別人不妬忌他，在下絕對不相信！」

這句話可令到閻三郎及蕭絕臉色一變，半晌方道：「不錯，封老闆善名遠播，妬忌他的人可不少！」

樂滿天再問：「兩位在開封時日不淺了吧？應該料到誰最妬恨他！」

閻三郎脫口道：「最有可能的應該是東京賭場的邱鳴！此人很多時候，都暗中跟封老闆抬槓，尤其在人多的時候！」

樂滿天含笑問道：「那兩位是否曾派人去過邱家或東京賭場查過？」

閻三郎和蕭絕臉色再一變，半晌閻三郎方吸了一口氣，道：「多謝大俠指點！」

「不敢當，在下只說說而已，來，再乾一杯！」

閻三郎喝了那杯酒便長身道：「咱們該走了，日後有機會再拜謝大俠，只是咱們不知該如何跟樂大俠聯絡？」

樂滿天哈哈笑道：「在下四海爲家，暢遊天下名城古蹟，名川大山，如何聯絡？所謂有緣千里能相會，若咱們還有緣相見，自有良機，何必勉强？」

蕭絕問道：「大俠來此要辦的事辦好了否？」

「辦好了，多承關懷！其實也沒什麼事，只是有位堂姑嫁在此城郊，家父臨死時，着在下一定要去見她一面而已！」樂滿天忽然壓低聲音：「東京賭場有沒有高人？」

閻三郎冷哼一聲：「姓邱的一毛不拔，能請到什麼高手？這個請大俠放心，他那批人還沒放在咱們眼內！」

「那在下再提一個意見，兩位最好悄悄混進邱家，拿到証據之後才興師，否則打草驚蛇，對方有了準備，便不好說話！」

「再多謝大俠提醒，後會有期！」蕭絕和閻三郎抱抱拳，招了張健，便匆匆告辭了。

樂滿天望着他們背影，嘴巴露出一抹得意之笑容。

* * *

望山亭附近沒有什麼美景，不過地形較高，日出時分，站在亭內觀望，却是個好地方。

太陽剛升起不久，樂滿天已到達，他比曹建樹及韋勤都早到達。

他等了很久，方見到他倆騎馬而至，不過他倆也提早到了，因爲樂滿天本來是約他們巳牌過才見面的。

韋勤跳下馬即問：「閣下爲何來得這般早？」

「我怕被瑞與賭場的人纏住，是以一早出城！」樂滿天含笑道：「兩位一定完成任務了！」

曹建樹道：「一切依大俠所示而辦，無人發現，臨走時解開其暈穴，再一劍殺斃他，然後將屍體藏在花叢裡。你這樣做一定另有用意的了！」

「我要讓瑞與賭場的人認爲是東京賭場幹的，而且我還做了點手腳，叫他們絕對不會懷疑咱們，兩位幹得很好，相信日後咱們合作將更加圓滿！」

曹建樹道：「只是咱們什麼內情也不知道，悶得發慌，爲什麼要殺他？難道他是咱們的目標之一？」

「不是！他只是一隻棋子！沒有他提供的一些線索，咱們根本找不到目標！」

曹建樹喜問道：「如今咱們已找到下手的目標？」

樂滿天含笑搖首。

韋勤則問：「那咱們下一個目標是什麼人？」

樂滿天道：「咱們下一個要去的地方是許昌城，許昌城內有一家漢都客棧，咱們分開上路，相距三里，到了客棧之後再說！如今便走！」

* * *

一路平安到達許昌城。

東漢末年，曾遷都於此，但此時已無昔日之繁華，亦毫無帝王居所之氣派。

不過漢都還是許昌城最大的客棧，韋勤和曹建樹分別進店，便躲在房內，他們不知樂滿天以什麼名字登記，是以不敢查詢，恐露出馬腳。

不料，過了頓飯工夫，樂滿天反而找上他們了。

「許昌城有一座義莊，聽說以前是一位叫許艮的人捐獻的，百數十年來，又不斷有人捐款擴大，是故義莊規模極大，裡面停放了數百具沒人認領的屍體，棺材上都寫明該人死時之情況，以便日後有人來認領時，可作查對……」

曹建樹含笑問道：「你不是要咱們去認屍吧？這種事在下可不幹！」

韋勤冷冷地道：「你殺人都不怕，還怕看屍體？」

「剛死的人，跟這種死了不知時日的腐屍，情況完全不同！」

樂滿天笑道：「我不是要兩位去認屍，是要去認人，義莊共有七八個看管人員，其中有一個叫歐陽佛的，正是咱們要找的人！」

曹建樹神態立即輕鬆起來：「只要不是認屍，什麼事都好辦！他便是咱們要擊殺的目標？僱主要的便是他的人頭？」

「還遠着呢！這個歐陽佛只是知道一些情況……」

曹建樹快口道：「我知道了，他跟封藝生之情況完全一樣，而此人亦是封藝生供出來的！」

「你很聰明，目前他還是唯一的一條線索，這條線索如果斷了，便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再找到，因此必須活捉！但此人跟封藝生不一樣！」

樂滿天說至此，吸了一口氣，然後續道：「封藝生只是提供那人的金錢，武功完全不行，而歐陽佛地位比較高，而且據封藝生所說，此人武功甚高，是以兩位必須小心！」

韋勤道：「在下問你一件事，蕭絕和閻三郎是否是他們組織的人？若是者，咱們可以回頭再去找他們！」

「我問過封藝生了，他說他也是被迫加入那個組織的，迫他的人便是歐陽佛，至於蕭絕和閻三郎，是他高酹聘請來的，對組織一概不知！」樂滿天言畢，心中忖道：「韋勤經驗及城府比曹建樹深多了。」

曹建樹道：「在下也問你一件事：那歐陽佛相貌如何？咱們憑什麼証明其身份？」

「適才我爲何要跟你們說那許多有關許艮義莊的事，一則那是個聯絡點，二則歐陽佛易容術十分高明，化身萬千，但他晚上是睡在一具沒有貼上死者簡介的棺材內！」

韋勤接問：「若他化身千萬，封藝生又如何跟他聯絡？」

「只有歐陽佛找他，他從未找過歐陽佛！換而言之，封藝生只算沾了點邊！」樂滿天續道：「根據這個情況，許艮義莊內的人，很可能全部是歐陽佛的人，但不一定是那個組織的人！」

曹建樹忍不住問道：「那到底是什麼樣的組織？」

樂滿天苦笑道：「到目前爲止，連僱主亦不太清楚！」

（未完・二）



湖海俠情故事／伴霞樓主・文
可　飛・圖

花鼓歌

上文提要： 陸游請打花鼓父女以及髒小子到酒樓漫談。席間只見髒小子故意調戲花鼓女，令其父相信昨夜其女兒遭非禮，當場怒罵小子不停，而陸游早已窺破這小子即柳青青所扮。因而扯開話題，打花鼓大漢見公子提起洪幫會，話鋒一轉，口沫橫飛介紹洪帮會之來歷，讚揚洪帮會令為官不貪贓，盜賊盡斂跡……



小桃揭穿隱密事　借刀殺人清異己

看見人影一晃，果然是小桃，她說：「跟我來。」

再又着了慌，且慢，這不是小玫追趕的方向嗎？陸游不禁腳下遲疑了一下。

小桃却頭也不回，說：「放心跟我來，小玫鬼靈精，你騙不了她的。」

小桃顯然熟悉郊野的環境，陸游心想，難道妳不也是精靈鬼，不再遲疑了，竟不入山，也不穿林，但地勢却越高，而且空曠，不過隨處亂石成堆。

已到了高處，小桃一閃身，靠在一塊大石上，停下步來，說：「看來毫不隱蔽，也不就最隱蔽嗎，你看，四面八方，有人走近，却逃不過我們的眼睛，我知你有話要說，要問我，說吧。」

當眞妙極了，任何一方，都可望出老遠，却又有亂石堆可藏身。

小桃的臉色凝重起來，又道：「這兩日來，你已是眼見的了，這洪帮不但人多勢衆，而且高手如雲，尤其那二十四個金衣人，無不有一身超絕的功夫，別說是你，便是我們遇上了，若是那金衣人三緘其口，我們也不知那個是帮主，柳青青要報仇雪恨，簡直是妄想。」

陸游點了點頭，不禁皺了眉頭，道：「若我猜得不錯，那金衣人必也刀槍不入。」

小桃已迅速把左近搜查了一遍，道：「除非是截金斷玉的寶刄。」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四月的艷陽，培增明艷，眞個明艷照人，不料小桃臉色凝重起來，竟也寶相莊嚴，非但不妖媚，簡直冷艷逼人。

「來，」小桃說：「到石後來，坐下來。」

那是亂石堆中的石縫，雖是石山樹木不生，但遍生蓬蒿荊棘，野草也多高與腰齊，那石縫中，野草更是濃密。

若是先前，怕不誤會了，但此刻小桃臉色如是莊嚴，陸游依言坐了下來，小桃也擠了進去，那石縫寬不逾三尺，面對面，便祇能錯身而坐了，簡直就是擠在一起。

這……這是做甚麼？

「這裡不是看來毫無隱蔽，其實最隱蔽嗎，」小桃說：「城中遍佈洪帮的人馬眼線，我不得不加倍小心，我終於找到了這個所在，現在，看，你向東南，我向西北，豈不是四方八面，盡在眼底，而又不為人所發現。」

可不是，坐下來草已可沒頂，却又無阻視綫，而任何方向有人前來，都逃不過他們的眼睛。

陸游目不轉睛，望着小桃，說：「你終於找到這個所在。」

可知是小心翼翼，小桃是蓮花

宮主身邊的人，而且已有多年，對洪帮中人，洪帮中事，自是再清楚不過，若這洪帮眞如那打花鼓的漢子所說，行仁行義，光明正大！何用如此小心翼翼？

小桃點了點頭，目光却在游移，甚至瞧也不瞧他一眼，可知心下極是緊張，道：「是，城內隔城有耳，洪帮的大會中，你親眼見到，親耳聽到了，你不覺得事無分大小，沒有能瞞得那帮主的嗎？為何如此神通？」

「因為洪帮的人馬無處不在，遍佈他的眼綫。」

「甚至他的二十七個堂主，及五十四個副堂主，亦人人自危，不要說反叛他了，便是口出怨言，亦會身首異處，還有，他最善於借刀殺人。」

「有如那鳳陽城焦天龍？」

「焦天龍早就該殺了，不過是留有以待。」

「留待柳青青來報仇雪恨？」

「這帮主豈會怕了柳青青，當今天下，他忌憚的祇有兩個人。」

「一是九華神尼，」陸游道：「另一個，必是我師傅，他的師兄了。」

「你說對了一半。」小桃說：「你師傅燕山客已多年不問世事，也不下燕山，他才不怕哩，何況，以他現在的武功，以他的機智，對你師傅已毫無忌憚，若是你師傅找了他來，倒更合他心意。」

「更合他心意？」陸游一怔，道：「你這話怎說，我不明白？」

「因為，」小桃道：「當年他被你師傅逐出門牆，如何不懷恨在心，若找他當然也合他心意了，豈不是你師傅送上門來，而不是他去以下犯上？那另一人，我偶然從蓮花宮主的談話中，亦僅知有其人，却也不知是甚麼人，祇不過知道是個乾瘦清癯的老道……」

「啊！」陸游忍不住啊了一聲，眼睛亮了，因為他已知道是誰了。

「那自是枯葉道人。」

「帮主與蓮花宮主，其實都不把柳青青放在眼裡，蓮花宮主的金絲軟鞭，我們四人也各有一條，就是專破她的飛刀，帮主更不在話下，因為飛刀傷不了他，柳青青找上門來，倒最合他的心意，因為借柳青青，替他除去心懷異心的人，若由他出手，那自是易如反掌，但他的假仁假義的眞面目，豈不就被人識穿了？」

「妳說的是青木、北水兩堂主？」

「還有南火西金兩堂主，」小桃說：「甚至我在懷疑，是這帮主假手柳青青呢？還是柳青青壓根兒就不曾殺害這四個堂主，而是帮主在故佈疑陣，不過借用了柳青青的名兒。」

「你懷疑那四個堂主，其實是帮主殺的？」

「大有可能，」小桃說：「那四個堂主與柳青青無寃無仇，而且說眞的，還很正派，不殘民以逞，不打家劫舍，不橫行霸道，你說，柳青青姑娘為何要殺他們？初時我還想，以為是柳青青是想迫帮主現出身來，但待南火西金兩堂主，及四個副堂主也被殺了，就不由我不疑惑，說甚麼柳青青也是佛門的弟子，九華神尼這女菩薩，豈會有一個濫殺無辜、殺人也不眨一下眼兒的弟子！」

陸游聽得目瞪口呆，不由他不想到火焚蓮花樓，數十個賊子，眨眼間，盡皆葬身火海，初時不也疑心是柳青青所為，令他心寒嗎？必也是這帮主放的火了，却讓天下人都認定是柳青青所為，也讓帮中人人自危。

「啊！」

陸游差點驚得跳了起來，却被小桃一伸手，按着他的肩頭，而且低聲，急道：「低頭！」

原來山下出現了兩個人影，從樹後閃出來，慚愧，那還是午前，日出東方，兩個人影却在樹蔭裡，那麼是東方了，小桃要他監視東南方，他竟未看出，倒是先被小桃發現了。

兩個人影聚在一起，向山上望了望，分明都搖了搖頭，分明交談了兩句，可惜聽不清楚。

忽聽小桃鬆了口氣，但顯然仍心有餘悸，說：「猴兒李三！」

「甚麼！」陸游已知猴兒李三，在帮中地位極高，眞是大吃一驚，瞪大了眼兒，望着小桃，說：「莫非，已對妳起了疑心？」

小桃仍然瞬也不瞬一下，注視着山下樹蔭裡的兩人，哼了一聲，道：「這帮主從不相信任何人，」小桃咬了一下牙兒，才又繼續說道：「若不然，也就不必從不以眞面目示人了。」

「從不……從不以眞面目示人？妳是說：甚至各堂的堂主？」

「你不見大會之上，他也以金絲面罩幪面嗎？見過他面目的，除了蓮花宮主，就祇有我們從小在蓮花宮主身邊長大的四個人了，還有商丘、汴梁兩金堂的堂主，也許識得他的眞面目，那次大會之上，若不是他坐在帮主的金交椅上，甚至連我們也不知那二十五個金人，誰是帮主，因為幪了面，二十五個金人一般高矮，任誰也分辨不出來。」

「甚至連他的女兒，那蓮花宮主？」

「甚至連他的女兒。」小桃道：「除非他開了口，那才聽得出來。」

若然行得端，立得正，眞是仁義滿天下，必然坦蕩豪邁，必然大無畏，豈會不敢以眞面目見人的？陸游心中一凜，那麼，必也是欺騙天下人了。

「你還未告訴我，」陸游說：「莫非妳已被他生了疑？」

小桃哼了一聲，道：「自從我知道了身世，我就加倍小心，任他如何多疑、狡猾，也疑心不到我頭上來。」

一見小桃竟寶相莊嚴，與兩日來所見判若兩人，便明白了，也肅然生敬，道：「於是，妳故意放浪形骸，沒人會懷疑一個妖媚的姑娘，是一個胸懷大志，曾經家遭慘變……若我猜得不錯，妳是曾經家遭慘變，血仇似海一樣深的姑娘。」

「啊！」小桃說：「看來，他們對這石山已不再懷疑，不是不信這石山能藏得住人，而是不信被他們追尋的人要躲藏。」

可不是那樹蔭下的人影不見了，陸游溜了小桃一眼，油然而生敬意，可見這小桃機智過人，心思更細密。

那小桃竟然毫不激動，而且頭也不回，淡淡地，不過話聲雖然平靜，却冷極了，說道：「你猜得不錯……」

淡淡地，平靜地，像家遭慘變的不是她。

沒有言語了，陸游也不敢言語，在等待。

小桃緩緩地，轉過身來，天啦，這不又是一個柳青青，冷若寒冰，面冷，目光更冷，但冷冷的話聲，却仍平靜之極。

「你已知道這帮主是誰了，雖然你應該叫他師叔，但他的出身，以及他的一生經歷，我一定比你更清楚。」

「除了知道他是燕雲子，是我的師叔，而且被我師傅逐出門牆之外，可說毫無所知。」

「那是當然，」小桃道：「這些年來，從宮主口中知道得多一些，偶然從那店家九尾狐，也零星知道了些。還有這猴兒李三，說起來，還是這帮主的師弟，但却是他投到燕山門下以前的事，故爾不是你的師叔，因爲你這師叔燕雲子，是帶藝拜師的，或者，你該稱他師兄，而不是師叔，因爲當年燕王朱棣篡位後，他原是太子戰敗後，落荒而逃的一位校尉。」

「啊！」陸游不禁啊了一聲，不料小桃小小年紀，竟知道得這麼清楚，可知她眞是有心人，也眞難爲她了。

小桃的目光在遊移，絲毫也沒放鬆山下的動靜，也許對洪帮的厲害，以及洪帮中人，太清楚了，因此絲毫不敢大意。

「你知宮主的娘是誰嗎？」

小桃突然問了一句，陸游如何會知道，但小桃這時突然問了這麼一句，陸游不禁心中一動，道：「莫非與這……」

「不用莫非了，你絕不會猜錯的，原來是一位眞眞正正的公主。」

「太祖皇帝的女兒？」

「最幼的一個。」小桃說：「當年你這師叔，原是宮中的一位最年輕的侍衞，金陵城破之日，保護宮主落荒而逃，據說，現今這蓮花宮主，像極了公主，原來那年輕的侍衞，早對公主一片痴心，祇不過尊卑懸殊，現在，公主落了難，又在他的保護之下，自然也獻盡了慇懃，以後的事，那就不用說了，其實也無人知道，祇知生下了一個女兒。」

「便是這蓮花宮主？」

小桃點了點頭，說道：「那公主本來亦是燕王的姪女，燕王已然篡了位，得到了江山，按理，是不會對公主也趕盡殺絕的，却不料那侍衞帶着公主，竟東躲西藏，流落民間，受盡了風霜之苦。」

陸游道：「還有甚麼不明白的，必是他哄騙公主，說燕王連公主亦不放過，緹騎四出，追殺公主。」

小桃奇道：「你倒曉得？」

「想當然而已。」陸游道：「若不如此說，他豈會對公主施恩示惠，以公主之尊，豈會下嫁於他？」

「虧你想得到，」小桃說：「那公主乃是定鼎金陵後所生，太祖皇帝半生戎馬，乃是馬上得來的天下，晚年得女，自是愛惜異常，人間帝王家，那自是玉食錦衣，處尊養優，流落江湖之後，如何禁受得了風霜之苦，更兼產後失調，不勝悲苦，沒人知道詳情，總之，公主不久便去世了，那時宮主尚不過在襁褓中，那侍衞……」

「宮主的爹，也就是帮主。」

「是眞心愛她，而且愛極，自然悲痛之極，把宮主寄養在汴梁城外一戶人家，並留下無數金銀珠寶，自然無人知，亦無人過問他這金銀珠寶何來。他吩咐那人家，原來亦是武林中人，在惠濟河畔，建了一座蓮花樓，顯然那人家亦知宮主乃是皇胄，自應別於常人，於是以宮主相稱，對外人而言，那蓮花樓不過建造得富麗堂皇，私下却以蓮花宮相稱。」

「那戶人家，原來是太祖皇帝的一員部將，和帮主份屬同僚，對太子極是忠誠。」

陸游點頭道：「原來如此，却不知這帮主把宮主寄養在這戶人家後……」

「他並未即刻離去，」小桃本來已緩和了的聲音，突然冷如冰，說道：「他愛極公主，更愛他這女兒，一面大興土木，心想：宮主豈能無伴，便自民間尋訪年紀相仿的女童，而我，不幸成了第一個被他選中的女童，那時，我不過才六歲……」

陸游不是要知道這小桃的身世遭遇嗎，現在，却害怕起來，因爲想到柳青青所說的，那個晚上有長長刀疤的醜婦，而且小桃把牙兒咬得格格作響，已先心寒了起來。

小桃長長吸了一口氣，才又說道：「但願我也像小菊、小梅一樣，當年被他擄劫來時，年紀太幼小，非但甚麼都不知，不能記憶，甚至連姓甚麼也不知道，而我，却記得清清楚楚，若不是俊美可愛又聰明的女童，也不會被他選中了，難道我們不也是父母的掌上明珠，被疼愛，被養尊處優……」

陸游暗暗點頭，心想：而且必也是富有人家，若不然，貧苦人家的女兒，豈會打扮得俊美，令人一見可愛的。

「我記得。」小桃的話聲冷得不能再冷了，道：「我爹娘亦是武林中人，但有一身功夫，更糟了，因爲即使那時候，也不是他的敵手，我還記得，我被他一手挾在脅下，祇憑一隻手，我爹娘也不是他的敵手，我駭暈了，雖然看不見，但聽得爹的慘叫聲，就知道已遭了他的毒手，醒來已在一個樓中……」

那石縫太狹窄了，面對面，也祇能挨身而坐，可憐的小桃，陸游不自覺，把小桃的手握在掌中。

小桃有如不覺，任由她握着，遙望遠方，他知道，兒時的悲慘的往事上心頭，小桃遙望的，是她失去的被喚醒的記憶，一幕往事，必也浮現在那雲天遠處。

陸游的心也在往下沉，唯一能夠做的，就祇有把她的手，緊緊地握在掌中。

「就這樣，從此我就成了宮主的小丫頭，而且再不敢哭了，因爲我一哭，必招來一頓毒打，好在宮主那時也年幼無知，雖然被寵壞了，却需要一個伴兒，說起來，宮主還比我小了一歲，倒多虧她時常護着我，因爲，初時，我時常以淚洗臉。

「後來，又來了小玫、小菊，待得小梅也來了後，帮主就再沒出現了，後來才知道，遠去了北方。」

那必是投到燕山門下了，陸游點了點頭，說道：「我倒知道一些，不過都是聽人說的，我甚至連他的臉也沒見到，我師傅收留了他，是念在他是有志之士，因爲我師傅也不齒那燕王所爲，但因其年長，不便收其爲徒，認作師弟，傳了他燕山門的武功，但後來，後來發現他時時溜下山，潛入皇城，雖然刺殺燕王並未得手，却殺死殺傷了無數宮中人，也累及無數的平民百姓受到牽連，死於冤獄，後來知道是他所爲，也才知道他投入燕山門下，不過是因唯有燕雲十八翻的功夫，才能在高牆殿閣之間，來去無阻，才能深入皇宮重地。」

「我師傅雖也不齒燕王所爲。」陸游繼續說道：「但已事過境遷，人民已樂業安居，對那太子來說，燕王雖是骨肉相殘，同室操戈，但對平民百姓來說，天下原非一人一家的天下，所望不過天下太平，人民安居樂業而已，經過元人近百年殘暴統治，再經北逐韃虜，定鼎金陵，再又經同室操戈，動亂頻仍，已是人心思治，不願再死溝渠成餓殍，再流離巔沛了，何況燕王朱棣，不也姓朱，是以，我師傅將他逐出門牆。」

小桃哼了一聲，說道：「既知他爲燕雲十八翻，才投入燕山門，既已學成，不逐，他也會離去了，原來這些年來，蓮花宮中，三山五嶽的人馬，却越聚越多了，後來才知道，多半是當年勤王兵敗，逃亡星散的太子的人馬，來歸重聚。宮主和我們四個丫頭，也漸漸長大成人，也都練成了一身功夫，而且傳授我們功夫的，多是各門各派高頂兒的高手……」

陸游點頭道：「這就不怪了，宮主和四位姑娘的功夫，精奇詭絕，我竟看不出門派來，那麼，這蓮花宮，才是這洪帮根本之地了，我還道是鳳陽。」

「是鳳陽。」小桃道：「首次打出洪帮旗鼓來的，是鳳陽，十年倒有九年荒的鳳陽，盜賊蠭起，民不聊生，還有比鳳陽更恰當的地方倡亂嗎，何況鳳陽是洪武爺出生之地……」

話聲未落，驀見寒光如濤，但一閃而沒。

陸游跳了起來，叫道：「柳姑娘！」

無處不在的柳青青，會在這左近嗎？陸游早已懷疑，甚至是在盼望了，他眼觀四外，洪帮的人已不再出現，他已在搜查了，否則，幾乎還發現不出那如濤的寒光，因爲一閃而沒，小桃便沒見到。

小桃也跳了起來，道：「在那裡？」

那有柳青青的踪跡，却見到一個漢子橫屍坡下，割斷喉嚨中冒出來的鮮血，染紅了石堆，可知鮮血噴出老遠！

小桃雖是第一遭見到慘死的人，竟然無聲無息，相距他們這藏身的石縫，不過數丈而已，大驚道：

「青木堂主！」

原來是青木堂主！陸游一怔，道：「不是天明之前，已搬出蚌埠了嗎？怎會去而復返？而且，竟跟踪咱們。」

那小桃已變了臉色，道：「不好，這青木堂主，原是商丘金堂的副堂主，輕身功夫，洪帮中無出其右，退出蚌埠，那不過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掩人耳目而已，但掩誰的耳目？不會是柳青青，亦不是你，因爲你們都不知此人，知道這齊洪其人的，在洪帮中，亦祇有少數人，若不是帮主遇到了非常扎手的勁敵，是不會派他出馬的，不好……」

陸游哼了一聲，道：「甚麼不好，不也一聲不響，便已喪命了。」

小桃仍然變了臉色，道：「洪帮中人，是從來不單獨行動的，譬如說，今日出來尋找，派了小玫，也同時派了我，有一人在先，必有一人在後，適才你不見山下樹蔭中，有一人在左，必也有一人在右嗎，同時的，這青木堂主齊洪之後，必還有人，而死於飛刀下的，却祇有這齊洪！」

忽聽面前有人冷冷地，說道：「放心，除非他不現身出來，果然狡猾之極，一見這賊子伏誅，便潛伏不動了。」

原來大石下另一邊，草叢中有人，話聲雖低，却清脆，啊！敢情柳青青潛伏在另一邊石下，他和小桃的談話，必也聽得清清楚楚，不怪他却發現不出她的藏身之處。

祇聽柳青青的聲音，又道：「你們好大膽，尤其你，你這沒用的小子，人家教你監視東南方，這賊子來得這麼近了，你竟也沒發現，聽着了，我可不是殺人不眨眼兒，這人叫甚麼名兒？不錯，呂艮，確也端的好功夫，甚至當我發現了他時，他已把你們的話聽去了，我這是不得不殺他，否則，小桃，你就不能回去那宮主身邊了，不過，放心，山下那人可半句也沒聽到。」

「多謝姑娘，」小桃的臉色緩和了，道：「現在，你們可知這洪帮的厲害了，原來先前在山下現身的兩人，是故意現身出來的，不僅分散我們的注意，也掩護這兩人潛上山來，而且讓我們親眼見他們走了，咱們幾乎上了大當。」

「不是幾乎，」柳青青說：「而是已上人家的當了。」

「不行，」小桃說：「我得走。」

陸游一把沒揪住她，人在身邊，竟然沒揪住她，小桃已縮身一溜，滑出石縫，眨眼去無踪跡。

祇聽柳青青讚道：「這小桃眞聰明，你揪她做什麼，眞是奇蠢無比，明知下面有人潛伏，被人發現了她，那還了得，喂！你怎麼不出聲，你還在嗎？啊！呀！」

慌忙一縮肩，脖子裡不是涼，但比涼更令他心頭一寒，小桃說得不錯，洪帮中人不僅厲害，不僅狡猾，而且不也無處不在！

因爲有人在他脖子裡，吹了一口氣，祇不過暖暖地，而且吐氣如蘭，那曾經令他心醉的異香，又鑽入他的鼻孔。

那麼，他還怕什麼，已知是誰了，說：「原來是你，出來啦。」

以爲柳青青溜到他身後，躲在草叢中，倒令他好生迷惑，他身後是大石，他本就在草叢中，祇能露出頭來。

却有甚麼在他心口上撞了一下子，駭然竟有人從他懷中長起身來，明知是柳青青，竟仍然嚇了他一大跳。

「好啊！」從他身前的草叢中，石縫既然不能容人對面而坐，面前的人在草叢中，如何不等於在他懷中，說：「這是你叫我出來的。」

柳青青，仍是頭臉都骯髒的頑皮的小子。

「你瞪着我做什麼？」

她究竟知不知道她是個姑娘？不論白天黑夜，甚至有人無人，總不避嫌。

他不能不駭然，光天化日之下，忽前忽後，而且就在身邊，他竟然連柳青青的影兒也沒瞄見。

霍地伸手一抱，竟把柳青青抱滿懷，道：「我要瞧瞧，你到底是人，還是幽靈？」

若然她不是扮成個骯髒的小小子，說眞的，有時確也眞像小子，而不像姑娘，但入他懷抱，可不同了，因爲滿懷的軟玉溫香。

當然是人，倒嚇得他慌忙放手，那料柳青青一縮，竟靠在他胸上，說：「快瞧，你現在明白了嗎，小桃爲何匆匆地走了。來，現在，咱們亮出身來，我跑，你追趕，有多大聲，你就多大聲。」

說話間，他已看得明白，山脚下現出一人，好快，必是打後山繞過前山，從樹後飛掠而出，落地現出身來。

柳青青這時也已跳上大石，叫道：「有本事，來擒我。」

陸游才知人家適才任由他抱個滿懷之故，這麼一來，不但身形顯露，而且顯著，別說是坡下了，便是山下，便是更遠些，也能見到。

慚愧，原來是這麼回事，若是山下的人會見到兩個人影，甚至坡下的人也見到是藏身在石縫中，現在，便教人更清楚見到，不過是他和這小小子。

那麼，若然初時曾見到小桃上山的，也不會疑心和他在一起的是小桃了。

原來是這麼回事，好聰明的柳青青，原來是這麼個主意。

陸游大叫一聲，跳了起來，叫道：「是好漢子，就別跑。」

小小子嘻嘻大笑，說：「我是小小子，誰說我是好漢子，所以要跑，却是你以大欺小，算什麼好漢子，有本事，來追我。」

「上天追你到凌霄殿。」

陸游一把沒揪住，自然揪不住，小小子跳下大石，回頭叫道：「我不上天，下海呢，你敢不敢追我到水晶宮？」

轉頭就跑，陸游跳下大石，霍地騰身，燕雲十八翻，未落地，竟在空中一卷腿，竟搶在小小子前頭，說眞的，柳青青禪功無相，他是認眞想較量，顯露了眞實功夫，但柳青青若也顯露出眞實功夫，便不是小小子了，竟被他一把抓個正着，兩下裡都收不住勢子，是以也就抱個滿懷。

啊呀，頑皮的小小子竟在他脅下一搔，癢得陸游落地的腿兒一軟，如何站得穩，抱着柳青青，栽倒在地，坡陡，該死，頑皮的小小子竟然搔個不停，陸游那能收得住勢子，順着那陡坡，滾落下去。

小小子身子輕又輕，又在他懷抱中，陸游牛高馬大，身子重又重，何況再加上一個小小子的重量，不用說，被壓、被跌、被撞的，祇有一個陸游，嶙峋的亂石，尖銳的石子，刺傷、割傷了他的臂與腿，荊棘勾破了他的衣衫，小小子却兀自大叫：「放開我！」

兩手抓起石子，亂扔亂擲。

竟不是陸游，而是另有人大叫一聲，祇見一個血流披面的人從亂石堆中跳了起來，轉頭就往山下跑，顯然是被小小子擲中了。

陸游竟也不再翻滾了，小小子從他懷中跳了起來，自是不傷，衣衫也不破，低聲道：「趁他們尚未發現那死屍，快走，若被小玫揪住你，自然不會懷疑小桃了，你知道該怎麼做。」

他當然知道該怎麼做，才不會令人對小桃有絲毫懷疑，顧不得身上疼痛，衣衫破爛，跳起來就追。

小小子自然是柳青青，好大膽，竟往城中跑，幾乎連他也疑心她不是柳青青，更何況是他人。

那知追到城門口，已失了柳青青的踪跡，陸游才一怔，別說柳青青人小溜滑了，憑輕身功夫，他也休想能追到捉到她，不知又有什麼蠱惑使出來。

當眞是知己知彼，忽聽有個女子的聲音大叫：「該死的賊小子。」

却見柳青青跑了回頭，分明是被人追趕得慌不擇路，一連撞着了幾個行人，都齊聲喝罵，陸游才認出是柳青青，却已被她閃身一溜，已到了他身後，叫道：「我又不是有心摸妳，不過撞了妳一下，妞兒，憑什麼妳這麼惡？」

陸游才發現人叢中，追出來的是小玫，自己被柳青青在身後猛可裡一推，竟然躲閃不開，和小玫撞個滿懷。

陸游生怕小玫跌倒了，本能的把小玫一抱。

早聽柳青青拍着掌，叫道：「不害臊，當街親嘴兒。」

既然迎着氣急敗壞的小玫，被她猛力一推，他們無心，柳青青可是有意，面對着面，撞個正着，都收勢不住，如何不嘴對着嘴兒。

眞是邪門，若不是柳青青那麼一叫，叫聲在先，他必能躲得開的，小玫也不躲閃了，倒是他把嘴兒湊到小玫的嘴上，倒是聽從柳青青的指使。

啪的一聲，小玫這裡也猛可裡在他胸前一推，右手掄掌，打了他一個嘴巴。

啊喲！痛在臉上，脚下那還站立得穩，陸游往後便倒。

說時遲，驀見一人搶掠而來，即時把陸游扶住了，也才沒倒下地去。

來的竟是小桃，瞪眼道：「妳爲什麼打他？聽得妳的叫聲，我恰好趕來。」

小玫不是氣，而是羞得滿臉通紅，跺脚道：「還不快走？」

這麼一鬧，行人早圍了個圈子，佇足圍觀，早轟然大笑，小玫恨不得有個地縫兒鑽，回身就跑。

「這是……怎麼回事，小玫，別走呀，等等。」

小桃拖着陸游就追。

陸游摸着被打痛的臉兒，却在心頭，說：「我親了她的嘴兒。」

「你該死，當街當衆。」

「是小小子使壞。」陸游對她眨了眨眼，被拖着邊跑，邊說：「眞邪門，不僅我，連小玫也躲不開，就是這麼着，嘴兒就對了嘴兒。」

小桃忍不住，也噗嗤一聲，說：「不怪小玫多一句也不問，若不如此，若不害臊，她怎會羞得跑了……我也都見到了。」

現在小桃對他眨眼兒，脚下那麼慢得一慢，小桃的嘴兒便貼近了他的耳邊，說：「這柳姑娘，眞是機智過人，簡直是個鬼精靈，不怪她乍現還隱，如入無人之地了，還望甚麼，我趕到時，早連她的人影也不見了。」

陸游可不是回頭去望，那還會有柳青青的影子，前行的小玫也踪跡不見。

「放手，」陸游道：「你瞧，多少人在瞧我們。」

（未完・十四）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驚艷一槍

上文提要：無夢女和張炭互相糾纏，不能分開，她因控制了張炭，使他似乎有些神遊物外，張只有喘氣，看似很纏綿，其實二人生死之搏，蔡水擇挺身救張，張用「反反神功」得以控制無夢女，而蔡則受趙畫四所傷，趙進一步想將張和無夢女擊殺，兩人力抗……那邊「私房山」的「葯野」上，唐寶牛、朱大塊兒和劉全我幹上了……

老禪師自詡義助　唐寶牛走岔神功

趙畫四大叫一聲，蔡水擇火刀直斫而下，趙畫四急退。

他的面具從中裂為兩爿，落下。臉上一道血痕。

他整張臉都是畫成的。

由於他五官、輪廓不知因為天生還是人為之故，全走了樣、變了形，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嘴畫成了眼，眼繪成了耳，耳塗成了鼻，鼻畫成了嘴，眉毛描成鬍子，鬍子變成了眉毛！

也就是說，他的五官全然倒錯。

而今再加一道刀疤。

——火灼的血痕！

趙畫四大叫一聲，竟背向蔡水擇，並自己一腳踢中自己的胸膛。

蓬的一聲，他竟整個人倒飛出去！

疾撞上蔡水擇。

蔡水擇眼睛看不清楚。

——那墨汁只怕還淬了毒！

（他只恨自己太集中在對付敵手的一雙腳，卻忽略了敵人的那雙繪畫的手，還有那一支畫畫的筆！）

他乍聽風聲，天火神刀就遞了出去！

劈殺對手！

* * *

戰局至此，已捨身相搏，極為驚險！

這下搏殺，極其絕險。

蔡水擇臉上為毒墨所濺，雙目一時不能視物。

趙畫四的腳成了「火腿」，而臉上也捱了一刀，面具也為之裂開。

可是趙畫四馬上向蔡水擇搶攻。

蔡水擇也立即反擊。

問題是：

誰最快？

誰最準？

誰更狠？

快、準、狠之外，還要有一個足能決定勝負成敗的要素：

誰最幸運？

* * *

蔡水擇負傷禦敵，反應不可謂不快。

但他受重傷在先。

趙畫四進攻的速度，是給他自己的一條腿「踢」過來的。

這是他自己的內力加輕功加腿勁之力道。

那是極快極疾極速的！

且在同一剎間，他那一雙帶着火的腿疾起——他一直沒有機會去撲滅腿上的火。

他咬牙苦忍。

因為任何真正重大的勝利都得要付出代價：只看代價大小而已！

他一腳踢開火刀。

一腳自自己的頸旁穿出去。

這一腳踢在蔡水擇的額上。

他的後腦勺也同時撞擊在蔡水擇的臉上。

臉骨碎裂的聲音。

額骨碎裂的聲音。

蔡水擇大叫一聲，仰天而倒，其情甚慘，敗局已定。

* * *

趙畫四這才去撲滅他自己雙腿上的火。

奇怪的是，那火，似是不熄的。

他遽然變了臉色。

紫金色。

由於他五官自繪、臉相倒錯，一旦紫漲了臉，所以看去十分駭人。

他大喝一聲，雙腿踩破石板，徐徐直埋入土中。

火勢頓滅。

他以土滅火。

是以半身埋入土中。

看他的神情，甚為古怪，也不知是舒服極了，還是慘痛不已。

其實大怒和狂喜，原就是十分接近的事。

* * *

趙畫四又徐徐睜開了眼。

他望向無夢女和張炭，笑了一笑（這一笑，好像眼睛睜了一睜），有氣無力的說：「他死了，到你們了。」

張炭忽道：「我有一個問題。」

他的聲音是女的。

顯然那是無夢女的語音。

趙畫四一聽，心中大定：知道這兩人無異殘廢。「問吧。」

無夢女說：「你何不把嘴巴畫在屁眼上？」

她的聲音是張炭的。

看來兩人身體內力仍「糾纏不清」、「欲罷不能」。

趙畫四笑了。

「我一向是吃女人的。但這次例外，男的女的，我都要吃。

「因為我受了傷。受傷的人要進補，而且還要發洩，我要好好的洩洩我心頭之火。」

他這樣說的時候，很是定。篤定。

——烤熟的鳥飛不走。

——宰了的狗不咬人。

他自覺要殺這兩個男女不分，雌雄莫辨的人是易如反掌的事。

可是反掌真的很容易嗎？

你叫一個斷了臂脫了臼的人反反手掌來看看！

* * *

趙畫四當然沒有斷臂。

但他一雙腿子還在土裏。

他沒料到的是埋張炭和無夢女——這兩個如盤根糾錯在一起幾乎不能動彈的「人」——竟一齊向他衝來。

動作一致。

而且很快。

在他還沒來得及「拔腿」而出之前，張炭已一把抱住了他，在雙手能攬住他雙臂之前，張炭至少已捱了三拳六指十四掌，但幸好那不是腳，不是趙畫四的腳——而張炭已一口咬住他的筆桿，並且以白森森的牙齒咬斷了這雙指粗的筆桿子：筆桿子本來就是極易折的，何況張炭的「八大江湖」術曾跟東北大食一族「大口孫家」中精通「摸蟹神功」和「捉蝦大法」的孫三叔公，學過「一咬斷金術」。無夢女一上來，左手一支梅花針刺入他的咽喉，右手一支玉簪，插入他頭頂上的百滙穴裏。

趙畫四雙眼一翻，咕嚕了一聲。

他大概是想說話。

他要說的話大概會很多。

因為他不甘心。

他還有許多畫未完成。

他還有許多銀子埋在地下等他去享受。

他無敵天下的腿功，還要用來對付「天下之大名腿」，其中包括了追命……

可是如果他就這樣死了……

豈不是……

這敗局來自他的疏忽。

——敗還可以，死就完了。

* * *

他大吼一聲，雙腿破空，翻踢而出！

無夢女、張炭一起中腿。

一個飛到殿裏，背撞在柱上。

一個跌在一座托鉢羅漢懷裏。

羅漢碎裂，銅鉢落下，又在無夢女的玉靨上劃下一道血痕。

她哇地吐了一口血。

臉上原來的傷疤更白。

她受傷顯然不輕。

張炭則背撞在柱上。

聽那沉厚的響聲，就像一座山內部起了爆炸似的。

但柱子卻沒有倒。

柱上的樑只晃了一下。

樑子也微微一顫。

然後屋上的瓦一聲噗噗噗。

倒是隔了一會，西南邊高遠處有三片瓦才爆裂了開來。

裂成碎片。

如花雨般洒落。

張炭反而沒有事。

他似是一點事也沒有。

反而嘻嘻一笑。

* * *

這就是「反反神功」。

——張炭身為「天機組」龍頭張三爸的兒子，他武功許是不算頂尖高手，但他總有些絕學兒，是別人學不來的。

* * *

趙畫四巍顫顫的起身。

他要追擊。

只要再追擊，這兩人就死定了。

但他一站起來，就知道自己完了。

敗局已定。

而且是他自己造成的。

他不該把自己一雙腿深埋在土裏。

沒有翅膀的鷹，連狗都鬥不過。

他也不該對無夢女和張炭輕敵。

這兩人只要肯聯手，武功等於加倍。

他更不該出腿去踢他們。

——那幾脚，無疑是「分開」了兩人本來糾纏在一起的軀體。

他一錯再錯。

只有敗。

慘敗。

* * *

世上最慘的敗局是什麼?

——一個人只要還活着，鬥志不死，必有反敗為勝的一日。

只有一種敗局不能扳過來。

死。

——因為死人不能復活。

死是人生來世上走一趟必經的失敗，如果一個人能在這短短走一趟的時間裏能讓後人記住，能把他的為人、學識、功德影响後世，那麼，他就雖死猶活。

很多人也許不甘就這樣「死了」，所以用功業、發明、藝術來企求永恒的活下去，至少要活得比他眞正活着的時間更久更長。

* * *

趙畫四自知不能雖死猶活。

他是死定了。

因為他最好的畫還沒有畫成。

這一刹那間，他忽然覺得很懊悔。

如果他不涉足江湖，就可以不必「死」了。

只要他專心畫畫，說不定已是一個成了大名的畫家。

可是他知道畫畫是要靠人成事，仗人成名的。如果人不喜歡你的畫，或者你的畫不能討人喜歡，你便一輩子出不了名，成不了畫家。

所以他才涉足江湖。

他還有一對脚。

他要踢下自己的江山。

一個人要是有了權，有了地位，還怕沒有名?

只不過，要闖江湖是要付出代價的。

他現在就要付出代價。

代價就是死。

* * *

正如在蔡水擇遭趙畫四暗算之前一刹，眼前忽然出現一幅畫一般，趙畫四在這一瞬間，也無故的想起了這些。

然後他乾笑了一聲。

他笑什麼?

看透?看破?看淡?還是看化?

笑人?笑己?笑失敗還是笑死亡?

* * *

這都不重要。

因為他笑了，這一笑之後就死了。

一個人死了，便什麼都完了，什麼問題，都與他無關了，都不重要了。

* * *

沒有敗根本就不能勝。

所有的勝利都是從無數的失敗中建立起來的，包括自己的和別人的失敗。

失敗跟成功不是對立的，而是互存的。

這次雖是慘敗，可能換來下次的成功。

只要你不認為失敗，其實就沒有失敗。

你對待失敗的態度，和對待成功的看法，才是眞正的失敗與成功。譬如屈原他的理想追求全然崩敗，並以身相殉，但他留下了不朽的詩篇和情操，這樣看來，他是勝利了。譬如司馬遷，他的仗義執言，反而使他蒙受奇恥大辱，卻也促使他發奮著書，寫成了「史記」，名垂青史，他對待失敗的態度，使他成功。反過來說，像吳王夫差，他征戰成功的結果，使他掉以輕心，終於讓越國勾踐擊垮，這是成功帶來的失敗，或像隋煬帝，他成功的奪了權，得了天下，對他而言，是空前的成功，但他卻使自己成為了天下世代無人不鄙薄痛恨的無道暴君，失敗得再也徹底不過。

* * *

趙畫四決戰蔡水擇的取勝，也換來他付出生命的慘敗。

因為趙畫四那兩脚，使本來「分不開」的張炭和無夢女「分開」了。

張炭迅速掠去蔡水擇臥倒之處。

蔡水擇的臉目已不成人形。

可是他居然撐住了。

沒有死。

張炭一時不知說什麼，也不知怎麼說是好。

——對於一個善良和正直的人而言，向强者或平常人說謊並非難事，但對一個傷弱者欺騙是件殘狠的事，包括告訴他(或她)說，你很好，你一定會沒事的，你一定會成功的，諸如此類。

張炭正要開口說話。蔡水擇已截道:「小心她。」

無夢女。

她正在張炭背後。

蔡水擇這樣提醒，是因為看到無夢女的眼神。

那是凶狠的。

卻偏偏有一股艷色。

那是怒惡的。

但隱隱裡有怨色。

蔡水擇能看出這點，顯然所負的傷至少不似外表看來那麼嚴重。

張炭為這一點而大為高興。

但他不想像蔡水擇遭趙畫四暗算時的掉以輕心——他立即回頭。

回頭前，回頭時，回頭後他都準備了十七、八種應付對方突襲之勢。

可是在他回頭一瞬間，無夢女已打消襲擊的念頭。

她原來恨他。

她有潔癖。

她連男人用過的井水都不願再舀來洗身子。

何況這男人會跟她連着身體!

她原本要殺他。

但不知怎的，她給她自己的理由「說服」了。

她自己受了傷。

對方有兩個人——儘管一個負傷甚重。

她沒有把握。

她沒有八成以上的把握是決不出手的。

所以在張炭看她的時候，她的眼神已回復了原貌，帶着一種美麗的溫柔，用手揩去了唇邊的血。

張炭在看她的時候，神色也很有點異樣。

他精於擒拿手，「反反神功」也很詭異，但能跟對敵的人如此近身扭打，而兩人功力血脈可以到了如此「水乳交融、糾纏不清」的地步，那也是罕有的。

——那敢情是因為無夢女所習的功力也是至詭無倫之故(雖然他們不知她是常山九幽神君的女徒)。

而且，兩人的癖性的靈機相近，也佔着極重的因由。

這點，在平時伶牙俐齒，其實對女性也早已心响慕之，諸多想像，但又因全無這方面經驗，所以只有靦覥尷尬，不知從何「下手」是好。

剛才那一番「糾纏」，簡直是「痴痴纏綿」，對張炭心湖，不無漣漪。

——不止漣漪，而是波濤。

「妳要幹什麼?」這樣聽來，明顯是惡言相向，好像失手打碎一隻碗的人期望正有人放一隻響亮的鞭炮聲來掩蓋。

無夢女則比他鎭定多了。

「不幹什麼。我能幹什麼?你怕我幹什麼?」

她還嫣然一笑。

她索性就坐在羅漢碎片上。

她那一脚吃得不輕。

她先行服下兩顆葯丸。

——且不管發生甚麼事情，得先恢復體力再說，至少得把傷痛抑制住再說。

——剛才那一番「糾纏」，雖給拆開，但居然還有小部份功力，不知消散何去，而自己也吸收了一小部份那漢子的功力。

那功力古怪，得好好消化、運用。

沒料，卻聽一人唸偈歎道:「阿彌陀佛，我就怕你們武林中人幹這種事!」

只見一大黃袈裟、背插鐵刀、額上十二枚戒疤、銀鬚白眉，顴高如鷲的和尚，飄然而入，顧盼大殿，看看碎了的神像，望望裂了的羅漢，目中悲意更甚，忿意亦盛。

張炭吃了一驚。

不意來了個和尚。

他原以為殺了司徒殘、司馬廢和趙畫四，大事已了，既然對方援兵不來，那麼主力一定放在鹹湖那兒，正欲放出暗號，讓天衣居士等可從這兒轉進，不必正攖其鋒。

然而卻來了這麼一位和尚。

——既不是友。

——恐怕是敵!

只聽那和尚合什道:「老衲是這兒老林寺的住持，法號老林是也。老衲甚為不解:為何你們江湖人的紛爭，老是喜歡拿寺廟、道觀、尼庵來鬧事，如此毀了道場，瀆了清淨，對你們又有何好處?你們又何必老愛焚寺燒廟，破功敗德呢?」

說得好。

張炭還一時答不出來。

「因為我們武林人沒有共同和公認的場所，每人都有不同的門派、幫會，但並不見得對方也能認同。而且，我們大都是見不得光、見光死的傢伙，所以朝廷、廟堂、衙門沒我們的份，擂台也不是人人擺得下、放得久的。所以，我們常只有厠身於市井，或打鐵，或賣藥，或成郎中，或為相師，而決戰場所，爭雄鬥勝，時在深山，時在市肆，時亦選在廟宇了。」

老林禪師聽得銀眉一聳，「那你們為何不同選舉一門一派，作為比武鬥技之地，以便不侵害良善安寧?為何不共選一處，當作爭勝試藝之所，而不致干擾無辜的百姓平民?」

「唉，」張炭歎了一口氣，他覺得現在的感觸良多，就像他另一個結拜兄弟張嘆一樣。「武林中人年年就為了爭這個，不知打了多少仗，死了多少人，害了多少命，但仍推舉不出一個主兒來。你們出家人

，又可不可以破除成見，只公奉一寺一廟一法師爲萬法之家、萬佛之神呢？」

老林禪師無言。

張炭反問道：「你不是元十三限派來的？」

老林禪師道：「元十三限？他的師兄天衣居士倒是與我是方外之交，好久沒見了，他也會來嗎？」

張炭輕吁一口氣道：「不是就好。」

老林禪師道：「可是你們不該趕走我寺裏的弟子。」

張炭道：「我是爲他們好，這兒就要發生格鬥了，他們若不走，必有傷亡。」

老林禪師慨然道：「我說過，你們殺你們的，江湖事別扯到佛門清淨地來。」

張炭道：「舉世皆濁，浪濤翻天，遍地洪流，那還有清淨之地？」

老林禪師道：「可是你們任意毀碎佛門聖物，還是要賠償的。」

張炭笑道：「哦，原來是爲了這個。賠，賠是一定會賠的。」

老林道：「你現在有沒有銀子？」

張炭道：「要現在就賠？」

老林道：「不然我怕你溜了。」

張炭道：「我的信用竟是這般差勁？」

老林道：「你這小子眼賊忑忑的不是好路數，爲甚麼我要信你？」

張炭啐道：「好個出家人，你到底要我賠多少？」

老林道：「不多。」

張炭道：「說個數目吧。」

老林伸出了兩隻手指。

張炭又舒了一口氣道：「兩兩銀子？」

老林叫了起來道：「甚麼？」

張炭慌忙改口道：「二十兩銀子？」

老林氣得吹鬍子瞪眼睛。

張炭也訝然了，道：「難道竟要兩百兩銀子不成？就這些泥塑的玩意兒……」

「甚麼玩意兒？這都是梁武帝時聖傳的寶物，價值連城，佛門寶器……」

「好，好，你總不成要兩千兩銀子吧？」

「不，不是兩千兩，」老林禪師連忙更正，「是兩萬兩。我要用來修葺本寺，廣造功德，順此儆戒你們這干動輒就在佛門之地動武的江湖人！」

張炭張口結舌道：「你……你這出家人……何不去做生意……乾脆，去打家劫舍算了！」

老林禪師居然桀桀一笑道：「誰教你們不問，先行劫寺奪廟，毀碎了寶器法物，老衲要你們怎麼賠都不爲過了！」

「你這裡是老林寺嗎？」張炭到處找寺裏的匾牌。「我看是謀財寺。」

老林和尚取下了戒刀道：「你給是不給？」

張炭攤開雙手，慘笑道：「我現在那有那麼多銀子？」

「沒有銀子，」老林和尚道：「銀票也行。」

張炭發了狠道：「好，賠就賠，誰教我們理虧在先。但我只有答應你，我會賠！銀票我也不足。君子重言諾，你信是不信？」

老林和尚驚眼一翻，道：「你是誰，爲什麼我要相信你？你要我相信你，憑什麼？」

張炭是張三爸之義子，年紀雖輕，在江湖上輩份其實甚高，他本來正待說出自己師承來歷，但回心一想，他一向不仗恃師承先人名頭闖蕩，他認爲大丈夫眞漢子要揚名立萬，就該靠眞本領，而不是仰仗自己有什麼父母、師承、朋友，何況，對他而言，出不出名，並不重要，他只願和一些好玩的朋友做好玩的事，跟知心的兄弟做對得住良心的工作。

於是他說：「我姓張，名炭，外號『飯王』，只會吃飯，大和尚你信得過就信，信不過任你，我佔你和尚廟，本無惡意，只不欲牽累你寺裡的弟子，可是到頭來還是把貴寺搞得一團糟，這是我不對。既然我不對在先，你說賠多少就多少。錢，我現在沒有，日後總是記得還你，你信最好，信不過，便任憑你處置，但不是現在。」

老林和尚斜着眼打量張炭。

「爲什麼不能現在就處置你？」

張炭照實回答。「因爲現在我要打架。」

老林和尚嘆道：「人在江湖，一定打架，看是文打武打，心戰還是力戰而已。你是爲什麼而打？」

張炭道：「爲朋友，爲伸張正義，也爲了剷除國賊而戰。」

老林和尚搖首不已：「這樣聽來，你是輸定了。」

「爲什麼？」

「通常眞的是爲了這麼偉大的目標而戰的人，都一定會輸得很慘，少有勝算。」

「也罷，輸就輸吧，」張炭說：「人生裏，有些仗，是明知輸都要打的，有些委屈求全忍辱苟活的勝局，還眞不如敗得轟轟烈烈。」

老林禪師略帶訝異，「看你的樣子，非常圓滑知機，沒想到像你這種聰明人，想法也那末古板得不可收拾。總有一天，你會給你這種性格累死。」

張炭一聳肩道：「死無所惜，我只怕什麼也做不成，什麼做不到便死了，那才教人遺憾。」

老林笑道：「老衲沒有看錯，聰明人總是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的，但一個眞正有智慧、大智大慧的人，還知道去做一些不該做但卻必須做、必須做而本不該做的事。來，你果眞是許笑一的人。」

這是他第二次提起天衣居士。

「既然你肯賠錢，又是天衣居士的人，老衲也不妨買一送一，贈你三言兩語。」老林和尚驚眼裏閃動着介乎於奸猾和慧黠的銳芒。「你們在這兒所作的一切，都是幌子，到頭來，還是白做了。」

張炭的心懸於戰友蔡水擇的傷勢，本不擬多說，忽聽老林和尚這樣說，大爲訝異，詫然問：「爲甚麼？」

老林嘿然道：「我以前也是吒叱風雲的大將軍。」

張炭道：「我看得出來。」

做大事的人的氣派是不一樣的，常人要裝也裝不來，既然有了要掩飾也掩飾不掉。

老林以一種懷想公瑾當年的語音道：「的確，兩軍對壘的時候，雙方寸土必爭，奮勇殺敵，一寸山河一寸血，但對兩方主帥而言，只一句話、一點頭、一個錯誤的判斷，就可以把千里萬里辛苦得來的江山盡送於人。生死肉搏的是旗下的壯士、麾下的勇士，但閑坐帳中，把酒揮軍的是主帥。軍士雖勇，但仍得要有個好將軍，才能有勝局，才能打下勝仗。」

張炭冷哼道：「天衣居士並非安坐帳中，他可比我們都身先士卒。」

老林道：「我知道。他不是那種要人爲他送命的人，如果他是，他早已安然當成了朝中紅人了。」

張炭道：「你知道就好，這兒沒你的事，我照賠錢給你就是了。」

老林道：「可你卻知道不知道，天衣居士是把你們誆來了？」

張炭一楞，隨即怒道：「你少挑撥離間！再這樣，我可把你當作是蔡京一伙的！」

老林笑道：「你別誤會，老衲絕沒意思要破壞你對天衣居士的崇敬之情。老衲只是說，你以爲你們這樣做，把事情都攬在身上，鬧得愈大，能一時拒敵，就可以引來敵方主力，讓許天衣可以安然渡鹹湖，入京殺蔡京，是不是？」

張炭倒吸一口涼氣，知道這出家人決不是貪財那麼簡單，當下暗自提防，隨時準備出手。

「隨時準備出手攻擊」——其實這個意念一生，人就在備戰狀態。

——該攻擊他那一處是好呢？

眼睛？

不，太殘忍了。

臉部？

不行，也太直接了。

胸口？

不能，攻不進的。

下部？

不可以，太卑鄙了。

張炭突然發現了一點。

無論什麼部位，自己都找不到借口，無法進擊，其實有兩個原因。

一是理不在己方。

有些人，一旦師出無名，動手無理，便下不了殺手。

這種人，也稱之爲俠者。

至少張炭現在的心態便是如此。

一是對方太厲害了。

老林和尚看來毫無防守。

但他每一處要害都已先行封死。

張炭根本攻不進去。

他攻不進。也不想攻。

所以他只防範，並沒有立即動手。

只問：「你怎麼知道？」

老林和尚雙眼精光四射，忽爾問他。「你剛才想殺我？」

張炭答：「不是，我只是想向你出手。」

「爲什麼沒下手？」

「因爲理不在我。」

「還有別的原因嗎？」

「因爲我也找不到你的破綻。」

「爲什麼你想向我下手？」

「因爲你不只是這兒的住持，你知道那末多，說得那麼多，必有圖謀，難道你不是蔡京一黨的人？」

老林和尚烱烱的眼神望了他一陣子，才哈哈笑道：「你錯了。我告訴你那麼多，正因爲是念在你的誠實！」

「誠實？」

「還有謙遜。」

「謙遜？」

張炭忘了自己幾時有謙虛過。何況，在這詭誆萬變的武林中，說一個人「誠實」，其實往往就是在罵他「老實」。

而要在這翻覆無常的江湖求存，最最要不得的就是太「老實」。

「你明明是『天機』龍頭張三爸的義子，但你剛才受我多次逼迫討錢，你都沒亮出這字號來。能不以家底長輩炫示於人，在危困時仍能有這等操持，這是謙遜。」

張炭奇道：「這事跟我乾爹無關，是我搞了你的寺廟，我那有顏面搬他老人家出來！」

「你剛才因疑慮而想對我動手，你也直認不諱。」

張炭毅然道：「那我的確是想

向你偷襲動手啊！」

老林道：「便是這樣，所以我告訴你，其實，元十三限根本是來了這兒。」

張炭一震。「什麼？」

老林道：「不但是他，連天衣居士和你其他的戰友，全都在甜山決一死戰。」

張炭錯愕。「你怎麼知道？我不相信！」

老林道：「其實理由很簡單，依許笑一的性子，絕對不會置他的門人、徒弟、朋友不理。他這種人，就算犧牲一子得入京，他也不幹。他在這兒派了幾個人來？」

張炭略為猶豫了一下，還是說了老實話，「四個。」

老林道：「他帶走幾個幫手？」

張炭一咬牙，反正都說了，那就說清楚好了，要是這老林大師稍有不軌，他就拚死也得把他制住才能出老林寺。

「五位。」

「總共十人。」老林更肯定的說：「許笑一決不會為包括自己在內的六個人來犧牲你們四個人的。他不是這種人，我說的話你可以不信，但不信是你自己的損失。你不懂天衣居士，但元十三限可對許笑一的性情瞭如指掌。」

張炭開始有點恍然。「你是說：你猜得到天衣居士不會犧牲我們，元十三限當然也猜想得到？」

老林大師這才撫髯笑道：「如果他也推測得到這點，你說，他會怎麼做？」

張炭這回接話得十分快。「他只要全力攻打一路，自然就會引出居士來。以一變應萬變，無論天衣居士如何千變萬化，元十三限只要抓住他的性情，他就無法可變了！」

老林這才滿意了。

張炭反問：「要是元十三限已來甜山，那麼，眼下我們已經殺了三人，他為什麼還不現身？」

老林道：「做大事得要沉得住氣，好獵人要懂得守候。天衣居士還沒出現，元十三限才不會貿然打草驚蛇。」

張炭再問：「可是剛才我們已遇危險，如果天衣居士等人來了，他們怎會置之不理呢？」

老林道：「他們是來了，可是，他的幫手全纏戰在『洞房山』和『填房山』，至於他自己，也來了，但卻動彈不得，愛莫能助。」

張炭怒道：「你胡說，要是居士來了，豈會不出手相幫！」

老林道：「因為他已給制住，幫不了你，也幫不了人。」

張炭變色。「他給制住？誰幹的？」

老林神色不變。「當然是我。」

張炭更怒。「你豈制得了居士？」

老林臉不改容。「老衲當然制得了他，因為老衲是他的朋友。」

他倒是臉不紅、氣不喘、眼不眨的道：「而且，還是老朋友。許笑一這個人，他總是不防朋友的。」

張炭勃然大怒，道：「你把他怎麼了？」

老林道：「沒什麼，只把他制住算了。」

張炭叱道：「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老林道：「我只是為了他好，他不出現、不出手，元十三限便逮不着他，他便能安然無恙。老衲的好友不多，到了老衲這個年齡，更是死一個少一個。老衲制住他，是為了幫他。他要幫自己，最好的辦法就是不出手，老衲替他保住了一條性命，扳回了一場勝局。」

張炭馬上起疑道：「你若有意保護天衣居士，現在這樣道破，豈不機密盡洩？」

老林居然嘻嘻笑道：「剛才有關係，現在却沒有關係了。」

張炭問：「為什麼？」

「因為剛才元十三限還伺伏在外面，但在老衲入寺時，他已經走了。」

「你怎麼不知道元十三限是欲擒故縱，以退為進？」

「你知道老衲剛才為甚麼跟你索討賠償銀子？」

「你志不在錢？」

「老衲在等。」

「等甚麼？」

「等消息。」

「什麼消息？」

「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沒有訊號，那就是元十三限眼見你們水深火熱，生死關頭，天衣居士都沒有出現，想必是不在甜山，元十三限掉頭便下山，趕回京裏，保護蔡京；或趕到鹹湖，設法再截擊天衣居士。」

「元十三限給大師騙了？」

「他沒看錯天衣居士的性子，但却不知有老衲此一着。」

「可是晚輩實在不知大師這一變着是友是敵。」

「你到現在還不相信老衲？」

「我借用大師剛才的話：我憑甚麼相信你？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元十三限派來試探出天衣居士下落的人？」

「好，夠小心，夠慎重。」

「各路弟兄還為此浴血苦戰，我不能不審慎些。」

老林笑了。

他撫髯道：「你要怎麼才相信？老衲還要你發放暗號通知各路弟兄前來齊集呢。」

張炭沉着氣道：「天衣居士在那裏？」

「這好辦！」老林和尚哈哈笑道，一揚袖，一道自嘴裏的勁氣迸發如箭刀，凌空急劈而去。

「他就在這兒，喝！」

廟中的兩尊菩薩，寶相莊嚴，其中一尊應聲而碎。

＊　＊　＊

劉全我。

男。

山西離石人。

「風派」掌門人。「風派」是武林「十六奇派之一」。

「風派」的命名，原是給江湖中人取喚成習的。原先這一組人，有別的名稱，可是在新派、舊黨之爭裡，老是趁風轉舵，順應時勢做人，而且一旦得勢，便有風駛。所以武林中便老實不客氣稱之為「風派」。

直至這一任「風派」掌門換作「劉全我」，這才「名副其實」。

理由很簡單。

是因為劉全我的袖風。

——以袖子為武器，以袖法為武功，除了東海「水雲袖」和「桃花社」賴笑娥的「娥眉袖」稱絕江湖之外，劉全我的「雙袖金風」及「單袖清風」也決不遑多讓。

他的行動也莫測如風，並把手下弟子也訓練得疾如勁風。

他很少動手。

在武林中紀錄他出手的資料極少。

但他殺人却不少。

其中一次是在派內。

那是派內鬥爭。

他為了要奪「風派」掌門的那一役，他就以雙袖捲撕原來的掌門人「飲雪上人」李血，還有一百二十三名擁護李血的同門、門人、弟子。

他殺得可一點都不手軟。

何況他現在殺的是敵人。

——一個剛剛還出口「侮辱」了他的敵人：唐寶牛。

＊　＊　＊

唐寶牛不是牛。

他姓唐，儘管他常在重要關頭都說他自己是蜀中唐門的好手，也儘管大多數人都不相信，但在武林中誰也沒弄清楚他的出身和來歷。

他常如數家珍的自報名號。

神勇威武天下無敵，宇內第一高手，海外無雙活佛飛仙，刀槍不入，唯我獨尊，玉面郎君唐前輩寶牛巨俠。

他剛才對劉全我也是這樣報的。

當然，這只是部份自擬的綽號，時有增删修訂，且包羅萬有、族類繁多，故未能一一盡錄，當然也無法詳加記述，只能說有掛一漏萬之處，也在所難免就是了。

他外表長得非常豪壯。

可是他是個連蚊子也捨不得打死的人。

如果一名絕頂高手猶如森林裏的大象，他的外號足以嚇退十頭巨象。

可惜他的武功相比起來連大象尾巴的一點蝨子都不如。

這回他遇上了劉全我。

一個殺人不眨眼、而殺人又比眨眼還快的好手，而且正值劉全我想藉此立功樹威，要在「十六劍派」中脫穎而出，以圖獨得丞相重視擢升之時。

唐寶牛雖然高大。

但他的絕招仍只是嚇人。

把人嚇走，好過動手。

動手非死即傷，能免則免。

可是這一次他遇上的是唬不倒的劉全我。

他一看這人的殺勢，便知道此人不好對付。

但是他不能退。

他要死守這裡。

他很緊張。

不過他並沒有撒尿。

他一向緊張就流汗。

也就是說，流汗能幫助他消除緊張。

他不想汗水濕透衣衫，讓敵人一看就看出他的心思。

他有一種功力，把汗聚集於背後逼發出來，本只應汗濕背衫，可是他也正運聚另一種由自己所創的古怪神功「大氣磅礴神功」，所以餘功走岔，汗濕褲襠，偏又給朱大塊兒叫破，使劉全我得悉他的心虛，馬上發動攻襲。

劉全我陡然撲了過來。

他的人本來靜立如石柱。

可是一動就奇疾無比。

這種不可思議的快法，簡直令人不能置信他在前一剎仍是靜止的。

只不過是一瞬之間，他跟唐寶牛已只剩七尺之遙。

他的右袖一揮。

那袍子是灰色的。

他的袖子特別肥大，且似脹滿了氣。

他一動手，袖子的形狀立即像一把刀。

大關刀。

氣勁也如刀。

刀勁。

＊　＊　＊

唐寶牛大吒一聲，如一記霹靂轟着雷霆。

他那一聲大吼，喝自他口中，但却在劉全我背後作響。

那是炮仗在耳裡炸開的響聲。

劉全我立即停了下來。

但他居然沒有回頭。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上林畫苑不斷培養精湛武林殺手，程小蝶感到是個極大威脅，必須深入究其底細。爲免驚動牽累宮廷官員，程小蝶命小雅與素喜扮成平民身份潛進去，再派江北四老之一佟元修隨行保護。畫苑戒備森嚴，高手如林，三人行踪被發現受困，處境危急，臨危中素喜發揮了機智不凡的武功與才華，終於……



女捕頭傳奇

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掌青苗

當機立斷發號令　刑部匣弩顯威力

「但我確也有些恨他，爲什麼不常來走動。」小文道。

「小姐也歡迎麼？是眞的歡迎，還是表面歡迎，」素喜道：「不要很快給我答覆，我要聽到眞情實話……」

「不用想，小姐不止歡迎，而且，還有些喜歡他，」小雅道：「一年多前，曾有一個許諾，田公子如若要求，小姐會陪他上床……」

「小雅，太坦白了吧！」小文道：「爲什麼不說得含蓄一點？」

「轉彎抹角的話，說起來太累人，」小雅道：「別人也聽得隱隱約約不太明白，素喜已不是外人，我們整天問她和言大人上床的事，她每每都坦言無隱，小姐和我們的事也該讓她明白……」

「可是，還有……」小文抬頭看時，郭寶元早已走了。

「副總捕頭踮着脚尖早就走了！」小雅道：「他如果還再坐着，我那敢這麼放肆。」

「田公子呢？」素喜道：「放着的便宜，自然檢了，不過，又不太像，小姐似還是黃花閨女啊！」

「什麼還似，完完全全的處子之身，」小雅道：「她讀書多，教養好，可是思想很開通，跟着我們胡說八道，是爲了適應江湖。」

「當然，也爲憐惜我和小雅，」小文道：「我們都不是好姑娘了。」

「我也不是啊！」素喜道：「我所受的訓練，就是要我放開胸懷去接納男人，要爲萬寶齋作徹底的奉獻，連性命都可以不要，何況是上床的事。」

「我和小文就更慘了，」小雅道：「活生生的被人强姦了，而且不只一次，當然，男人也不止是一個，我們在死亡邊緣上苟延殘存，學着去討好男人，以借他的力量，保護我們不再受很多人的蹂躪，想起這些事，我就滿懷恨意。」

「慢點，慢點，」素喜道：「正題還未說完呢，小姐既然和田公子上了床，怎麼還會是處子之身呢？」

「誰說上了床？」小雅道：「我是說小姐表達過這個承諾，當然，田公子也爲小姐賣了一次命，但就是各種情勢促合得非常巧妙，沒有人會覺得那裏不對，但田公子却推開了這個機會。」

「小雅，妳是說田公子婉拒了小姐？」

「不是婉拒，因爲小姐也沒有要求啊！」小雅道：「小姐只是作了這個承諾，那是邀請田公子助拳的條件。」

「了不起，能不動小姐這種美人的男人，天下也選不出幾個來。」素喜道：「只此一樁，就叫人心生敬服，不管是什麼原因。」

「再告訴妳幾件讓妳吃驚的事，」小雅道：「田公子是那種讓女人陶醉的男人，他救過我和小文，我們感激他，除開這個不談，我們也很心儀他，他如拉我和小文上床，我們絕對不會拒絕。」

素喜微微一笑，看着小文道：「小文，眞的麼？」

「是眞的，我比小雅還不如，」小文道：「我眉目傳情引誘他。」

「怎麼？他裝不懂啊？」素喜道：「那就有點做作了。」

「懂，」小文道：「他過來，拍拍我的臉，要我下工夫練武，好好的幫助小姐，妳說，我還能怎麼辦，素喜，這中間，還有一點要說明，我和小雅對男人都存有相當的恨意，却他爲我們開啓了心扉，他是例外。」

「被妳們說神了，」素喜道：「我的師兄弟，都是美男子，加上一身好武功，都是男人中的男人了，我喜歡和他們在一起遊樂，却是心井不波，不生綺念，除非有目的，才會裝出一片虛情、假意，連撒嬌也是一種手段，都有老師教過呀！」

「妳對言侍郎不是一片眞情麼？」小雅道：「難道是騙我們的？」

「不是啊！」素喜道：「開始也是假的，我入言府，早就心懷鬼胎，想騙他動情，讓他自動把一些珍貴玉器交出來，却不料，我反被他騙倒了，但我一直沒有忘記我的任務，現在離開了萬寶齋，才敢把情懷完全放開，細細想，慢思量，才發覺死後方知情意眞，一顆心全被他佔據了，可是，有什麼用呢？如果眞有管壽限的判官，我願意到地府求他上床也行，也願意把自己陽壽折給言大人，我只想留下三年。」

「爲什麼呀？留三年太短了，」小文道：「至少也該平均起來，兩個人同年同月同日死。」

「不，我要死在他前面，」素喜道：「一是贖罪，我沒好好的保護他，二是想証明一下，他是不是眞的愛我，或只是說些花言巧語騙我，會不會在我靈前哭泣。」

「胡說八道啊！」小雅道：「妳死了，他哭不哭，你怎麼會知道？」

「不是說了有地府，有判官的嗎？」素喜道：「那自然也有鬼魂了，我站在旁邊看哪。」

「鬼話連篇，女人就是女人，」小文道：「全想些自己騙自己的把戲玩。」

突然響起了一片金風破空之聲，打斷了小文的話，小雅和素喜立刻飛躍出室。

那是連珠匣弩發射的聲音，只聽那金風遍佈的氣勢，不難想像它的威力。

小文坐着沒有動，但却伸手抓過了長劍，手握劍柄，目光烱烱四下瞧，可眞是膽大妄爲，竟有人敢摸上了刑部中來，佈守在四週的匣弩手，奈何不到來人，一旦被摸入了總捕頭的公事房，那可是一樁大笑話，小文已暗自下了決心，有人摸進來，絕不放他出去，拚了命也要把他放倒在刑部。

但聞一聲尖銳的聲音傳將過來，道：「素喜呀！快來接我，連珠匣弩，果是天下第一等的暗器，我已經招架不住了。」

分明是個女子聲音，但小文聽不出她是什麼人。

素喜聽得出來，而且，喝止住匣弩手，把她接進了總捕頭的公事房中。

見了面，小文想起了與她曾有過一面之緣，起身說道：「歡迎啊，素華姑娘。」

素華有點狼狽，一身勁裝，有兩處破裂，顯然是被弩箭射穿的，一處還帶有血跡。

受傷了。

素喜低聲道：「師姊，左膀有傷啊！要不要包紮一下？」心中却是暗暗吃驚，匣弩能傷素華，就能對付當今一、二流的高手，素華有多少斤兩，她心中最清楚，比內功技藝，素華絕不比她素喜差，有過之而無不及。

「不要緊，只是皮肉之傷，」素華道：「我不知道有幾張匣弩對付我，怎麼會箭如雨下不休止啊，四面八方一齊來，力道又十分强大，用兵刃撥開它非常吃力，逼得我寸步難行了。」

「師姐，六張匣弩對付妳……」

素華奇道：「只有六張麼？連珠匣弩，一匣有幾支箭？」

「十支，」素喜道：「但射手訓練有素，控射的技術純熟，射速不快不慢，綿連成一片箭網，人就被困在網內了。」

「就算有六十隻吧！」素華有些不服氣的說道：「但也困不住我才對，我手中之劍，至少撥開了一百支弩箭。」

小文、小雅都未接口，站在一邊笑。是誠心讓素喜去說明了，她們是師姐妹，說得誇張些，也不會引起反感。

「師姐，一匣只有十支箭，」素喜道：「但一個匣弩手帶了十個匣子，就是說一個人有一百支箭，六個人搭配而成的箭網，可以維持一盞熱茶工夫之久。」

「那就難怪了，」素華道：「能撥開六百支强力弩箭的高手不多，我不行，別的人只怕也難應付。」

「他們一組十二人，」素喜道：

「撐過這一半，還有一半接上來，中間不會有空隙。」

「那就很少有人躲得過了，」素華歎口氣，道：「我是奉命而來，一陣匣弩連珠箭發，把我射昏了頭，幾乎忘了正經事，副總捕頭在麼？」

「師姐，小雅、小文兩位姑娘，都能作主。」素喜低聲道：「有話儘管請說。」

「噢！」素華目光轉動，掠過小雅、小文道：「萬大掌櫃要我來，傳報一件訊息，紅燈老魔行踪詭秘，似是有意的引誘人追踪，但萬大掌櫃還是算計出了他繞行的路線，請刑部中三班匣弩手，立刻出動，按這張圖佈下埋伏，截擊老魔，同時請派素喜一起行動。」說完，從身上取出一張圖遞了過去。

小文伸手接過圖，笑道：「素喜姐要去，我和小雅也要去，我們三個，也就是三班匣弩手的領隊。」

「好極了！」素華道：「萬大掌櫃也派了配合的人員，小妹領隊，還有六個專修暗器的小師妹，她們都是發射火龍鏢的高手。」

還有專修暗器的人哪！別的武功是不是還要學呢？小雅心中想，却未說出口。

小文却問道：「什麼是火龍鏢啊？從未聽過這種暗器。」

「好像是火葯配上一種特製的鏢，」素華道：「我知道，却未見她們出過鏢，是新玩藝啊！萬寶齋也是初次應用，造成此物不過兩年，四代以前弟子，無人會用，也沒人見過，四代小師妹中，有十二個被選作專修火龍鏢的人，一下子就出動了六個，這一伕，大掌櫃似是決心拚出生死了，等一下要他解說給三位聽，我很想說明白，可是，有心無力呀！」

小文點點頭，心中忖道：萬寶齋名堂眞多呀！火龍鏢之後，不知道還有什麼新玩藝了。

「素華姐，我請教，」小雅道：「專修火龍鏢的弟子，是不是不學別的武功！」

「一樣要學，」素華道：「我剛才說的話，有語病，事實上專修火龍鏢的小師妹，是由四代弟子選出的靈巧人物，集中一個地方，練習這特別的暗器，但她們還要回來學習一般技藝，這就比別人辛苦很多，所以，都是慧悟力較高的人，也是四代弟子中最好的人，她們還要三個月才能出師。」

「領教了，」小雅道：「咱們幾時動身呢？」

「自然是越早越好。」

「可是，這張圖還未弄淸楚，到那裏都不知道，」小文正在伏案看圖，道：「怎麼走啊？」

「地方我知道，」素華道：「由我帶路，三位去拾掇一下，這就上路。」

小文、小雅轉身入內室。

素喜却低聲道：「師姐，六位小師妹呢？」

「在刑部外面等我們，」素華道：「我想試驗一下刑部匣弩的威力，故意闖進來，想不到眞的厲害呀！」

素喜道：「還有更新、更强的匣弩，刑部一直在改進這種霸道的暗器，以補高手之不足。」

「素喜，」素華長長吁口氣，道：「大掌櫃有交代，不再認妳是萬寶齋中人，所以，別再叫我師姐，更不能叫她們小師妹，妳已是刑部中人，別忘了自己的身份。」

「這麼絕呀！連我們師姊妹的情份也要切斷，」素喜道：「大掌櫃告訴我，日後，我還可以回去萬寶齋。」

「好像不行了，據說是東主也認可了這件事！」素華道：「交情擺在心裏頭，但也只限咱們。等一下我不會替妳特別引見，素喜呀，切斷了一切連繫，對妳是有益無害，妳就安心作個女捕頭吧！」

「這一次攔截紅灯老魔，」素喜歎息一聲，道：「不知道是否能碰得上頭？碰不上，有些可惜，這場大戰，一定是哄動江湖的大事，有幸參與，實有榮焉，可是，如眞的碰上了，又是個生死難卜之局……」

「大掌櫃一向是算無遺策，」素華接道：「遇上老魔的機會很大，素喜呀！妳究竟是想不想遇上呢？」

「矛盾哪，想遇上，一戰留名，又有些不願意這樣早死，」素喜道：「不過，這些想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總捕頭傳出的令諭，要我和小文、小雅去截殺紅灯老魔，就算明知必死，也要勇往直前，人家都不怕死，我有什麼好怕的……」

「千古艱難唯一死，誰不怕呀！」小雅已換上緊身勁裝走過來，笑道：「怕歸怕，死歸死，素喜、小文也常和我談起這件事，但總是談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寶劍出鞘，就會把生死置之度外，動上手，更是一心求勝，全力發揮技藝，那裏還會去想生死的事？」

「這件事恐怕要請教姑娘。」小文也換好衣服出來，接道：「姑娘堅持要入血罩中，擺出了一種慷慨赴死的氣勢，我相信她也怕死！不同的是，我們的勇敢是形勢逼的，她好像有一種看法，勇武出自內心，同樣是決死火併，感受就有些不同了！走吧，我們害怕，但不會逃避。」

素華道：「三十六個匣弩手一定要帶去……」

「他們隨時待命出動，」小文接道：「已等候好幾天了。」

＊　＊　＊

看了素華停身的地方，小文、小雅暗暗的吃驚了，竟是在北京城中大街上，這裏街道很寬闊，但也很熱鬧，深夜中行人已不斷，大白天就滿街都是人了，在這種地方出刀火併，弩箭如雨，不止驚世駭俗，很可能會造成衆多的無辜傷亡，萬復古怎麼會選了這麼一個所在呢？

「這地方是不是不便作爲戰場？」素華似是瞧出了小文、小雅心意，道：「萬寶齋會盡量阻止行人，讓無辜的傷亡減至最少……」

「爲什麼不選在城外空曠的地方？」小文接道：「至少，也該找一處市面較冷，人客較少的所在。」

「大掌櫃早料到了妳們會這樣問我，」素華道：「所以，交代得很詳細，紅灯老魔一直在京城中打轉，也多在這一帶繞行尋覓，好像是在找什麼，每次都經過這個地方，在這裏遇上他的機會最大。」

小文看了小雅一眼，道：「好吧！我們就在這裏埋伏。」

這些匣弩手，都是訓練有素的人，善於隱蔽，也有着組成箭網的默契，小文打出手勢，三十六個人，立刻相度地形，隱入牆角暗影中，移位調整，組合成六人一組的箭網。

素華已瞧出了，這次行動由小文指揮，低聲說道：「小文姑娘，萬大掌櫃要我轉告，此番對付紅灯老魔，只宜在暗中攻敵，以匣弩和火龍鏢的力量滯止他的行程，不可逞强出手，他和程總捕頭，會在血罩出現時，攻入血罩。」

「如果匣弩和火龍鏢的力量，無法滯止紅灯老魔的行動，」小文道：「我們是不是要出手呢？」

「這個，大掌櫃沒有交代，」素華道：「但兵貴神速，如若這些戰機不能把握，那就不能怪我們了，所以，我認爲還是從命的好，不用出手。」

「我相信匣弩能滯止一下紅灯老魔的行動，」素喜道：「我已仔細相度過形勢，此地距離上林畫苑不遠，似是一切的麻煩，都圍繞在上林畫苑打轉，從我牢中遇刺開始，兩個兇手，也是逃入畫苑。」

「我們繞過很多條街，」小文道：「距離上林畫苑不近哪！」

「算直徑！」素喜道：「如若由屋面上躍行，上林畫苑離這裏不足百丈，也許在巷道之間，還有相通的捷徑，就非我們所知了。」

「素喜，妳究竟在懷疑什麼？」小文道：「說出來呀！我們也好研究一下。」

「我懷疑紅灯老魔也隱身在上林畫苑內，」素喜道：「當然也可能是畫苑中眞正的幕後主人。」

小文怔了一怔，回頭望望小雅道：「妳說呢？」

「不敢妄斷，」小雅道：「不過，這個想法很特別，告訴小姐和萬大掌櫃，由他們去作主張。」

「我們也要藏起來，火龍鏢會配合刑部匣弩行動。」素華說完話，帶着六個小師妹隱入了暗影中。

素喜和小文、小雅藏在一處，三人也都帶了一隻匣弩。

直到五更後，天色黎明，仍未見紅燈老魔出現。

素華有點尷尬，笑一笑，道：「大概不會來了。」

「讓他們熟悉一下形勢也好，」小文道：「趁天色還未大明，撤了吧！」

素華點點頭，帶着六個小師妹走了。

看得出她心中的不滿，一向算無遺策，受人敬畏的萬復古，今天怎麼會卜錯了卦，害得她在小文面前失了信用。

小文帶着小雅和一批匣弩手撤回刑部，素喜却在一個轉彎角後，滾入牆角。

她穿着一身黑色夜行衣，隱入暗牆角處，渾如天成，一點也瞧不出來。靈巧的動作，也未傳出一點聲息，雙目凝聚眼神看，一耳貼在地上聽。

聽到了，輕盈的步履聲傳入耳際，就在素喜隱身所在不遠處，牆壁上突然裂開似一個門戶，一個人緩步而出，竟是血手無影帥永昌。

果然，這裏是一處關要所在，有秘門相通，也許還有直通上林畫苑的秘道。

衣袂飄風聲傳入耳際，對面屋脊上也突然飛起兩條黑影，落着實地，素喜凝目看，正是一日千里馬乘風，百手尊者水中天。

「兩位辛苦了，」帥永昌道：「全部都撤走了嗎？」

「是，全走了。」馬乘風道：「帥兄的設計好，在屋頂上動手脚，任她們精明幹練，小心謹愼，也無法瞧出破綻。」

帥永昌笑一笑，道：「刑部中幾個丫頭很精靈，萬寶齋訓練的一批殺手，也都是厲害人物，年紀不大，可是鬼得很，不能小覷，最可怕的是消失江湖十幾年的鬼手神算，竟然出任萬寶齋的大掌櫃，他是眞正的厲害人物，文武全才，不可輕敵。」

「帥兄，聽說刑部改良的匣弩，箭鏃鋒利，勁度强大。」水中天道：「十幾個匣弩一起發射，威力恐比一個萬復古厲害多了。」

「放心，放心，我們已誘敵成功，設下陷阱。」帥永昌道：「匣弩威力雖大，但未必有發射的機會……」語聲一頓，抬頭看看天色，道：「黎明已至，咱們回去談吧！」

轉身走入秘門中，秘門合起，又成了一扇牆壁。

素喜看得很清楚，聽得也詳盡，心中也吃驚極了。

天色大亮，街上已見行人，素喜站起身子，也不拍身上灰塵，以極快的速度，回到了刑部。

總捕頭的公事房中，不但坐着小文、小雅，也坐着程小蝶，但最讓素喜意外的是，大掌櫃萬復古和點石成金雲鵬竟也赫然在座。

「最後一回首，沒有忽然有，」雲鵬道：「妳衣衫上積塵未及拍落，一綹亂髮未整，行動如此匆忙，是不是發現了什麼？」

「是！」素喜道：「雲老師教我們的，變化常在最後一刻間，素喜牢記於心，那裏太平靜了，靜得人心中冒火，所以，沒有發覺他們在屋脊上動了手腳，人隱其中，物飾其外，我沒有看清楚那是什麼，他們就出現在我的身側十步之內。」

「發現了什麼？」程小蝶道：「他們都隱在屋脊上嗎？」

「血手無影帥永昌，由一座忽然裂開的牆壁中走出來，」素喜道：「馬乘風、水中天由屋面上飛落而下，我們的匣弩手佈防經過，似都被他們看清楚了。」

「那地方很多房舍，似都已被人收購、租用，」程小蝶道：「才能任意在房內挖掘、改建，住在裏面的人，也都是問題人物了。」

「對呀！」小雅道：「所以，上林畫苑中查不出殺手隱匿痕跡，這些人都住入了週圍的民房中。」

「如果是借住到四下民房之內，也還罷了，」素喜道：「可怕的是那些人都是埋伏，帥永昌說誘敵成功，刑部的匣弩手，未必有發射機會，我聽得幾乎失聲而叫，那條寬闊的街道，似是全入了他們的掌握之中。」

「他們不可能租用了幾條街道上所有房屋，」小文道：「那就會傳出風聲，不過，他們租用了一部份才特別的可怕，大多數的人家，仍是善良百姓，敵人混雜其中，對我們施下毒手，我們却心存顧忌，無法全力反擊。」

「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顧慮，」萬復古接了口，道：「毀了房舍、物器，我們可以賠償，但人死了，却無法使他復活。」目光轉注到程小蝶身上，住口不言，把一個燙手山芋，丟給程總捕頭了。

程小蝶淡淡一笑，道：「如若由官府出面，通知他們撤離住處，就算暗中行動，恐亦會消息外洩，我們既有所知，舉止小心一些就是，萬一傷了一些無辜百姓，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我會下令萬寶齋中弟子，小心應敵，」萬復古道：「佈署經已被敵人識破，必須重新調整，這方面勞請總捕頭費番心思了，萬寶齋中人，唯命是從。」站起身子，接道：「紅燈夜間繞城而馳，竟是旨在誘敵，可能只是說詞之一，我相信他還有別的目的，襲殺紅燈老魔的計劃不變，今夜初更，我們仍在原地會合，姑娘也該好好休息一下了，紅燈老魔最大的缺點是，白天行動時，無法使紅燈發揮得最大的效用。」說完話，人也舉步向外走去。

雲鵬緊隨身後，一面走，一面低聲說道：「素喜，妳很好。」

「眞的很好，救了很多人，也改變我們的劣勢，」程小蝶道：「兩位好走，我不送了。」

素喜理下亂髮，拍拍身上積塵，道：「小文，記得那裏的地理形勢嗎？他們會針對我們的埋伏佈下陷阱，可能一下子活坑了三十六名匣弩手和萬寶齋的火龍鏢手。」

「今夜是小雅當班，」小文道：「我們是輪流當值，明天就輪到妳，素喜……」

「不是這麼個輪法。」小雅接道：「誰當值接下來，就把這件事負責到底。」

「如果截殺紅燈老魔的事，拖上十天，」小文道：「我就要當值十天，那末若再來一件案事呢？」

「今天來了，我接下呀！」小雅道：「明天是素喜，誰接下，誰就負責到底，十天，一個月，都得撐下去。」

「小文，小雅說得對，」素喜道：「接下的案子，要辦得有始有終，戰陣不易帥呀，不過，我要事先說明一件事，我是已徹頭徹尾的脫離了萬寶齋，但出身在那裏，盤根錯節，總有些恩情牽纏，要我個人拚命，我是萬死不辭，但如要我領隊、指揮全局，就有些不妥，所以，此後如有牽扯上萬寶齋的事，小文、小雅，就請妳們代我接下了。」

小雅笑一笑，道：「其實，我們不會接案子，大都是姑娘指定我們去辦某些事情，姑娘的思慮，就比我們週全多了，妳顧慮的事，不會發生。」

素喜笑道：「妳們嚇我呀！萬寶齋的東主，已經認可了大掌櫃的決定，我已完全脫離萬寶齋，無法再回頭，我還帶着他們三萬兩銀票在身上，萬大掌櫃走得太急，急着說明所見所聞，忘了交還給他，請小姐帶給他吧！」

取出一把銀票，數一數竟有五萬多兩，三萬兩是萬寶齋的，兩萬多兩是取自五狠人的，素喜全都交給了程小蝶。

程小蝶接過銀票，道：「素喜，妳想走，我也不會放妳了。今夜中，很可能有一場大戰，妳們要好好的睡一覺。」

「姑娘，我想問一下，言大人的留示中，」素喜道：「是否說到兇手是誰？」

「是有一個明白的啟示，」程小蝶道：「但事關重大，等找出了証據再說，妳們就先悶幾天吧！眼下最重要的事，是殲滅了紅燈老魔，擊潰棲息在上林畫苑的殺手羣。」

小雅拉着素喜，笑道：「走吧！好好睡一覺，找出証據，抓到兇手，我們會想辦法，讓妳先出一口氣。」

「不要爲難姑娘，」素喜道：「我已是刑部捕快，不再是隨便出劍的殺手，他殺了我愛戀的男人，我也不會私人報復。」話到傷心處，珠淚滾下來。

「素喜，只此一言，已証明了妳是個很好的捕頭，」程小蝶道：「這一戰非常重要，我由幾處府邸得來的消息，上林畫苑，散發出一種奇怪的藥物，控制了朝中不少文、武官員，學畫的王孫公子，夫人妾妃是傳遞毒物的人，事情的可怕，已到了動搖國本的境界，萬復古這一次也算是爲大明朝拚命效勞。」

小文、小雅、素喜全聽得臉色大變，辦一個兇殺案，却牽出了如此大事，刑部捕快的擔當責任，就如同決戰疆場百萬雄兵了。

小文拭去頂門上的汗水，吁口氣，道：「大案子啊！大得天翻地覆，這一戰可以死，不能敗呀！」

她是負責攔截戰的指揮首腦，手握了成敗關鍵，緊張得出了一身大汗。

「別緊張，小文，」素喜道：「我們已知己知彼，這一戰勝算很大。」

「妳們要幫我呀！」小文道：「研商一個新的佈署出來，能夠反擊他們佈下的陷阱，我緊張的心都快要涼了。」

「我們會的！」小雅、素喜各牽着小文一隻手，道：「現在就去商量，先把地形畫出來，再作佈署。」

三個人牽着手走了，程小蝶望着三個玲瓏的背影，心中有些感傷的忖道：「以三人的條件，都不難找個好男人，舒舒服服的過一生，我却把她們牽入了捕快的行業中，和江湖上的兇人打拚，害得她們日日搏命，夜夜操心。」

＊　＊　＊

今夜明月被雲遮，天上一片黑，狂風陣陣刮吹得飛沙走石。

北京城大街上懸掛的路燈，都被吹熄了，也有些被吹得飛上了半天空，不知去向。

月黑風高夜，大概就是這麼一個天氣了。

但刑部的捕快，冒着大風飛砂出動了。

小文、小雅、素喜，各帶着十二個匣弩手，分成三批，圍向上林畫苑。

三個小姑娘商量了很久，決定以大局爲重，佈置在攔截的要隘處，另有陳同、張重，各率兩組匣弩手，分佈後面掩護，是專以對付伏擊刑部的埋伏。

郭寶元集中了一百二十個匣弩手，二十組人，在刑部待命，分由江北四老中鐵拳成泰、馬宏、曲大風帶領，郭寶元也親率領一隊，披掛已整齊隨時都可以出手。

江北四老之首的神眼叟佟元修，率領三十六名强力匣弩，追隨總捕頭程小蝶。

但紅燈老魔神出鬼沒，行動如風，萬復古率領的十大劍手，也無法堵擊得住，只能和刑部匣弩手分佈各處要道上。

眞正跟踪紅燈老魔的，只有萬復古和程小蝶兩個人。

他和她已準備憑仗本身的精湛技藝，直闖血罩，用生命作賭注，揭開血罩的神秘。

萬復古老謀深算，追踪那飄浮的紅燈，並未全力飛馳，以免使自己太疲累，保持了隨時可以對敵的體能。

今夜，萬復古、程小蝶，也出動了。

佈局已大部完成，不能因夜黑風高而暫停行動。

何況，兩個的裝備，也很齊全，加一套軟皮製成的黑色緊身衣褲，一頂連脖子也掩遮住的護頭皮帽，還裝了兩塊白水晶的大鏡片，既阻擋到風沙吹入眼中，也不影响視物，這等絕佳衣裝，除了萬寶齋外，天下還眞難找到，這是他們歷經江湖百餘年的經驗，製作出了各種應付天氣變化的裝備。

程小蝶心中忖思，如此一個物、器週全的家族，不但羅致了江湖上一流師資人才，訓練出一流高手，也擁有了無人有的各種奇異機具，刑部比起他們所有的器、具，眞是望塵莫及了。

＊　＊　＊

小文下令，重新佈署，也不過剛剛開始行動，素華也帶着六個小師妹趕到了。

小文想起了火龍鏢，素華雖承諾過，要解說明白，但却沒有。

（未完・廿五）

上文提要：梅三公子知道玄衣教分兩撥人搜索他們，便先救治磐石堡的祝鷹揚，正在行功之際，巴哈和燈心出現，燈心意圖偷襲，幸被他的禪功砸飛，巴哈見勢不對，挾了燈心離去。金老二、陰世秀才和二、三小姐循踪而至，梅眼看難以應付，突然傳來怪聲，將這些黑道高手嚇退，但自己的人也失了踪，原來是苗疆毒婦將她們和姓祝的擄走……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神劍金釵

入此洞者有緣

天外浮雲一線天　洞中地穴二重洞

梅三公子：「老前輩所說，敢情就是指兩件武林異寶？」

苗疆毒婦點頭說道：「年輕人，你年齡不大，江湖上的事情，可知道了不少！」

天曉得，她說自己對江湖上的掌故，知道得不少。

其實自己知道的，也就是這麼一點！

梅三公子心念才轉，苗疆毒婦却不容他開口，接着又道：「年輕人，你知道我老婆子的名號，當然也知道我的出身來歷。苗疆一系，向以飼蠱餵毒，和培植各種毒草名聞遐邇。不想巴哈老鬼覬覦我秘本『毒經』，不念夫妻情份，在茶飯之中，暗下了一種雲貴深山中罕有的毒草『黑生草』。說起『黑生草』劇毒無比，服後使人皮膚立成漆黑，不能見到絲毫陽光，否則皮膚寸裂，七孔流血而死。他雖然把我鎖入密室，但知我武功仍在，只在隔室審問，要我交出『毒經』。那知我老婆子當天晚上，便逃出密室，原想在山上找到幾種專解『黑生草』毒的藥草，再覓地配製。不料這老鬼發覺我逃出之後，既驚又懼，隨後緊緊追來，這樣我們就在山谷中打了一兩個更次，還分不出勝負，眼見東方已發白。如果我再不能取勝，一經陽光照射，便是死亡。當下在情急拚命之下，老鬼竟中了我一招玄冰爪，負傷遁去，我也因時間迫急，無暇採藥，匆忙奔走。在無意之中，發現了這個枯藤古洞，就隱身入內。那知附近山頭，根本就沒有那幾味主藥，而原先產藥的山頭，也經老鬼連根挖去，一株無存，致我每夜跑遍山野，依然空手而返。老鬼知我隱身在附近岩洞，心生戒懼，這就四出找尋，但始終沒有發現我蹤跡，以為我早已棄屍荒山。其實我老婆子自從發現了此處地穴，依稀覺得這洞在若干年前，似乎也有人住過，不然這方石榻，何以十分光滑？這就用心探究，果然在東首壁上，發現了四行字跡，每行四字，那是有人用金剛指寫的。老婆子用手一摸，居然入石尋寸，此人功力之深，不禁使人咋舌！尤其那四句中的最後兩句，竟是江湖上傳言兩件武林異寶之謎的兩句偈語。而且同時石榻上發現有手指寫的字跡，略謂：入此洞者，當為有緣，得傳枯禪之法，渡一切苦厄。接着下面就是詳述枯禪坐法。原來枯禪功夫，一經坐起，即可不飢不渴，當年達摩祖師，面壁十八年，即是參的枯禪功夫。我老婆子也就仗着這枯禪之功，才能十年不死。」

她說到這裏，突然問道：「年輕人，你知道那四句偈語，是寫什麼？」

梅三公子搖頭道：「小生不知。」

苗疆毒婦笑道：「那字跡還在東首石壁上，年輕人，這就是我老婆子先給你的惠賜，有緣無緣，就瞧你的造化。好！你這就先去瞧瞧，回頭就好替我老婆子辦事啦！」

梅三公子前些日子已聽到江湖上人，為了兩件什麼異寶，爭得天翻地覆。後來神偷鑽天飛鼠，在外揚言，說寶物已為自己所得，又引起燈心和尚一干人的騷擾。但到底是兩件什麼東西？自己根本一無所知。

如今又聽苗疆毒婦說起這兩件異寶的四句偈語，居然題在這個地穴壁上，要自己先去瞧瞧，作為自己替她辦事的交換條件。

自古至寶，唯有德者居也，自己原無求寶之念。但到底這四句偈語，寫的什麼？兩件武林爭奪的異寶，又是什麼？自己難得有此機會，倒也要見識見識。

一時好奇之心，促使他依言過去，往東壁上一瞧。

果然這面石壁上，題着拳頭大小四字一句，十六個大字：「一瓊一文，在樹之筋，洞中之洞，天外浮雲。」

每字鐵筆銀鉤，當眞是指頭寫成。

苗疆毒婦說前人用金剛指所寫，諒來不錯。

苗疆毒婦眼看梅三公子站在離壁一丈遠近，凝目而視，並沒用手去摸，不由極感驚奇的問道：「年輕人，你瞧清楚了嗎？」

梅三公子點頭答道：「小生業已看清。」

苗疆毒婦不由讚道：「老婆子十年枯禪，才能在尋丈之外，看清壁上字跡。年輕人看來功力之深，竟然不在老婆子之下，長江後浪推前浪，我們年老的，當眞這輩子完了。好！你既然看清楚了，那麼我就沒有平白受惠，你這就趕快替我辦事去罷！」

梅三公子見她如此性急，就催自己動身，但要辦什麼事兒，依然沒有說清，連忙問道：「不知老前輩要小生辦點什麼？還沒見告呢！」

苗疆毒婦想起自己果然還沒說出原委，就催人快走，不覺也笑了起來，口氣十分婉轉的道：「老身眞是急昏了頭，說起來這却並非難事。只因老婆子身中『黑生草』之毒，自己又無法配製解藥，那巴哈老鬼，雖然沒有得到秘本『毒經』，但昔年老婆子親手煉製的各種解毒丹丸，已悉數落入老鬼手中，其中有一種叫做「白靈丹」的。就是專解『黑生草』毒的藥物，此丹裝在白磁小瓶之中，外有標籤，極易辨認，年輕人能為我取到三粒即可使我老婆子重見光明了。」

梅三公子聽她說出所辦之事，只不過要自己去替她取來三粒「白靈丹」，這事果然並非難題。

而且她十年幽居，不能一獲陽光，自然十分痛苦，即使沒有條件，自己遇上了，也是義不容辭之事。當下點頭說道：「取藥之事，小生準給老前輩辦到就是！」

說完，微一提氣，人就飄然直上，向洞頂竄起。這回可比來時快得多了，片刻工夫，便已爬上地穴，走入夾弄似的複室。

外面突然傳來一陣「呼盧，呼盧」的聲音，直貫耳鼓！

鼾聲！又是他！

梅三公子對這聲音，可說已是耳熟能詳。心頭不禁暗暗好笑，還說他是偷兒的老祖宗？憑這像雷一樣的鼾聲，要是眞去做小偷，保證十次就得有九次被人抓到。

心中想着，脚步並未走慢，一個側身，剛要從石縫中閃出身去。

驀覺微風拂面，自己臉上好像被冷冰冰的東西拂了一下。心頭一驚，趕緊揮腕封去，却空無所有。

室外鼾聲，依然呼盧呼盧的合着節拍，聲聲傳來！

咦！自己懷中，怎麼沉甸甸的，好似有物。

伸手一探，不由更是怪異，怎麼懷中多了一塊比拳頭還大的石塊？敢情是方才在地穴中爬出來的時候，無意滾入的，正要隨手丟下。

猛覺脚下又有東西絆了一下，差點上身往前衝出。連忙站停身子，用脚一踩，又是空空的，那有什麼東西絆過脚來？

梅三公子心中一凜，知道有人暗中戲侮。

可是運目四顧，這東凸西凹的石壁兩面，根本沒有半個人影。

再一細聽，鼾聲依然呼呼直響，足見戲弄自己的，又並不是老偷兒！

此人是誰？他陡的左掌直豎，外圈右臂，正待揮出。

「公子爺！別生氣，是我老偷兒，鼠爺爺！嘻嘻！」

果然是鑽天鼠，他賊禿嘻嘻的聲音，在身前響起。

「是鼠老前輩！」

梅三公子趕緊收回即將揮出的右腕，一邊問着，閃出石壁。

只見鑽天鼠蹲着身子，埋怨的道：「唉！公子爺，我老偷兒好不容易把他們一羣人嚇跑，那知轉眼工夫，你們幾個也沒了蹤影，害得我到處亂找。其實我算準你們決沒有出去，一賭氣，就在這裏打起盹來。當眞你們幾個人躲到那個鳥洞裏去了？」

他一見面，就嘮嘮叨叨的說個不停。

梅三公子心中暗想，別看他這副賊禿嘻嘻，滑稽模樣。

其實，倒不失是個古道熱腸，遊戲風塵的奇人。

「喂！公子爺，你怎的不說話？」

鑽天飛鼠見梅三公子沉思不語，老人家忽然不樂起來。

「哦！哦，老前輩，小生……」

梅三公子錯愕地應了一聲，他想起地穴中三人，還被苗疆毒婦善意的留為人質，自己得趕緊去找巴哈先生。想到這裏，忙道：「老前輩，小生還得去找巴哈先生。」

鑽天飛鼠一雙鼠目陡的暴射奇光，問道：「什麼？那百毒散又是假的？」

梅三公子搖頭道：「不是，小生找他，另有要事。」

鑽天飛鼠腦袋一縮，嘻的笑道：「巴哈老兒早已走了。年輕人，你有什麼要事？說出來讓老偷兒聽聽！」

「他可是回九道彎去的？」

「嘻嘻！他們是給我『勾魂律令』嚇跑的，那敢再回老巢去？」

「勾魂律令？」

梅三公子突然想起那陰森森的冷笑，和「閻王註定三更死，誰能留得到五更」兩句話來。

難道「勾魂律令」就是這兩句話？不由問道：「老前輩，你說『勾魂律令』，可是『閻王註定三更死，誰能……』。」

鑽天飛鼠猛的雙手亂搖，臉色驟變，急急攔住他話頭，道：「啊！啊！年輕人，你……你……，這個話說不得，說不得！」

梅三公子被他這麼一攔，心下更是糊塗。

噫！方才你自己說了，何以我就說不得？

難道兩句話，還會作怪不成？

他楞楞地瞧着鑽天飛鼠。

「咳！年輕人，你眞不知天高地厚？告訴你，玉皇大帝都可以隨便說說，惟獨這兩句話，今後却千萬說不得！我老偷兒，方才因你們全中了蠱毒，服下百毒散，還沒有到六個時辰。金老二、巴哈老兒，却全闖進洞來，我一個人雙掌難敵四手，實在無可奈何，只好拿這『勾魂律令』試試，果然把他們全嚇跑了，嘻嘻！」

梅三公子忍不住問道：「老前輩，這兩句話，難道竟有這麼大的力量？」

鑽天飛鼠瞪了他一眼，道：「嗨！武林中數十年來，誰個兒不聞聲而逃，能逃得走，已是上上大吉。唉！咱們別談這個。我說年輕人，你找巴哈老兒，究竟為了什麼？」

梅三公子知道再問下去，他也不肯再說，只好作罷。

一面就把自己找尋崔慧等三人，在地穴中遇到苗疆毒婦，要自己找巴哈先生要那白靈丹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鑽天飛鼠聽得鼠目圓睜，驚異的道：「苗疆毒婦，這女魔頭還在人世？什麼？年輕人，你答應替她去要白靈丹？這何異打開鐵檻，放出餓虎來，這……這……」他頓了一頓，歎口氣道：「唉！那兩個女娃兒，還落在她手上？」

梅三公子答道：「老前輩，小生已經答應她了，不管如何，總得把巴哈先生找到才好，小生這就告辭。」

說着就待轉身。

不料鑽天飛鼠使勁的一把扯住他的衣袖，猴急的道：「年輕人，你別急好不？我問你，你到那裏去找巴哈老兒？」

梅三公子給他問得一楞，巴哈先生竟然給「勾魂律令」嚇跑了，不敢再回九道彎老巢。

那麼茫茫人海，當眞又到何處去找？

鑽天飛鼠齜牙一笑道：「嘻嘻，我的公子爺，你眞糊塗得可以，巴哈老兒那些珍貴丹藥，不是被我鼠爺爺一古腦兒全收過來嗎？喏喏！你找找，說不定『白靈丹』就在這裏。」

梅三公子聽他一說，驀然想起鑽天飛鼠說過，巴哈先生的一家一當，全給他偷了過來，自己怎的一時想不起來？

再看鑽天飛鼠，只見他早已蹲在地上，從懷中拿出一個個磁瓶，正在聚精會神的仔細打量。

「有了，有了，這不是『白靈丹』？」

鑽天飛鼠手上掂着拇指大小一個白色磁瓶，緊皺着雙眉道：「喏！年輕人，你拿去！放出這個魔頭，江湖上更不知要掀起多少事兒。唉！事到如今，也只好以後再說。哦！她說百毒散雖然善治百毒，但練武之人，服了大傷元氣，百日之內，無法恢復功力，必須和她秘製的『補天髓』同服。想她身邊，必定留有此藥，可別忘了向她要上三粒，我老偷兒還有用呢！」

說着把白磁小瓶遞了過來。

梅三公子接到手上，向瓶身上一瞧，果然貼着「白靈丹」三個小字的標籤，連忙納入懷中。

鑽天飛鼠收拾起藥瓶，伸了一個懶腰，道：「好啦！我老偷兒為了找你們，已經躭了半天，其實我還有點事兒要辦。年輕人，別忘了向苗疆毒婦再要三粒『補天髓』。」

他說到最後這一句，人已經向石室外邊閃去。

梅三公子還想問問溫如風的下落，那知他竟走得如此快法。

而且地穴中留着的三人，安危未卜，苗疆毒婦，喜怒無常。自己「白靈丹」既已到手，還是早些回去，免得她們醒來之後，遭到意外麻煩！心念轉動，立即回身轉入複室，很快的爬入地穴。

腳剛落地，苗疆毒婦早已站在身邊，綠森森的獨眼覰定自己，陰笑着問道：「年輕人，你回來得恁地快法？白靈丹呢？」

她似乎不信他這麼快就能辦好事情，是以左掌攤着向他要藥，一隻右爪，却顫巍巍的蓄勢待發。

梅三公子微微一哂，道：「老前輩既然託我辦事，怎的如此信不過小生？」

苗疆毒婦厲聲喝道：「老婆子計算你來去路程，連這隧道口都沒有走到，那有如此快法？何況老鬼也不是好惹的人，年輕人，你要在我老婆子面前搗鬼，嘿！可沒這麼容易。」

梅三公子從懷中取出白磁小瓶，憤然說道：「不信！妳拿去瞧瞧，難道這『白靈丹』還假得了？」

苗疆毒婦微微一怔，很快的攫過磁瓶。

放開瓶塞，傾出幾粒純白的藥丸，向鼻尖上聞了一聞，陡然喜道：「果然是『白靈丹』！年輕人，我老婆子錯怪了你。」

她了字才出口，手掌一送，已將三四粒白靈丹傾入口中，吞了下去。

突然，她仰天發出一陣尖銳刺耳的桀桀怪笑，直震得地穴之中石屑紛紛下落。

厲笑甫畢，獨眼中兇光暴射，手中拿着磁瓶，一步步向他逼近過來。梅三公子瞧着她這付神色，心頭暗暗一凜，也連忙凝神戒備。

苗疆毒婦遞過磁瓶，恨恨的問道：「年輕人，那巴哈老鬼，是不是也在這隧道之中？」

梅三公子點頭道：「他去得還沒好遠。」

苗疆毒婦滿臉獰惡，把牙齒咬得格格直響。「好！看你今天能逃出老娘手去！」

她說到這裏，回頭瞥了梅三公子一眼。

枯手向東首石壁頂上，斜斜的指了一指，又道：「年輕人，記住，那是一線天，去試試你的福緣罷。這三個娃兒，別動他們，到時自會醒來。」

她說着，陡的雙臂往上一伸，只聽她全身骨節，一陣暴響！「桀桀桀……」！厲笑復起。一條人影比閃電還快，倏然往頭頂洞穴上飛去！

梅三公子驀地想起鑽天飛鼠再三叮囑，要自己向她討三粒「補天髓」的事，趕緊叫了聲：「老前輩，請留步！」

尖銳厲笑，搖曳遠去，苗疆毒婦早已走得連影子都沒有了。

這也難怪，十年幽囚，一旦能夠脫困而出，誰不心急如箭？

可是鼠老前輩要自己問她討取的三粒「補天髓」，如今苗疆毒婦已經走了，這件事，自己又如何交代呢？

梅三公子手上拿着苗疆毒婦還給自己的白磁小瓶，怔怔的出了一會神，才把「白靈丹」揣入懷中。

走近石榻，仔細一瞧，果然崔慧等三人臉色紅潤，氣息均勻，料知苗疆毒婦所說不假。

他們服下「補天髓」，此時藥力運行，還要一兩個時辰，才能醒轉。

這樣楞楞的等着，有多無聊？他突然想起剛才苗疆毒婦臨走之前，枯爪斜指着東首石壁頂上，說什麼：「年輕人，記住，那就是『一線天』，去試試你的福緣罷！」

一線天？要自己去試試福緣？她這是什麼意思？心中想着，腳下不由信步的往東首石壁下走去，抬頭一望。

原來這堵石壁頂上，斜斜的裂開一條細縫，兩邊好像用刀削過似的石壁，寬不盈尺。望上去隱綽綽的，怕不有一二千丈？一絲天光，就由壁縫中透進，不！天光那裏透得進來？只不過在你運目望去時，有這麼一線白影而已！

唔！一線天，這倒眞是名副其實的一線天！

梅三公子仰望了一陣，驀地聯想起苗疆毒婦要自己替她辦事之前，說什麼先須受她恩惠。

叫自己到這壁下，先瞧瞧四句偈語，作為交換條件。難道四句偈語，和這一線天有關？想到這裏，目光不期而然，重又朝着石壁上投去。

「一瓊一文，在樹之筋，洞中之洞，天外浮雲。」

一字一句，覆誦了一遍，越覺得所料不錯！

江湖上數百年來，無人能解，只因不是身歷斯境，茫茫宇宙，自然有若大海撈針，無從揣摩。

玄女教費了二十年苦心，搜盡名山大川，發現的洞中之洞歌樂山莊。不僅轟動江湖，而且更葬送了無數武林中覬覦異物的人的生命，依然找不到「天外浮雲」。

這是因為目前江湖上，大家只知道「洞中之洞，天外浮雲」這下邊兩句。至於上面的兩句，根本已無人能道，才有此誤。

其實就是四句偈語，全讓大家知道，光憑智力推測，沒有身臨斯境，也斷難找尋得到。

不是嗎？這四句偈語，第一句「一瓊一文」，敢情這兩件武林異物，中間有一件是玉石之類，另一件却是記載文字的東西。

這個不看到寶物，是無從揣測的，反正這句是說兩件寶物，則斷不會錯。

第二句「在樹之筋」，難道就是指這隧道入口，有許多枯藤覆蓋而言？這一句較爲費解。

第三句「洞中之洞」，却已極爲明顯，就是這位前輩神僧更在此靜參枯禪的地穴了。

那麼於第四句「天外浮雲」，難道是指這石壁頂上的一線天？

不會錯！苗疆毒婦，不是要自己去試試福緣？

她在這裏困居十年，靜參枯禪，對這四句偈語當然早已參透玄機。哈哈！武林之中，對這兩件寶物，夢寐以求，不惜犧牲流血，互相殘殺。

苗疆毒婦，既然知道寶藏秘密，她又不是什麼正派人物，豈能獨自超然物外，無動於衷？難道她已把寶物取走，故意要自己上當？

但那又不像，瞧她諄諄相囑，該是不假！

哦！哦！是了，她身中「黑生草」毒，不能見到一絲陽光，是以她參透玄機，依然不敢冒險探求。可見千古異寶，雖然大家不惜以命相搏，但一旦到了失去自由，出困無望之際，雖有異寶在前，取之又有何用？還遠不如恢復自由的重要了。

梅三公子想到這裏，對這兩件所謂武林異寶的求取之心，更是淡薄。他只輕描淡寫的瞥了一線天一眼，仍然走回石榻前來。

石榻上，左邊橫置着崔慧上官燕兩人，另一頭却是泰山派的祝鷹揚。中間還空着一大塊地方，敢情是苗疆毒婦留着自己坐的。

梅三公子慢慢的靠榻坐下，他心中思潮起伏。

想起自己在岳陽樓和崔慧崔敏初次相逢，接着力創轎前四煞，鐵背蒼虬武公望失蹤，自己追上歌樂山莊，以迄於今。

短短一月之中，竟然發生了如許事故。

不但武公望沒有追回，連易釵而弁的崔敏，也一去之後杳如黃鶴，難不成她在路上也發生了意外？

還有三小姐于文嫻，冒着大不韙，引自己到隧道裏來。她那脈脈含情，楚楚動人的模樣，敢情對自己有了情意？

慧妹妹、上官妹子，和自己日夕相處，自己雖然並無絲毫兒女之情，但她們却在有意無意之間，流露出情愫來。

這……他回頭瞧了兩人一眼，只見她們紅馥馥的粉臉上，笑靨微露，香息細細，有若牡丹春夢，嬌艷欲滴！

想起歌樂山莊中，木偶艷舞那一幕情形，不由心中一陣狂跳，臉上有點熱烘烘起來。

連忙別轉頭去，黑黝黝中，陰暗潮濕。這樣百無聊賴的等着他們醒來，這時光可眞有點難挨！

他禁不住又想起那四句偈語，到底這「一瓊一文」是什麼稀世之寶？會引起武林中人如瘋如狂的羣起相爭，自己雖無求寶之心，但既然遇上了，何不瞧個究竟？

強烈的好奇心，又促使他躍躍欲試。站起身子，不期而然又向東首石壁下走去。

再次抬頭，一陣細細打量，只見那條斜裂細縫，離地少說也有八九丈高下。除了隱綽綽的一絲白線之外，什麼也瞧不到。

只有輕微的水珠，由壁縫中滴下來，發出滴滴之聲，敢情這上面還甚是滑濕！

梅三公子算算距離三人醒轉，爲時尚早，自己何不上去瞧瞧？心念一動，立即氣納丹田，足尖輕輕一點，人已凌空拔起九丈來高。果然裂縫石壁上，觸手如冰，又冷又滑，滿生青苔！

裂縫雖有十來丈長的一條，但寬度却不到二尺。

身子鑽入其中，後背和前胸，差不多已與兩面的峭壁相距無幾，頭臉還要歪着，鼻尖才不會碰到石上，而且一雙脚更懸空蕩着，無處立脚，因爲腿部根本無法彎曲。

其實這條裂縫，由頂端垂直而下兩邊石壁，有若利斧削過，極爲平整光滑，滑不留手！尋常會武之人，就是輕功再高，也難飛昇得上。

梅三公子凝神行功，提了一口眞氣，雙掌輕按，身子又提升了五六丈高，脚尖緊貼着石壁換了口氣，雙掌再按，人就再次上昇。這樣手足挨次遞昇，到了百丈左右，只覺撲面霏霏，儘是沾衣欲濕的白氣，似霧似霰，一片迷濛！裂縫也似乎稍覺寬敞。

梅三公子停住身形，仰頭一瞧，任你目力再佳，也只能瞧到兩三丈光景。再上去，依然是白茫茫一片雲層，不知究有多高？

但覺這裂縫，兩面矗立而上的石壁，敢情越往上面越是寬敞。

這一會工夫，自己已是衣履盡濕。山風徐來，漸生涼意。既然到了此處，自然只有繼續往上，決無退下之理。不由鼓着勇氣，驀吸了

一口氣，雙手虛空一按，足尖輕點，人就像脫弦弩箭，穿雲直上。

這回因石壁已經從陡峭，變爲微有坡度，而且身形也不似先前那樣夾在中間，施展不開。

雖然石壁，上還是滿佈青苔，十分滑溜，但總算好了一些。

梅三公子毫不怠慢，足尖不停的在峭壁上輕點，身子也一直凌空直上。約莫又過了一盞茶的光景，頭上雲層已逐漸稀薄。

一連又是幾個起落。驀覺眼前一亮，自己身子已站在一座峯頂之上，晴空萬里，陽光照眼。自己在隧道地穴之中，不知時間，原來不但天色已亮了多時，而且已是巳牌時候！

縱目四顧，但見羣山羅列，丘壑起伏，白雲舒捲，清風徐來，不由精神爲之一振。

再回頭一瞧自己來處，原來竟是十來丈寬的一個山澗。足底白茫茫的，儘被如絮浮雲塡蓋滿了。這正不知是幾千百年以前，裂開來的一個缺口？

再一打量自己立足的這座山峯，四面居然全是千仞峭壁，滿生着苔蘚，異常光滑，是個無人能登的絕地。

峯頂廣達一二十丈，到處都是凹凸不平的岩石，也滿生着青綠苔蘚。

峯頂中央，是一棵藤蔓低垂，虬根盤結的大樹。這樹樹身不高，但覆蓋極廣，遠望過去，猶若撑着一柄雨傘。

* * *

梅三子這時恍悟偈語中那句「天外浮雲」，原來指的竟是一線天之外，浮雲之上。

哦！哦！是了！「在樹之筋」，當時自己還認爲就是指隧道入口覆蓋的許多盤虬枯藤而言。這樣看來，「在樹之筋」，該是和這棵大樹有關了。

不是嗎？四句偈語，明明是說：「那一瓊一文兩件異寶，是在一棵大樹之筋，你該進入洞中的地穴，然後再由一線天出浮雲之外。」

現在只是要找到「大樹之筋」就得了。

他這一豁然貫通，立刻向大樹底下走去！這棵大樹，藤蔓交結，枝葉茂密，濃蔭覆蓋，怕不有四五丈方圓？地上比手臂還要粗的樹根，虬筋盤結。

「在樹之筋」？可能就在這虬筋盤結之處。

梅三公子心中尋思，這四句偈語，據江湖上的傳說，已經流傳了數百年。

那麼這「在樹之筋」，當在幾百年前的在樹之筋，而非幾百年之後自己所能看到的在樹之筋了。

即以這棵大樹而言，最少也有四五百年了。

目前固然樹身大得要幾人合抱，但在幾百年之前，也只是一株普通小樹罷了，決不會有交錯虬筋，遍地藤根。

那麼……這一瓊一文，在樹之筋，當時的樹筋，又是甚麼呢？莫非那位神僧當時把寶物埋藏在樹根之下？

唉！如果眞在樹根之下，那就非斫倒大樹，再挖掘根盤不可。算了！自己又並非志在必得，何必花這大的氣力，把好好的一棵大樹斫倒？而且這棵幾人合抱的大樹，要斫倒它，談何容易？想到這裏，正待回身，瞥見樹身之上，依稀還有字跡！不由跨上前去，仔細一瞧，字跡和地穴石壁上情形相同，是用金剛指寫成的。

不過樹身和石壁不同，幾百年來，它在不停的長大。字跡也就逐漸消失，目前已經淡到不可辨認。

梅三公子細心觀察，一面用手指按着原來的筆劃，順勢揣摩。這樣推究了大半天，才依稀認出好像是：「紹興十七年，智果手植」等幾個字樣，「紹興」是南宋高宗的年號，距今已有五百年了！

至於智果？敢情就是那位發現寶物，留題偈語的神僧。

不過當年他手植此樹，又何用在樹身上留下字跡？他驀地觸動靈機，眼光依着這行字跡，向下瞧去。

樹身下面，還不是和其他地方一樣，盤着粗如臂膀的虬根，那有絲毫異樣？

梅三公子瞧了半晌，不由啞然失笑。自己光是從樹根上搜索，那會瞧得出端倪來？

要知五百年前，智果神僧，植樹之初，這還是一株小樹啊！

當年他留下這行字跡，準是埋藏寶物的記號，自己何不一試？

想到這裏，立即從腰間抽出昆吾劍，先把樹身下面露出地面的虬根切斷，然後慢慢地向下挖去。

昆吾劍削鐵如泥，何等鋒利！他連挑帶挖，何消片刻，就挖了三四尺深一個窟窿。但這棵古樹根部，粗粗細細的虬根，竟然藤鬚糾結，越挖越多。

梅三公子雙手並用，順着一條較粗的樹根，削去四邊分支細節，往下挖去。一陣工夫，已經挖成了一個深坑。而那條樹根，還是盤盤曲曲的深不見底。

劍尖有了感觸，虬根盤曲之間，忽然露出一角青石。不由心中一動，這樹根深處，雖是岩層，但顯然這青石顏色，和原來的石層不同，敢情就在這裏了？

心念急轉，劍尖一揮，便把虬

根切斷，一面小心翼翼的撥開砂土。

青石逐漸露出，那好像是長方形的一個石函！梅三公子陡覺精神一振，知道自己所料不錯，緊接着把青石上下四週的樹根砂石，悉數撥開。

然後還劍入鞘，雙手捧住青石一端，往外拉出。

石函共有三尺來長，上面還隱約有字。

梅三公子這時無暇多看，挾起石函，縱身躍上深坑。拂去身上砂土，放下石函。

細細一瞧，原來石函正面，果然還有一行小字，龍飛鳳舞，指痕宛然！

當然也是那位智果神僧用金剛指寫就：「瓊爲蜂精，功勝玄眞，文曰阿耨，劍中之神，五百年後，貽有緣人。」

梅三公子看完之後，心頭驀地一驚，這六句似詩的偈句，前面四句，似乎是解釋那留在石壁上四句偈語的第一句「一瓊一文」而言。

雖然這解釋還是不太清楚，但已可知道，石函所藏的是一塊玉石英精，和一柄神劍無疑。

可是後面兩句：「五百年後，貽有緣人。」

難道智果神僧當日藏寶之初，就算定要待五百年之後，才有有緣之人前來取寶？

這有緣之人，難道就是自己？梅三公子這回不再思索，看好石函合縫之處，兩手輕輕一揭。

這石函好似渾然一體，那裏動得分毫。

唔！這是年代久了，不易開啟。當下手上不期而然又加了幾分勁道，那知依然一動也不動。要是再加上幾分眞力，石函勢非破損不可。但這是神僧留下來的遺跡，萬一破損，豈非褻瀆？

心念一轉，反手撤出劍，依着石函原縫，小心翼翼的用劍尖向四週輕輕劃了一轉。然後用手一揭，石函果然應手而啟。

只見石函中間，平放着一柄兩尺長黑黝黝的短劍，和一塊鵝卵大小四面凹凸不平的黃色琥珀。這就是數百年來，武林爭傳的兩件異寶？

梅三公子瞧着這兩件東西，心中未免稍有疑慮。

當下伸手取出短劍，一手輕按卡簧，緩緩一抽。

那知竟然分文不動，敢情年代久遠，短劍生了銹？

那還成什麼寶物？

梅三公子心念轉動，手上漸漸運勁，三成，四成，五成！怪！自己用上了五成眞力，即使是鐵，也該拉長了。

這短劍和劍匣，不知是何物所鑄？依然動也不動！

低頭一瞧，這黑黝黝沉甸甸的短劍，形式奇古，劍柄上除了刻着「降魔護法阿耨神劍」八個篆字之外，一點裝飾也沒有。

劍匣雖然還雕刻着一些模糊不清的圖案，但青銅剝蝕，更是瞧不清楚。

梅三公子暗暗尋思，武林中人爲了兩件寶物，不惜犧牲生命，聞風爭奪。

以及智果神僧，費了如許週折，藏之深山，足見斷不會是件廢鐵，許是自己參詳不透其中玄機罷了。

唔！鼠老前輩見多識廣，自然知道這阿耨神劍來歷，不如帶去給他瞧瞧再說。想着就把短劍佩好，然後再取出鴨卵形的黃色琥珀，略一打量。

那只不過是一塊未經雕琢的原形琥珀罷了，有什稀罕？

「瓊爲蜂精，功勝玄眞！」

這兩句話，當然是指琥珀而言！

梅三公子不期而然的舉手向陽光中一照。

啊！這回他發現了琥珀中間，果然有物！

那是有拇指大小的一個黃蜂，頭上生着一對金色眼睛，蠹鬚如針，栩栩欲活！

咦！當眞是活的，梅三公子還當自己眼花。

定睛細瞧，這透明的琥珀中間，那隻黃蜂，果然扇着翅膀，還在不停的爬動。

天生萬物，固然無奇不有，但這類奇物，倒還眞是罕見。

當下也就順手納入懷中，一面把石函合好，依舊放入原來樹根之下，然後將深坑填平。

等一切就緒，直起腰來，猛一抬頭，只見太陽已是過了正午。原來，這一陣工夫，竟然躭擱了一個時辰！

地穴中三人，諒來已可醒轉，不由心中一急，連忙順着來時石壁，往下躍去。

這回駕輕就熟，附壁下降，比來時自然要快得多。何消片刻，便已翩翩然落到地穴之中。

一瞧三人，却尚未醒轉，只得回到石榻坐下。

一邊解下阿耨神劍，反覆端詳，只覺劍匣上雕刻的花紋，似是人形。

但因年代久遠，剝蝕得十分模糊，難以辨認。

他細心探究，從劍柄到劍匣，差不多摩挲迨遍，依然無法抽出劍鞘，也無法參得透其中奧秘。

這樣又過了一會，突聽崔慧叫了一聲「梅哥哥」，揉着眼睛，坐起身來。

梅三公子忙道：「慧妹，我在這裏。」

崔慧摸索着走下石榻，口中「噫」了一聲道：「梅哥哥，我好像睡得很久了呢，怎麼天還沒亮？」

梅三公子笑道：「這時已經快未時啦！因爲在地穴之中，瞧不到陽光罷了！」

崔慧驚奇的道：「什麼？過了未時啦！唉！那我們今天又走不成了。」

她認爲自己一行，還要從土爛死谷中走出去，是以一聽過了未時，心中不由焦急起來。

這一叫，却把上官燕驚醒，睜眼一瞧，黑黝黝的，伸手不見五指。「咦！這屋子怎麼黑得有點出奇。慧姐姐，妳說什麼，今天我們又走不成了？」

梅三公子笑道：「小妹子妳別急，妳們兩人和這位祝兄，昨晚服下苗疆毒婦的『補天髓』，酣睡了六個時辰，此時功力盡復，只要等祝兄醒來，我們就可以出洞了。」

「老前輩，晚輩已經醒過來了。」祝鷹揚其實和上官燕同時醒轉。

他記得昨晚中了玄女教「五陰截脈」，由一位前輩高人打通自己全身經脈。之後，自己又一陣迷糊，就昏睡迄今。

他想到這裏，趕緊略一運氣，只覺精力充沛，眞氣極旺，較之未受傷前，似乎功力反而精進了不少。

心下正在大感驚訝，及聽梅三公子一說，才知自己昏睡之中，又服下了一種補充功力的藥物，心中益發感激，連忙說了出來。

梅三公子見他還是老前輩、晚輩的叫着，不由笑道：「祝兄，千萬別這樣稱呼，小生和你年齡差不多相仿，如不見外，正好平輩論交呢。」

祝鷹揚聽得心中更是驚奇，因爲自己曾聽師父說過五陰截脈，手法最爲陰毒，擊中人身，無法救治，除非幾位有數的高手，才能用本身眞元之氣，打通脈絡，方始有望。

以自己師父那樣的本領，尚無把握可以救治，是以猜想對方，可能就是幾位有數的前輩高人。

這時聽對方說出和自己差不多年齡，竟有如此功力！倒眞不可失之交臂，想到這裏，連忙答道：「既然兄台吩咐，小弟敢不如命，不知兄台大號如何稱呼？」

「小生天台梅君璧。」

「天台！你……你是梅三公子？」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 老掌櫃錢通通知大哥大，林忠約他們三小在藍田城南、終南山下山神廟相見，三小化裝前往，阿寶扮老人，曾妮扮孫女，賴皮扮小斯。林忠半途截擊他們，被三小擊敗，只好談判，因價錢未能決定，約了日期離去。三小從各方面蛛絲馬跡找到老農說是「鬼屋」的大宅，屋內有七、八具骷髏白骨，還聽到低聲泣訴、放聲號哭的怪聲……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尼姑的女兒

朝廷部署兵力　武林義師勤王

三個人屏息以待，再細聽片刻，認定那聲音確是從屋後山腹中傳出。

當即披荊斬棘，開出一條小徑，直達屋後山脚之下。

蔓草深處，叢樹後方，果然別有洞天，現出一個山洞。

三人面面相覷，既興奮，又緊張，深入丈許，被一道鐵門所阻。

鐵門很厚，敲了幾下，嗡嗡作響，用力一推，分毫未動。

這時才注意到，門上有一鑰孔，無疑是被鎖住了。

賴皮迫不及待的道：「師父，快拿那把鑰匙出來試試看。」

這話純屬多餘，阿寶早將銅鑰匙取在手中，可是，不知是鐵門年久未動，生滿了鐵銹的關係，或是根本不對，插了幾次都插不進去。

急驚風遇上了慢郎中，可眞急人，用寒鐵刀、黃蜂釘，以及其他各種工具，小心翼翼的清除掉部份鐵銹，總算把鑰匙插進去。

禁不住一陣喜悅湧上心頭，說多高興就有多高興。

賴皮喜極而呼道：「蒼天有眼，皇天不負有心人，這十幾二十天的辛勞算是沒有白忙。」

高興得好像早了些，鑰匙雖然插入，鐵門並未打開。

同時，詭異的聲音，也無巧不巧的在他們找到鐵門後便停止了。

曾妮一臉焦灼道：「寶哥，鑰匙是不是不對？」

阿寶手握鑰柄，轉動了幾下，道：「在感覺上應該無誤才是。」

「那爲何不開？」

「年久銹蝕是主因。」

「設法清理一下可以嗎？」

「在內部，可能有困難。」

是不容易，用盡所能使用的各種方法與工具，始終未能將鐵門打開。

賴皮急得直跺脚，快人快語道：「眞急死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這裡來，打不開鐵門就白忙啦，一大堆數不清的金銀財寶就白白糟蹋啦，永無重見天日之時。」

曾妮的心情同樣很沉重，緊鎖着黛眉道：「寶哥，換一個方式，利用內家眞力，貫注鑰匙之上試試看如何？」

阿寶拭去額頭的汗珠，道：「咱家亦有此意，就怕用力不當，把鑰匙弄壞。」

賴皮道：「師父，可千萬要小心，不能把鑰匙弄壞，否則就兩面落空，全部完蛋啦。」

曾妮不悅道：「死賴皮，少說喪氣話，你不說話沒人把你當啞巴。」

賴皮辯道：「我說的是實話，打不開寶庫還可以賣鑰匙，倘若壞掉就沒人要啦，損失十幾二十萬兩

白花花的銀子。」

阿寶當然明白這個道理，懂得輕重得失，暗運玄玄神功，巧妙而又緩慢地注入鑰匙上。

力道漸漸加强，開始慢慢旋轉，清清楚楚的感覺到裡面的機簧有鬆動的現象，一絲絲、一釐釐，一分分地在動。

曾妮、賴皮二人四目，一瞬不瞬的凝住小祖宗的手上，緊張兮兮的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一顆心幾乎要跳了出來，同聲道：「怎麼樣，有沒有希望？」

「有，已經開始鬆動。」

「小心啊。」

「知道。」

「加油呀。」

「嗯。」

實則大哥大比他倆更緊張，用力太重，怕把鑰匙弄壞，太輕又怕發生不了作用，必須拿捏得恰到好處才行，約莫持續了一頓飯之久，突聞卡擦！一聲響，終於打開了鎖。

鎖是打開了，門還是開不動，年久未動，仍然是鐵銹在作怪。

此乃小事，難不住阿寶，附掌門上，暗力一吐，在一陣吱吱呀呀的異聲中，硬生生地將三寸厚的鐵門推開了。

馬上注意到，裡面地勢極大，一半在白屋下方，一半在山腹內，半人工修鑿，半天然生成，是一處絕佳的好寶庫。

地上整整齊齊的停放着一大片鏢車，每輛鏢車上載有兩隻木箱，有的木箱被打開了，裡面裝滿了百兩重的大元寶。

沒有人。

沒見鬼。

亦未聽到鬼哭。

銀是官銀。

每輛鏢車上都有六個大字：長安太平鏢局。

賴皮看在眼中，頃刻之間整個人都變了，許是興奮過度，變得有點近乎瘋狂，在鏢車陣中，一邊亂跑亂跳，一邊大聲嚷嚷道：「太平鏢局的鏢銀找到啦，我賴皮發財啦，發大財啦。」

飛來之財，使小弟小一時間難以置信，一個箭步，衝到阿寶面前：「師父，快給我一巴掌。」

阿寶愕然道：「你皮癢啊？」

「不是皮癢，是怕在作夢。」

「這是眞的，不是在作夢。」

「我還是不信，快動手吧。」

「亂來，你瘋了？」

「沒有瘋，只是有點暈，動手呀，快呀。」

「皮癢就自已打，咱家不幹這種無聊的事。」

「哼，小氣鬼，不肯帮忙就早說，有什麼了不起。」

這小子夠絕也夠狠，伸出食指，放進嘴裡，猛一咬，居然咬出血來，痛得他齜牙咧嘴，却喜不自勝的道：「哇，痛吔，是眞的，不是在夢中。」

接着，賴皮又拉住曾妮的手，瘋言瘋語道：「師姑，我發大財啦，沒錯吧？」

曾妮苦笑道：「但願如此。」

「這麼多白花花的銀子都是我的，對吧？」

「這可不一定。」

「爲什麼不一定？」

「這是官銀，並非太平鏢局私有。」

「賴家已經賠過了，這些銀子自應歸賴家所有。」

「這要看賴家賠了多少，」曾妮有條不紊的道：「我剛才已經計算過，百兩重元寶，每箱裝一百錠，即一萬兩，共有五十輛鏢車，一百箱，總共一百萬兩銀子，如果賴家賠償的數目不足百萬，恐怕只能收回當年賠出去的那一部份。」

賴皮道：「賴家爲此已傾家蕩產，我記得好像已經賠完啦。」

小祖宗正容道：「好像不行，要有眞憑實據，或是官府的文書記載才算數。」

這時候，賴皮被冲昏的腦袋已完全清醒，哈哈一笑，道：「先別管這些，能夠分一半也就夠我一輩子花用啦，快想辦法把這些銀子運出去……」

言猶未盡，忽見鏢車陣中有一個黑影在移動，三人大吃一驚，提心吊胆，躡手躡足的攏過去一看，那黑影已躲到鏢車下面去了，看在眼中的只是黑忽忽的一堆東西，也分不清是人？是獸？是鬼？

阿寶先開口：「喂，你到底是人還是鬼？」

黑影一動不動，亦無聲音、反應。

曾妮道：「是人就說句人話。」

賴皮道：「是鬼就放個鬼屁也可以。」

黑影沒說人話，也沒放鬼屁，忽然抖動起來，發出一陣「嗚！嗚！」之聲，地上塵土亦隨之飛揚，朦朧中那黑影彷彿要連同鏢車飛起來似的，狀至恐怖，三人睹狀大駭，身不由己的暴退至丈餘之外。

賴皮脫口驚呼道：「有鬼，有鬼，眞的有鬼！」

「嗚！嗚……」

黑影鬼叫之聲不絕，更淒厲，更哀怨，已爬出鏢車，又開始移動。

移動的方法很奇特，非走、非跑，好像是在飄，在「嗚！嗚！」之聲的配合下，鬼相十足，令人不寒而慄。

黑影移動的速度很快，眨眼工

夫已至門口附近，有逃走的意圖。

阿寶當機立斷，右手疾展，發出一記劈空掌。

砰！黑影應聲而倒，翻滾出去，撞上石壁才停下來。

不是野獸。

亦非妖魔鬼怪。

三人有目共睹，是個人，一個披頭散髮，一臉汚垢，穿着一身破爛黑衣的人，比玉面劍客林春風更狼狽，更可怖。

大哥大只用了三分功力，黑衣怪人傷勢輕微，很快便爬起來，順手取了四個大元寶，就往外衝。

賴皮一個箭步攔下來，當門而立道：「放下，元寶是小爺爺的，還給我。」

黑衣怪人終於開了口：「這裡所有的銀子全部是我一個人的，憑什麼要還給你？」

口中說話，雙脚未停，企圖强行闖關。

阿寶、曾妮疾掠而至，將進路封死。

小祖宗沉臉道：「你是怎麼進來的？」

黑衣怪人道：「大爺本來就在這裡。」

「在此多久了？」

「洞中無甲子，大概有十五六年了吧。」

「是自願的？還是被人關起來？」

「被人關起來。」

「這是誰的傑作？」

「兩個黑心腸的同伴。」

賴皮驚「哦」一聲，道：「哦，我明白了，你是當年殺人越貨，搶劫太平鏢局的元兇之一？」

黑衣怪人遲疑了一下，望着滿屋子的鏢車，道：「証據在此，多此一問，否認也沒有用。」

「當時，你們一共去了多少人對付太平鏢局？」

「一百以上。」

「可有生還者？」

「趕盡殺絕，無一人生還。」

賴皮一聞此言，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暴跳如雷的道：「媽的，賴家與你無怨無仇，爲什麼要幹這種傷天害理的事，賴文龍今天就要爲我爹我爺爺討回這一筆血債來。」

動口不足，繼之動手，拳打脚踢，左右開弓，一霎時便將那怪人打倒在地，鼻青臉腫，嘴歪眼斜，打掉三顆牙，吐出來一灘血。

本待一鼓作氣，將他活活打死，阿寶及時阻止道：「好了，出半口怨氣就可以了，必須留個活口，有些事尚待查証。」

大哥大上前數步，一把將那怪人提起來，厲聲喝問道：「朋友尊姓大名？」

黑衣怪人猶豫了一下，吐出來三個字：「侯三虎。」

「侯三虎」三字，曾妮、阿寶、賴皮並不陌生，在黑衣教總壇時曾親耳聽活閻王閻五提到，有百萬兩官銀被侯三虎等人私吞。曾妮一揚柳眉兒，道：「原來你是黑衣教的魔徒。」

侯三虎倒也爽快，點頭認可道：「不錯。」

「你在黑衣教是何身份？」

「堂主。」

「把你關在此地的人是幹什麼的？」

「是侯某手下的兩名香主。」

「他倆爲何要這樣對待你？」

「這兩個傢伙喪心病狂，想要侵佔這批銀子。」

賴皮接口道：「哼，烏鴉落在豬身上，誰也不必笑誰黑，你也不是好東西，黑吃黑的頭頭可能就是你自己。」

侯三虎聞言低下了頭，默認了。

大哥大朗聲道：「咱家阿寶，乃武林三怪的傳人，皇上特命的密使，更是黑衣教的死對頭，如有悔悟之心，想獲得一線生機，重新做人，就將事情的經過和盤托出，在可能範圍之內本使會給你一條生路的。」

侯三虎想了想，道：「這批鏢銀，侯某是奉了副教主雷震宇，與財壇壇主活閻王閻五之命，在長安通往潼關的官道上劫下來的。由於數目太大，不便運往總部，上面交待擇地埋藏，以備他日花用，於是就近運來藍田，暫時存放在一處廢棄的瓦窰內。」

曾妮道：「後來怎會移來此地？」

侯三虎道：「瓦窰不宜久存，須另覓安全之處，侯某率手下兩名香主，四處察看，發現此處荒僻隱密，屋後又有一個大庫房，當即決定將鏢車運到這裏來。」

賴皮道：「毫無疑問，所謂鬼屋，純粹是你們製造出來？」

「爲了安全，有必要製造一個恐怖環境。」

「白屋主人的兒子、媳婦、小老婆是怎麼死的？」

「並非自殺，而是被我們下手殺害的。」

「因此，老主人嚇壞了，你們花了很少的錢買下來，鵲巢鳩佔？」

「事實上我們一毛錢也沒有花，是那個老頭兒自己心裏害怕，棄屋而去的。」

阿寶道：「屋內死了那麼多人，是誰下的手？」

侯三虎道：「是我們三個人合幹的。」

「可知這些人的來歷？」

「除其中一人係附近居民外，餘皆侯某屬下教徒。」

「你好狠啊，連自己人也殺，爲什麼要這麼做？」

「人爲財死，鳥爲食亡，說來說去還不是爲了這一大批銀子。」

「也就是說，你們三個人已經商量好，要瓜分太平鏢局的鏢銀，不打算交給黑衣教？」

「是的。」

「這個念頭是何時產生的？」

「一發現此處便有此共識。」

曾妮道：「既是志同道合，那兩位香主怎麼又背叛了侯堂主？」

侯三虎咬牙切齒的道：「這兩個混蛋財迷心竅，喪心病狂，三個人分嫌少，想要兩個人平分。」

「這就叫報應，但侯堂主也不是省油的燈，怎會被他二人制住？」

「不是被制住，而是上了他們的惡當。」

「說下去。」

「諉稱出去買酒菜，在此共飲，結果却一去不返。」

賴皮翻了一個白眼，道：「奇哉怪也，你他媽的吃什麼，怎麼十幾年都沒把你餓死？」

「吃老鼠。」

「老鼠也能吃？」

「爲了活命，無物不可食，有時候也會吃蛇。」

「有這麼多嗎？十幾年的時間可不短啊。」

「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蛇、鼠又如何生存？」

「隙縫很多，可到外面覓食。」

阿寶道：「這裡並非鬼屋，是你們一手製造出來的，侯朋友被困之後爲何還要裝神弄鬼？」

侯三虎矢口否認道：「侯某並非裝神扮鬼。」

賴皮怒斥道：「放屁，沒裝神扮鬼，爲何經常叫鬼？」

侯三虎道：「是想引起別人注意，前來搭救。」

曾妮冷笑道：「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別人都以爲是鬧鬼，誰還敢接近白屋，一切皆咎由自取，活該！」

小祖宗道：「這個地方只有你們三個人知道？」

侯三虎道：「嗯」了一聲，沒開腔。

「有一個叫林忠的傢伙認識嗎？」

「認識，也是黑衣教的一名堂主，曾參予搶劫。」

「可知鏢銀藏在此處？」

「他不知道。」

「這是爲何？」

「劫下鏢車，運來藍田後，林堂主便回歸總部，剩下來的工作全由本堂主、兩位香主以及幾位弟兄來負責。」

曾妮道：「搶劫太平鏢局時，除了你與姓林的之外，是否還有更高級之頭頭參予其事？」

阿寶道：「有一位壇主在現場指揮全局。」

「誰？」

「毒龍壇主鬼見愁柳一刀。」

「姓柳的知道這個地方嗎？」

「現在活在世上的，知道的人只有我們三個。」

賴皮道：「不對，就剩下你這個該死的傢伙獨自一個啦。」

侯三虎聽得一呆，道：「他二人怎樣了？」

「死啦。」

「怎麼死的？」

「其中一人先毒死另一人，接着又跟隨後趕到的一個魔崽子，爲了爭奪銅鑰匙大打出手，最後兩個人同歸於盡，一命嗚呼。」

「後來者是誰？鑰匙怎會到兩位手中？」

阿寶道：「鑰匙是一位武林前輩碰巧撿到的，後來者的身份無關重要，必係魔教中人，倒是林忠一直留在藍田未去，黑衣教的重要頭目不久也會兼程趕至。」

曾妮補充道：「換句話說，侯朋友最好留在此地別動，你是魔教的叛徒，一旦落在他們手上，後果如何你自己心裡有數。」

侯三虎聞言臉色大變，望着阿寶哀求道：「密使大人曾有言在先，願給小的一條生路，如今又要囚禁在此，求大人高抬貴手，放小的一馬吧！」

大哥大道：「這不是囚禁，是爲了你的安全在此避風頭，免得被黑衣教千刀萬剮，五馬分屍，至於將來如何處斷，官府自有定奪。」

侯三虎道：「小的早已未食人間煙火，全身虛軟無力，可否行個方便，讓我出去飽餐一頓再回來？」

賴皮道：「不行，黑衣教耳目衆多，這太危險了，你的生死事小，百萬兩銀子的得失事大，更何況放你出去無異肉包子打狗。」

曾妮道：「吃食之物，倒是可以通融，我們身邊帶有乾糧，就全部留給你吧。」

賴皮又道：「不夠時可再以蛇、鼠充饑，反正已經吃了十幾年，不在乎再多吃幾天。」

不管侯三虎是否同意，留下乾糧，轉身出門，將鐵門鎖好，外面的雜草稍作整理恢復原狀後，隨即悄然離去。

* * *

回到藍田，天色已晚。

正當晚膳時分，老龍居外車水馬龍，食客衆多。

有三頂豪華軟轎，一字排開，停在大門口，顯得甚是惹眼。

三人以爲是有達官貴人，或富商巨賈在此宴客，亦未在意，當即跨步而入，逕返居處。

孰料，客房之內已有人候着。是老龍居的大掌櫃錢通。

另外還有一位五旬開外，衣冠楚楚的老者在一旁作陪。

一照面，錢通便滿臉堆笑的道：「恭喜三位，賀喜三位。」

阿寶一怔神，道：「是不是姓林的已經答應要以高價購買銅鑰匙？」

「那倒不是，林大俠已很久沒來老龍居。」

「既非林忠重返藍田，究竟喜從何來？」

「有人要請三位吃飯。」

「誰呀？」

「潘友三潘大人。」

「誰是潘友三？」

「就是咱們藍田縣的父母官縣太爺呀！」

曾妮錯愕一下，道：「噢，縣太爺要請客，咱們跟潘知縣素無交往，這怎麼好意思？」

賴皮的話有點刺耳：「請客應該下大紅帖子，而且三天前要送到才合禮數，這樣未免太唐突了吧！」

鐵掌櫃指着那老者道：「這位是趙師爺，代表縣太爺專誠來請。」

趙師爺的表現謙恭有禮，彎腰哈背道：「下官趙清，銜縣令之命，特來迎駕，務請光臨是幸。因事出倉卒，不及置備請帖，尚祈海涵。」

阿寶道：「咱們到藍田已久，與潘知縣尚緣慳一面，這一頓飯來得突兀，可有特別的原因？」

趙清躬身道：「實不相瞞，此事確有內情，有兩位貴客欲在縣衙與三位相見。」

曾妮道：「貴客？那兩位貴客？」

趙清面有難色：「此處不便明講，到時自知。」

賴皮道：「說了半天，還沒說是那時候請客呢？」

「就是今晚。」

「那兩位貴客到了嗎？」

「已候駕多時。」

「怎麼去？」

「坐轎。」

「外面那三頂暖轎原來是請咱們的？」

「你！你！」

＊　＊　＊

坐轎的滋味眞好，很風光，不但有趙師爺徒步相隨，前面還有三名捕快開道，直接抬進藍田縣衙，抬至縣太爺的公館內才停下來。

早有三名貴客在候着。

一位是欽差大人陳弘光。

一位是丐帮帮主洪四海。

另一位身着官服，儀表堂堂的七品官，正是藍田縣的縣太爺潘友三。

酒席早已齊備，阿寶、曾妮、賴皮三位主客一到，隨即進入花廳，入席就坐。

太監陳弘光高踞首席，大哥大、小弟小師徒坐一邊，洪四海、曾妮坐另一邊，潘縣令只有在下首作陪的份兒。不用說，趙師爺連「敬陪末座」的資格都沒有，忙着在外面佈哨，加强戒備，以防有外人侵入。

酒過三巡，略作寒暄後便轉入正題，阿寶正容道：「陳公公回長安面聖的結果如何？涼州方面鎮西王府可有動靜？」

欽差大人陳弘志不疾不徐的道：「鎮西王李思背叛之心昭然若揭，皇上召集幾位親信大臣，幾經研商後覺得時機業已成熟，決定用兵。而在涼州方面，叛王李絳的葬禮已舉行完畢。」

「那一天？」

「三天前。」

「這麼快？都有那些人參加？」

「六王七侯之外，可能還有別的王侯與會。」

「這是否意味着叛王一旦入土，他們就會興兵？」

「此乃意料中事，必會大動干戈。」

曾妮道：「叛王那邊一共有多少兵力？」

陳公公道：「六王七侯便有大軍五十萬，如再有賣身投靠者必然更多。」

賴皮吃驚道：「乖乖，這麼多兵馬，波浪壯闊，聲勢浩大，朝廷抵擋得住嗎？」

陳弘志道：「已在天水一帶佈下一道固若金湯的鋼鐵防線，應可固守無慮。」

小祖宗憂心忡忡的道：「長安的北邊東邊也很重要，萬一晉王李惠，或其他王侯勾結外邦，從這兩面攻來怎辦？」

欽差大人道：「亦有重兵把守，安全絕無問題，唯一可慮者是南邊。」

「我們所在的藍田這一帶？」

「正是。」

「沒有派兵防守？」

「有是有，只惜兵力不足。」

曾妮大驚道：「這怎麼可以，黑衣教的老巢近在終南山內，從魔窟發兵，五七日內便可兵臨長安城下，而且，種種跡象顯示，魔教乃叛王的主力，必須嚴加防範才是，萬不可掉以輕心。」

賴皮也在一旁敲邊鼓：「是嘛

，黑衣教徒個個能征善戰，武藝高强，三萬魔徒勝過雄兵十萬，一旦傾巢而出就災情慘重啦。」

陳公公沉聲道：「朝廷不是沒有想到這一點，怎奈可用之兵有限，實在無力兼顧。」

「那怎麼辦？」

「只好仰仗四位及武林各派大力鼎助。」

阿寶敬了洪四海三杯酒，道：「老哥哥，號召武林同道，共同對付黑衣教的事進行得怎樣了？」

洪四海立道：「少林、武當、峨嵋集各派高手正在來此途中。」

「人多不多？」

「約三百餘人。」

「丐帮的人數多不多？」

「歷經數月奔波，目前已召集到近千人。」

「都到了藍田？」

「先來的只有三百，其餘的近日內便可分批到達。」

「這麼多人吃住問題如何解決？」

藍田縣令潘友三道：「密使請放心，縣城外有一營區，可以容納三千人，本是民團駐紮之處，現在民團調往他處，可供武林朋友使用，吃住都沒問題。」

曾妮最關心的是峨嵋派，道：「峨嵋掌門了塵師太來不來？」

丐仙洪四海以肯定的語氣道：「一定來。」

「了緣師太呢？」

「大概也會來。」

「但願如此，這樣我們母……」

本想說：「這樣我們母女便可以團圓了」，但話到口邊，覺得不妥，又嚥了回去。

阿寶道：「黑衣教可有具體行動？」

欽差大人陳弘志道：「據本座最近得到的消息顯示，黑衣教正以化整爲零的方式向這一帶集結，先行的魔徒已經到了藍田，所以，本座不敢在老龍居跟三位相會，特別請到這裡來，以防洩密。」

曾妮道：「嗯，我們也感覺到了，藍田城外這幾天閑雜人等比往日多很多。」

陳公公道：「三位來藍田已久，事情辦好沒有？」

大哥大道：「差不多已接近完成。」

賴皮說得更清楚：「也就是說，一百里路已經走了八十多里啦。」

弄得洪帮主滿頭霧水：「老弟，別打啞謎，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小祖宗見問，將事情的始末說了一遍，最後道：「沒想到被侯三虎等人劫走的財寶，會是賴皮的爺爺賴永安開設的長安太平鏢局的鏢銀，更沒有想到侯三虎、林忠都是魔教堂主，事情發展至今，眞不知道鑰匙要不要再賣？」

「要賣！」

「要賣！」

洪幫主、陳公公異口同聲，意見一致。

曾妮笑盈盈的道：「理由安在？」

太監陳弘志鄭重其事的道：「可以以此爲餌，撒下天羅地網，給黑衣教一個迎頭痛擊。」

丐仙洪四海補充道：「如果計劃周密，運用得當，有機會毀掉魔教高層的部份主力。」

賴皮却大唱反調道：「我反對。」

陳公公一楞，道：「賴副使爲何反對？」

「這是慷他人之慨，那百萬兩白銀是賴家的，不能當作餌冒此奇險。」

「沒有危險，事成之後鏢銀仍在原處。」

「萬一被魔教搬運一空怎辦？」

「也沒有萬一。」

「這可不一定，誰也無法打包票。」

「本座願意打包票。」

「怎麼包？」

「如有差池，朝廷願負全責。」

「也等於說，公公承認，那百萬兩鏢銀歸賴家所有？」

「這事另當別論，端視賴家當年賠償多寡而定。」

藍田縣令潘友三接口道：「出事當時友三便在藍田任上，就下官所知，長安太平鏢局並沒有那麼大的財力，大約僅賠了一半不到便宣告破產，所以，賴家頂多只能得到一半而已。至於確切的數字多少，由於時間已久，下官已不復記憶，相信朝廷必有檔案可查，一切應以文書記載爲準。」

欽差大人繼道：「太平鏢局當年爲了護送這一批餉銀南下，使賴永安一家家破人亡，基於道義的考量，即使文書記載不足一半，本座也會奏明皇上發還一半。」

賴皮聞言緊繃地心弦鬆了下來，道：「好吧，一半就一半，錢多了花不完也夠煩人的，但有一句話願聲明在先。」

「副使還有何高見？」

「爲了對付黑衣教，所造成的任何損失，一概與賴家無關。」

「那當然，不論如何，賴家應得的五十萬兩銀子絕對少不了。」

「謝了，謝了。乾！乾！」

一夕之間，賴皮變成了大富翁，人逢喜事精神爽，酒興也隨之大發，跟在座之人各乾了一大杯，以示慶賀。

（未完・廿五）

上文提要： 蘇東二每天傍晚在湖邊吹笛子，笛聲美妙得令野獸馴良；令魚羣上浮；也令湖中來了位美姑娘。姑娘名珍珠，愛聽笛音，漸漸喜歡上蘇東二，天天都來陪伴他，珍珠姑娘頭上璀燦的晶光照亮湖面，漁民因此捕得更多魚，生活也好過了。但好景不長，一天突然不見珍珠姑娘來臨，一連幾天不見，於是蘇東二的笛音變得淒惋無比……



新派俠義武林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愛情煞手

小子獨自制强人　蘇叔心中暗欣喜

這些騎馬的人善射箭，每人背的盡是弓箭還掛着東洋刀。

爲什麼掛的是東洋刀，只因爲那時已有東洋浪人在長白山一帶出現了。

不少東洋浪人與女眞有勾結，於是東洋武功也來了。

* * *

烏拉西就養了不少東洋浪人武士，只不過今天來的可不多，只有兩三個。

兩三個東洋浪人也追來了，這些人一擁就要進那一道斷崖山隘了。

山隘斷崖上，忽然傳來一聲大笑，笑聲可眞美妙。

聽的人大伙把頭抬起來，就在這時候，嚄，好一道比日光還强廿倍的銀光照射過來，那些看的人不及閉起雙眼，立刻便被强烈的光綫照得雙目發花又刺痛的忙把頭低下來，一個個叫起來：「哎唷！」

這些人的眼睛再睜開便看不見了事物。

至少他們暫時是什麼也看不見了。

奇怪的事又發生了，斷崖上又是一聲笑，笑得令不少馬匹前蹄也揚起來了。

馬匹無法再奔馳，因爲不少馬匹的雙目也花了。

就聽斷崖上蘇東二愉快的笑道：「我親愛的珍珠呀，我知道，我知道你弄花了他們的雙目了……哈……」

這眞是怪事。

這樣的怪事又在長白山上添一樁。

* * *

蘇東二的話令珍珠也吃吃笑了。

朱全不笑，朱全睜大了眼睛，他從未見過這種嚇人的怪事情。

蘇東二道：「我親愛的珍珠，妳聽我的吧，哈……」

只見他取過笛子，盤腿坐起來，於是……

於是笛聲傳入半空中，蘇東二吹着笛子每到中途還大吼一聲：「衝！」

笛聲不斷的响起來，他吹的是「萬馬奔騰在沙場」，正是那蒙古鐵騎入波斯的奏曲，他吹起來更見雄壯有力氣，聽得人熱血眞的沸騰了。

忽然間，斷崖下的怒馬彼此長嘶狂嗥，牠們不但揚蹄而且奔馳了。

怒馬不但揚蹄，而且縱身便奔馳。

要知道這些怒馬被珍珠姑娘的夜光寶珠法力刺傷了雙眼看不見，又忍不住被蘇東二的笛聲催動心志，便立刻縱跳狂奔起來。

半山上怒馬狂奔不已，就聽得有人大聲喊叫着：「吁……吁……」馬已失去心智，如同瘋馬，再叫也白搭。

蘇東二這裡緊臨鏡泊湖，就聽人與馬宛似下鍋餃子一般噗噗通通的落向湖水中去了。

有不少却騎在馬上任馬馳，荒山中還是被摔得頭破血流直叫喊。

這光景朱全看得拍手笑起來。

* * *

蘇東二帶着珍珠與朱全，三人便往南而走。

蘇東二並不想知道珍珠的身世，但他相信，總有一天珍珠自己會說出來的。

他是個殺手，原是獨來獨往的，如今却帶着兩個人與他一起往關內回來了。

蘇東二想妥了，首先是往五台山，他想在五台山再住一年，在這一年之間，他將加緊調教朱全，朱全如果想爲他爹娘爭口氣，在這一年內，非習會他的「龍行絕殺刀法」不可。

* * *

鏡泊湖岸發生了天大的事情，第三天漁村的人們才知道蘇東二出刀把烏拉西殺了，而且也把大侍衛，那個可惡的和金山也一齊殺了，大伙高興了。

但當他們知道蘇東二三人都已走掉，漁民們不笑了，因爲他們再也休想夜夜滿船魚兒歸了。

只不過鏡泊湖畔的石洞中，有人在那兒塑了神像，仔細看過去，男的吹笛、女的舉着一顆大大的明珠，一旁還有個小子在微笑。

別看是山洞，長年香火也不斷，直到今天還有人前去叩首插上一炷香。

鏡泊湖畔的漁人們早就把蘇東二與珍珠姑娘當成他們心中的神了。

* * *

別管他們是不是神，此刻可夠他們招架的了，因爲蘇東二沿着來時的山道，過了老爺嶺往西準備過柳樹河，南下瀋陽再回關內，不料他殺烏拉西王爺的事，很快地一路傳到了女眞國，長春福親王那裡。

福親王是個火爆性子，女眞國的第一員猛將便是他。

福親王得知兄弟烏拉西竟然死在移民關外來的關內人所殺，這是恩將仇報呀，殺到他家裡來了，於是，他派出他的近身武士，並與「十二浪人」聯手，準備堵殺蘇東二三人。

那「十二浪人」乃是自東瀛來的黑衣武士，武功之高，出刀之快，長春人誰都怕上三分。

* * *

蘇東二爲了解除珍珠與朱全路上的寂寞，他吹起笛子盡是輕鬆好聽的。

吹到愉快的時候，珍珠便忍不住哈哈大笑。

只要珍珠愉快，蘇東二便放心了。

山道上，蘇東二對朱全道：「找個辦法弄來代步的，至少叫你阿姨別同咱們一般辛苦的走路。」

朱全道：「叔叔，眞體貼阿姨呀！」

蘇東二道：「叔叔也關心你，若非因爲你，叔叔怎會來到關外？」

朱全道：「是我一家拖累叔叔了。」

蘇東二一笑，道：「初來時，叔叔心中免不了有這種不悅之心，但自從遇上你珍珠阿姨，哈……我反而要感謝你們了……哈……」

他仍不住地大笑，更忍不住地抱起身邊的珍珠。

珍珠一笑，她溫柔的攬緊蘇東二，俏嘴在蘇東二的耳邊說了些什麼。

蘇東二立刻大笑起來。

她對蘇東二說了什麼？誰也不知道。

朱全笑呵呵的道：「阿姨，阿姨……」

珍珠低頭道：「阿全，你問我什麼？」

朱全道：「我突然覺得，我在這兒成了你們的多餘，我是不該在你們二人身邊的。」

蘇東二一怔。

蘇東二一瞪眼，道：「阿全，你想說什麼？」

朱全仍在笑，但珍珠開了口：「阿全在說笑了。」

蘇東二道：「怎麼說？」

珍珠笑道：「阿全以爲有了他，你我就諸事不太方便了，尤其是……」她溫柔的吻了蘇東二。

蘇東二立刻明白了。

蘇東二指着前方山道，道：「阿全，你跑到前面去，如果你以爲是個多餘，就快跑！」

朱全一聽還眞的跑去，他拔腿就往前面山峯下奔去，口中還大叫：「我不會回頭來看的，叔叔。」

朱全已奔出三里外了，山林中，蘇東二抱起珍珠坐下來，兩個人相互之間對看着。

蘇東二不說話，珍珠也不說話。

但二人的雙手在拉、在握，然後……

然後就聽珍珠嚶嚀一聲倒進蘇東二的懷抱中了。

蘇東二十分輕柔的撫摸着珍珠，他撫摸的手宛似摸在一座溫玉美人的身上一般光滑。

珍珠的全身每一個地方都是光

滑異常，那種光滑，幾乎連一隻蒼蠅落上去就會滑落掉了。

珍珠發出囈語般的聲音，聽起來又似弱不禁風似的，但她却媚極了。

蘇東二就很難忍受珍珠的「溫柔」。

蘇東二在珍珠耳邊，道：「走了三天的小路，我冷落了妳了。」

珍珠道：「三天半了，我的良人啊！」

於是，她往地上舖的毛皮上倒下去，那麼美妙的張開雙臂，道：「我好累唷！」

蘇東二也倒下去了。

兩個人立刻擁抱在一起，這光景還眞妙，山風不刮了，換來的却是山溪中流水發出「嘟郎嘟郎」的妙聲，與小鳥的唱鳴，便幾隻野鹿也騰跳着發出「妙啊」的尖叫聲。

這可眞是一曲美妙的樂章，蘇大俠可也痛快了。

* * *

人間本就是喜怒哀樂處處有，只不過此刻的蘇大俠可是處在喜與樂上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遠處傳來一聲大叫。

這聲大叫來得正巧，因爲蘇大俠該辦的事也辦完了。

於是……

那叫聲當然是朱全的，只見他站在一塊尖崖處直着身子往林中揮手不已！

蘇東二拉着珍珠便奔過去了。

蘇東二以爲甚麼人追來了，但當他與珍珠到了朱全身邊抬頭看向山溝時，不由得蘇東二歡呼了。

「是野馬，兩匹野馬！」

珍珠道：「這是不合羣的野馬，不容易抓到的！」

蘇東二笑了，只見他取過笛子，對朱全道：「你們坐在一邊，看我把這兩匹馬召來。」

珍珠笑笑，她拉過朱全併肩坐在石頭上。

那蘇東二深深的一個呼吸，便把笛子吹奏起來。

笛聲十分曼妙悠揚的，宛似風吹湖面靜波般往山谷下面飄去，聽那笛聲好令人以爲附近就有個十分安全的避難場所，附近有吃不完的糧草！

先是，山谷中的兩匹正在啃吃青草的健馬雙雙豎起了長長的耳朵，只不過稍刻，兩匹馬便遁聲緩緩地往山這面過來了，兩匹馬好像不由自主了。

這種奇妙的情景，看得朱全與珍珠兩人也微笑了。

珍珠拍手低笑，道：「來了來了！」

朱全就準備動手去騎上馬背制服這兩匹馬了！

不用他去制服，蘇東二緩緩的走向過來的兩匹馬，他邊吹邊走！

這時候他那笛聲更見曼妙動聽，彷彿這世界眞的是一片祥和，萬物共生而不再彼此存敵意了。

於是兩匹野馬到了蘇東二的面前，兩匹健馬更點着馬首蹭着蹄子，就好像大伙是老朋友見面似的！

其實那也就像多年老朋友忽然在這深山大澤之中相見一般，只見兩匹馬大膽地在蘇東二的身邊蹭起來，看得令人還眞感動。

蘇東二邊吹笛了，邊伸手去撫摸馬背。

「好光滑的皮毛，眞是千里良駒！」珍珠也伸手去摸，她露出奇異的眼神，看得那馬轉而向她蹭來！

蘇東二吹着笛子對珍珠點點頭，珍珠立刻會意，緩緩得她跨腿往馬背上騎。

那匹馬初有這樣感觸，馬首忽仰還來揚蹄，蘇東二立刻笛音變得更見柔和。

那匹馬安靜了，不動了！

朱全笑對蘇東二，道：「叔叔，你與阿姨同騎一匹，這匹馬就由我騎了！」

他說着忽的拔身騰躍，背着包袱上了那匹馬背！

嚄，他這麼一個突然動作，那匹野馬立刻騰躍起來！

朱全使勁地挾緊馬腹，雙手更抓牢馬鬃，這時候另一匹馬也似要蠢動了，蘇東二不吹笛子了，他立刻也騎在馬背上，珍珠便抱牢了蘇東二的腰。

沒有笛聲，兩匹馬恢復了野性，好一陣騰跳，却無法把背上的三人掀落地面。

就在好一陣折騰之後，兩匹野馬安靜了。

蘇東二十分愉快，這以後長途跋涉有馬騎，自然更加方便許多。

* * *

蘇東二與珍珠騎在馬上緩緩之行，蘇東二又吹起笛子來了，他吹的是一段風流樂章，唐明皇華清池坐視美人浴，聽起來既逗趣又愉快，心猿意馬令珍珠聽得貼緊了蘇東二的背吃吃笑。

就這樣，他們今天走了一百二十里，前面來到一個小小山城叫梆樹河！

女眞國的寨子多，似這種似城市的小鎮有許多。

出了山谷便是一條街道，有一段城牆連在山崖上，看上去更見險峻。

蘇東二曾經打此經過，他找到曾住過的那家客棧，才兩年不見，這小小客棧掛起招牌來：「長白山客棧」。

只看過這招子，便知道蘇東二

三人仍未走出長白山！

這時候天色灰蒼蒼，山中無星月，落日便天黑，蘇東二對朱全道：「咱們仍住這家客棧！」

朱全道：「店面擴大了。」

忽見有個小二奔出來，這小二只一看兩匹馬，還眞的發一楞，因爲他乃是常侍候客人的，却從未見過客人騎馬未配鞍的。

未配鞍，當然沒有韁繩，這叫他怎麼去拉馬上槽！

蘇東二已扶着珍珠下了馬！

於是，這小二再是一驚，因爲他發覺這位女子太美了，他眨着眼睛不相信，世上竟有這麼美的女子？

小二正在發怔，蘇東二伸手拍拍小二肩頭，道：「有客房嗎？」

小二立刻會過意地道：「有，有，三位請進！」

蘇東二自懷中取出個布包，裡面還有一張銀票，那也是他留在身上最後一張銀票……他的銀子大部份周濟鏡泊湖岸的漁民了。

蘇東二不能不爲自己留下這一百兩銀票，他並不打算在關外永遠住下去。

蘇東二打算的日子是三年，因爲他相信三年足以把朱全調教成一流殺手。

只是他再也想不到剛過兩年，就得再往關內逃回來。

* * *

此刻，他把一百兩銀票交在小二手上，道：「爲我這兩匹馬配上兩副小牛皮鞍子，再把馬送上馬廄上最好的料，這銀票全換成現銀送來。」

小二接過銀票，笑道：「客爺，我看這是兩匹野馬，得先勞你駕把馬趕上馬槽，你看好不好？」

蘇東二笑了。

他伸手拍着兩匹馬，取出笛子吹起來。

蘇東二邊吹笛子邊隨小二往一邊的馬場邊走去，那兒果然有個馬廐，幾匹馬正在裡面呢！

兩匹馬跟着蘇東二進入馬廐，見小二關上柵門，他這才笑問小二，道：「你們的上好馬料是甚麼？」

小二道：「馬料有三種，乾料是乾草，豆餅、大豆拌秣子，濕料是青草、鹽水拌黃豆，還有不乾不濕的，那得摻牛骨湯在黃豆草料中，馬兒吃了最是壯！」

蘇東二道：「頭一回聽說，你就把最好的拿出來。」

那小二提了一袋黃豆，笑道：「足夠吃到明天過午了！」

蘇東二自己上料，他要與兩匹馬拉關係！

那小二見了，笑道：「客爺，我帶三位看客房了，然後侍候三位吃的，至於馬鞍，沒問題。」

蘇東二見兩匹馬吃起來，他不急着走，又在那兒吹起笛子來了。

小二笑道：「客爺，只聽過對牛彈琴，你這是對馬吹笛，有趣啊！哈！」

蘇東二收起笛子不吹了，他發現客棧門口還站着珍珠與朱全。

那小二隨着蘇東二到了門口，便指着店內，道：「三位請隨我進來。」

蘇東二扶着珍珠往店內走，朱全還背着個大包袱……他已長得高大了。

北國男子個子大又壯，雖只兩年多一點，可也正是生長的年紀，朱全已是小大人了。

* * *

那小二把蘇東二三人引到後院一間大客房，匆匆的便去提來茶水放桌上。

蘇東二對小二道：「我要兩間客房，怎麼就是這一間客房，你沒看我們有女眷？」

小二笑笑，道：「有有，隔壁一間吶！」

蘇東二對朱全道：「阿全，你睡另一間，夜裡自已多小心！」

朱全道：「叔叔，阿全會小心的，吃過飯我便關門睡了！」

蘇東二對小二，道：「帶我們去吃飯吧！」

小二指着側院，道：「熱炒酒菜在側院，三位去了那裡自有人侍候，前面堂上只吃麵，趕集跑脚力的人最多，三位還是去側院！」

小二伸頭向外面看看，又道：「我去爲馬匹配韁了，三位自己去側院，今天來了不少人物吶！」

蘇東二只注意到小二的最後一句話，他怔了一下！

蘇東二也立刻想到馬廐上的馬匹，每一匹均是關東大馬，少說也有十多匹！

珍珠姑娘對蘇東二一笑，道：「今晚咱們應該吃杯酒了，是嗎？」

蘇東二愉快的笑笑，便也扶着珍珠，道：「我的珍珠要吃酒了，哈……」

朱全也高興，跟着蘇東二與珍珠便往側院中走去。

那兒有個圓門，小徑兩邊還種着花草，有幾個伙計正在忙進忙出吶！

蘇東二三人剛走進院門，一個中年伙計便迎上來了：「三位，這邊請！」

蘇東二神色一凜，忍不住的往院子正屋中瞧去，嚄，十二個人圍一桌，桌上擺滿了菜餚，還有兩個女子在斟酒。

聽這些的人話，他竟然一句也聽不懂！

蘇東二不知道是甚麼人，因爲在這女眞國裡實在複雜得很，甚麼

東洋浪人、高麗棒子、俄羅斯人，還有不少回教國來的眞主子民。

蘇東二三人隨着那中年伙計進得一間小客間，反而覺得十分安靜。

蘇東二要了一壺高粱酒，四樣下酒菜，葱油餅要了三大張，外加一大碗羊肉湯，全是關外人的美食。

蘇東二與珍珠吃着酒，房門關起來，由朱全一邊爲兩人斟着酒，太妙了，那珍珠吃了三杯酒，整個人變得艷麗可人極了。

蘇東二忍不住取出笛子便吹奏起來。

蘇東二先吹「貴妃醉酒曲」，聽的人更是忘了身處客鄉，接着他又吹起「王母娘娘會八仙」輕快的舞曲。

於是，珍珠陶醉……

於是「轟」的一聲房門被人推開了。

蘇東二抬頭看，不由忿怒的一瞪眼，只見是個矮壯紅面漢子，腰帶上還插着一把彎彎的刀。

「吹的好聽呀，來來來，去我們那裡再吹幾首！」

他只說了這兩句，忽然不說了，忽然眼睛睜大了，又忽然衝到珍珠身邊去。

珍珠立刻閃到蘇東二身邊躲起來。

蘇東二沉聲對朱全道：「轟他出去！」

朱全早就要出手了，聽得蘇東二的吩咐，側身一個反手推，就聽得「轟」的一聲響，嚄，這矮子怎麼進來的就是怎麼出去的，他退出房門一屁股坐在地上了！

「砰！」房門又被朱全關緊了，他衝着蘇東二，道：「叫他半天起不來！」

笑笑，蘇東二不吹笛子了，他對珍珠舉杯，笑道：「咱們還得快吃，說不定會有一場好打！」

珍珠道：「這是個冒失鬼呀！」

她叫朱全也盡快的吃着，門外面就聽得一聲冲天大叫：「哎唷！」

這聲叫早該叫出聲了，只因朱全出手時看上去是推那漢子一把，實則他的食中二指暗中狠狠的戳在那矮子的氣海穴上，把矮子弄得岔了氣！

矮子果然坐在地上半天噎氣，直到氣海穴稍順暢，他才發出一聲大叫。

叫聲甫起，正屋中立刻跳出四個漢子，四個人奔到矮子身邊，只見矮子正齜牙咧嘴的站起來。

四人中有人哈哈一笑，道：「媽巴子的喝醉了別亂跑呀，走走，回去！」

矮子雙肩猛一晃，他直往蘇東二的房門衝過去，「轟！」

他並未把門撞開，却被四個人拉住了。

「喂，喝醉了不是？咱們在正屋呀，你往哪裡走！」

矮子大叫：「王八蛋喝醉酒了，我要殺了他們。」

他舉着刀子要衝，却被四個漢子架回去了。

矮漢一路大聲叫：「我沒喝醉呀！他媽的，你們別拉住我呀！」

矮子已經進了屋內了，忽聽一人怒叱，道：「你給我坐好，咱們這是幹甚麼來的，休在中途找麻煩！」

另一人也叱道：「等一等王侍衛就到了，你這樣的多事對咱們的顏面也不好看！」

矮子忿忿然的道：「太便宜他們三人了，哼，以後別被我碰上。」

* * *

蘇東二臉上露出微笑，因爲他似乎也聽到那矮子的發狠咒駡聲！

只要不再來騷擾，今夜應該可以安心的睡個舒服覺。

蘇東二想着這兩天一路奔逃，心中覺得對不起珍珠，他爲珍珠再斟酒，道：「珍珠，妳跟了我過日子，才幾天平靜，就隨我跑東走西，受着風霜之苦，我心難安！」

珍珠一笑，道：「我倒覺得挺新鮮的，相公，你千萬別放在心上，我好高興啊！」

蘇東二反而痛苦了。

到了這時候，他並不覺得拖家帶眷之苦，而是他的職業，以他的職業，是不應有妻小的。

江湖殺手沒有自己的歲月，一旦遇上更厲害的高手，也就是他壽終之時，這是定律，也是絕對的！

蘇東二心中煩悶，便推桌而起，道：「夠了，咱們應該早早歇息了。」

朱全十分機伶的當先開了房門，他還伸出頭去兩邊仔細觀看一遍，這才對蘇東二點點頭。

蘇東二很讚賞朱全的表現，他扶着珍珠走出這道偏院，這時候另外幾間客廂已有人猜拳行令了。

* * *

蘇東二手挽珍珠，朱全已把客房門推開來，他閃一邊看着蘇東二與珍珠走進來，這才對蘇東二，道：「叔叔，你與珍珠阿姨早早歇着吧，我回去隔壁房中了。」

朱全說完拉上房門，微微一笑便轉身而去！

就在朱全剛走進自己的房門還未把房門關上，前院走來那個買馬鞍的小二。

別以爲朱全還小，事情懂得不少。

他立刻對小二招手，道：「過來我這裡！」

小二笑走過去，道：「睡了麼？」

「別吵醒我叔叔阿姨，事情辦好了？」

「辦好了，小哥，我向你報個帳！」

「別報了，快說用了多少，還剩多少！」

小二一笑，道：「倒也乾脆，一共用去五十一兩銀子，這兒是四十九兩，小哥你點點！」

朱全原是朱英三王爺的獨子，照身份他比蘇東二更尊貴，對於銀子，大方吶！

隨手便是一兩銀子塞在小二手上，道：「這是你跑腿銀子，你在明日把馬匹備好就成了。」

小二喜得張大了嘴，若非兩邊還有兩個耳朵擋住，怕是大嘴咧到腦後邊：「謝謝，謝謝，小財神爺呀！」

別以爲一兩銀子，那時候加上那地方，細心的過日子可以用上五七天的了。

小二，這才剛轉身，附近傳來吼聲很低沉：「伙計吶，我的客人在哪一間？」

小二一看來的是軍官模樣，立刻與另外一個伙計奔過去，只見這人甚是高大，腰裡掛着一把刀，走起路來帶轟聲，原來他一身衣衫全身新製的。

小二對這軍官道：「軍爺，這邊請。」

兩個小二一前一後的侍候着這位軍爺來到側院，等到三人走到那個正室門口，小二才回身一鞠躬，笑瞇瞇的道：「就是這一間。」

那軍官一站門口，嚄，屋子裡十二個大漢全都花花啦啦的站起來了。

只聽一人大聲道：「王侍衛嗎？咱們接到通知，立刻趕來了。」

姓王的一聲哈哈笑，舉步進入屋子裡，他看看桌面，然後對兩個小二，道：「上菜，抬酒。」

小二往前院走，二門裡，朱全伸手拉住那個買馬鞍的小二了。

「過來過來。」

原來朱全見這軍官，便暗中瞧，見這軍官走入正屋，他知道那屋裡有個人吃了他的虧，於是，他警覺了。

那小二道：「小哥，什麼事？」

朱全道：「那些人是什麼人？」

小二道：「別多問，少惹他們就對了。」

朱全還眞會花銀子，他銀子花在刀口上。

只見他又是一兩銀子暗中塞給小二，道：「告訴我。」

小二怔住了，他心想：「小財神爺呀。」

他先是回頭看左右，再示意朱全小聲點，他自己更把聲音放小，道：「小哥呀，他們是東北十二浪人吶，也是東洋黑武士，你不見他們腰帶全是黑布的，黑巾、黑腰帶、黑靴子，人們早就認識他們了。」

朱全道：「原來他們是東洋人呀，我聽過關內沿海鬧倭寇，好像就是這種人。」

他頓了一下，又道：「他們會說中國話？」

小二道：「打中國當然先學會中國話。」

朱全道：「那個軍官……他是誰？」

小二道：「永吉大都統鐵木雄手下第一侍衛王天柱王大人。」

朱全道：「他與東洋浪人勾結呀？」

笑笑，小二道：「這在關外是常事。」

朱全怔住了，難怪中國被人欺，自己人去勾結東洋人，這還能怪誰？

他轉身回房去了。

* * *

側院中傳來鬧酒聲，聽起來眞熱鬧，不時的會發出一陣轟堂大笑聲，這時候又有兩個侍女進去了，加上原來兩個女的，四個女的四把酒壺提在手，那位從永吉來的王大人，愉快的揮揮手，叫四個女的一邊站，他有話要對十二位客人說。

妙的是姓王的嘰哩咕嚕說起來，他一句漢語也不說。

他這麼一陣說，嚄，十二個東洋浪人一個個拍着胸脯大聲吼，誰知道他們吼的是什麼，光景只差拔刀宰人了。

過不多久，就見姓王的起身擧雙手，大聲吼道：「各位，咱們三岔口見了。」

有個浪人直把姓王的送出正屋門口才回頭。

* * *

朱全看着姓王的走出「長白山大客棧」，他是自門縫中看出去的。

側院正屋裡仍然有人在喝酒，這些浪人眞能喝，一邊已放了三隻酒罈子。

只不過黑暗中有個人提刀走出門外來。

這人一把揪住小二，冷冷叱道：「那兩男一女在那間屋子裡，快帶我去。」

小二吃一驚，道：「爺，客棧不能殺人吶。」

「媽巴子的，再多說先宰了你。」

小二一哆嗦，那人揪住小二便往二院走，沉聲低吼：「小聲，快帶我去。」

小二似是害怕，他無奈地，他只得帶着這又矮又壯的浪人走向客棧的二道院。

這不是別人，正是剛才吃了朱全暗虧的東洋浪人。

想也知道，這人乃黑衣武士，幾曾吃過這種虧，他此刻帶刀來就是要宰人。

當然，他是不會殺了珍珠的，他打算把兩個男的宰了，珍珠就變成他的了。

眞的是打的好主意，既報仇又奪美，可也令那小二忍不住的發出幾聲粗濁的呼吸，他被揪得喘不出氣來了。

＊　＊　＊

已經站到蘇東二的屋門外了，只見這浪人猛可裡推開小二，道：「哪一間？」

小二指指左又指指右，還未開口吶，朱全的房門推開來了。

只見朱全走出房門，他對那矮壯的浪人「噓」了一聲，道：「喂，別吵了我叔叔的好夢，你，找我打架呀？」

矮壯東洋浪人才不管朱全說什麼，他舉刀了。

月光之下看得清，他咬牙咧嘴聳鼻子，走一步哼一聲地往朱全逼去。

猛可裡一個錯身，朱全自二門閃出那個院門，到了側門下，他似乎不把十二黑武士放心上了。

「哪裡逃？」

矮壯的東洋人追上去了。

他舉刀前指已到了院門下，忽的不見朱全影子，一怔之間旋身殺，却是落了個空。

就在他四下仔細觀看，人也剛衝進門內，猛古丁一團黑影撞過來。

「砰！」

「噢！」

那黑影是一隻脚，平直的踹在矮壯漢子的大臉盤上，立刻就見鮮血流出來。

是的，朱全突然掩住身子，又突然出招，果然一舉奏效，而踢得矮壯漢子噴血。

「呀！」

好厲害的一刀，自朱全的左後側切過，差一分未被砍中，令朱全不敢對這矮子再存大意。

他是空手的，那矮子雙手舉刀甚凶悍，每出刀必是欺身直殺，刀刀要命招式！

朱全閃了七次，他突然騰空二門上方，等到敵人的刀自他身下越過的瞬間，立刻一個頭上足下，右手併指疾點，他用了一招變化中的雙龍搶珠，也是「龍行絕殺」中的一招。

月光之下並未看清楚，就聽得矮壯浪人一聲尖嗥。

「噢！」

朱全便在他的叫聲裡落下三丈外，那矮漢一手持刀一手捂住一眼，疼得他左右閃個不迭。

只這一聲尖嗥，嘍，正屋裡奔出三個黑衣浪人，三個人的手上提着刀。

「怎麼了？」

「叫什麼，怎麼又出來惹事？」

三人奔出來，就把受了眼傷的矮漢架住了。

那矮漢不說漢語，他講東洋話，嘰哩咕嚕的只五七句，三個怒漢提刀往朱全這邊過來了。

這三個怒漢欲砍他一個人，場面愈來愈大了。

朱全見過大場面，但自己與人搏殺這還眞是第一遭。

朱全見這三人那種移動的姿態，就知道三人要合擊他一個了，再看三人把刀舉起來，他突然叫道：「不要臉吶，三個大人欺侮我一個小孩呀？」

有個怒漢冷冷道：「你出手不是小孩子，你出手就要人瞎眼，你不是小孩，你是個潑皮，你只有死。」

朱全道：「你們眞想在客棧中殺人？」

「咱們殺人太平常了，小子，你原來已經傷過人，你又再傷人，不可原諒。」

朱全忽然冷笑，道：「誰要你們原諒呀，就算把你們十二人都叫來，我也不怕。」

三把彎刀舉起來了，而朱全……

朱全的兩手空空的，這時候他忽然想起他在鏡泊湖山洞中還放了那支鐵棒。

那鐵棒是他苦練功夫時的唯一武器，如果有那鐵棒，他就不怕了。

忽然，他想到個妙計。

他何必和這些人在這兒對幹，豈不影响了叔叔與阿姨的好睡？

一念及此，他突然大叫：「等等！」

「你還囉嗦什麼？」

朱全手指遠方，道：「我不怕你們，走，咱們出去幹，別爲客棧惹禍端。」

他不等三人反應過來，立刻拔身而躍上屋頂，立刻往鎭外奔去。

朱全走出鎭外回頭看，果見三個人影追上來了，這令他很高興，因爲叔叔和阿姨不再被打擾了。

＊　＊　＊

是的，蘇東二當然是正在快活。

珍珠更快活，他二人已幾乎忘了朱全的存在了。

客棧裏的土炕升着火，長白山上的積雪仍然多，山風壓過來，仍

然帶着那股子刺骨寒意，當然是冷凜的。

夜晚更冷，不但擁被而睡，還得炕後升火。

炕熱、被熱，被中的人更熱，蘇東二在被中光赤溜溜的抱住光赤溜溜的珍珠，他就如同抱住光滑的溫玉，甚至比溫玉還妙，因爲溫玉是不會動的，而他抱的却會動，而且還發出逗人情慾蕩人心志的囈語聲。

有一種吐氣醉人的蘭香味在被中流動着。

有一種膩滑的移動在身子上揉弄。

蘇東二這些天來的享受，早已令他忘了天下之憂而憂，渴登仙境到永恒了。

他雖明知難達永恒，但他渴望。

他現在就在製造永恒，所以門外所發生的一切，他早已置若罔聞而不加理會了。

＊　＊　＊

其實蘇東二早就知道門外發生事情了，但當他聽了朱全的聲音之後，他心中笑了。

是的，朱全雖只那麼兩年多的工夫，但在他蘇東二有方的調教之下，應該可以應付，至少……

蘇東二以爲朱全至少可以自保。

而朱全，嘍，他此刻也只有自保的那份能耐了。

＊　＊　＊

朱全當先奔到郊外，斜坡山林裏他站定。

他才剛站定，三條黑影已圍上來，到了此時此地，大伙什麼也別說了，幹吧！

朱全似游魚般，在這三把長彎刀的圍殺中連閃七次而未有一招回敬敵人。

這種殺法不對勁，不是等着挨刀嘛！

朱全拔身往側面一個敵人撞去，他打算來一個各個擊破，豈料這二人都是高手，就在朱全平飛快到側面那敵人左面的刹那間，就聽一邊「咻」聲，一道激電往他的腰上斬來。

那眞是把人變成兩截的一刀，朱全不進攻了。

他半空中硬生生地往一棵樹旁閃去，就覺得腰眼上一疼，隨之又聽得「彭」的一聲。

閃躲的朱全頓覺腰上不對勁，伸手一摸就知道挨了刀，手掌濕濕的。

再看敵人那一刀，正砍在樹身上至少兩寸那麼深。

朱全這是反應快，差一點死在這荒林中，也算老樹替他挨這一刀砍。

＊　＊　＊

朱全中刀回頭看，那傢伙用力在拔刀，這也算是機會，機會一來不錯過，他等另一人的刀閃過，從樹的後面猛踢出一腿，就聽「叭」的一聲響，他回敬一記踢在那人的腰眼上中央。

雖然沒把這人踢出血，但聽這人一聲沉悶的哼，便知道他有些不對勁。

果然，這傢伙貼身樹上直噎氣，刀也不拔了。

這光景惹得另外兩個敵人火大了。

兩個人立刻對朱全挾殺，樹林之中說是不好閃躲可也難不住朱全，朱全這兩年就在林子裡苦練武功。

兩個敵人拚了命，朱全無處閃之下，立刻往樹上爬，他爬樹似猿猴一般快。

已經爬上三丈多高下，下面忽的傳來一聲吼：「着！」

這一吼朱全聽得清，忙不迭的抱緊樹幹猛旋身，他旋了一半旋不動了，因爲有一把短刀連着他的衣襟緊盯在樹上，差半寸未插上他的背。

朱全立刻伸手拔出那把短刀在手中，這時候他的膽氣可大了。

只見他一個觔斗下了樹，舉刀便指向一個敵人的胸口扎過去。

他出刀雖不比蘇東二的快又神，但他一開始便苦練手腕之力，那支鐵棒早被他練得光亮極了。

此時他握着敵人的這把短刀，直似如虎添翼，出刀便見血，扎得那人猴叫着直往後跳。

另一敵人一路追殺刀刀落空，那個腰眼挨踢的傢伙又握刀上來了。

朱全拋去挨刀扎的敵人，又回頭同這二人幹上了。

朱全只搏鬥三五招，他的小腦袋中出了個歪點子。

朱全心中想，如此幹下去除了殺死三人之外，想回去也不對勁，因爲如果自己回去，他們的人發覺同伴未回來，必會找上房門，那樣便免不了會驚擾到叔叔與珍珠阿姨的好夢。

那麼最好的辦法便是拖下去。

朱全一念及此，立刻賣個身法便往林深處躍去。

就聽一個大漢吼叫：「攔住他！」

「他逃不掉的。」

兩團黑影往林中疾追，朱全轉頭猛力跑，跑到林子深處他忽然一個大匐伏，人已貼在地面上了。

要知朱全在長白山鏡泊湖畔不忘爹娘的怨，吃的苦，他小小心靈中一直未忘爲爹娘掙口氣，是以他練功的時候除了認眞之外還加倍用

心的去體會一個武者的各種動作。

朱全就明白，月夜山林最易掩蔽，但最佳的掩蔽不是上樹或閃到樹後面，而是趴在地上不出聲。

當然，這是白天就另當別論了！

朱全匐伏地上也看得清，他發現兩團人影自他的左右兩邊三五丈之處掠過，這兩人的身法還眞快，踩得地上枯葉「沙沙」响！

朱全便在這時候自地上摸到一塊石頭來，他往遠處猛力擲出去！

隨之便見兩條人影又往發聲地上撲去，這兩人除了走地有聲，便是忿怒的發出喝吼！

兩個人似又撲了空，兩人反方向轉，忽見又是一聲「咚」傳來，兩個人舉刀便又奔躍過去！

那當然又是一個空撲。

躺在草叢枯葉中的朱全幾乎要笑出聲來了，因爲他身下有的是石頭，抓起一個便又振臂擲出去，這一回他擲得更遠，至少二十丈外！

立刻又引得兩個人往前再追殺，這兩人在林中狂奔亂找十多次，忽的有個聲音傳來。

這是東洋話，朱全一句也聽不懂，但他暗中看得清，因爲當他又把石頭擲出去，兩團黑影不再往發聲地方找過去了。

兩個人似乎是聰明了，舉刀往反方向一步一步的找過來，精明了！

朱全一看就知道被這兩人看穿他的計謀，又發現兩人併肩踩着枯葉而來，他忽的起身便往林深處奔去。

就聽兩個人大吼一聲：「媽鹿野狠！」

這是東洋人在罵，朱全又不懂，只不過他奔入林中半里深，忽然迎面二十多對綠眼珠子過來了。

這玩意兒朱全早認識，野狠羣呀！

他連多想也沒有，立刻便往一棵老樹上爬去，幾頭野狠差一點咬住他的雙腿。

朱全爬上樹，他還叫吶。

「我在這兒呀！」

兩個東洋黑武士一聽之下立刻回身奔殺過來，他兩人尚未到大樹下，嗄，幾頭餓狠發了狠迎上去便咬。

東洋黑武士突然發覺這麼多的野狠咬過來，齊聲大吼着揮刀便殺。

一開始還眞被他兩人砍死兩頭狠，只不過這羣野狠也發了野性，此起彼落的咬開了。

兩個人原是背對背的揮刀砍，不一會兒便被野狠咬得衣破肉綻的分開了。

這一分開更糟糕，便褲子也被咬破碎肉也露出來了。

人狠大戰在荒林中，樹上的朱全拍手笑。

「好，好呀！」

有幾頭不算大的野狠還圍在樹下未參戰，直着脖子往樹上看。

只不過樹上的朱全也不怕，因爲他此刻手上也多了一把刀，那是他未被扎中而得的短刀。

只要有了刀，朱全就不怕甚麼野狠，他還在樹上對着樹下的野狠比劃着刺殺的動作。

就在大樹下面好一陣折騰中，另一黑武士奔進林子裡面來了。

來人剛才被朱全踢得岔了氣，好不容易才喘息過來，立刻提刀奔過來了。

他還眞的會湊熱鬧，正被樹下未撲咬的幾頭野狠遇上，那幾頭野狠被樹上的朱全已逗弄得吼吼叫，見來了這黑武士便撲上了。

狠發野性不要命，管你黑武士白武士，先咬了再說吧！

也算那人倒了楣，立刻陷入羣狠狂噬中，只有不停的揮刀擊砍了！

三個黑武士似乎被這羣狠圍住了，但地上也死了七頭狠，其中一頭狠還直着嗓門大聲尖嗥着。

圍咬的野狠似乎就在這頭瀕死的狠尖叫中不要命的發了性，咬得更凶。

於是，三個黑武士又攏合在一起了。

三個人邊殺邊往樹子外面殺，誰也不敢稍存大意的脫了隊！

等到殺出荒山老林，嗄，月已西沉快五更天了。

這時候野狠也不追咬了，三個人彼此望一眼，可好，全都變了形走了樣，衣衫破碎得血糊淋漓好不凄慘。

三個人開始大罵起來了。

三個人開始東洋罵，罵的是馬鹿野狠。

剛才罵來一羣野狠，此刻罵了幾句改變了。

三個人改變着罵女眞國的話，媽巴子的一連就是十幾聲！

只不過再是罵朱全也聽不到了。

朱全早就溜下大樹奔回客棧去了。

朱全就在羣狠圍咬後來的那人時候，他就自樹上溜下來狂奔回去了。

*　*　*

三個黑武士幾乎氣結，一路走回長白山客棧，原本是要找上二院去殺人，却見棧房門口一溜的停了十二匹快馬上了鞍。

這三人剛奔到客棧門口，便聽得一個大個子在吼叱：「喂，咱們這是在幹甚麼的，誰叫你們去惹事？快呀！上馬走了。」

三個奔回來的黑武士早已氣力敗盡直喘氣，三個人指着自己身上「嘰呱」叫，已有人自身上拉下外罩拋給他三人。

三個人不叫了，披上外罩裏上身，其中一人還冷冷的道：「辦完了事，咱們再回頭，大伙合殺！」

前面帶頭的大漢回頭，道：「甚麼人把你三人……不，四個人折磨成這樣子的？」

一個頭髮披散的大漢道：「媽的，遇上狠羣了，倒是那小子，嘿嘿……此刻必被羣狠困在老樹林子裡了！」

他還以爲朱全仍在大樹上吶！

*　*　*

朱全不在大樹上，朱全正睡在客房的床上。

初時他還聽到隔壁傳來嘻笑聲，也只一聲，因爲那是珍珠阿姨的聲音，細細的，尖而俏，聽得很逗人。

朱全就想笑。

然而，朱全太累了，而且摸摸腰際，刀口不大，只劃破一點點，倒是衣衫破了一尺那麼長。

朱全也很高興，因爲他此刻有了自己的兵刃……那是他弄到手的一把短刀。

似這樣的短刀，東洋浪人最是喜歡帶在身上，尤其是武士，總是長短刀各一把，威風吶！

*　*　*

朱全枕着短刀睡大覺，這一睡到大天亮，附近的雞也叫累不叫了，才聽得門外小二叩門聲。

「小客爺，醒醒呀！」

朱全被叫了半天未叫醒，因爲他這樣十二三歲的少年人，只一睡如同死了一般，有時候打也打不醒！

*　*　*

朱全是被沉悶的一聲叱醒過來的。

這就奇怪了，爲什麼聲音小而悶反而把朱全驚醒，當然這要看是誰的聲音了。

朱全跟隨蘇東二，長白山鏡泊湖畔山洞中習武，對於蘇東二的聲音已是入耳穿心又刺骨，再是沉睡，只要蘇東二輕微的一聲他就會一彈而起。

此刻就是這樣，蘇東二的沉叫聲令熟睡中的朱全一驚而醒，他才睡不過一個多時辰。

朱全邊起床，還覺得腰上痛，只不過已不再流血了。

朱全拉門跳出來，立刻對蘇東二點點頭。

「叔叔，咱們要走啦？」

「現在就要走了！」

珍珠對朱全笑笑道：「夜裡你去了以後，你叔叔便跟去看，怕你被那幾個東洋人害了，還好……」

她回眸對蘇東二一笑，又道：「你叔叔說，你的機智可佳，他見你上了樹以後便放心的回來了。」

她這麼一說，朱全幾乎怔住了。

朱全還眞未發覺叔叔會暗中跟來了，他……

就聽蘇東二低聲道：「我是先看看偏院的那些東洋人，見他們放心地睡了才去的，還不錯，你已具備了咱們武者的智慧，武功上再多琢磨，我也好對五台山的萬愚和尚有個交代了。」

朱全這才冒出一聲驚呼：「叔叔，你……你不是同阿姨在……一起？」

蘇東二道：「如果我不跟去，你珍珠阿姨必拂袖而去，說我是個無情義的人了。」

他轉而對珍珠，笑笑道：「是嗎？」

笑笑，珍珠道：「所以你掀被而去，我心中好安慰喲。」

朱全心中是溫暖的，他笑了。

*　*　*

蘇東二與珍珠坐在桌邊還對望着笑，那朱全知道叔叔、阿姨對他如此關愛，他的精神大了。

匆匆的吃了個飽，朱全又叫小二包了許多吃的提在手上，門口的小二已笑對朱全道：「小爺，你眞行。」

他還把個大拇指也豎起來了。

朱全微微一笑，道：「你看到什麼了？」

「揍人吶。」

他忽的把聲音壓低，又道：「打那些兔崽子們，我的心裡很舒服呀！」

朱全笑笑，道：「你們也恨東洋浪人？」

「恨，媽巴子的，囂張啊！」

他爲朱全在套馬鞍，一邊又低聲的道：「這批黑武士東洋小鬼子，仗着有刀欺壓人，他們專同有勢力的勾搭，還亂殺人。」

朱全道：「很多東洋浪人嗎？」

「永吉多，那兒是個大地方，這十二個傢伙忽然來到這裡，倒令人覺得奇怪。」

朱全道：「天未亮他們就走了，幹什麼去的？」

小二直起身來，道：「不知道，只不過他們總是離不開殺人這碼子事。」

於是，蘇東二與珍珠姑娘走出來了。

蘇東二當先坐在馬背上，忽然他左臂下撈，便把珍珠扶上馬背坐在他的身後面。

珍珠露出十分滿足的神情，雙手摟緊了蘇東二的腰，蘇東二對朱全道：「你的那把刀可要善加利用，切莫丢了。」

（未完•四）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武林滑頭

船王顯赫功業　片刻化爲烏有

在武林的名人之中，名利雙收者，可能數着「船王」赫連光了，號稱大小船隻八百艘。平時投入航運，戰時即爲水師，聲勢浩大。

赫連光曾有豪語云：「吾家有船八百艘，海上長城一丹丘」。那也是不爭的事實。

今天是赫連光七十大壽，武林各路英雄，至交好友到賀之人不下三五百之多。

今天正午，拜壽之後，即招待客人飲宴，在席間可以觀賞八百艘船舶操演各種隊形。

對被邀者來說，當然是一份殊榮了。

此刻，午時頭，梅花島上下都在忙着整船及準備筵席，和接待客人事宜。尤其是船舶方面，由於要在數百佳賓面前操演，不能出岔，諸如舵、帆等之檢查，都十分精細而謹愼。

此刻，皇甫青正在和表妹赫連珠等玩接龍，赫連珠賴皮，輸了就賴，贏了就毫不客氣。皇甫青光火了，道：「和妳賭會被氣瘋。」

皇甫青出了偏院，赫連珠道：「表哥，你不幹哩？」

她的哥哥赫連璧道：「他去了廁所……妳放心，只要有賭，打也打不跑他……」

皇甫青的確是進入偏院外角落的廁所中。大宅遼闊，前後五進，屋宇重重，千門萬戶，却又不止五個四合房那麼大。

廁所有好多個，這兒的廁所男女僅一牆之隔，這當然是下人用的，主人的絕對不會如此。

本來中間有一道牆也無所謂，然而，總會有那種缺德鬼在牆上弄些不易被人發現的小孔，偷看女下人如廁。

皇甫青小解完畢之後，正在整衣，隱隱聽到兩個人進入隔壁廁所之中，由步履聲判斷是兩個人。

兩個人同時結伴如廁，自是常事，尤其是女人。皇甫青正是要出，忽然隱隱聽到低聲交談。

女人話多，如廁也不例外。

只不過這交談聲却像是一男一女。

皇甫青一愣，是不是這女人天生粗嗓門，有少數女人的嗓門和男人一樣粗。

皇甫青打量這道隔間的薄牆，發現了牆上的小孔，其高度正好可以貼近窺伺。

很可惜，這兩人的位置都在這小孔的視野之外，但可以聽出，兩人不在一起。

女廁有座，和男廁不同，他可以聽出，一個是在座上方便，另一個顯然在站着方便。

顯然，站着的正是嗓門粗的人，這似乎暗示這人的確是個男人，男

人上女廁，這是爲了甚麼？

皇甫青在想這人的來路。他雖然只有十八歲，却非常老練機警，粗心大意的少年人那會去注意這些。

這時那邊又傳來交談聲，女聲道：「可不能出岔子功敗垂成。」

男聲道：「怎麼會？」

「凡事小心沒錯，咱們可在臨行時誇下了海口，要他燬之於旦夕之間！」

「當然，咱們能把『東西』運進島來，任務已算完成了十之八九。」

「會不會因潮濕而……」

「不會，妳這是杞人憂天，庸人自擾……」

皇甫青隱隱覺得這是兩個神秘人物，也可以說是來路不明的危險份子，似乎要在此興風作浪。

想着想着，才發現隔壁已無人聲了。

皇甫青追出繞到另一邊，已不見人影，正要儘快找到這兩個人，赫連珠迎面攔住，道：「表哥，輸了就溜，你眞差勁了。」

皇甫青道：「我有事……」

他要走，赫連珠一擋，道：「你答應我要陪我到入席前拜壽吉時的，你休想溜掉！」

皇甫青怒道：「別纏夾，我眞有十分緊要的事。」

「你會有甚麼屁事？」

皇甫青要走，她又攔阻，道：「哥，不要讓他走！」

皇甫青急得變了臉，道：「誤了大事，你們兩人是擔待不起的，滾開……」他往右側一竄，赫連璧一擋，又攔住去路。

皇甫青一急之下就出了手。

這兄妹兩人身手都很了得，在島上算不是第二流人物，個頂個却都非皇甫青的敵手，但聯手下，就不同了。

皇甫青越焦急就越是無法突圍，他一字字地道：「你們可知道今天本島可能有很大的危機？」

赫連珠道：「甚麼危機呀！」

「有人想搗亂……」

「誰敢在這兒搗亂呀？」

皇甫青也不知道是誰，兄妹兩人更以爲他想脫身而胡扯了，也就死纏不放。皇甫青急得直冒汗。

皇甫青非盡快脫身到外公處報警不可。

這一對奸人發動破壞陰謀，大約要在拜壽或船舶操演的檔口，在那時間以前，必須找到那兩個人。

在五七百個賀客中找到那兩個人又談何容易。況且，皇甫青只聞其聲，未見其人，如何找法？

皇甫青情急之下，掏出了「虫鏢」向兩小射去。

兩小絕對未想到他會對他們施放暗器，尤其皇甫青的虫鏢很怪異霸道，上面有刺，像一隻隻的毛毛虫，射中會刺入衣內。

雖未淬毒，却淬有奇癢的藥汁，十分難過。

兩小急閃且責備皇甫青，這時皇甫青已經脫身，越牆而去，兩小緊追不捨。

皇甫青看看天色，距午時已不遠，立刻來到外公的怡養齋院落門外，下人說老爺子赫連光已去了花廳。

花廳中有二三十人，那都是最親近的親友。其餘的客人在另一院落的大廳中，親疏遠近分得很清楚。

皇甫青急急趕來，兩下子就衝入花廳中。

事情緊迫，他只是抱拳向貴客們作了個揖。

赫連光對這個外孫是又疼又不以爲然，因爲皇甫青有時會胡來，經常打他的孫子和孫女。

只不過皇甫青畢竟是老頭子愛女的獨子。

「小子，你簡直沒有禮貌，怎可這麼闖進來。」

皇甫青走到外公身邊，在他耳邊道：「外公，快點到外面來，晚輩有十萬火急的事要報告你！」

在赫連光的心目中，皇甫青永遠也不會有甚麼正經的事兒，掙開手道：「小子，此時此刻胡纏我，外公可不饒你囉。」

皇甫青急得直跺脚道：「外公，再遲就完了。」

「完了」這類的話，在大壽之日是要忌諱的，一些貴賓不由微微搖頭，有些貴賓知道他是「離魂劍客」皇甫敢的後人，更是不以爲然。

因爲皇甫敢是一代名宿，俠名久著。

赫連光見他鄭重其事的樣子，不像是惡作劇，就向客人告個便，隨皇甫青來到花廳外，道：「說吧，是甚麼大事呀？」

老頭有時拿他也沒有辦法，孫子和孫女犯了錯，照樣處罰，皇甫青犯了大錯，只用手指刮刮他的鼻樑，使他流點眼淚即可。

皇甫青道：「外公，剛才有兩……」

這工夫赫連璧兄妹正好趕來，道：「爺爺，可千萬別聽他的胡言亂語……」

赫連光道：「甚麼？胡言亂語？」

「是啊！」赫連珠道：「剛才我們在『接龍』，他輸不起就溜了！却編了一套詞兒唬我們。」

赫連光扭身返回花廳中去了。

皇甫青急得原地轉了一匝，一字字地道：「你們兩個渾球，知道這幾句話可能導致梅花島家破人亡

嗎？」

這話在花廳中的客人有少數的也聽到了。

由於知道皇甫青經常胡鬧，也就一笑置之。

皇甫青還要再去告訴外公，赫連光臉色一沉，道：「今天是外公的壽誕，你也不能讓我安靜一下嗎？」

皇甫青長嘆一聲，跺脚出廳而去。

怎麼辦呢，去找舅舅(即赫連璧兄妹之父)，由於赫連揚素來不喜歡皇甫青，他此刻說甚麼也不會相信。

現在只有一個笨辦法——找到那兩個人。

可是數百賀客，分別接待在好幾個大廳中，又沒有見過那兩個人的面孔，怎麼個找法。

當然，笨辦法就是在人叢中走動，偸聽他們交談，至少他可以聽出那一男一女的口音來。

在這個大廳中徜徉着，一定要找到那一男一女，那兩人應該是在一起的。

只不過在一起的一男一女不是太老，就是太少。

他聽到的口音，似乎是三十到四十五之間。

他最最躭心的是外公的安危。

他以爲如果有人要陰謀破壞，外公只怕不能倖免。

找完了這第一個大廳，並未發現可疑之人。

他又來到第二個大廳，夫婦也有幾對，注意傾聽之下，口音也都不像，看過第三個，還有一個。但是，拜壽已開始。

皇甫青心想，梅花島眞的要覆亡嗎？對方到底要幹甚麼？行刺外公，或者已混進大量的敵人？

拜壽的人以第四個大廳也就是皇甫青尚未看過的大廳優先，皇甫青只好到壽堂去，站在外公身邊。

如有人行刺外公，那就要先殺了他。

只不過那第四個大廳中的客人拜完之後，並未發生甚麼事故，接着一個廳，一個廳地拜過，也都看不出甚麼危機。

皇甫青却以爲，今天不大可能平安渡過。

一邊的赫連兄妹見他不停地拭汗，不由暗暗竊笑。

拜壽畢就按照桌上名諱紅字條入席。

壽星在最高處，也就是在最後邊。

這是海邊廣場上數日前就紮好的竹棚。座位早已弄好，客人到齊之後，才照客人的身份，編了座位。

因爲有的客人是夫婦、兄弟、兄妹或姐妹等，不能把人家分開，這就要費些時間。

賓客入席就上了菜，而且立即有人向壽星敬酒。

皇甫青畢竟還是個孩子，他以爲，也許那兩人的話並不代表甚麼，是他自己過敏了吧……

上了三個菜之後，海上的大小船舶已開始活動。

每年島主壽誕，都有八百艘船舶操練祝壽的場面，只不過今年是七十大壽，更隆重些而已。

八百艘船舶分大中小三種，分列成三行。

大者可裝載一千石糧食。

中者五百石。

小者百石。再小者近似舢舨、快船，尚未列入。

所以說要是連這些舢舨、快船也加上，只怕有九百艘近千艘了吧。

操演分三大項，九個隊形變化。

其中最引人注目，十分好看的是升篷(升帆)、落帆、滿帆、半帆、半逆風行駛及急轉方向等，當然，也有操櫓的項目。

第一個項目是隊形變換及操櫓，像這種大船，用槳的很少，巨櫓每支重三百餘斤，要七八個人抬到「櫓公」上，搖櫓也要七八個人以上才行。

隊形變換，井井有序，博得不少的掌聲。

這掌聲似乎沖淡了不少的危機，看來一切都很正常，只是皇甫青仍以爲危機還沒有過去。

他不停地在各席間走動，希望能聽出口音，及時找到那兩個人。

這工夫第二個操演項目開始，第一個子項是升帆，像能裝一千石糧石的大船，它的巨帆要二十個人以上才能一點點地升上去，還要哼着協力同心的單純調子，由一人指揮帶哼。

就在巨帆上升到一丈五六左右時，可怖的事突然發生了，凡是升帆的船，突然發生了劇烈的爆炸。

升帆的操作子項，大中小都要作，所以幾乎全部爆炸，可見火藥是在帆布之中，利用上升的巨大拉力爆炸的。

刹那間海上火光沖天，爆炸聲直上雲霄，黑烟瀰漫，也看不見八百艘大中小的船舶被炸成甚麼樣子？

竹棚中數百賀客登時大亂。

因爲這不是一件尋常的意外，這是一個十分陰毒而週密的詭謀，絕非一朝一日能辦得到的。

在這檔口，任何人是皇甫青都可能慌了手脚，但他冷靜得很，立刻奔向外公。

他以爲，外公是次要的目標，也是下一個目標。

就在這時，壽星座位及附近一聲巨爆，眞正是血肉橫飛，慘呼連連，賀客四散逃離竹棚，一片大亂。

皇甫青在烟硝中摸索前進，他剛才雖然奔向外公，却未看到外公是否在座位上。

按當時八百艘船幾乎一齊爆炸的情況，赫連光不可能仍坐在座位上，但是，他是否離開呢？

只不過在那情況之下，又有幾人注意到這一點。

炸得飛上天空的竹棚及桌椅木塊下落如雨。皇甫青奔到壽星座位處，不但壽星的座位也不見，附近約七個座位也消失了。

未消失的座位也支離破碎。

皇甫青面孔扭曲，淚水流濺。

這不幸本來是可以倖免的，這該怪誰？

最應該怪的是赫連璧兄妹。若無他們那幾句話(說他輸了賴皮)，說他胡說八道，赫連光也許會信。那就不一樣了。

當然，炸船的陰謀，在短時間內是無法擺脫的．所以炸船這一劫也是無法倖免的。

海上的烟硝漸漸落下而消散，怵目驚心的景象出現了，八百艘船，未沉的最多不超過兩百艘，其中還包括半沉的。

海面上飄浮着一大片斷木或碎片，有的還在燃燒。

也有人在水中哀號呼救，那是受了重傷仍未死者。

皇甫青站在壽星的座位處，這兒地上有個大坑，壽星的座位，加上附近七八個座位早已不見，殘破的座位上黏貼着血淋淋的皮肉。

有的皮肉上還有衣衫碎片，有一條殘腿掛在殘破的竹棚斷枝上。

局面非常之亂，赫連揚流着淚下令全體搜索，另外派出救助海上未死的人以及半沉的破船。

皇甫青未找到外祖父的任何一塊骸骨或衣物。

是不是由於火藥就在他的椅子下面，爆炸威力特大，已把人炸成人粉而消失了？

坐在老島主四周的人，也足足失踪了六個之多，也都找不到屍體，但有的可以找到衣衫碎片。

皇甫青不言不動，足足站在外公座位處約半個時辰，這工夫赫連璧兄妹咋咋唬唬地引來了他的父親赫連揚。

「爹爹，皇甫青說過，好像要發生什麼事。」

赫連珠指着皇甫青，而皇甫青連看也未看他們一眼。

這不幸能不說是他們的攪局造成的嗎？

赫連揚道：「皇甫青，是怎麼回事？」

皇甫青對這位舅舅印象很壞，馬長臉，兩耳招風，看來不養眼，脾氣更使他不敢領教。

平常他只關心自己的兒女，甚至對皇甫青還有點冷漠，據皇甫青的亡母說，是由於外公對赫連揚不如對女兒赫連天香親密些。

原因很簡單，女兒是嫡親的，兒子是如夫人帶來的「拖油瓶」。

皇甫青如同未聞，赫連璧道：「皇甫青，我爹在問你話呀！」

皇甫青仍然未出聲。

赫連揚大聲道：「我的話你是聽到了沒有？」

皇甫青道：「你的什麼話？」

赫連揚瞪他一眼，道：「他們說，事先你知道些什麼？」

皇甫青淚眼模糊地道：「現在還談這些幹什麼？」

「爲什麼不能說？」赫連揚厲聲道：「你是什麼態度？」

「我應該什麼態度？」

揚揚手要打下去，赫連揚又忍了下來，道：「你看到了些什麼？」

「問你的寶貝兒女。」

赫連璧道：「你沒有對我們說什麼呀！」

皇甫青一字字地道：「當時你們雙雙困住我，給我機會說話了嗎？」

赫連珠哭道：「爹，當時我們只以爲他不想和我們『接龍』要溜，就困住他，不聽他的解釋。」

赫連揚道：「他們不聽你仍要說。」

皇甫青道：「他們二人攻擊我，我要是光顧說話，他們就可能擊中我，更可悲的是，本來外公要聽我的秘密了，他們二人追到對外公說，我們在『接龍』，我只是賴皮開溜而已，且要外公不要聽我胡說八道，外公立即又返回花廳中去了！」

赫連兄妹也未否認這一點，都垂下頭去。

赫連揚大聲道：「你爲什麼不報告給我聽？」

皇甫青心想，報告給你還不如報告大門外那兩個硬梆梆、冷冰冰的石獅子管用些。

最後皇甫青說了他在茅房中聽到兩個人在女茅房中的片段交談，赫連揚的神態很奇特。

稍後，皇甫青含淚叩拜外公的英靈，離開了梅花島。

外公去了，梅花島對他一點吸引力也沒有了。

天涯海角，他也要找到那兩個人。

* * *

皇甫青變得很冷漠，終日很少說一句話。

活生生的一位外公，就那麼

「轟」地一聲炸得連肉也消失不見了。

近仲秋節，下着小雨，此刻皇甫青在這酒樓上倚窗小酌，這工夫梯口處上來兩個年輕人。

一看就是兄弟，一種跋扈的神色清清楚楚掛在臉上。

「老大，這臨窗的座位很不錯。」

那個老大也不過三十左右，老二也只有二十六七光景。老大道：「嗯，的確不賴，叫他移一移。」

老二在皇甫青的桌邊一站，以指節敲敲桌面，「喂！老弟，你一個毛孩子佔這窗口位子未免可惜，你移一移。」

皇甫青可沒有那麼好的涵養，不過由於外公猝喪的事，心身受到鉅大的悲疼，凡事忍了。

他道：「移一移，怎麼個移法？」

老二道：「移一移你都不懂，眞他媽的差勁，就是靠邊站，到一邊的桌上去吃。」

皇甫青一言不發，把自己的杯箸和菜餚移走。

那知老二道：「小子，把桌子擦乾淨。」

皇甫青幾乎有殺人的衝動，這世界原來到處都充滿了獸性，到處都有不平，只不過他仍然照辦了。

小二上來，那些人叫了四個菜，其中有一道菜是「清蒸青蟹」。老二忽然向皇甫青抬抬手。

皇甫青道：「又有什麼事？」

老二道：「小子，我看你挺乖，手脚也挺痲俐！乾脆，你就服侍到底，過來爲我們把青蟹剝開。」

皇甫青的劍眉微挑了兩下，一言不發走了過來。

他把一隻巨大的青蟹一掰兩開，陡然間向二人口中送去。

這當然出乎二人的意料。

兄弟二人正在垂涎三尺，因爲青蟹掰開，白肉黃卵，十分肥滿，所以他們的嘴都是微張的。

這麼一戳，兩人的唇和舌都被戳破，狂嗥着蹦起，唇舌淌血不已。

老大道：「小雜碎，你好大的膽子。」

皇甫青冷冷地道：「不能算小。」

老二道：「你可知道這一手叫着什麼？」

皇甫青道：「是不是『赤手抓刺蝟——一掌血？』」

「你一點也不傻，你可聽說過『紕漏雙刁』這號人物？」

皇甫青道：「聽說過，似乎在武林中沒有你們不敢惹的紕漏。」

「對了！」老二一上，老大也沒閒着。

刁氏兄弟老大叫刁無雙，老二叫刁無敵。

他們倚仗老父刁藝民的名氣，無惡不作。

當然，二人手底下也不含糊。

二人任何一個來對付皇甫青都要差點，聯手之下，皇甫青三十招以後就落了下風。

「小子，不管你是何人門下，如能馬上在大街上衆多路人面前，向我兄弟磕三個响頭……」

皇甫青趁機踩了刁老二一脚。

兄弟二人更加狂攻不已，刁氏兄弟有一股子狠勁，倒是少見，必要時只攻不守，一個人不把那條爛命放在心上，還眞是難纏得很。

六十招後，皇甫青開始挨打了。

他當然不能等死，抽空穿出樓窗，自民房頂上逃走，他犯不着和這種人糾纏下去。但是，這兩人一向是佔別人的便宜，何曾吃過這種虧？因而狂追不捨。

在鎭外山坡小徑上被兩人追上。

刁氏兄弟左右包夾，而且亮出了鬼頭刀。

皇甫青也亮出了他那很少使用的蟠龍匕。

這寶匕吹毛斷髮，削鐵如泥，乃是上古神兵，而且它的優點是刀身能伸縮自如，三尺以內願意多長就多長。

刁老二的鬼頭刀攔腰掃來，皇甫青以匕格刀，「錚」地一聲，刀身一折爲二。

二刁大驚，刁老大道：「小子，既然你要來眞的，爺們要是不能把你留下就跟你姓……」

二人狂攻狠打，步步進逼。

皇甫青靠着蟠龍匕霸道，危急往往可以應付過去。

只不過時間久了還是不成，又中了一掌一脚，背衣上也被劃破且受了微傷。

大約又過了十五六招，皇甫青被刁老大一掌砸昏。

醒來時，發現「紕漏雙刁」已不見，身邊有個紅鼻子老頭在吸旱烟管，皇甫青從未見過此老。

「是前輩救了在下？」

「廢話，不是我你早就被丟下絕崖餵了野狼！」

「多謝前輩救命之恩……」正要拜下。

「免！」老人揮手阻止，道：「小子你眞要報答老夫，倒是有個辦法。」

「只要晚輩能力所及，一定照辦！」

「這件事說難不難，說容易却也不太容易。」

「請前輩吩咐！」

「老夫有個敗家子，終年在外流浪，請你幫我找回來，無論如何

，他總是我的兒子是不是？」

「對！親子之情，非比尋常！」

「他叫蔡根，十九歲……」

「前輩的大名是……」

「我叫蔡大年。」

「不知令郎蔡根有無特徵。」

「沒有，只是很帥……」

「很帥？帥哥？」

「對，比你小子帥多了。」

「前輩是說令郎不務正業，浪蕩逍遙？」

「對，而且吃喝嫖賭四門佔了三門，除了不嫖之外，樣樣都來。」

「晚輩一定盡力而爲。如有消息，不知如何和前輩聯絡？」

「有了他的下落，每月十五到洛陽關林或每月初一到金陵夫子廟見我。」

「一言爲定！蔡前輩，後會有期！」

＊　＊　＊

皇甫青乘渡船過黃河，下了船正好近午，入鎭上了酒樓，但是，食畢一摸衣袋，銀票和零碎銀子都不見了。

皇甫青還沒有遇上過這種事。

「伙計！」皇甫青吶吶道：「出門倉促，沒帶銀兩，先掛上帳，下次送來，利息加倍！」

「唉唉……客官！沒有多少銀子嘛！才不過一兩二。」

「伙計，有所謂一文錢憋倒英雄好漢，一兩二也沒有……」

「客官，請看我們牆上的牌子……」

每一家飯館牆上都有：「現錢交易，概不賒欠」的牌子。店家就怕這一手，嘴上抹石灰——白吃。

皇甫青暗暗一嘆，平時不重視金錢，現在才知道，沒有錢眞是寸步難行。

這工夫梯口走上一人，很年輕，和他的年紀差不多，二話不說，往桌上丟下一塊碎銀子。

小二道：「爺們要代付？」

「當然，以後別這麼勢利眼……」說完就走了。皇甫青急忙追下樓去。發現這年輕人已經轉入另一條街，他以爲這年輕人很有點氣派。

他受人濟助，不能連人家的姓名都不知道。

追來追去，眼見這年輕人叫開一家民房的門進入。

皇甫青追到，這大門早已閉上了。拍了兩下門環，一個漢子應門，道：「你找誰？」

「就是找剛才那一位！」

「你知道他是誰？」

「笑話！朋友會不知道他是誰？」

漢子開門伸手一讓，皇甫青進入，却不知道這是甚麼地方？漢子跟了上來，道：「公子八成是老手！」

「甚麼老手？」

「到這地方來，還會是甚麼老手？」

這時進入第二道門，隱隱聽到推牌九或打痲將洗牌的聲音，皇甫青恍然大悟，這是賭場。

吃喝嫖賭之中的賭，可能是害人最烈的一種。

一夕之間即能傾家蕩產，一無所有。

禁賭往往是全國性的，不禁之區，可能是地方官吏與地方上的地痞流氓勾結所致。

這當然是一家地下賭場。

不論如何保密，開賭場，整天賭客進進出出，地方上管事的人那會不知道。

「公子喜歡哪一種？」

「貴場都有那些賭？」

「別處有的，小號一定有。」

「我那朋友賭甚麼我就賭甚麼！」

「喏！他八成在西廂中賭牌九！」

皇甫青來到西廂，共有五桌，那小子正在其中一桌上佔了「末門」押注，莊上是個中年漢子。

皇甫青看了一會，發現那小子押了六把輸了四把。

只不過輸了小注却贏了大注。

皇甫青笑笑，心照不宣。

莊上不久輸光，那小子作莊，枱面上不少於十萬銀票。

那小子瞄了皇甫青一眼，道：「老兄不玩玩？」

「不……不想玩……」

「不想玩來幹甚麼？口是心非。要是手頭不方便，我准許你先賭，而後補償賭債！」

皇甫青道：「多少？」

「你想賭多少？」

「我想賭多少都成？」

「當然！」

「兄弟的口氣是不是太誇大了些？」

「你先不必管我的口氣大不大，你想賭多少？」

「五十萬如何？」

「一句話！」那小子又掏出兩張銀票，放在枱面上，各二十五萬兩。

另外幾家及觀者起了一陣騷動。

五十萬的枱面，在這賭場中還是第一次。

皇甫青隱隱覺得這小子的確很有點派頭。

儘管他並未刻意喜歡他的派頭，却仍可看出。

「五十萬以內，你儘管押！」這是對皇甫青說的。

年輕人又對其他二門賭者道：

「各位隨便，當然，能多押些更好，公平的賭，也不一定會輸吧？」

皇甫青佔了剛才那小子的「末門」，押了五萬。

其餘「出門」及「天門」各三千兩。

在清代中葉，三千兩仍是個很大的數字，這筆錢可以開一家不太小的行號，也能建一幢很大的宅院。

莊上洗了牌，開始砌牌，他的手很靈活也很纖長。

這個年輕人不論是面貌，身段和談吐姿態，都像個女子。

只不過有很多男生女相的例子，據說男生女相頗「貴」。

相反地，女生男相就不大好了。

皇甫青在梅花島上經常和一些船老大「玩賭」。

那眞是藏龍臥虎，花樣百出，有的詐賭精到很多人瞪着眼監視，都看不出一點破綻的程度。

比喻現在，他砌牌快而熟，作牌不露痕跡。

別人已砌好的牌他也能作手脚，甚至每根指頭也有妙用。

年輕人把骰子捏在手中，而且不是握在掌中，而是捏在指尖上，誰都可以看清沒有弄鬼。

「離手……離手……」骰子打出，其中一枚落在皇甫青枱面前，只聞耳際有細微之聲道：「兄台把那一枚骰子換一下吧。」

皇甫青一愣，立刻就懂了他的意思。

年輕人玩假骰，落在皇甫青面前那一枚也是假的，恐怕有人會檢查，要皇甫青就近換一下。

這顯示他知道，皇甫青是玩家，身上也有骰子。

當然也暗示，他信任皇甫青。

他故示親近，准他一文不鳴而賭五十萬，這麼賭輸了白輸，不必負債，如果贏了就可以帶走。

這就是他算定皇甫青會和他合作的原因。

只不過皇甫青却想到一種危機，如他照做了，而這小子出賣他，在他身上搜出骰子怎辦？

當然，他未作莊，搜出骰子也無關緊要。

皇甫青也以「蟻語蜨音」道：「爲什麼我要助你？」

「因爲對你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有什麼好處？」

「你找的兩個人我可能曉得。」

「我找的人？什麼人？」

「炸船及炸死你外公的人哪！」

皇甫青一震，一腔仇火立刻熊熊燃燒起來，道：「你眞的知道？」

「我以爲可能知道。」

皇甫青十分熟練地把他面前那枚骰子捏起來放在莊家面前，就這麼一拏一送，已經換了。

他一放下，「出門」和「天門」二人同時要看那枚骰子。

二人一搶，「天門」道：「兄台，就讓你看！」

「出門」道：「兄台看吧！誰看都是一樣的。」

「天門」拏起那骰子，提勁一捏，立刻四分五裂。

骰子是純粹骨頭製成的，沒有灌鉛弄假。

於是又叫賭場拏來一隻骰子，然後發了牌。

那小子向皇甫青眨眨眼。

這眼神非但神秘，還有點曖昧，皇甫青一直以爲這小子的女人味很重。

皇甫青一擄牌，不由心動，好配得很，前面八點，後面是大「十」一對，如作莊，幾乎可以統吃。

他放下牌，莊上也配好了牌。

一看「出門」和「天門」的神色，心裡就有數了。

亮牌之下，「出門」前五後八。

「天門」前三後七，莊上竟是前九點後面地一對。統吃。

皇甫青並不計較。

他的枱面是人家特許的，也等於借的，他沒有必要揭穿，並非他包庇壞人，而是此人可能知道炸船者是誰？而且看來這二人必非善類。

果眞知道，這事就很順利了。

一連三把，都是莊上統吃或吃大賠小。

那兩家賭上了火氣，這一把「出門」丟出了一張大票，面額居然是三十五萬兩。

「天門」見他動了火，也掏出三張票子，加起來一共是四十七萬兩，觀者一陣嘩然騷動。

莊上看看皇甫青，道：「好好，這太好了！到這種地方來不玩個痛快，豈不是白來了？」

莊上打出骰子，分了牌，他拏最後一把牌。但是，他一抓起，「天門」就扣住了他的手，道：「小子，你是郎中！」

年輕人一驚道：「幹什麼？輸火了就血口噴人哪！」

「天門」大聲道：「你抓這末牌時，小指一勾就把其中一張和下一把牌的第一組牌中一張調換了。」

年輕人大聲道：「各位評評理，有誰看到在下換過牌。如果觀者有人看到，自管出來作証。」

當然沒有人看到，觀者都站在賭者身後一兩尺之外，這是賭場的規定，以免引起糾紛。

沒有第二個人看到莊上詐賭，連「出門」也未看到，當然，皇甫青他是看到了。

那小子的手法細膩，是個大行家，但這「天門」也不含乎，能看出他弄鬼，足證非比等閒。

「我看得清楚。」他指着下一把牌其中上面的一張，道：「這就是他換的牌。」

翻過來，是一張「虎頭」。

那小子一翻腕，抽回手來。

只不過這「天門」了得，閃電伸手，再次扣住了那小子的脈門。那小子也不是省油的燈，脚在桌下一蹴，正好是此人的小腿「迎面骨」。

這人立刻就鬆了手，那小子把枱面收了起來。

「天門」和「出門」顯然一伙，立刻出手攔截。

這二人本想吃人的，反被人詐賭，那能嚥下這口氣。

『北邙雙煞』聽說過吧！小子，你一脚踢到鐵板上哩！」

一聽是這兩號人物，果然不是善類，皇甫青出了手，他一出手，那小子就趁機溜了。

「北邙雙煞」比之「紕漏雙刁」可就差得多了，不出五十招，二人就各中了一掌。看來賭場和「雙煞」是熟人，似要派人接手，皇甫青也溜了。

只不過皇甫青並未找到那小子。

看來那小子非但不夠意思，甚至是利用皇甫青，叫他協助他詐賭，帶走了近百萬兩，却把北邙雙煞留給他善後。

皇甫青離開此鎮，在一家客棧要了個房間。

然後，他到前廳去吃飯。

天已黑，剛剛掌燈。隨便吃了些麵點，就返回房間，亮了燈，不由一愣。

桌上有一張銀票，還有一張信箋。

信箋上很簡單，這人感謝他的支援，特別以五十萬兩相贈，希望以後還能在賭場相遇。

就這麼簡單的幾句話，皇甫青攤攤手，至少這小子還不是「過橋抽板」那一種人。

字無體，但寫得還相當工整。

* * *

第二天離開此鎮，傍晚來到一個大鎮上。

皇甫青剛住入客棧後院，忽聞前面人聲吵雜，像是發生了什麼事，不一會小二在門外道：「客官……」

「什麼事？」

「小號很抱歉，只怕不能繼續留客官住宿了。」

「爲什麼？」

「來了一位皇家的貴人，把這家客棧全包起了。」

皇甫青道：「我住的是最後一間，與前面不發生關係。」

「客官，他們要求全部包下，不留一個外人。」

「是什麼角色如此霸道呀？」

「小的也不大清楚，反正不是一位大阿哥，必是一位格格什麼的，人在轎中一直抬入內院看不到人。」

皇甫青縮回頭來，正要向前走去，後面兩個穿了箭衣跨刀的漢子，咋唬着一下子攔住了去路。

皇甫青道：「幹什麼呀？」

這兩個箭衣漢子分明是大內護衛，其中之一道：「你是什麼人，竟然隨便向內張望？」

「老百姓。」

「你不知道有位大人物住在這兒嗎？」

「不知道。」

「不知道要先問問，掌嘴！」

這漢子說着就一巴掌摑了過來。

當然，他們自恃身份及身手，都以爲皇甫青不過是個楞頭楞腦的毛頭小子，成不了什麼氣候。

皇甫青實在看不慣這種作威作福的凌人氣勢，倒不是仇視漢人，事實上漢人爭奪天下，也不免殺殺砍砍，血流成河。

皇甫青只是不欣賞仗勢欺人，拏着雞毛當令箭之輩，他一閃下而用脚一勾一掃，兩個護衛倒下一雙。

不管他們是幾等護衛，也不該如此不濟吧！

實在是他們太輕敵了。

兩個人吼叫着躍起，雙雙抽出腰刀，摟頭就劈。

皇甫青還不想亮出蟠龍匕，應付了七八招，雖是攻少守多，一時還不致於落敗或受傷。

二十招後，又來了兩個，一問之下就出了手。

如此一來，皇甫青當然就不成了。

那知內院忽然奔出一個侍衛，大聲道：「各位快請住手，不要爲了一點小誤會而傷了和氣。」

兩個動手的護衛之一道：「不是誤會，這小子八成是個奸細，在門外窺伺，賊頭賊腦的！」

那侍衛道：「主子說，人家既然要來，就不便趕人家走，請這位公子仍住進原來的房間去吧！」

兩個護衛一聽，自己可眞是「大閨女生孩子——出力不討好」，立刻收手，却仍然忿忿不平。

皇甫青以爲，既然要離開，就換一家吧，抱拳道：「多謝貴上關注，在下換一個客棧也無所謂。」

「不！不！」侍衛陪笑道：「我家主子說：都不是外人，絕對不能讓公子離開這間客棧。」

皇甫青吶吶道：「都……都不是外人？」

「是啊！家主子說的，公子您

快請回後院吧！」

皇甫青茫然地回到後院，正自想不通是什麼舊雨新知，忽見兩個侍衞帶着酒樓伙計抬着大食盒進入後院。

「公子，這是家主人特別選的幾道名菜，您要擔待點，因爲這畢竟是個小地方呀！」

皇甫青道：「請問貴上到底是哪一位？」

侍衞好像沒聽見，正在指揮伙記把酒菜放在桌上。

皇甫青又道：「不知貴上如何稱呼？」

兩個侍衞之一的大聲道：「公子，您又何必顧左右而言他，故作不識？家主人能送上名酒名菜，又豈是泛泛之交？公子，您就慢慢享用吧！家主人說，公子有何需要，自管找小的們。」

兩侍衞帶着伙計到前面去了。

皇甫青搔搔頭皮，簡直有點好笑。

是誰呀？有這麼一位至交好友嗎？

會不會酒菜中作了手脚？這當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於是他坐下來享用，一個人吃五個菜，而且每一個都很精緻。

「眞有意思……」皇甫青忽想，在這鎭上就算身上有大把銀子，只怕也吃不到這美饌的。八成是這主子身邊有名廚，到館子廚房中親自動手做的。如不親自下手而只是指點他們，還怕他們學去了皇家美食的絕活呢！

中國人大都有「留一手絕活」的習慣，因而，每人留一手，把精粹特色的東西都帶到地下去了。

菜多，美酒也不少，光是茅台就有六七斤。

有此佳餚美酒，豈能不盡興享用？

自斟自飲，到了半夜，居然把七斤茅台喝了個精光。這酒量是十分驚人的。當然，還喝了些別的酒。

茅台的勁頭和北方的「二鍋頭」差不多，一般人能喝半斤，那已經是海量了。

七斤茅台下肚，他並未醉。

只不過到院中去小解，夜風一吹，就增加了兩三成酒意，回房後步伐有點蹣跚不穩了。

由於是敞着前後窗的，一陣較大的夜風吹熄了燈，屋中甚暗，皇甫青也不想去點燈。

他此刻只想閉上眼去睡一覺。

也就在這時，人影一閃入屋。

此人入屋，皇甫青立刻驚覺。却見此人坐在床邊上，絕對沒有敵意。

這次離開梅花島，怪事眞不少。

以前他也常常出島辦事或遊玩，每次都沒有遇上這麼多的怪人怪事。道：「尊駕是……」

坐在床上的人輕輕地拍拍床，柔聲道：「坐下來談談！」

皇甫青失聲道：「你就是在賭場中那一位兄弟？」

「是的。」

「我該叫你兄弟還是叫你一聲姑娘？」

「隨便你叫，我都不在意。」

「妳八成是一位姑娘。」

「雖然我們只有一面之識，只不過我總以爲，和你在一起作什麼事都開心……不會以爲太唐突？」

「不會……不會……」

「你是不是也不討厭我？」

「『討厭』二字怎麼會用上？我很喜歡。」

畢竟是第二次見面，再說，剛才試探詢問，到底是男是女？還未弄清，大致是個姑娘吧！

如果是男人，絕對不可以把人家當作姑娘。

相反地，如果把一位姑娘誤認爲男人，却並不算是侮辱。

皇甫青坐了下來，雖然看不清他的臉，却可以回想他的面貌，以及那帶有女性作風的一些動作。

很動人，也很耐人尋味。

一個人(不論男女)，有時一眼看不清，甚至看一兩次也看不清，好像每一次看他(她)都有新的發現似的。

這一種人就是有內涵的，也就是所謂「耐看型」的，據說這種人有福，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爲男女都有喜新厭舊的習性。

對於一個百看不厭，每次看都有不同風貌的人，又怎會膩了呢？

她忽然倚在他的肩上，而他的心頭一跳，也握住了她的手。在八分以上的酒意之下，勇氣就大得多了。

「妳到底是什麼來歷？」

「來歷和出身很重要？」

皇甫青沒有出聲，的確，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最重要，如果光有來歷及顯赫的出身，而不能產生感情，那有何用？

酒在體內引燃一些火種，加上對方一些似有似無的小動作或暗示，開始了一個十分朦朧、神秘，而類似春夢幻似的夜晚。

一夜繾綣，無盡的纏綿。

一個是處男，另一個是不是處女呢？直到紅日上窗，皇甫青才醒來，看看一桌殘餚，却不見了夢幻似的枕邊人。

「是夢嗎？」當然不是。

看看寢具上，並沒有應有的落紅，他倒也不在乎這個。太奇妙了，是不是男女之間的事都是如此美妙呢？

那些無法形容的感受，無法比擬的感覺，或枕邊類似呢喃或呻吟的細語，如今還依稀記得片段。

那眞是一個妙人，也是一種奇妙的經驗。

到前面去看看，那位皇室的要人已經走了。

問小二，說是天未太亮就上路了。

「小二哥，那是皇室的什麼人？」

「好像是一位阿哥(清廷稱皇子爲阿哥)。」大阿哥就是太子，也就是儲君了。

皇甫青搖搖頭：「心想，這位阿哥倒是好結交，我和他明明沒有交情，却又稱是自己人，還送了酒席。

皇甫青離開客棧上了街，忽見兩匹快馬揚塵而來，路人紛紛走避。由於路不寬，都退到街邊了。

皇甫青本來注意這兩個人，由於這兩騎使得路上雞飛狗走，不免仔細打量馬上的兩個年輕人。

皇甫青不由一怔，立即退回客棧門內。

居然像是赫連璧和赫連珠兄妹。

二人來自梅花島，也未帶孝。正因爲未帶孝，皇甫青才看不順眼，甚至一切不幸都和他們有關。

兄妹二人並未下馬，在街上馳騁而過。

皇甫青立刻緊追，二人似乎易了容。

至少他要問問梅花島上的一切，更要弄清他們兄妹二人爲何要易容，又爲什麼不爲他們的祖父帶孝。

追出了大鎭，一路向東南，人追馬很難，但因二人並未讓馬放開四蹄狂馳，皇甫青勉强可以跟上。

二十里外，有個小鎭，兄妹二人入鎭，不入客棧，却在後街上叫開了一個民房的後門，似乎頗爲神秘。

開門的人似乎很年輕，道：「找誰？」

「蔡根！」

皇甫青心頭一震，紅鼻子老頭的兒子不是叫蔡根？

兄妹二人入內，大門又閉上了。

這下子可把皇甫青弄糊塗了，這二人正是赫連表兄妹，他們爲何認識蔡根？

無論如何，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

要不是紅鼻子老頭的搭救及指點，那一天才能找到蔡根？

看看四下無人，拔身上了牆頭，略一打量飄落後院之中。這後院不甚大，有幾株杏樹，却只有三間房子，看來前院略大些。

屋中有交談聲，聲音甚小。

皇甫青掩到後面暗間的窗外，只聞蔡根道：「這些話我們可以轉告萬老爺子。二位還有什麼事？」

赫連璧道：「爆炸之事，武林中必有傳言。」

「當然。」

「一般的看法如何？」

「目前還無法判定，一切萬老爺子都會處理。」

「蔡兄，我們走了！」

「馬上回島還是各處走走？」

「想重遊西湖，然後回島。」

赫連兄妹被送出門外道別，蔡根沒回屋，鎖上門向西街頭走去，不久推開了一幢小民宅的門。

「是蔡根嗎？」

「是的師傅。」

「我說過，不用叫我師傅。」

「爲什麼呢？」

「教這種玩藝兒，我不配稱師。」

「不，天下任何技藝一旦精了，都可稱師！」

三間小哈巴的房，只住了這麼一個孤老頭。

鬚髮半白，約在六十以上，雙目翻白，就算沒有瞎，大概視覺也很差了。

二人在明間坐在小板櫈上，中央有一小几。

老頭自几下取出牌九，骰子及一副撲克，道：「我所會的都已經全教了你，今天我要考考你。」

「應該的，師傅！」

「你來洗牌作牌，一定要在骰子的引領下使你自己拏到前九點後面是『天九王』，不能有錯。」

「是！」蔡根開始把點子瞧上的牌九翻過來洗着，師傅也幫他洗，然後砌牌。

明手快的反應和動作才行。正因爲不是莊上一人洗牌及砌牌，要記住一些重要的牌被推到何處，然後砌好。

砌好之後，蔡根打出了骰子。

「七對門」，仍按四家分了牌，蔡根把他自己的牌往桌上一翻，本以爲穩吃另三家，但忽然愣住。

前面是三點，後面是七點。

他要的牌是前九點後「天九王」，却在師傅手中。

師傅正好是「天門」。

蔡根搔搔頭皮，道：「師傅，這是怎麼回事？」

「你的注意力仍未集中，遇上高手，仍會吃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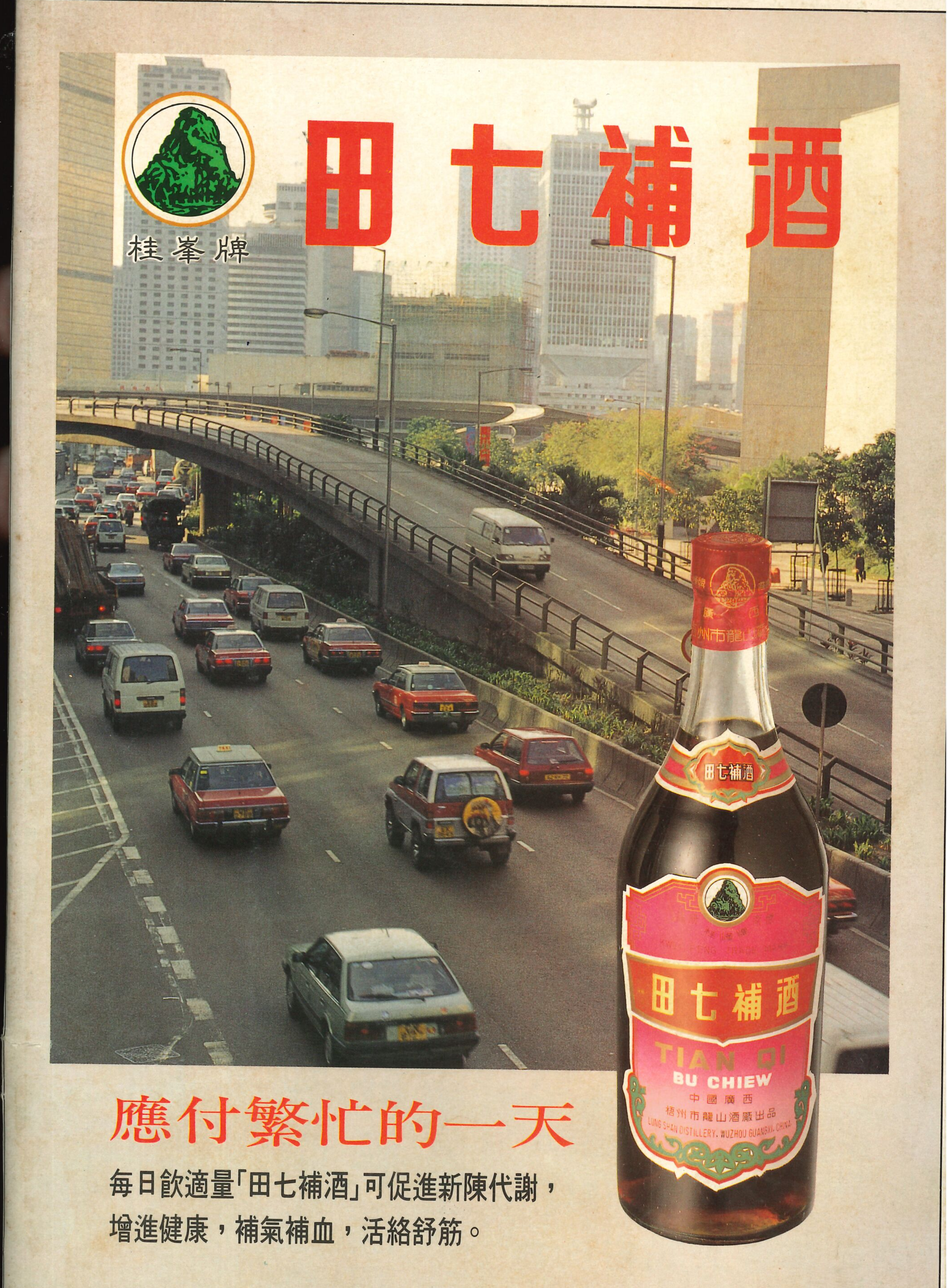
「師傅，這一手我沒有學過。」

「當然，你要是學了，也就不會輸給我了。」

「師傅教我！」

「我會教你的。」

（未完・一）


田七補酒
桂峯牌
田七補酒
田七補酒
TIAN QI
BU CHIEW
中國廣西
梧州市龍山酒廠出品
應付繁忙的一天
每日飲適量「田七補酒」可促進新陳代謝，
增進健康，補氣補血，活絡舒筋。
總經銷：利源長有限公司　電話：8190821　傳眞機：8551142